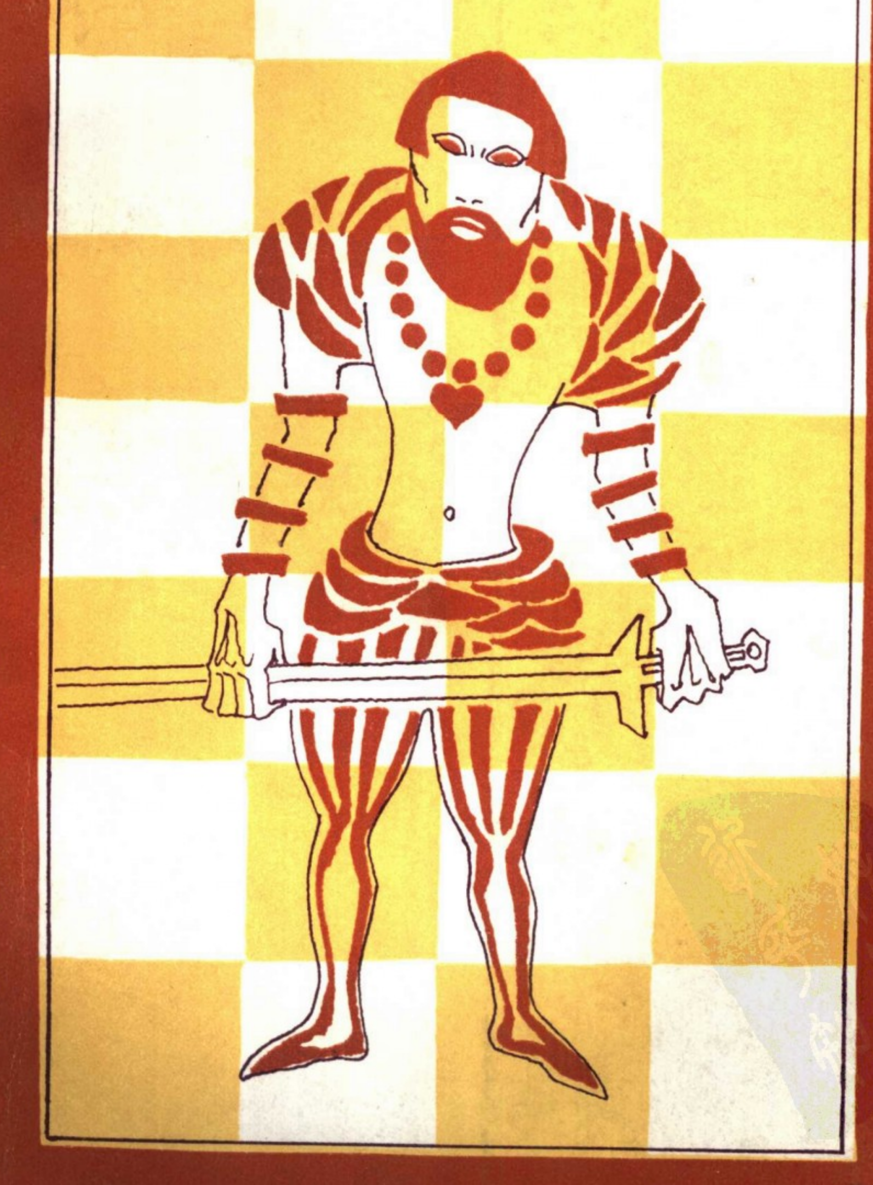
梅特林克戏剧选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梅特林克戏剧选

张裕禾 李玉民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Maurice Maeterlinck
THÉAT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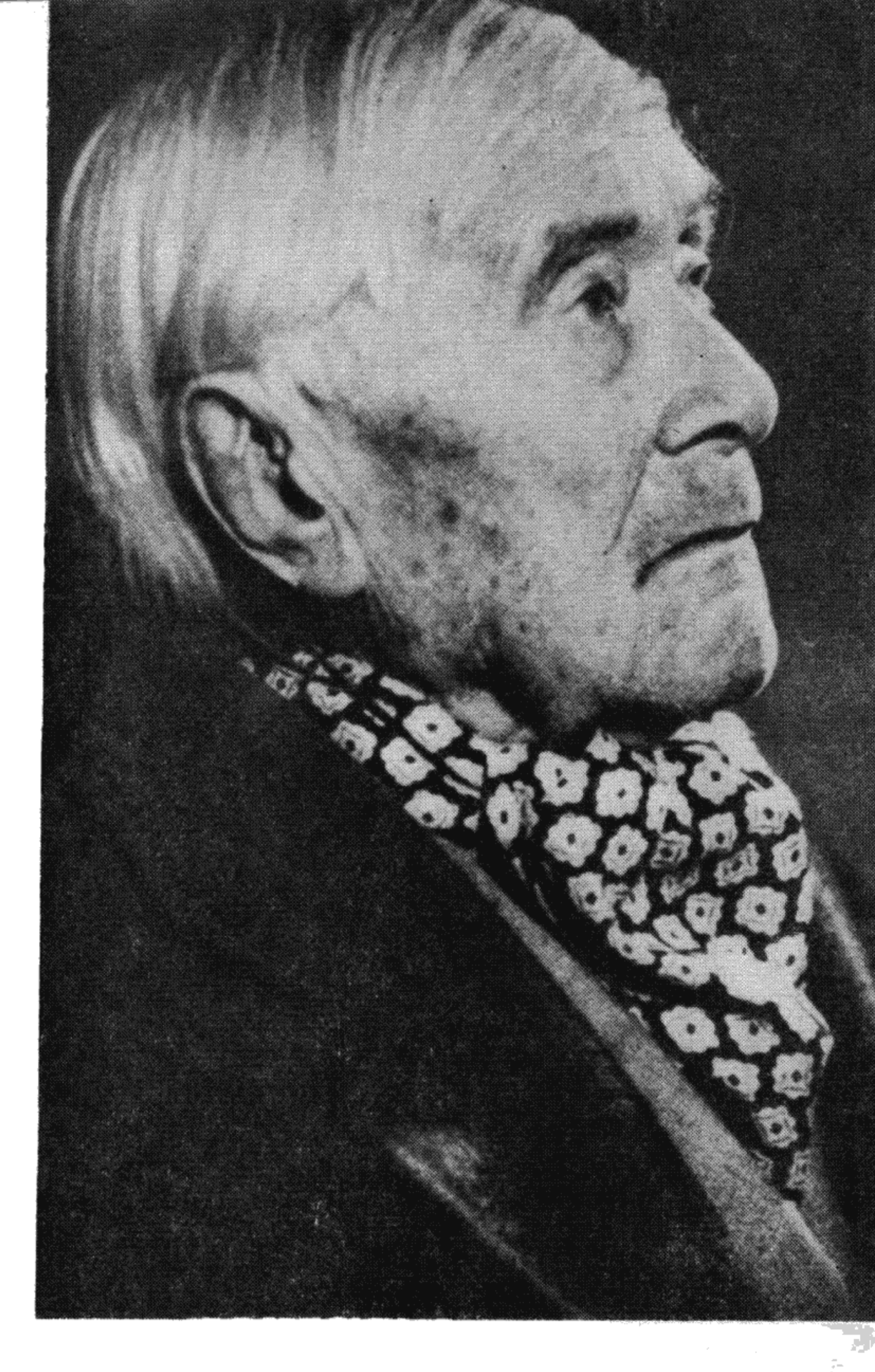
Paris
Bibliothèque-Charpentier
Eugène Fasquelle, Editeur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梅特林克戏剧选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91,000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3 3/4　插页10
1983年9月北京第1版　198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7,500

书号 10208·143　定价 1.50 元



作 者 像

译者前言

比利时作家、诗人、象征主义戏剧的代表莫里斯·梅特林克[①]最早是由茅盾先生主持的文学研究会介绍到中国来的。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丛书，一九二三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汤澄波译的《梅脱灵戏曲集》，内收《闯入者》、《群盲》、《七公主》、《丁泰琪之死》。同年，文艺研究会丛书中也收了傅东华从英文重译的《青鸟》。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陆续有人介绍梅特林克的戏剧。仅《青鸟》一剧，解放前就先后出过三种不同的译本。梅特林克的剧本解放前有没有搬上过中国的舞台，笔者手头缺少资料，不敢断言。但对老一辈的中国话剧界人士和话剧爱好者来说，梅特林克的名字并不陌生，这是可以肯定的。梅特林克的戏剧解放前虽然出版过多种，但当时印量很少，今天已成稀有之物，一般读者很难读到，因此知道这位象征主义戏剧代表作家的中国读者也不多了。

莫里斯·梅特林克一八六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出生于比利时根特的一个世家。十二岁进入耶稣会举办的圣特-巴勃中学读书。这是一座著名的中学，许多比利时法语作家曾在这里受到良好的教育，它享有比利时作家摇篮的美誉。一八八六年，年轻的

---

① 梅特林克曾亲口对人说过，他的姓氏的正确读法应是"马代尔兰克"。解放前他的姓氏按英文读音译成"梅脱灵"或"梅特林克"，而以"梅特林克"的译法比较通行，且为《辞海》所接受。笔者只好以讹传讹，沿用这个译名。

梅特林克遵从父亲的意旨去巴黎学习法律，并在那里加入律师公会。他在巴黎住了七个月，结识了巴那斯诗派的诗人。他早期的诗歌就是在他们的杂志上发表的。回到根特后，他做起挂牌律师，曾为一些小案件辩护过。在这同时，他写些小诗，发表在当地的报纸上。一八八九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暖房》和第一个剧本《马莱娜公主》。《马莱娜公主》的发表引起了法国评论界的注意。一八九〇年八月二十四日，法国作家兼文艺批评家奥克达夫·米尔波在《费加罗报》上撰文，热情称赞这位不知名的剧作家。他在文章中写道："我对莫里斯·梅特林克先生素昧平生，不知他何处人士，何许人也；也不知他年长抑或年轻，富有还是清贫。我只知道，他比任何人都要默默无闻；我也知道，他写了一部杰作，不是一部事先就贴上杰作标签的杰作……而是一部令人赞叹的、真正的、不朽的杰作。这部杰作足以使作者的名字流芳百世，足以使所有渴望美与伟大的读者为作者祝福……莫里斯·梅特林克先生为我们创作了一部当今最有才气、最不同凡响、也最朴实的作品。这部作品，就美的角度而言，堪与莎士比亚最优秀的剧本匹敌，如果我敢妄言，与莎士比亚最优秀的剧本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部作品就是《马莱娜公主》。"米尔波无疑做了法国的伯乐。前辈的溢美之词给年轻的梅特林克以巨大的鼓励，对他的戏剧创作起了重大影响。这个五幕剧第一次在比利时出版时只印了三十本。一个初露锋芒的青年剧作者对自己的作品未必有足够的信心，而评论界的沉默与冷淡很可能把一个也许很有前途的剧作家扼杀掉。幸好，米尔波发现了梅特林克，将他介绍给法国文学界，使这位青年在文坛上站住了脚跟，并与之结成了莫逆之交。一八八九年至一八九六年间，梅特林克先后创作了八个剧本，其中推一八九二年发表的

《佩列阿斯与梅丽桑德》最为上乘。次年，法国当时著名的导演吕涅·波即将此剧搬上了巴黎的舞台。一八九六年，梅特林克移居法国。这时他已誉满法国剧坛，成为当时风行的象征主义文学在剧坛上最杰出的代表。一九一一年，梅特林克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金。从一八九六年到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一方面从事戏剧创作，一方面就人生、命运、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等问题写了许多哲理性的散论，其中较著名的有《卑贱者的宝库》、《明智与命运》等集子。一次大战爆发后，他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发表演说和文章，反对侵略，并在战争期间创作了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反对德国占领的剧本《斯蒂蒙德市长》(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两次大战期间，他在法国南方置了产业，长期居住在那里从事写作和园艺活动，写过许多饶有趣味的研究花草和昆虫的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隐居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直到战后一九四七年方才回到法国。两年后，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至六日夜间病逝，享年八十七岁。

莫里斯·梅特林克在漫长的一生中虽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动乱，但就他个人的身世来说，似乎并没有什么惊人的遭遇。他一生的发展十分顺利。他以其特有的才华轻而易举地征服了欧洲的文坛，并受到世界各国的欢迎。他登上文坛的时候，正是印象派绘画、印象派音乐和象征主义诗歌在欧洲文化的中心——法国蓬勃发展的时期。当时的法国舞台上充斥着蹩脚的自然主义戏剧，观众们渴望有新的戏剧出现；象征主义诗人们希望在戏剧界找到他们的同好。甚至自然主义的大师左拉对舞台上平庸的自然主义戏剧也感到厌恶，盼望戏剧界出现新人，革新戏剧。他曾写道："我们的戏剧多么需要一位新人来使堕落的舞台面目一新，使舞台艺术得以新生啊，蹩脚的剧作家已经使一门

艺术降格去迎合观众的简单需要。"这位新人正是隐居在比利时的根特，远离大城市的繁华和喧闹，躲在小楼上从事写作的二十八岁的青年。他的戏剧写得是那么富有寓意，那么清丽委婉，那么哀怨动人，犹如从原野上吹来了一阵清风，赶走了剧场里自然主义的污浊之气，使观众耳目一新。如果说小说中的自然主义还只是诉诸读者的想象，而舞台上的自然主义则是直接作用于观众的视觉和听觉了。在舞台上庸俗地再现生活，使舞台失去了诗意，剥夺了观众想象的权利，自然会使观众感到厌恶，甚至左拉也不例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梅特林克应运而生，把象征主义领上舞台，给观众留下更多的想象的余地，使观众在剧场里不仅看戏和听戏，而且有更多的用心灵去感受的机会，从而革新了舞台，推动了当时戏剧艺术的发展。

在古典主义戏剧或浪漫主义戏剧中，主人公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激励自己也鼓励别人去同命中注定的敌对势力进行斗争，即使被敌对势力压垮了，也要维护和保持心灵的纯洁。主人公总是主动地、热情地、头脑清醒地去迎接和应付突如其来的事变。而梅特林克的象征主义戏剧与古典主义戏剧不同，没有什么奇特的遭遇；也与浪漫主义的戏剧迥异，主人公没有奔放的激情。梅特林克在表现主人公与命运发生冲突时，不是描写主人公如何去战胜命运，而是描绘主人公被动地接受命运，描绘主人公胆怯而徒劳的挣扎。因此，梅特林克的戏剧里没有什么高大的英雄形象，主人公在恶势力面前显得十分软弱，无抗争能力，听任命运的摆布。所以有人评论说，梅特林克的戏剧是一种"忧伤的象征主义"。①

这种忧伤的象征主义是与梅特林克对人和世界及其相互关

① 请参阅昂利·格鲁阿著《法国文学史》，阿尔班·米歇勒版，第一二八页。

系的理解分不开的。梅特林克有一种唯心主义的哲学观。他认为宇宙是由四大物质的和精神的经验主体维系的。这四大经验主体是：一、看得见的世界；二、看不见的世界；三、看得见的人；四、看不见的人即心灵。只有看不见的世界和看不见的人是实在的。看得见的世界和看得见的人只有同看不见的世界和看不见的人合为一体，象征它们，预示它们，才具有实在性。在看得见的世界里，看得见的人的每个行为仅具有一般的意义，只有这个行为表达了心灵的活动和预感才获得真正的意义。同样，重要的并不是我们言辞的平庸的含义，而是我们的言辞要能象谦虚的伴奏那样烘托我们心灵的旋律。至于看得见的世界，其表露在外的现象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我们，但是，引起我们注意的，甚至促使我们加以研究的，仅仅是那些看不见的世界试图借以将其忠告传递给我们的现象。因此，梅特林克认为，人是生活在一个"象征—预兆"的迷宫里。心灵不断将其预见的结果，而且有时是错误的结果，通过看得见的人传递给人；看不见的世界也把大量的征兆通过看得见的世界传递给人。可是，人接受到心灵的信息而不理解，看到了宇宙的征兆而不能加以解释。当两个情人命中注定有缘相爱的时候，心灵向他们传递无数的信息，发出无数的警告。如果他们有幸能够了解自己，他们就可能身心获得完满的幸福。然而心灵通过言语和行为传递信息的努力是白费的，因为人的悟性十分可怜，理解不了看不见的智慧的信息。如果这种爱的追求超过了善与恶的界限，必然要受到社会的忌恨，受到伪装成道德制裁力量的死神的惩罚。如果这种爱的追求一旦被死神发现，死神就象为罪人准备死刑一样，为情人准备死亡。①

---

① 请参阅阿尔贝-玛丽·施密特著《象征主义文学》，法国大学出版社，第一〇四——〇六页。

这种象征主义的不可知论和宿命论显然是十分荒诞的，但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梅特林克的戏剧常常带有一种神秘的色彩，为什么剧中的爱情常常以悲剧结局。

梅特林克一生虽然写了许多哲理性的文章，但他并不是一个有自己体系的哲学家。他的象征主义戏剧诞生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里。这是欧洲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和发展的时期。资产阶级的史学家们称这个时期为“美好的时代”。但是伴随着这个所谓“美好时代”的，是人性的进一步的毁灭，人对自己命运的更加失去控制，善与恶的颠倒，普遍的颓唐与失望。在十九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期里，欧洲流行的颓废主义和悲观主义正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在文学艺术上的反映。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世纪末的思想。梅特林克在人与命运问题上的哲理性的思考当然也跳不出这种世纪末的思想范畴。所以，他感到世界荒谬而不可知，命运注定而不可战胜。世界上有一股看不见的强大的恶势力，它“注视着我们的每一个行动，与微笑、生命、安宁、幸福为敌”。看不见的死神一直在暗中伴随着生者，无情地盲目地夺走孱弱的、年轻的生命，夺走热恋的情人的生命。

在《马莱娜公主》里，象征恶势力的是安娜王后；在《丹达吉勒之死》里，是始终未出场的擅权的王后；在《佩列阿斯与梅丽桑德》里，是忌妒的高洛亲王。而这三个剧本中的主人公则都是善良、纯洁、青春、美和爱的化身。他们一出场就如此，性格并不随着剧情的发展而发展，好象生来就是为了应付恶势力的挑战，听任命运的摆布，接受死神的召唤。佩列阿斯预感到灾难将要降临，决心出海远游，一去不返。但，当他最后同梅丽桑德告别时，眼见高洛持剑而来，却不逃跑也不反抗，任凭忌妒的兄长将他杀死。马莱娜公主长途跋涉来到夏勒玛尔王国境内，终于找到了

她的心上人夏勒玛尔王子。可是想把自己女儿嫁给夏勒玛尔王子的安娜王后，趁马莱娜公主生病之际，借口看望她，虚情假意地帮她整理头发，趁其不备，活活将她勒死。马莱娜公主自己只有许多不祥的预感，但不明白安娜王后为什么要害死她。所以说，她是糊里糊涂地死了，当然也谈不上反抗。至于丹达吉勒，那是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幼儿。他的姐姐和保护他们的老师曾试图反抗，但看不见的恶势力是如此强大，他们的反抗犹如以卵击石，无济于事。总之，在梅特林克的笔下，一切真的、善的、美的，在黑白颠倒的现实世界里，都命中注定要归于毁灭。

为了表现看不见的世界和心灵向主人公不断发出的警告，为了表现命运的不可抗拒，梅特林克运用了许多象征手法。生病的马莱娜公主被关在阴森森的房间里，孤立无援。身边的大黑狗不停地发抖；房间外的过道里人们窃窃私语；暴风雨突然大作，象千万只手指在敲击马莱娜公主房间的窗户。梅丽桑德在盲人泉边玩弄结婚戒指，失手将戒指落入泉底。在这同时，高洛在森林里从马上摔下跌伤。梅丽桑德傍晚在阳台上一面梳理美丽的长发，一面与站在阳台下面的佩列阿斯嬉戏。她的长发突然缠住佩列阿斯的头颈松不开了，梅丽桑德养的鸽子也突然受惊全部飞走。佩列阿斯陪同梅丽桑德在小山上散步时，看到海面上有艘大船象幻影一样驶过。丹达吉勒的姐姐去寻找失去的弟弟时，发现一扇大铁门把她与弟弟隔开，好象这是生与死之间不可逾越的障碍。加之，舞台上带有传奇色彩的布景设计，夸张的声、光效果，具有弦外之音的台词，吞吞吐吐的对白，所有这些手法常常使观众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主人公的命运担忧，使舞台笼罩上神秘的气氛。

象征主义戏剧最根本的特点也许就在于它不是现实生活在

舞台上忠实的再现，而是作者个人哲学思想的一种表达手段。因此，梅特林克笔下的人物总是定型的，概念化的。正面人物是美与善的化身，反面人物是丑与恶的体现。与古典主义戏剧相比，象征主义戏剧中的人物显得比较单薄；与浪漫主义戏剧相比，象征主义戏剧中的人物也显得相当盲目。

由于梅特林克的哲学思想后来有了变化，他的戏剧也逐渐明朗和乐观起来。在一九〇一年发表的《阿里亚娜与蓝胡子》这部迷人的童话剧里，主人公一反软弱怯懦的常态，竟成了战胜恶魔的英雄。蓝胡子是童话中的一个恶魔形象，传说他杀死了五个妻子。阿里亚娜为了揭穿这个秘密，决定嫁给蓝胡子，来到他的山庄。阿里亚娜冒着被处死的危险，打开一座座宝库的门，不为财宝所诱惑，最后终于发现了秘密，从地牢里救出了被囚的五位前妻。蓝胡子被造反的农民打败，擒获，但阿里亚娜没有将蓝胡子处死，而是释放了他。最后阿里亚娜以胜利的英雄的姿态，抛弃蓝胡子和甘愿同蓝胡子呆在一起的五位前妻，奔向在远方等待着她的情人。为什么阿里亚娜不处死恶魔蓝胡子为民除害呢？为什么得救的五位前妻不愿意跟随阿里亚娜奔向自由、光明和幸福呢？六座宝库打开之后，五彩缤纷、光芒四射的宝石从宝库里喷射出来，使人看了眼花缭乱，如入幻境。这些价值连城的奇珍异宝又象征了什么呢？这些问题作者没有回答，给观众留下了充分的想象和思考的余地。在一九〇八年发表的梦幻剧《青鸟》里，主人公更加积极。他们不畏艰险，披荆斩棘，去追求光明、幸福和生的欢乐。这部寓意深刻的梦幻剧不仅能使儿童入迷，而且也能给成人以美的享受和德的教育。至于一九〇二年发表的《莫娜·瓦娜》，则完全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古典戏剧。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城邦之间互相倾轧。彼萨城被佛罗伦萨的

雇佣军围困，处于弹尽粮绝的境地。敌军司令普林齐瓦勒要求彼萨城交出守军司令基多美丽的妻子莫娜·瓦娜，以换取粮秣弹药的供应，并免遭生灵涂炭之灾。于是个人的荣誉同城邦的生存发生了矛盾。莫娜·瓦娜决定牺牲个人，以拯救城邦。原来普林齐瓦勒自幼爱上了莫娜·瓦娜，要求她到他的营帐去只是为了能见一面，了却一段情缘。而这同时，佛罗伦萨则指控普林齐瓦勒迟迟不攻城，有通敌的嫌疑，召他回去受审。莫娜·瓦娜决定带他回彼萨，同谋抗敌大计。可是莫娜·瓦娜的丈夫觉得受了奇耻大辱，不肯相信妻子未曾失身的真话。于是，莫娜·瓦娜被迫说谎，承认失身，但同时下了决心，抛弃自私忌妒的丈夫，同真诚爱她的普林齐瓦勒逃走。梅特林克终于让个人利益服从了国家利益，让真诚的爱战胜了自私的爱，让善战胜了恶，美战胜了丑。这说明，梅特林克作为象征主义戏剧的代表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中也不是完全忠实于自己的象征主义理论的。

总而言之，尽管梅特林克的戏剧带有忧伤的情调、悲观的色彩和显而易见的宿命观点，但这些缺点并不能否定它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梅特林克通过戏剧形象表现出来的对弱者的同情，对美的歌颂，对幸福的渴望，对光明的追求，对读者仍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梅特林克的主人公虽然由于弱小和软弱而被死亡吞没，但他们的善良、纯洁和美的形象仍然活在读者的心里，激起他们对丑与恶的憎恨，甚至引导他们去战胜黑暗的恶势力。梅特林克戏剧的魅力还在于那种舞台上似真非真、似梦非梦的画境，诗一般的语言，富于寓意的对白，以及发人深省的结局。他的戏剧是那样地充满诗情画意，激发起许多音乐家的创作灵感。许多著名音乐家根据他的剧本创作交响诗，钢琴曲和歌剧。其中最著名的是三部同名歌剧：克罗德·德彪西花了十

年时间写成的《佩列阿斯与梅丽桑德》，保尔·杜卡斯的《阿里亚娜与蓝胡子》，昂利·费弗里埃的《莫娜·瓦娜》。这三部歌剧在音乐上的成功，也为梅特林克获得广泛的世界声誉起了烘云托月的作用。

今年是梅特林克诞生一百二十周年。虽然他的象征主义戏剧今天已经很少有人演出了，但音乐家们根据他的剧本创作的音乐作品仍不断地从舞台上和广播中传到听众的耳朵里，使人们记起这位象征主义戏剧的代表作家。作为一位诗人、剧作家、散文家和昆虫学家，梅特林克在漫长的一生中，象希腊神话中的西绪福斯向山坡上推巨石一样，怀着绝望的心情，怀着顽强的生的欲望，在黑暗中追求幸福与光明。他在上世纪末所表现出来的对人类命运的忧虑，对世界与人生的荒谬感，在二次大战后法国兴起的荒诞派戏剧中，仍然可以找到回响。

为了纪念这位至今仍有影响的作家，我们把他的几部著名的剧作翻译出来，便于读者对他有较全面的认识。本书在付印前，承蒙魏纪中同志对译文作了仔细的校阅，谨此致谢。

张裕禾

一九八二年一月

目　次

马莱娜公主

(五幕悲剧)

张裕禾译



人物表

夏勒玛尔——荷兰一部分领土上的国王

马尔赛吕斯——荷兰另一部分领土上的国王

夏勒玛尔王子——国王夏勒玛尔之子

小阿朗——王后安娜之子

昂古斯——夏勒玛尔王子之友

斯代法诺 }
瓦诺克斯 } 马尔赛吕斯国王的侍卫

一王室侍从，一医生，一小丑，三位穷人，两位老农，一个厨师，绅士多人，侍卫多人，一牛倌，一截去双腿的残废，朝圣者多人，农夫多人，男仆多人，乞丐多人，流浪汉多人，儿童多人

安娜——居特兰德王后

戈德利芙——国王马尔赛吕斯之妻

马莱娜公主——马尔赛吕斯与戈德利芙所生之女

于格利亚娜公主——王后安娜之女

马莱娜的乳母

七位修女

一老妇

陪伴王后，公主的贵妇多人，女仆多人，农妇多人

一只名叫普吕东的大黑狗

(故事的第一幕发生在哈尔林根，其他各幕发生在阿依赛勒蒙德城堡及其附近。)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宫中花园。

〔斯代法诺和瓦诺克斯上。

瓦诺克斯　什么时候啦？

斯代法诺　看月色，该是午夜了。

瓦诺克斯　我看天要下雨了。

斯代法诺　是呀，西边有大块的乌云。庆宴不结束是不会有人来接我们班的。

瓦诺克斯　天不亮结束不了。

斯代法诺　哟！哟！瞧，瓦诺克斯！

〔这时城堡上空出现一颗彗星。

瓦诺克斯　什么？

斯代法诺　又是那天夜里的那颗彗星！

瓦诺克斯　好大！

斯代法诺　彗星好象在向城堡洒血！

〔这时一阵星雨好象落在城堡上。

瓦诺克斯　星星落到城堡上了！瞧呀！瞧呀！瞧呀！

斯代法诺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星雨！好象天在为订婚礼落

泪！

瓦诺克斯　有人说这一切是大难将至的征兆！

斯代法诺　是的，可能预示战争，也可能预示要死一些国王。老国王马尔赛吕斯逝世时有人就见过这些征兆。

瓦诺克斯　有人说这些扫帚星预示公主的死亡。

斯代法诺　有人说……人们说的事情多着呢……

瓦诺克斯　马莱娜公主要为自己的未来担心了！

斯代法诺　我要是她，即使没有星星兆示，我也会为未来担心的……

瓦诺克斯　说得对；我觉得老夏勒玛尔相当古怪……

斯代法诺　老夏勒玛尔吗？听着，我知道的事儿，我不敢都讲出来，但我的一位叔叔是夏勒玛尔的侍从官，唉！要是我有女儿的话，我是不会把她嫁给夏勒玛尔王子的。

瓦诺克斯　我不知道……夏勒玛尔王子……

斯代法诺　噢！并不是因为夏勒玛尔主子，而是他的父亲！……

瓦诺克斯　听说他头脑……

斯代法诺　那位古怪的安娜王后在居特兰德被人家废黜了，这之前，她的丈夫老国王先被人家监禁。自从她从居特兰德来到阿依赛勒蒙德之后，据说……据说……老夏勒玛尔毕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这把年纪了，我看他爱她有点过分了……

瓦诺克斯　噢！噢！

斯代法诺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我知道的事，不敢都说出来。但我今天跟你说的，你别忘记。

瓦诺克斯　唉，可怜的小公主！

斯代法诺　噢！我不喜欢这个订婚礼！——已经下雨了！

瓦诺克斯　那边可能在下暴雨。不祥之夜！（一仆役持灯过）庆宴快完了吧？

仆役　请看窗户。

瓦诺克斯　噢！灯火通明。

仆役　要亮一个通宵呢。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庆宴！老国王夏勒玛尔已经烂醉如泥，他吻抱我们的国王马尔赛吕斯，他……

瓦诺克斯　两位订婚新人呢？

仆役　噢！他们喝得不多。——哎，祝你们晚安！我到厨房去，那儿反正大家也不会喝凉水。晚安！（下）

瓦诺克斯　天变黑了，月亮的颜色红得出奇。

斯代法诺　下大雨了！别人喝酒，我们去……

〔这时，花园深处被灯火照得通明的宫堡窗户被砸碎，叫喊声，嘈杂的人声和喧闹声。

瓦诺克斯　噢！

斯代法诺　发生什么事啦？

瓦诺克斯　玻璃窗也砸碎了！

斯代法诺　失火啦！

瓦诺克斯　室内在打架呢！

〔马莱娜公主，头发散乱，哭泣着，在花园深处奔跑而过。

斯代法诺　公主！

瓦诺克斯　她跑到哪里去？

斯代法诺　她在哭！

瓦诺克斯　室内打起来了！

斯代法诺　我们去看看！……

〔叫喊声，喧闹声；花园里挤满了侍卫、仆役等人；宫堡

的大门猛然打开，夏勒玛尔国王出现在台阶上，身边簇拥着廷臣和卫士。宫堡上空彗星闪过，星雨继续下个不停。

夏勒玛尔国王　无耻的马尔赛吕斯！您今天做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来，把我的马牵来！把我的马牵来！我走！我走！我把马莱娜留给您，瞧她那副铁青面孔和白色的睫毛！您就与您的老太婆戈德利芙一块吧！等着瞧吧！您不会有好下场！我将带着我的所有卫兵和荷兰的所有神父在您的葬礼时来庆祝您的订婚仪式。我们走吧！再见！再见！哈！哈！哈！

〔与廷臣齐下。

第　二　场

〔宫中一内室。

〔幕启时，戈德利芙王后，马莱娜公主及乳母在室内，一面用纺锤捻线，一面唱歌。

轮到修女生毛病，
修女们卧床不起；
生病躺在塔楼里，
修女们卧床不起……

戈德利芙　……来，别哭了，马莱娜；擦擦你的眼泪，到花园去，现在是中午了。

乳母　从早上起我就这么对她说，太太。哭坏了眼睛又有何用？今天早晨，她打开窗户，看着通向森林的路就哭起来了。我

于是问她，您是不是已经在看通向塔楼的路了，马莱娜？……

戈德利芙　别说这个！

乳母　要说，要说，一定要说。一会儿还要说。我于是问她，您是不是已经在看通向塔楼的路了？可怜的安娜公爵夫人过去曾被禁闭在塔楼上，原因是她爱上了一位她不能爱的王子……

戈德利芙　别说这个！

乳母　正相反，就应该说，一会儿还要说。我于是问她……瞧，国王来了！

〔马尔赛吕斯上。

马尔赛吕斯　马莱娜，怎么啦？

马莱娜　陛下？

马尔赛吕斯　你爱上了夏勒玛尔王子，是吗？

马莱娜　是的，陛下。

马尔赛吕斯　可怜的孩子！……你现在还爱他吗？

马莱娜　是的，陛下。

马尔赛吕斯　你还爱他罗？

马莱娜　是的。

马尔赛吕斯　事后你还爱他？……

戈德利芙　君王，请您不要吓唬她！

马尔赛吕斯　我没有吓唬她呀！瞧，我是以亲父的身份到这儿来的，我想的只是你能幸福，马莱娜。我们冷静地研究研究这件事。发生的事情你是知道的：老夏勒玛尔国王无缘无故地侮辱我；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侮辱我的理由，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他无耻地侮辱你的母亲，以更加卑鄙的言

词来辱骂你。如果他不是我请来的客人，如果他在那儿没有上帝护着，他休想活着出我的王宫！——总之，让我们今天都忘掉吧。——你应当怨恨的难道是我们吗？是你母亲吗？是我吗？来，你说呀，马莱娜？

马莱娜　不怨你们，陛下。

马尔赛吕斯　那么，哭什么呢？至于夏勒玛尔王子，最好把他忘了。再说，你怎能真心爱他呢？你们只见过一面，你这年纪心就好象蜡做的一样，要想捏成什么样子就会捏成什么样子。夏勒玛尔的名字那是写在云头上的，一阵暴风雨便吹得一干二净。从今天晚上起，你就不会再想他了。再说，你认为到了夏勒玛尔宫廷里你会很幸福吗？我且不说王子如何，王子是个孩子，可是他父亲，你知道人家都怕谈起他……你知道，在荷兰，没有比那里更阴暗的宫廷了。你知道，他的城堡里也许有奇怪的秘密。那个带着女儿到阿依赛勒蒙德宫中来的外国王后，你不知道人家是怎么说她的。人家怎么说她，我不告诉你，因为我不想毒害你的心灵。——但是，如果你去那里，你就等于是一个人走进阴谋叠起，疑窦丛生的可怕的森林！——来，马莱娜，你说说，这一切你不怕吗？你要嫁给夏勒玛尔王子是不是有点不得已呀？

马莱娜　不是的，陛下。

马尔赛吕斯　好，那你坦白地回答我。不能让夏勒玛尔老国王占上风。我们将为了你而打一场大仗。我知道在阿依赛勒蒙德的四周皆是夏勒玛尔的战舰，等不到月圆之日就要扬帆出战。此外，勃艮第公爵，他爱你由来已久……（转身面对王后）我不知你母亲是否……

戈德利芙　是，君王。

马尔赛吕斯　怎么样？

戈德利芙　要慢慢地劝说她……

马尔赛吕斯　让她说！怎样，马莱娜？

马莱娜　陛下？

马尔赛吕斯　你不明白吗？

马莱娜　什么，陛下？

马尔赛吕斯　你答应我把夏勒玛尔忘掉吗？

马莱娜　陛下……

马尔赛吕斯　你说什么？——你还爱夏勒玛尔？

马莱娜　是的，陛下！

马尔赛吕斯　“是的，陛下！”啊！令人可恼。她厚着脸皮承认爱他并敢于对我不顾羞耻地大声说出！她只在一天下午见过夏勒玛尔一次，欲火就烧得比地狱还厉害！

戈德利芙　君王！……

马尔赛吕斯　你别说话！什么“是的，陛下！”她还不到十五岁！啊！真该当场把他们都杀了！十五年来，我活着全为了她！十五年来，我小心翼翼照顾她！十五年来，我们连口粗气也不敢喘，生怕分她的心！十五年来，我把宫廷变成了一个修道院；可是到了我来察看她的心灵的时候……

戈德利芙　君王！

乳母　难道她不能象其他人一样恋爱吗？难道您要把她珍藏起来吗？难道这是对着孩子这样拼命喊叫的理由吗？她什么坏事也没有做呀！

马尔赛吕斯　啊！她什么坏事也没有做！——先请您住口，我没有跟您说话，而且很可能是受了您这位媒婆的唆使……

戈德利芙　君王！

乳母　媒婆！我是个媒婆！

马尔赛吕斯　您还让我说话不！滚开！你们两个人都给我滚！噢！我知道你们是一条心，现在是搞阴谋诡计流行的时代，但是，等着瞧吧！——你们滚！啊！哭吧！（戈德利芙和乳母下）来，马莱娜，先把门关好。现在只有我们俩了，我愿意不咎既往。别人给你出了坏主意，我知道，女人们在一起就不会有好主意。并不是我恨夏勒玛尔王子；但应该通情达理。你答应我讲道理吗？

马莱娜　是，陛下。

马尔赛吕斯　啊！你瞧！那么，你不再想念这桩婚事罗？

马莱娜　是的。

马尔赛吕斯　是的？——这就是说，你将忘记夏勒玛尔，是吗？

马莱娜　不是。

马尔赛吕斯　对夏勒玛尔你还不死心？

马莱娜　不。

马尔赛吕斯　如果我，我强迫您呢？如果我把您关起来呢？如果我把您和您的长着一张少女面孔的夏勒玛尔永远分开呢？——您说什么？（马莱娜哭泣）啊！原来是这样！滚，我们走着瞧吧！滚！

〔两人分别下。

第　三　场

〔一森林。

〔夏勒玛尔王子和昂古斯上。

夏勒玛尔王子　这些死尸的臭味真难闻！这些死尸的臭味难闻极了！熏得我受不了！现在，这黑夜和这森林好象在我眼睛上洒了水似的……

昂古斯　就只剩下树木了！

夏勒玛尔　您看见老国王马尔赛吕斯死了吗？

昂古斯　没有。但我看到了别的了。昨晚您不在的时候，他们放火烧了宫堡，老王后戈德利芙和仆役们在火里奔跑。他们跌进了壕沟，我想都死在里面了。

夏勒玛尔　马莱娜公主呢？她也在里面吗？

昂古斯　我没有看见她。

夏勒玛尔　别人看见她了吗？

昂古斯　没有一个人见到她，不知道她在哪里。

夏勒玛尔　她死了吗？

昂古斯　有人说她死了。

夏勒玛尔　我父亲真残忍！

昂古斯　您已经爱上她啦？

夏勒玛尔　谁？

昂古斯　马莱娜公主。

夏勒玛尔　我只见过她一面……但她低垂双眼，交叉双手都别有一种神态，她还长了一副奇特的白睫毛！还有她那目光！……你突然好象置身在清凉的大水渠里……我记不太清楚了，可是，我想再见到她那奇特的目光……

昂古斯　那土墩上是个什么塔楼？

夏勒玛尔　好象是个旧磨坊，没有窗户。

昂古斯　这边刻有字。

夏勒玛尔　刻有字？

昂古斯　是的，用拉丁文写的。

夏勒玛尔　您看得懂吗？

昂古斯　能，但太古老了。瞧：

此处关禁着

安娜公爵夫人

……年①等等，

其他部分长满了青苔，看不清。

夏勒玛尔　让我们在这儿坐一坐。

昂古斯　安娜公爵夫人②，这是您未婚妻的母亲的名字。

夏勒玛尔　于格利亚娜的母亲？——是的。

昂古斯　您这声"是的"比落雪花还要缓慢，还要冰凉。

夏勒玛尔　我的上帝，热情洋溢地说出"是的"时代离我已经相当遥远了……

昂古斯　可于格利亚娜长得蛮漂亮。

夏勒玛尔　我怕她。

昂古斯　噢！

夏勒玛尔　在她绿眼睛的深处藏着一颗女厨师的小心眼儿。

昂古斯　噢！噢！那，您为什么同意呢？

夏勒玛尔　不同意又有什么用？我们一辈子要过两万个黑夜，可是总有这么一夜我会厌烦死的。我要安静！安静！安静！再说，她，或者别的女子，会在月光下捏着我的鼻子对我说："我亲爱的夏勒玛尔！"呸！——自从安娜王后到阿依赛勒蒙德以后，我父亲常常突然发怒，您注意到了吗？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但其中定有蹊跷，因此我奇怪地多疑起

---

①、② 原文均为拉丁文。

来，我怕王后！

昂古斯　可是，她爱您象爱自己儿子一样。

夏勒玛尔　象儿子？我一点也感觉不到。我有一些奇怪的想法，她比她女儿长得漂亮，这首先就是一大不祥。她暗中不知在搞什么名堂。她挑动我可怜的老父亲反对马尔赛吕斯，她挑起了这场战争。这里面肯定有文章！

昂古斯　有什么文章，她想让您娶她女儿于格利亚娜，这不是什么可怕的事。

夏勒玛尔　还有其他文章呢。

昂古斯　噢！我知道了！你们一旦结了婚，她将把您派到居特兰德去，在冰凌上为她夺回她篡来的小王朝，或许还能救出她那可怜的丈夫。她那丈夫一定在焦急地等待着她回去，因为一个如此艳丽的王后只身漂泊世上，难免不发生点事情……

夏勒玛尔　还有别的文章呢。

昂古斯　什么？

夏勒玛尔　有一天您会知道的，我们走吧。

昂古斯　回城去？

夏勒玛尔　回城去？城里什么也没有了，只有死尸和断垣残壁！

〔齐下。

第　四　场

〔塔楼上一间拱顶之室。

〔马莱娜和乳母在室内。

乳母　我忙着拆这塔楼的石头已经三天了。可怜我十个指头的指甲都磨掉了。您满可以夸口害死了我。可是，要反抗呀！您要逃出宫去！要去找夏勒玛尔！但我们现在关进了这座塔楼，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悬在万木丛林之上！我不是早就警告您了，早就对您说过了吗？您父亲其人，我一清二楚！战争结束之后，他们会放我们吗？

马莱娜　我父亲说过放我们。

乳母　这场战争永远也结束不了！我们在这座塔楼里呆了几天啦？我不见太阳不见月亮有多少天啦？我手伸到那里摸到的就是霉苔和蝙蝠。今天早晨我发现我们没有水了！

马莱娜　今天早晨？

乳母　是的，今天早晨，您笑什么？没有什么可笑的！如果我们今天拆不下这块石头，我们只有作死前的祈祷了。上帝呀！上帝呀！我造了什么孽该困在这个坟墓里，置身于老鼠、蜘蛛和霉苔当中！我没有违抗过呀，我！我没有象您那样违抗过！您表面上屈从一下，抛弃这个根本不想来解救我们的无情无义的夏勒玛尔就这么难吗？

马莱娜　奶娘！

乳母　唉，叫我奶娘！就因为您我很快就要成为蚯蚓的奶娘罗！要是没有您，我现在岂不是安安静静地坐在厨房里，或者在花园里晒太阳，等着打吃饭的钟响呢！天呀！天呀！我造了什么孽……哎！马莱娜！马莱娜！马莱娜！

马莱娜　做什么？

乳母　石头！……

马莱娜　石……

乳母　是的，石头活动啦！

马莱娜　石头活动啦？

乳母　活动啦！下来啦！灰泥间有阳光啦！您来看呀！照到我的长裙上了！照到我的手上了！照到您的脸上了！照到墙壁上了！把灯熄掉！到处都是阳光！我来把石头推掉！

马莱娜　石头和墙还连着吗？

乳母　还连着呢！不要紧！角落里连着，把您的纺锤给我！唉！石头不肯往下掉呢！……

马莱娜　你在缝里看见什么了吗？

乳母　看见了！看见了！不！只看见太阳！

马莱娜　是太阳吗？

乳母　是！是！是太阳！您瞧呀！撒在我身上的是银子，是珍珠！晒在我手上象热牛奶一样热呼呼的！

马莱娜　让我也看看呀！

乳母　您看见什么了吗？

马莱娜　我眼花了！

乳母　真怪，我们看不见树！让我看看。

马莱娜　我的镜子在哪儿？

乳母　现在我看得清楚一些了。

马莱娜　你看见树了吗？

乳母　没有。我们现在呆的地方肯定比树高。有风了。我来试试把石头推开。哟！（阳光突然涌进室内，她连忙后退，不声不响地在房间尽头呆了一会儿）我看不见了！

马莱娜　去看！去看！我怕！

乳母　闭上眼睛！我看，我是变瞎了！

马莱娜　我亲自去看看。

乳母　怎么样？

马莱娜　啊！这是个大火炉子！我眼里金星直冒！

乳母　什么也没有看见吗？

马莱娜　还没有；看见了！看见了！天碧蓝碧蓝的。还有森林！噢！一大片森林！

乳母　让我看看！

马莱娜　等等！我看得见东西了！

乳母　您看见城市了吗？

马莱娜　没有。

乳母　宫堡呢？

马莱娜　没有。

乳母　因为宫堡在那边。

马莱娜　但……我看见了大海。

乳母　您看见大海啦？

马莱娜　对，对，是大海！碧绿碧绿的！

乳母　那么说，您应当看见城市罗。让我看看。

马莱娜　我看见灯塔了！

乳母　您看见灯塔啦？

马莱娜　对，我想那是个灯塔……

乳母　那么，您应当看见城市罗？

马莱娜　我看不见城市。

乳母　您看不见钟楼吗？

马莱娜　看不见。

乳母　这可怪了！

马莱娜　我看见海上有只船！张着白帆哪！……

乳母　在什么地方？

马莱娜　哎呀！海风吹起了我的头发！可是道路两旁没有房子

了！

乳母　什么？您不要这样对着外面讲话呀，我什么也听不见了。

马莱娜　道路两旁没有房子了！

乳母　道路两旁没有房子啦？

马莱娜　乡村里没有教堂的钟楼了！

乳母　乡村里没有教堂的钟楼啦？

马莱娜　牧场里没有磨坊了！我什么也认不出来了！

乳母　让我看看。田里一个农民也没有。唷！大石桥也拆毁了。他们把吊桥弄成什么样子了？那儿有一座烧毁了的农舍！那一座也烧毁了！那一座也烧毁了！那一座也烧毁了！唉！马莱娜！马莱娜！

马莱娜　怎么啦？

乳母　一切都烧光了！一切都烧光了！一切都烧光了！

马莱娜　一切都……？

乳母　一切都烧光了，马莱娜！一切都烧光了！噢！我现在看见了！……什么都没有了！

马莱娜　这不是真的，让我看！

乳母　目力所及之处，一切都烧光了！整个城市成了一堆黑砖头。我只看见壕沟里堆满了宫堡的墙石！田里既没有个农夫也没有头耕畜！牧场上只有乌鸦！只剩下树木了！

马莱娜　那么！……

乳母　唉！……

第 二 幕

第 一 场

〔森林。

〔马莱娜及其乳母上。

马莱娜 噢！这儿多黑呀？

乳母 黑！黑！一座森林难道会象举行晚会的大厅那样灯火通明吗？比这儿更黑的地方我也见过，那里面还有狼和野猪。我可不知道这儿有没有，但是，托上帝的福，总算有点星月之光透进了森林。

马莱娜 你认识路吗，奶娘？

乳母 路？天哪，不认识，我不认识路呀。您以为天下所有的路我都认识吗？您要到阿依赛勒蒙德去，我呢，我跟着您走，您带我在森林里走了十二个小时，也没有走出去。我们即使不被狗熊和野猪吃掉，也会饿死在这座森林里的。这都是为了要到阿依赛勒蒙德去，在那里夏勒玛尔王子看到您来了，瘦得皮包骨，苍白得如同蜡，穷得不名一文，他会很好地接待您的。

马莱娜 有人！

乳母 不用怕！躲到我身后去。

〔三位穷人上。

三位穷人　晚上好！

乳母　晚上好！我们这是在什么地方？

穷人甲　在森林里。

穷人乙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乳母　我们迷路了。

穷人乙　就你们两个人？

乳母　是的——不，有两个男人和我们在一起。

穷人乙　他们在哪儿？

乳母　他们探路去了。

穷人乙　他们离你们远吗？

乳母　不远，他们就回来。

穷人乙　这小姑娘是谁？是您的女儿吗？

乳母　对，是我的女儿。

穷人乙　她一句话也不说，她是哑巴吗？

乳母　不是哑巴，她不是本地人。

穷人乙　您女儿不是本地人吗？

乳母　是的，是本地人，但她病了。

穷人乙　她真瘦，多大啦？

乳母　十五岁。

穷人乙　哎哟！那么，她开始……那两个男人哪里去啦？

乳母　他们应该就在附近。

穷人乙　我怎么听不见他们声儿。

乳母　因为他们不出声儿。

穷人乙　你们愿意跟我们走吗？

穷人丙　在森林里不要说难听的话。

马莱娜　问问他们到阿依赛勒蒙德去的路。

乳母　请问哪条是到阿依赛勒蒙德去的路？

穷人甲　阿依赛勒蒙德？

乳母　对。

穷人甲　往那边走！

马莱娜　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

乳母　发生什么事啦？

穷人甲　发生的事吗？

乳母　对，打过仗了吗？

穷人甲　对，打过仗了。

马莱娜　问他们国王和王后都死了，是真的吗？

乳母　国王和王后都死了吗？

穷人甲　国王和王后？

乳母　对，马尔赛吕斯国王和戈德利芙王后。

穷人甲　是的，我想他们都死了。

马莱娜　他们死啦？

穷人乙　是的，我想他们死了，国家那部分地方的人都死光了。

马莱娜　您不知道死了多久了吗？

穷人乙　不知道。

马莱娜　您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吗？

穷人乙　不知道。

穷人丙　穷人向来一无所知。

马莱娜　你们见过夏勒玛尔王子吗？

穷人甲　见过。

穷人乙　他快结婚了。

马莱娜　夏勒玛尔王子快结婚啦？

穷人乙　对。

马莱娜　同谁结婚呀？

穷人甲　不知道。

马莱娜　什么时候结婚？

穷人乙　我不知道。

乳母　什么地方我们能过夜？

穷人乙　同我们一起。

穷人甲　你们到隐士家去吧。

乳母　哪个隐士？

穷人甲　那边，四犹大大街的十字路口。

乳母　四犹大大街的十字路口吗？

穷人丙　不要在黑暗中大声说出这个名字！

〔全部下。

第　二　场

〔宫中一大厅。

〔幕启时，夏勒玛尔国王和安娜王后搂抱在一起。

安娜　我了不起的英雄！

国王　安娜……（国王吻抱安娜）

安娜　当心，您的儿子！

〔夏勒玛尔王子上，他走向一扇开着的窗户，没有看见他们。

夏勒玛尔王子　下雨了，墓地里在埋死人；挖了两个墓穴，神父念经的声音传到了室内。从哪个窗口看出去都是坟地，坟

地扩展到王宫的花园里来了，最近的几座坟一直造到池塘边上来了。棺材打开了，我来关上窗户。

安娜　殿下！

夏勒玛尔　呀！我没有看见你们。

安娜　我们刚来。

夏勒玛尔　啊！

安娜　您刚才在想什么，殿下？

夏勒玛尔　什么也没有想，夫人。

安娜　什么也没有想？定在月底，殿下……

夏勒玛尔　定在月底，夫人？

安娜　您大喜的日子……

夏勒玛尔　是，夫人。

安娜　您走近我一点，殿下。

国王　对，夏勒玛尔，你走近来一点。

安娜　您为什么这么冷冰冰的？您怕我吗？您可以说是我的儿子，我象母亲那样爱您，也许爱您胜于一位母亲。把您的手给我。

夏勒玛尔　我的手，夫人？

安娜　对，您的手。您看着我的眼睛；您看不出我爱您吗？至今您还没有吻过我。

夏勒玛尔　吻您，夫人？

安娜　对，吻我。您以前不吻您的母亲吗？我愿意每天都吻您。昨天夜里我梦见您了……

夏勒玛尔　梦见我，夫人？

安娜　对，梦见您。有一天我会把我作的梦讲给您听的。您的手冰凉，您的双颊滚烫。把另一只手给我。这只手也是冰

凉的，白寥寥如同雪做的一般，我愿意把这双手焐热！您是不是生病了？

夏勒玛尔　是的，夫人。

安娜　我们的爱会把您医好的。

〔齐下。

第　三　场

〔村中街市。

〔马莱娜公主及乳母上。

马莱娜　（伏在桥栏杆上向水面看）我在水里照照已经认不出自己来了！

乳母　把大衣的纽子扣上，您长袍上的金穗子露出来了。瞧，农民来了！

〔两位老农民上。

农民甲　姑娘在那儿！

农民乙　今天来的那位吗？

农民甲　对，同一位老妇一起来的。

农民乙　她是从哪里来的？

农民甲　不知道。

农民乙　我看此人有些来历。

农民甲　全村的人都在谈论她。

农民乙　她也并不美貌出众。

农民甲　她很瘦弱。

农民乙　她住在哪里？

农民甲　在“蓝狮”旅舍。

农民乙　她有钱吗？

农民甲　听说有钱。

农民乙　要去看看。

〔齐下。一牛倌上。

牛倌　晚上好！

马莱娜和乳母　晚上好！

牛倌　今晚天气很好。

乳母　哎，相当不错。

牛倌　因为有月亮。

乳母　对。

牛倌　白天还很热呢。

乳母　哎！对，白天天还很热呢。

牛倌　（向水边走去）我去洗个澡！

乳母　您洗澡？

牛倌　对，我就在这儿脱衣服。

乳母　在我们面前脱衣服？

牛倌　对。

乳母　（对马莱娜）您过来！

牛倌　你们从来没有见过赤条条的男人吗？

〔一老妇哭着跑上，对着“蓝狮”旅舍的大门叫喊。

老妇　救命呀！救命呀！我的上帝呀！我的上帝呀！开开门吧！他们用大刀厮杀起来啦！

几位酒客　（打开门）什么事？

老妇　我儿子！我可怜的儿子！他们用大刀厮杀起来啦！用大厨刀！

窗口传来人声　出什么事啦？

众酒客　干起架来啦！他们在哪儿？

老妇　在“金星”旅馆后面，他同铁匠为了今天来到村里的那位姑娘打起来啦，两人都已流了血啦！

众酒客　两人都打出血来啦？

老妇　血都溅到墙上去啦！

众酒客　去看看！他们在哪儿？

老妇　在“金星”旅馆后面，从这儿就可以看得见他们。

众酒客　从这儿就可以看得见他们？用的是大厨刀吗？那该流多少血呀！注意，王子来啦！（众人拉着大声叫喊，使劲挣扎的老妇进入“蓝狮”旅舍。夏勒玛尔王子和昂古斯上）

马莱娜　（向乳母）夏勒玛尔！

乳母　您躲起来！

〔她俩下。

昂古斯　您看见那位农民小姑娘了吗？

夏勒玛尔　瞥了一眼……瞥了一眼……

昂古斯　她很不寻常。

夏勒玛尔　我不喜欢她。

昂古斯　我，我倒觉得她的相貌不错。我要禀告于格利亚娜公主，她需要一位贴身的侍女。唷！您面色多苍白！

夏勒玛尔　我面色苍白？

昂古斯　苍白极了！您病了吗？

夏勒玛尔　我没病。这秋天的天气热得出奇，一整天我好象觉得生活在一间住满发热病人的病房里，而现在，夜间象在地窖一样阴凉！今天我还没有出过宫堡。在林荫道上，我感到夜晚的潮气袭人。

昂古斯　您当心！村里有许多病人。

夏勒玛尔　对，这些是沼泽地，我现在也在沼泽地中间！

昂古斯　什么？

夏勒玛尔　我今天隐约看见了罪孽的欲火，这种罪孽我还不敢给它定个罪名！

昂古斯　我不明白。

夏勒玛尔　安娜王后的某些话我也听不明白，而且我也怕弄明白。

昂古斯　发生了什么事？

夏勒玛尔　区区小事。但我怕结婚之后会遇到什么事……哎！哎！瞧，昂古斯！

〔舞台上，看得见国王和安娜王后在宫堡的一窗口内拥抱亲吻。

昂古斯　当心！您别看，他们会看见我们的。

夏勒玛尔　看不见，我们在暗处，而他们的房间点着灯。瞧，宫堡上空天变得多红呀！

昂古斯　明天有暴风雨。

夏勒玛尔　可她并不爱他……

昂古斯　我们走吧！

夏勒玛尔　这天空，我不敢看。上帝知道我们头上的天空今天变成了什么颜色！您不知道今天下午在这个我认为是害死人的宫堡里预感到了什么。在这个宫堡里安娜王后的双手比这照在墙上的九月太阳还灼热，使我汗流浃背。

昂古斯　发生了什么事了？

夏勒玛尔　咱们别谈这个了！那个农民小姑娘在哪儿？

〔"蓝狮"旅舍里一片呼叫声。

昂古斯　怎么啦？

夏勒玛尔　不知道。一下午村里就奇怪地闹闹哄哄的。我们走吧，有一天您会明白我所说的话的。

〔齐下。

一酒客　（打开旅店大门）他走了！

所有酒客　（涌到门口）他走了吗？现在我们可以去看了！他们一定流了许多血！也许已经死了！

〔齐下。

第　四　场

〔宫中一内室。

〔幕启时，场上有安娜王后，于格利亚娜公主，侍女打扮的马莱娜公主，及一侍女。

安娜　拿另一件大衣来。我看绿色的更好。

于格利亚娜　我不要。碧绿的长袍上外罩孔雀蓝的天鹅绒大衣！

安娜　我不知道。

于格利亚娜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一提到别人的事，您就从来什么也不知道！

安娜　哦，不要生气！我这样说以为是做得对呢。你要穿着一身红去赴约会。

于格利亚娜　我要穿着一身红去赴约会！啊！那要叫人羞得见不得人！您是挖空心思要让我受罪呀！

安娜　于格利亚娜！于格利亚娜！得了，得了，拿另一件大衣

来。

侍女　这一件吗，太太？

于格利亚娜　是这件，噢！是这件！

安娜　对，转过身来，对，对，好极了。

于格利亚娜　我的头发呢？就这样吗？

安娜　应该朝额头上稍微多留一点前留海。

于格利亚娜　我的镜子在哪儿？

安娜　她的镜子在哪儿？（对马莱娜）您什么也不干，您？把她的镜子拿过来！——她到这儿已经八天了，我看她什么也学不会，永远学不会。——您难道是从月球上来的？好吧！来呀！您在哪儿？

马莱娜　在这儿，太太。

于格利亚娜　不要把镜子这样斜拿着！花园里的所有垂杨柳我在镜子里都看得见。它们好象在往您面孔上洒眼泪似的。

安娜　对，就这样！让垂杨柳披在背上。可惜树林里太黑了……

于格利亚娜　看不见吗？

安娜　他将看不见你，月亮被大块乌云遮住了。

于格利亚娜　为什么他要我到花园里去！要是在七月或是在白天，还可说，可是这是晚上，秋天晚上！天凉！下着雨，刮着风！我要戴首饰吗？

安娜　当然啦。但我们去……（安娜对于格利亚娜耳语）

于格利亚娜　对。

安娜　（对马莱娜和侍女）你们出去，不叫你们不要进来。

〔马莱娜公主和侍女下。

第 五 场

〔宫中一走廊。

〔马莱娜公主上。她去敲走廊尽头的一扇门。

安娜　(在室内)谁呀？

马莱娜　我！

安娜　您是谁呀？

马莱娜　公主马……新来的侍女。

安娜　(把门微微打开)您到这儿来干什么？

马莱娜　是……叫我来的，是……

安娜　别进来！什么事？

马莱娜　是夏勒玛尔王子叫我来的……

安娜　知道了，知道了，她就来！她就来！等一会儿！八点钟还没有到呢，您先去吧！

马莱娜　一位侍卫官对我说他不在宫中。

安娜　谁不在宫中？

马莱娜　夏勒玛尔王子。

安娜　夏勒玛尔王子不在宫中？

马莱娜　他离开了宫堡！

安娜　他到哪里去了？

于格利亚娜　(从室内)发生什么事啦？

安娜　王子离开了宫堡！

于格利亚娜　(从门缝中伸出头来)什么？

安娜　王子离开了宫堡！

马莱娜　对。

于格利亚娜　这不可能吧！

安娜　他到哪里去啦？

马莱娜　我不知道。我想他是向森林方向去了，他让人传话说他不能去赴约会了。

安娜　谁告诉您的？

马莱娜　一位侍卫官。

安娜　哪位侍卫官？

马莱娜　我不知道他的姓名。

安娜　这位侍卫官在哪里？

马莱娜　他跟王子一起走了。

安娜　为什么他不亲自来呢？

马莱娜　我对他说你们不愿意见客。

安娜　谁让您这么说的？发生什么事啦？您走吧！

〔门重新关上。马莱娜下。

第　六　场

〔花园中一树林。

夏勒玛尔　她叫我在喷泉附近等她。我愿意在暮色降临时才见她……我想看看夜会不会使她考虑问题。——她的心会安静一点儿吗？我从未见过秋天的林子象今晚这样不同寻常，我从未见过这林子象今晚这样黑暗。我们借什么光亮能互相瞧见呢？我连自己的手也看不清楚！我周围这些荧荧之光是什么？花园里所有的猫头鹰都到这儿来了！滚！

滚！到墓地去！到死人身边去！(他向猫头鹰扔土块)难道有人邀请你们在新婚之夜来吗？我现在有一双挖墓人的手，——啊！我不会经常来的！——瞧！她来了！——难道是风吗？——啊！我身边落了多少黄叶呀！——那边有棵树叶子全落光了！月亮上乌云翻滚得厉害！——垂杨柳的叶片落到我的手上！——我从未见过这林子象今晚这样异乎寻常！——我从未见过象今晚这么多的征兆。——她来了！

〔马莱娜公主上。

马莱娜　您在哪儿，殿下？

夏勒玛尔　在这儿。

马莱娜　在哪儿？——我看不见。

夏勒玛尔　在这儿，就在喷泉旁边。借着水光，我们勉强可以互相看见。今晚这儿气氛异常。

马莱娜　是异常，——我害怕！——啊！我终于找到了您！

夏勒玛尔　您为什么发抖？

马莱娜　我没有抖。

夏勒玛尔　我看不见您。——您到这边来，这边亮一点，把头朝天仰一点。——您今晚也显得不同寻常！——好象我的眼睛今晚睁开了。——好象我的心灵之窗今晚微开了……我觉得您真美！您美得不同寻常，于格利亚娜！我好象至今从未看过您！——今晚您身边有什么东西……让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到有亮光的地方去！来！

马莱娜　等一等。

夏勒玛尔　于格利亚娜！于格利亚娜！

〔夏勒玛尔抱吻马莱娜。这时风把喷泉的水柱吹向一

侧，水珠洒落到他们身上。

马莱娜　我害怕！

夏勒玛尔　我们再走远点……

马莱娜　有人在这儿哭……

夏勒玛尔　您没听出这是风吗？

马莱娜　树上这么多眼睛是怎么回事？

夏勒玛尔　在哪儿？噢，是猫头鹰又飞回来了！我来把它们赶走。（他向猫头鹰扔土块）滚开！滚开！

马莱娜　有一只不肯走！

夏勒玛尔　它在哪儿？

马莱娜　在杨柳树上。

夏勒玛尔　滚开！（向猫头鹰扔土块）

马莱娜　哎！您把土块扔到我身上了！

夏勒玛尔　噢！我可怜的于格利亚娜！

马莱娜　我害怕！

夏勒玛尔　在我身边您还害怕吗？

马莱娜　树丛间有火光闪亮。

夏勒玛尔　没什么，那是闪电，今天天太热了。

马莱娜　我害怕！噢！谁在翻动我们脚下的泥土？

夏勒玛尔　没什么，那是一只鼹鼠，一只可怜的小鼹鼠在扒土。

马莱娜　我害怕！……

夏勒玛尔　我们是在花园里……

马莱娜　花园四周有围墙吗？

夏勒玛尔　有啊，花园四周既有围墙又有壕沟。

马莱娜　谁也进不来吗？

夏勒玛尔　是的。——但有些陌生的东西还是能进来的。

〔沉默。

马莱娜　我很伤心！

夏勒玛尔　伤心？您想到什么啦，于格利亚娜？

马莱娜　我在想马莱娜公主。

夏勒玛尔　您说什么？

马莱娜　我在想马莱娜公主。

夏勒玛尔　您认识马莱娜公主？

马莱娜　我就是马莱娜公主。

夏勒玛尔　什么？

马莱娜　我就是马莱娜公主。

夏勒玛尔　您不是于格利亚娜呀？

马莱娜　我是马莱娜公主。

夏勒玛尔　您是马莱娜公主呀！她已经死了呀！

马莱娜　我是马莱娜公主。

〔这时月亮穿过树梢照亮马莱娜公主。

夏勒玛尔　噢！马莱娜！您是从哪里来的？您怎么来到这儿的？您是怎么来到这个地方的呀？

马莱娜　我不知道。

夏勒玛尔　上帝呀！上帝呀！我是从哪里逃出来的呀？！今天夜里您掀起了哪块墓石呀？！上帝呀！上帝呀！今晚我是从哪座坟墓里出来的呀？！——马莱娜！马莱娜！我们怎么办呢？——马莱娜！……我好象升入天堂，乐到了心里！……

马莱娜　啊！我也有同感！

〔这时喷泉奇怪地抽泣起来，接着停止喷水。

二人　（转过身来）噢！

夏勒玛尔　您不要哭，不要怕。那是喷泉在抽泣……

马莱娜　这儿出什么事啦？会出什么事吗？我要走了！我要走了！我要走了！

夏勒玛尔　不要哭了！

马莱娜　我要走了！

夏勒玛尔　喷泉不喷水了，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吧。

〔齐下。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宫中一内室。

〔幕启时国王在场上，夏勒玛尔王子上。

夏勒玛尔　父亲？

国王　夏勒玛尔？

夏勒玛尔　我有话要对您说，父亲。

国王　您要和我谈什么？

夏勒玛尔　父亲您病了？

国王　是的，我病了。您瞧，我变得多么苍老！我的头发几乎全掉光了！您瞧，我的手发颤。我认为我脑子里想的全是地狱中受的各种刑罚！

夏勒玛尔　父亲！可怜的父亲！您应该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去也许……我不知道……

国王　我不能离开这里！您为什么到这儿来？我在等人。

夏勒玛尔　我有话要对您说。

国王　关于什么？

夏勒玛尔　关于马莱娜公主。

国王　关于什么？我几乎听不见了。

夏勒玛尔　关于马莱娜公主。马莱娜公主回来了。

国王　马莱娜公主回来啦？

夏勒玛尔　对。

国王　可她已死了呀！

夏勒玛尔　她回来了。

国王　我看见她死的！

夏勒玛尔　她回来了。

国王　她现在在哪里？

夏勒玛尔　在这儿。

国王　在这儿，宫里？

夏勒玛尔　对。

国王　让我看看她！我要见见她！

夏勒玛尔　暂时不能见。——父亲，我不能娶于格利亚娜了。

国王　您不能娶于格利亚娜啦？

夏勒玛尔　我一向只爱马莱娜公主。

国王　这是不可能的，夏勒玛尔！……夏勒玛尔！这么一来，她会离开这里的！……

夏勒玛尔　谁会离开这里？

国王　安娜！

夏勒玛尔　那就慢慢使她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吧。

国王　我吗？使她有精神准备？听着……我想是她上楼来了。夏勒玛尔，等一等！……（下）

夏勒玛尔　父亲！我可怜的父亲！——她不用到月底就会把父亲折磨死的！

〔国王重上。

国王　今天暂时不要让她知道！（下）

夏勒玛尔　我听见她好象在祈祷室。——她就要到这儿来了。——几天来她象影子一样紧跟着我。（安娜王后上）晚安，夫人。

安娜　啊！是您，夏勒玛尔。我没想到……

夏勒玛尔　我有话要对您说，夫人。

安娜　您从来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的……这里没有旁人吗？

夏勒玛尔　没有，夫人。

安娜　那，您到这儿来。坐在这儿。

夏勒玛尔　就一句话，夫人。您听说过马莱娜公主吗？

安娜　马莱娜公主？

夏勒玛尔　对，夫人。

安娜　听说过，夏勒玛尔；但她已经死了。

夏勒玛尔　有人说她可能还活着。

安娜　可是国王他亲手杀死她的。

夏勒玛尔　有人说她可能还活着。

安娜　这对她来说太好了。

夏勒玛尔　您也许会见到她的。

安娜　在另一个世界吗？

夏勒玛尔　啊！……

〔夏勒玛尔下。

安娜　您上哪儿去，殿下？您为什么躲着我呀？——您为什么躲着我呀？（下）

第 二 场

〔宫中一豪华的大厅。

〔幕启时，场上有国王、安娜王后、夏勒玛尔、于格利亚娜、昂古斯、陪伴王后的贵妇多人、贵族多人，等等。大家在跳舞。音乐声响。

安娜　到这儿来，殿下。我觉得您今天晚上容光焕发。

夏勒玛尔　我的未婚妻不在我身边吗？

安娜　让我摸摸您的心看。噢！您的心已经扑打着翅膀，好象要飞到不知哪个天上去了！

夏勒玛尔　您的手不让它飞走，夫人。

安娜　我不明白……我不明白。您以后再给我解释解释。（向国王）您很忧伤，陛下，您在想什么？

国王　我吗？——我不忧伤，但我变得很苍老。

安娜　得了，节日的晚上，您不要说这种话！还是欣赏欣赏您的公子吧，他穿上黑绸和紫绸做的紧身短上衣很英俊，不是吗？我给女儿挑了个漂亮的丈夫，不是吗？

夏勒玛尔　夫人，我去找昂古斯。他会往火上浇点水，而您向火上尽浇油。

安娜　您回来的时候可别被他忠告的雨水淋得冻僵了……

夏勒玛尔　忠告之雨在出大太阳的时候才会下！

昂古斯　夏勒玛尔！夏勒玛尔！

夏勒玛尔　噢！我知道您要说什么，但并不是您所想的那回事。

昂古斯　您变了。昨晚您遇到什么事啦？

夏勒玛尔　昨天晚上吗？——噢，遇到了一些蹊跷的事！——我不想现在讲。哪天晚上您到花园树林里，到喷泉旁边去一趟，您会看到，周围的东西仅仅在某些时候，在您瞧着它们的时候，它们象听话的孩子一样一动也不动，看上去也不离奇古怪，可是，一旦您转过身去，它们就冲着您做鬼脸，捉弄您。

昂古斯　我不明白。

夏勒玛尔　我也不明白，但我宁愿生活在众人之中，哪怕大家都反对我。

昂古斯　什么？

夏勒玛尔　您不要走开。

昂古斯　为什么？

夏勒玛尔　我还不知道。

安娜　你们快说完了吗，殿下？人不该把自己的未婚妻这样搁在一边吧？

夏勒玛尔　我就来，夫人。

夏勒玛尔　（向于格利亚娜）昂古斯刚才给我讲了一段奇怪的遭遇，于格利亚娜。

于格利亚娜　真的吗？

夏勒玛尔　真的。是关于一个少女，一个可怜的少女，她失去了她拥有的一切财产……

于格利亚娜　噢！

夏勒玛尔　她不顾一切地要嫁给他。每天晚上她在花园里等他，在月光下追逐他，弄得他整天不得安生。

于格利亚娜　他打算怎么办呢？

夏勒玛尔　他自己也不知道。我叫他升起吊桥，在每个城门前

派个武士站岗，让她再也进不来，但他不愿意。

于格利亚娜　为什么？

夏勒玛尔　我一点也不知道。——噢！我亲爱的于格利亚娜！

昂古斯　（向夏勒玛尔）您进入结婚的冰窟窿时不打哆嗦吗？

夏勒玛尔　我们把它变成火窟窿！

国王　（大声地）我这儿看不见跳舞。

安娜　您离开跳舞的人只有三步远，陛下。

国王　我以为离得很远哩。

昂古斯　（向夏勒玛尔）最近您父亲显得多苍白、多疲倦啊，您注意到了吗？

夏勒玛尔　是啊，是啊……

昂古斯　他老得真快。

国王　（大声地）我想死神开始敲我的门了！

〔大家为之一怔。沉默。音乐突然中止。有人敲门。

安娜　有人敲小门！

夏勒玛尔　请进！

〔门微微打开。门缝里出现马莱娜，她穿着未婚妻穿的白色长礼服。

安娜　谁进来啦？

夏勒玛尔　马莱娜公主！

安娜　谁呀？

夏勒玛尔　马莱娜公主！

国王　把门关上。

众人　把门关上！

夏勒玛尔　为什么关门？

〔国王昏倒。

昂古斯　救人哪！国王不好啦！

夏勒玛尔　父亲！——帮我一把……

一贵族　把窗户打开！

昂古斯　大家闪开！大家闪开！

夏勒玛尔　叫医生来！把国王抬到床上去！帮我一把！

昂古斯　宫堡上空有一场奇怪的暴风雨。

〔齐下。

第　三　场

〔宫堡前。

〔国王和安娜王后上。

国王　我们也许可以使这姑娘远离这里吧？

安娜　今天走了，明天再去看她吗？难道要等到大难临头？难道要等到夏勒玛尔去找着她吗？难道要……

国王　上帝呀！上帝呀！您要我怎么办呢？

安娜　您愿做啥就做啥，您必须在我和这姑娘之间做选择。

国王　我不知他的想法怎样……

安娜　我知道他不爱她。他以为她死了。您见到他脸上流过一滴泪吗？

国王　眼泪并不总是流在脸上的。

安娜　他是不会投身到于格利亚娜怀抱中去的。

国王　您等几天再说。他也许会为此送命的。

安娜　我们就等吧。他是不会觉察到的。

国王　我就这么一个孩子……

安娜　所以应该使他幸福。——注意！他和他那苍白如蜡的女乞丐来了。他领着她到沼泽地附近散了步，晚风已经使她的面色比淹死四个星期的女尸还要铁青。（夏勒玛尔和马莱娜公主上）晚安，夏勒玛尔！——晚安，马莱娜！你们散步开心吗？

夏勒玛尔　开心，夫人。

安娜　晚上最好还是不要出去。马莱娜要当心身体。我看她的气色有点不太好。沼泽地的风很伤身体。

马莱娜　有人对我说过了，夫人。

安娜　噢！那可真是毒药呀！

夏勒玛尔　我们白天没有出去；月光把我吸引到外面去了。我们去看了看运河沿岸的风磨。

安娜　刚来到这儿要谨慎，我也病过。

国王　人来到这儿都要生病。

夏勒玛尔　村里有许多病人。

国王　墓地里埋了许多死人！

〔疯子上。

夏勒玛尔　马莱娜，疯子来了！

马莱娜　噢！

安娜　您还没有见过他吧，马莱娜？不用怕，不用怕，他不伤害人。每天晚上他都这样东游西荡。

夏勒玛尔　他每天夜里到果园里去挖坑。

马莱娜　为什么？

夏勒玛尔　不知道。

马莱娜　他是用指头指我吗？

夏勒玛尔　是的，你不用介意。

马莱娜　他在胸前划十字！

疯子　哦！哦！哦！

马莱娜　我害怕！

夏勒玛尔　他好象也害怕。

疯子　哦！哦！哦！

夏勒玛尔　他走了。

〔疯子下。

安娜　什么时候结婚，马莱娜？

夏勒玛尔　月底以前，如果我父亲同意。

国王　同意，同意……

安娜　您知道我在这儿一直留到您结婚，于格利亚娜也一样。唉，可怜的于格利亚娜！夏勒玛尔，夏勒玛尔，您把她抛弃了！

夏勒玛尔　夫人！……

安娜　噢！您不要懊悔，我这话今天最好说在前面。她宁可违背自己的心愿也要听她父亲的话。她可是爱过您的，但有什么办法呢？她和她的表兄奥西克王子一起度过童年，一起长大，这是忘不了的。在离开他的时候，她幼小心灵里的眼泪都哭干了，我不得不把她硬拖到这里来。

马莱娜　有个黑呼呼的东西过来了。

国王　您说谁？

夏勒玛尔　什么？

马莱娜　有个黑呼呼的东西过来了。

夏勒玛尔　在哪儿？

马莱娜　在那儿，在雾里，在墓地那边。

夏勒玛尔　啊！那是七个修女。

马莱娜　七个修女！

安娜　是啊，她们来为你们的婚礼纺线。

〔乳母和七个修女上。

乳母　晚安！晚安，马莱娜！

七位修女　晚安！

众人　晚安，嬷嬷！

马莱娜　噢！她手里捧的什么？

夏勒玛尔　谁呀？

马莱娜　第三位，年老的。

乳母　那是为您织的布匹，马莱娜。

〔七位修女下。传来教堂钟声。

夏勒玛尔　晚祷钟响了，马莱娜，来。

马莱娜　我冷！

夏勒玛尔　你脸色苍白，我们回去吧！

马莱娜　噢！我们周围怎么这么多乌鸦！

〔乌鸦叫声。

夏勒玛尔　来！

马莱娜　沼泽地里的所有这些火苗是怎么回事？

〔沼泽地里出现磷火。

乳母　据说这都是人的灵魂。

夏勒玛尔　那是团团磷火。——来。

马莱娜　噢！有个很长的磷火飘到墓地里去了。

夏勒玛尔　来，来。

国王　我也回去了。——安娜，您来吗？

安娜　您先走，我就来。（国王，夏勒玛尔及马莱娜下）我看马莱娜有点生病的样子。应该给她治一治。

乳母　她气色稍差一点，夫人，但她并没有病。她的身体比您想象的要好得多。

安娜　如果她病倒，我是不会奇怪的。……

〔同乳母齐下。

第　四　场

〔医生家一房间。

〔医生上。

医生　她跟我讨点毒药。宫堡上空疑云密布。我看宫墙快要塌下来了。倒楣的是呆在家里的平民百姓！我们周围荒诞的谣言不胫而走，我看彼岸有人开始为通奸行为而感到有点儿不安了。目前，他们陷入了极端可悲的境地，老国王过不了这个月就会死在王后的床上……几星期来，他的头发奇怪地变白了，他的神志开始糊涂，身体也同时垮了下来。我不该卷入到即将来临的狂风暴雨中去，现在走还是时候。我才不愿意同她一起糊里糊涂地入地狱呢！我该给她一点几乎无害，但能给她造成中毒假象的毒药。坟墓封上之前，我将使之睁眼醒来。现在，我洗手不干了……我不想为了支撑一座行将坍塌的大楼而送命！（下）

第　五　场

〔宫中一院落。

〔国王上。

国王　上帝呀！上帝呀！我很想到别处去！我很想能一直睡到月底；并能高高兴兴地死去！她把我象条猎狗一样牵来牵去；她将把我拖入罪恶的深渊，地狱中的各种酷刑就在我前面等着我！上帝啊！我要是能够悬崖勒马就好了！但是，难道没有法子使小姑娘离开这里吗？今天早晨看到她病了，我哭了。如果她能够离开这个害死人的宫堡该多好！……我愿意去到任何地方！任何地方！我愿意看到塔楼坍倒在池塘里！我觉得我吃的东西好象都被人下了毒，我看今晚的天也是有毒的！——但这毒药，我的上帝！在这可怜的白皙的小身体内！……噢！噢！噢！（安娜王后上）他们来啦？

安娜　对，他们来啦。

国王　我离开这儿。

安娜　什么？

国王　我离开这儿，我不能再亲眼目睹了。

安娜　这是什么话呀？您留下，坐在那儿，不要这副怪样子！

国王　我样子怪吗？

安娜　对。他们会看出来的。您要摆出更高兴的样子来。

国王　噢！噢！高兴！

安娜　得了，住口，他们到了。

国王　上帝啊！上帝啊！她的脸色多么苍白！

〔夏勒玛尔王子、马莱娜、小阿朗上。

安娜　哎，马莱娜，身体怎么样了？

马莱娜　好一点了，好一点了。

安娜　您的气色好些了。马莱娜，您坐在这儿，我叫人拿几个垫子来。今晚的空气很清新。

国王　天上有星星。

安娜　我看不见。

国王　我好象看到那边有。

安娜　您的心思在哪里？

国王　不知道。

安娜　您这样舒服吗，马莱娜？

马莱娜　舒服，舒服。

安娜　您疲倦吗？

马莱娜　有一点儿，夫人。

安娜　我来把这只垫子放在您肘下。

马莱娜　谢谢，夫人。

夏勒玛尔　她多么顺从呀！噢！我可怜的马莱娜！

安娜　得了，得了，这没有什么。要有勇气。这是沼泽地潮气引起的。于格利亚娜也生病了。

夏勒玛尔　于格利亚娜生病啦？

安娜　她象马莱娜一样生病了，她房门也出不来了。

国王　马莱娜最好离开宫堡。

安娜　您说什么？

国王　我说马莱娜到其他地方去也许更好……

夏勒玛尔　我也这么说。

安娜　她去哪儿呢？

国王　我不知道。

安娜　不，不，她还是留在这儿好。沼泽地气候她会习惯的。我的上帝，我也病过。给她治病哪里还比这儿好？留在这里不是更好吗？

国王　噢！噢！

安娜　什么？

国王　对！对！

安娜　啊！——哎，阿朗，你干吗这样看着我们？来亲我一下，玩球去吧。

小阿朗　马——莱娜生——病啦？

安娜　对，有点儿不舒服。

小阿朗　病得很，很，很——重吗？

安娜　不，不重。

小阿朗　她不再跟——我玩啦？

安娜　跟的，跟的，她还跟你玩儿。对吗，马莱娜？

小阿朗　噢！风——磨不——转了！

安娜　什么？

小阿朗　哎呀，黑色的风——磨！

安娜　哦，那是因为磨坊的工人去睡觉了。

小阿朗　他是生——病了吗？

安娜　我不知道。得了，别说了，去玩吧。

小阿朗　为什么马——莱娜闭着眼睛？

安娜　她累了。

小阿朗　睁——睁眼睛呀，马——莱娜！

安娜　得了，现在让我们安静一会儿吧，去玩……

小阿朗　睁——睁眼睛呀，马——莱娜！

安娜　玩去，玩去。啊！马莱娜，您把黑丝绒大衣穿上啦？

马莱娜　是的，夫人。

夏勒玛尔　大衣颜色阴暗了些。

安娜　它漂亮极了！（向国王）您看见了吗，陛下？

国王　我吗？

安娜　对，您。

国王　您说什么来着？

安娜　您的心思在哪儿呢？我在说那件黑丝绒大衣呐。

国王　那儿一棵柏树在向我打招呼哩！

安娜　您睡着了吗？您不是在做梦吧？

国王　我吗？

安娜　我刚才在说黑丝绒大衣。

国王　啊！对，它很漂亮……

安娜　哈！哈！哈！他刚才睡着了！马莱娜，您自己觉得怎么样？

马莱娜　好些了，好些了。

国王　不，不，这太可怕了！

夏勒玛尔　怎么回事？

安娜　什么可怕？

国王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安娜　您说话请注意一点！您把大家吓了一跳！

国王　我？我把大家吓了一跳吗？

安娜　不要老是重复人家说的话！您今天晚上怎么啦？您病啦？

夏勒玛尔　父亲，您困了吧？

国王　不，不，我不困！

安娜　您在想谁啊？

国王　马莱娜？

马莱娜　陛下？

国王　我还没有亲过您吧？

马莱娜　没有，陛下。

国王　我今晚可以亲您吗？

马莱娜　当然可以，陛下。

国王　（吻马莱娜）噢，马莱娜！马莱娜！

马莱娜　陛下？您怎么啦？

国王　您瞧，我的头发白了！

马莱娜　您今天有点喜欢我啦？

国王　噢！是的，马莱娜！……把您的小手递给我！噢！噢！这小手还热得象一团小火一样……

马莱娜　怎么回事呀？——这是怎么回事呀？

安娜　得了！得了！您把她都弄哭了……

国王　我还是死了好！

安娜　晚上不要说这种话！

夏勒玛尔　我们走吧。

〔这时听到奇怪的敲门声。

安娜　有人敲门！

夏勒玛尔　这时候谁来敲门？

安娜　没有人回答。

〔敲门声。

国王　可能是谁呢？

夏勒玛尔　您敲得响一些，人家听不见您的敲门声！

安娜　现在不开门了！

夏勒玛尔　现在不开门了。明天再来吧！

〔敲门声。

国王　噢！噢！噢！

〔敲门声。

安娜　他在用什么敲门？

夏勒玛尔　不知道。

安娜　您去看看。

夏勒玛尔　我去看看。

〔他打开院门。

安娜　谁呀？

夏勒玛尔　我不知道，我看不清楚。

安娜　请进！

马莱娜　我冷！

夏勒玛尔　没有人！

众人　没有人？

夏勒玛尔　黑得很，我没看见人。

安娜　那么是风罗，一定是风刮的！

夏勒玛尔　对，我看是柏树。

国王　噢！

安娜　我们最好还是回屋去，好吗？

夏勒玛尔　好。

〔齐下。

第　四　幕

第　一　场

〔花园一角。

〔夏勒玛尔王子上。

夏勒玛尔　她象条狗一样盯着我。她刚才站在宫楼的一扇窗口，我走过花园的桥被她看见了，现在她已赶到小路尽头！……我离开这儿。

〔夏勒玛尔下。安娜王后上。

安娜　他见我就躲，我看他是起了疑心了。我不再等了。这毒药到世界末日都不会起作用！现在我谁也不能相信。我看国王已经精神失常。我必须随时随地看住他。他在马莱娜的卧室周围转来转去，我看他是想告诉马莱娜。——我已经拿到了这间房的钥匙，现在是最后下手的时候了！啊！乳母来了。她总是在这姑娘的房里，今天必须把她支开。——您好，奶娘！

〔乳母上。

乳母　您好，您好，夫人。

安娜　天气很好，不是吗，奶娘？

乳母　是的，夫人，也许稍微有点热，现在这时候不该这么热。

安娜　这是最后几天有太阳的日子了，应该好好晒晒。

乳母　自从马莱娜生病以来，我就不再有时间到花园里来。

安娜　她好一点了吗？

乳母　是啊，也许好点了；不过总很虚弱，虚弱！面色苍白，苍白！

安娜　今天早上我遇见医生，他对我说她需要的首先是休息。

乳母　他对我也这么说。

安娜　他甚至建议让她一人静养；她不叫，不要进她的房间。

乳母　这事，他什么都没有跟我讲过。

安娜　他准是忘了，准是怕您难过，没有敢对您直说。

乳母　他见外了，他见外了。

安娜　对呀，他见外了。

乳母　我刚刚给她摘了几嘟噜葡萄。

安娜　已经有葡萄了？

乳母　有了，有了，我是在墙沿上找到的。她特别喜欢葡萄。

安娜　这葡萄长得好大。

乳母　我本想做完弥撒给她，现在我准备等她病好了再说。

安娜　等不了多久了。

〔传来钟声。

乳母　望弥撒的钟响了！今天是星期天，我差点儿给忘了。

安娜　我也去望弥撒。

〔齐下。

第　二　场

〔宫中的一间厨房。

〔幕启时，场上有女仆、厨师、男仆多人。七位修女在厨房里头捻纺锤，同时低声唱着拉丁文的赞美诗。

一男仆　我从花园里来，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天色，黑得象池塘一样。

一女仆　现在六点，我就看不见东西了，不点灯不行了。

另一女仆　什么也听不见。

第三位女仆　我害怕。

一厨师　没有必要害怕。

一位年长的女仆　你们瞧这天！我活了七十多岁，还从未见过这样的天！

一男仆　真的。

一修女　有圣水吗？

一女仆　有，有。

另一修女　在哪儿？

一厨师　等着打雷吧。

〔女仆甲上。

女仆甲　王后问小阿朗的晚饭准备好了没有。

厨师　没有呐，还不到七点，他一向是七点钟吃晚饭。

女仆甲　他今晚要早点吃。

厨师　为什么？

女仆甲　我不知道。

厨师　又是一件麻烦事儿。怎不早点通知我呀……

〔女仆乙上。

女仆乙　小阿朗的晚饭在哪儿？

厨师　小阿朗的晚饭在哪儿？这晚饭我不能划个十字就变出来

呀！

女仆乙　一只鸡蛋，一点肉汤就够了。吃过之后，我要立即侍候他上床睡觉。

一女仆　他生病啦？

女仆乙　没有，他没有生病。

另一位女仆　那他怎么啦？

女仆乙　我不知道。（向厨师）她叫蛋不要煮得太老。

〔女仆丙上。

女仆丙　今夜不要等着伺候王后了。

众女仆　什么？

女仆丙　今夜不要等着伺候王后了，她将自己一个人卸装。

众女仆　那太好啦！

女仆丙　要把她卧房里的灯全都点上。

一女仆　点上所有的灯？

女仆丙　对。

一女仆　那为什么？

女仆丙　我不知道，是她吩咐的。

另一女仆　她今天晚上怎么啦？

一男仆　她有约会。

另一男仆　同国王。

另一男仆　或许同夏勒玛尔王子。

〔女仆丁上。

女仆丁　要给王后房间里打好水。

一女仆　打好水？她屋里有呀。

女仆丁　屋里的水不够用。

一女仆　她要洗澡吗？

一厨师　是您替她洗澡吗？

一女仆　是的。

厨师　哎唷唷！

一男仆　那么她脱得精光罗？

一女仆　那还用说。

男仆　真他妈的带劲！

〔闪电。

众人　打闪了！

〔每人都在胸前划十字。

一修女　你们不要出声！你们会遭雷劈的！你们会使我们一起遭雷劈的！我，我可不呆在这儿！

其他修女　我也不呆在这儿！——我也不呆在这儿！——我也不呆在这儿！——我也不呆在这儿！——我也不呆在这儿！——我也不呆在这儿！

〔她们匆匆而下，一面在胸前划着十字。

第　三　场

〔马莱娜公主的卧房。

〔幕启时马莱娜公主躺在自己床上。一条大黑狗在一个角落里哆嗦。

马莱娜　过来，普吕东！到这儿来，普吕东！他们把我孤零零一个人丢在这儿！他们把我孤零零一个人丢在这样的黑夜里！夏勒玛尔没来看过我。我的奶娘没来看过我。我叫人时，没有人答应。——我可怜的黑狗啊，你在哪儿？难道你

也要抛弃我吗？——你在哪儿，我可怜的普吕东？房里黑洞洞的，我看不见你，你同我的房间一样黑。——角落里我看见的是你吗？是你的眼睛在角落里发亮呀！看上帝面上，闭上你的眼睛吧！到这儿来，普吕东！到这儿来，普吕东！（这时下起了雷阵雨）我看见在角落里发抖的，是你吗？——我从来没有见你哆嗦成这个样的！所有家具都跟着一道抖动起来了！——是不是你看见什么东西了？回答我，我可怜的普吕东！难道房间里有人？到这儿来，普吕东，来，到这儿来！到我身边来，到我床上来！可是在这角落里，你抖得这么厉害！（马莱娜起身向狗走去，狗后退，躲入家具下边）你在哪儿，可怜的普吕东？噢！你的眼睛现在象两团火。你今夜为什么怕我？（她重新躺下）我要是能睡着一会儿就好了……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我病得好厉害呀！我也不知自己得了什么病，谁也不知道我得了什么病。（这时风吹动床上的罗帐）啊！有人碰我床上的罗帐了！谁在动我床上的罗帐？我房间里有人！——我房间里一定有人！——噢！现在月亮照进了我的房间！——壁毯上的影子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耶稣受难十字架在墙上晃起来了！谁在碰十字架？上帝啊！上帝啊！这儿我不能呆了！（马莱娜起身走向房门，试图开门）他们把我锁在房间里了！——看在上帝面上，给我开开门吧！我的房间里有动静！——如果你们再让我呆在这里，我会送命的！奶娘！奶娘！你在哪儿？夏勒玛尔！夏勒玛尔！夏勒玛尔！您在哪儿？（马莱娜又向床走去）我不敢再下床了。我脸朝着那一边，就看不见墙上的东西了。（这时放在拜垫上的白衣服随风慢慢飘动起来）啊！拜垫上有人！（她翻身向另一侧）

啊！影子还在墙上！——我设法闭上眼睛。（这时风声呜咽，家具噼啪作响）噢！噢！噢！现在怎么啦？我房间里有声音！（她坐起身来）我倒要看看拜垫上有什么？——我刚才怕的是自己的结婚礼服！可壁毯上的影子是什么呢？（她推一推壁毯，使它晃到一边）现在影子到墙上了！我来喝口水！（她喝水，把杯子放在一家具上）噢！我屋里的芦苇叫得好响呀！我一走路房间里样样都出声！我想那是柏树的影子，我窗前有棵柏树。（向窗口走去）噢，他们给了我一间多么阴沉的房间呀！（雷声）在闪电的光亮下我看到的只是十字架；我害怕死鬼从窗口进来。墓地里风雨好大呀！风刮得垂柳乱舞！（她在床上躺下）现在我什么也听不见了，月亮也离开了我的房间。我现在什么也听不见了。我情愿听到点声音。（她倾听着）过道里有脚步声。奇怪的脚步声，奇怪的脚步声……我房间周围有人窃窃私语。我听见有人用手碰我的门！（这时黑狗开始吠叫起来）普吕东！普吕东！有人要进来！——普吕东！普吕东！普吕东！不要这样大声叫！上帝啊！上帝啊！我看我的心快停止跳动了！

第 四 场

〔宫楼内一过道。

〔国王和安娜王后从过道一头上。国王手中拿着灯，雷雨继续下着。

安娜　我看今夜的雷雨一定很大，院子里的风大得吓人，一棵老柳树已经被刮倒在池塘里了。

国王　我们别做那事了吧。

安娜　什么？

国王　别的办法就不行吗？

安娜　您来。

国王　七位修女！

〔七位修女唱着连祷文走来。

一修女　（在远处）上帝保佑吧！

众修女　主呀，饶恕我们吧！

一修女　上帝保佑吧！

众修女　主呀，使我们如愿以偿！

一修女　使我们免遭灾难！

众修女　主呀，解脱我们吧！

一修女　赦免我们的罪吧！

众修女　主呀，解脱我们吧！

〔七修女鱼贯而入，为首的掌着灯，最后的捧着经书。

一修女　使我们平心静气！

众修女　主呀，解脱我们吧！

一修女　使我们免遭不测的夭折！

众修女　主呀，解脱我们吧！

一修女　驱逐我们心中的魔鬼！

众修女　主呀，解脱我们吧！

一修女　（走过国王和王后身边）使我们去除淫念！

众修女　主呀，解脱我们吧！

一修女　使我们平心静气，与人为善，不存害人之心！

众修女　主呀，解脱我们吧！

〔七修女下，念祷文的声音继续从远方传来。

一修女　使我们免遭电击雷劈！

众修女　主呀，解脱我们吧！

一修女　（从很远处）使我能获永生！

众修女　主呀，解脱我们吧！①

安娜　她们走了。——来。

国王　噢！那事我们今天别干了吧

安娜　为什么？

国王　雷打得多可怕！

安娜　谁都不会听见她的喊叫。来。

国王　再等一会儿吧。

安娜　住嘴，这儿是门……

国王　这儿是门吗？……

安娜　钥匙在哪儿？

国王　我们到过道那头去吧，可能有人。

安娜　钥匙在哪儿？

国王　等明天再说吧。

安娜　这怎么行？拿来！钥匙！钥匙！

国王　我想，我是忘带了。

安娜　这不可能。我把钥匙给您了。

国王　我找不到了。

安娜　我明明放在您大衣口袋里的……

国王　钥匙不在里面了。我去找找……

安娜　哪里去找？

国王　别的地方去找。

---

① 这一长段连祷文原文均为拉丁文。

安娜　不，不，您呆在这儿！您一去就不回来了。

国王　不，不，我会回来的。

安娜　我自己去，您留在这儿。钥匙在哪儿？

国王　我不知道。在我的卧室里……

安娜　您会走开吗？

国王　噢！不走开，我留下！……我留在这儿！

安娜　钥匙肯定在您身上。我把它放在您大衣口袋里的。找找看，我们没工夫可耽误。

国王　我找不着。

安娜　瞧……钥匙在这儿！得了，听话，夏勒玛尔，今天晚上不要要孩子气了……难道您不再爱我了？

〔安娜想吻国王。

国王　（把安娜推开）不要，不要，现在别来这个。

安娜　开开！

国王　噢！噢！噢！开地狱的门也不会使我这么害怕！房间里不过是个小姑娘呀，她不能……

安娜　开开！

国王　她双手一枝花也拿不住！当她手中拿着一朵可怜的小花时，她会全身哆嗦，而我……

安娜　得了，您别瞎闹啦，现在不是时候。我们没有工夫可耽搁！

国王　锁眼我找不着。

安娜　把灯给我。灯火摇摇晃晃的，好象过道要坍下来似的。

国王　我摸不到锁眼。

安娜　您害怕啦？

国王　不。——对，有点儿，我看不见了！

安娜　把钥匙给我。(半打开门)进去!

〔黑狗爬了出来。

国王　有个东西出去了!

安娜　是。

国王　什么东西从房间里出去啦?

安娜　我不知道。进!进!进!

〔两人进入房间。

第　五　场

〔马莱娜公主的卧房。

〔幕启时,马莱娜公主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神色惊恐,凝神倾听。国王和安娜王后上。——雷雨大作。

国王　我想知道是什么东西跑出房间去了!……

安娜　往前走,往前走!

国王　我想出去看看是什么东西跑出房间了……

安娜　住口。她就在那里。

国王　她死了!我们离开这儿吧!

安娜　她害怕。

国王　我们走吧!我在这儿就听见她的心跳了!

安娜　往前走,您疯了,是不是?

国王　她在瞧我们呢,噢!噢!

安娜　可是这是个小姑娘!——晚安,马莱娜。——你听见我说话吗,马莱娜?我们问候你来啦。——马莱娜你生病啦?你听不见我说话吗?马莱娜!马莱娜!

〔马莱娜点头表示听见。

国王　啊！

安娜　你真吓人！——马莱娜！马莱娜！你说不出话来了吗？

马莱娜　晚……安！……

安娜　啊！你还活着呢。——你不缺什么东西吗？——我来脱掉大衣。（她把大衣放在一件家具上，走近床）我来看看。——噢！这枕头太硬了。——我来替你整整头发。——为什么你这样看着我，马莱娜？马莱娜？——我来疼疼你。——你什么地方不舒服呀？——你哆嗦得好象你快要死了似的。——连整个床都跟着你颤动了！——我来仅仅是为了表示一点我对你的疼爱。——不要这样看我！象你这年纪是要人疼爱的呀，我要做你可怜的母亲。——我来替你整整头发。——来，头抬一点起来，我用这带子替你把头发扎起来。——头抬一点起来。——这样。

〔安娜把一根带子绕在马莱娜的脖子上。

马莱娜　（跳下床来）啊！您把什么放在我脖子上啦？

安娜　什么也没有放！什么也没有放！没有什么！您不要叫喊！

马莱娜　啊！啊！

安娜　拦住她！拦住她！

国王　什么？什么？

安娜　她要叫啦！她要叫啦！

国王　我不能！

马莱娜　您要把我！……噢！您要把我！……

安娜　（抓住马莱娜）不行！不行！

马莱娜　妈妈！妈妈！奶娘！奶娘！夏勒玛尔！夏勒玛尔！夏

勒玛尔！

安娜　（向国王）您在什么地方？

国王　这儿！这儿！

马莱娜　（跪着移动双膝，跟着安娜）等一等！稍等一下！安娜！夫人！国王！国王！国王！夏勒玛尔！不要在今天！不！不！不要在现在！……

安娜　您要跟着我爬行全世界吗？

〔安娜抽紧套在马莱娜脖子上的带子。

马莱娜　（倒在卧房中间）妈妈！……噢！噢！噢！

〔国王正要坐下。

安娜　她不动了，已经完蛋了。——您在哪儿呢？帮我一把！她还没有死透呢。——您坐着呐。

国王　是！是！是！

安娜　拽住她的双脚，她还在挣扎，她会重新站起来……

国王　哪双脚？哪双脚？在哪儿？

安娜　在那儿！在那儿！在那儿！拽呀！

国王　我不能！我不能！

安娜　您可不要让她无谓地受苦呀！

〔这时突然冰雹噼噼啪啪打在窗户上。

国王　啊！

安娜　您在做什么？

国王　敲窗户！——有人敲窗户！

安娜　有人敲窗户？

国王　对！对！用手指敲！噢！有千百万个手指在敲！

〔又是一阵冰雹。

安娜　那是下雹子！

国王　下雹子？

安娜　是，我看见了。——她的目光已经无神了。

国王　我要离开这儿！我走了！我走了。

安娜　什么？什么？等一等！等一等！她死了。

〔这时一阵风猛然把一扇窗户吹开，放在窗台上的长着一枝百合花的花盆哗啦一声摔到房间里。

国王　噢！噢！现在！……现在出什么事啦？

安娜　没有什么，是百合花，百合花倒下来了。

国王　有人把窗户打开了。

安娜　那是风。

国王　是风吗？

安娜　是的，是的，您不是听得很清楚嘛。您把那一盆百合花搬开，搬开，否则它也会掉下来的。

国王　在哪儿？哪儿？

安娜　在那儿！在那儿！在窗台上。就要掉了，就要掉了！就要哗啦一声摔下来了！

国王　（捧着百合花盆）该放在哪儿？

安娜　您愿放在哪儿就放在哪儿，放在地上吧！放在地上吧！

国王　我不知道哪儿好……

安娜　您不要这样捧着百合花！百合花摇摇晃晃，好象在暴风雨中一般！快掉下来了！

国王　该放在哪儿？

安娜　放在您愿意放的地方。放地上，——哪儿都行……

国王　这儿吗？

安娜　行，行。

〔这时马莱娜动了一下。

国王　啊！

安娜　怎么？怎么？

国王　（模仿马莱娜的抽动）她！……

安娜　她死了，她死了。您来！

国王　我？

安娜　对。她鼻孔流血。——把您的手帕给我。

国王　我的……我的手帕吗？

安娜　对。

国王　不，不！我的不行！我的不行！

〔这时疯子出现在敞开着的窗户前，突然傻笑一声。

安娜　有人！窗口有人！

国王　噢！噢！噢！

安娜　是疯子！他看见灯光了。他会说出去的。杀了他！

〔国王奔向窗口，一剑戳死疯子。

疯子　（倒下）噢！噢！噢！

安娜　他死了？

国王　他掉下去了，掉到壕沟里去了。淹死了！您听！您听！……

〔传来水拍岸的声音。

安娜　附近没有人吗？

国王　他淹死了，他淹死了。您听！

安娜　附近没有人吗？

〔打雷，闪电。

国王　打闪了！打闪了！

安娜　什么？

国王　下雨了！下雨了！下冰雹了！下冰雹了！响雷了！响雷

了！

安娜　您在窗口那儿干什么？

国王　下雨了，雨打到我身上了！他们把水浇在我的头上！我要站到草坪上去！我要站在露天里！他们把水浇在我的头上！现在需要用全部的洪水来为我行洗礼了！漫天的冰雹都砸在我头上！漫天的闪电都击在我头上！

安娜　您发疯了！您会被雷劈死的！

国王　下冰雹了！冰雹落到我头上了！有些雹子象乌鸦蛋那么大！

安娜　您发疯了！雹子会砸烂您的。——您已经被砸出血来了。——把窗户关上。

国王　我渴。

安娜　喝吧，这杯里有水。

国王　哪儿？

安娜　在那儿，还有半杯水。

国王　这杯子她喝过吗？

安娜　喝过，也许喝过。

国王　没有别的杯子吗？

〔国王把杯里剩下的水倒掉，并涮洗杯子。

安娜　没有。——您在做什么？

国王　她死了。（这时传来阵阵奇怪的摩擦声和爪子的扒门的声音）啊！

安娜　有人在挠门！

国王　他们在挠门！他们在挠门！

安娜　别说话。

国王　这不象是手！

安娜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国王　留神！噢！噢！噢！

安娜　您怎么啦？

国王　什么？什么？

安娜　您真吓死人了！您快跌倒了。喝水，喝点水。

国王　是！是！

安娜　过道里有人走动。

国王　他要进来了！

安娜　谁？

国王　那个人……那个人！……

〔做挠门动作。

安娜　别说话。有人在唱……

人声　（在过道里）主呀，我向你喊出我的心声；主呀，倾听我的声音！①

安娜　是七位修女到厨房去。

人声　（在过道里）你的耳朵听听我祈祷的叫喊！②

〔国王将杯子和细颈瓶碰落地上。

安娜　瞧您干的事？

国王　这不是我的错……

安娜　她们会听见声响的，她们会进来的……

人声　（在过道里逐渐远去）主呀，如果你抓住错误不放；主呀，谁还能求生呢？③

安娜　她们走过去了，她们到厨房去了。

国王　我要离开这里！我要离开这里！我要同她们一起去！给

---

①、②、③　原文均为拉丁文。

我开门！

〔他向门口走去。

安娜　（拉住他）您要干什么？您去哪儿？您疯了吗？

国王　我要同她们一起去！她们已经到草坪上了……她们到池塘边了……刮着风，下着雨，有水，有空气！——您要是让她死在露天里，至少也好些！可是，在这儿，死在一间小房间里！死在一间可怜的小房间里！我来打开窗户……

安娜　可是外边在打雷呐！您疯了吗？我早知道一个人来就好了。

国王　对！对！

安娜　您也可落得一身清白，是吗？可是现在……

国王　我没有杀她！我连碰都没有碰她一下！杀她的是您！是您！是您！

安娜　好，好。您住口吧。——我们以后再说。可是您不要这样大声嚷嚷！

国王　不要再说是我，否则我把您也杀掉！是您！是您！

安娜　不要象着了魔似的吼叫！人家在过道那头也会听到您的声音。

国王　人家听见我声音了吗？

〔敲门声。

安娜　有人敲门！不要动！

〔敲门声。

国王　会出什么事？现在会出什么事？

〔敲门声。

安娜　您把灯熄了。

国王　哦！

安娜　我叫您把灯熄了。

国王　不。

安娜　那我自己来熄。

〔安娜把灯熄了。有人敲门。

乳母　（在过道里）马莱娜！马莱娜！

安娜　（在房间里）是奶娘……

国王　噢！噢！奶娘！善，善良的奶娘！我要见见奶娘！我们开门吧！开门吧！

安娜　别出声，为了上帝，您别出声！

乳母　（在过道里）马莱娜！马莱娜！您睡了吗？

国王　（在房间里）睡了，睡了，睡了；噢！

安娜　别说话！

乳母　（在过道里）马莱娜……我可怜的小马莱娜……您不理我了吗？您不愿意理我了吗？——我看她是睡熟啦。

国王　（在房间里）噢！噢！睡熟了！

〔敲门声。

安娜　别说话！

乳母　（在过道里）马莱娜！——我可怜的小马莱娜！我给您送来了又白又大的葡萄，还有一点肉汤。他们说您不能吃东西，但我知道您很虚弱，我知道您肚子饿。——马莱娜，马莱娜！给我开开门！

国王　（在房间里）噢！噢！噢！

安娜　您不要哭！她会走的……

乳母　（在过道里）现在夏勒玛尔带着小阿朗来了。他会发现我给她送水果的。我来把水果藏到斗篷里去。

国王　（在房间里）夏勒玛尔来了！

安娜　是的。

国王　还有小阿朗也来了。

安娜　我知道。别说话。

夏勒玛尔　(在过道里)谁在那儿？

乳母　是我，殿下。

夏勒玛尔　啊！是您啊，奶娘。过道里多黑呀。我认不出您来了。您在这儿做什么？

乳母　我正要到厨房去，我看见狗在房门口……

夏勒玛尔　啊！是普吕东！——到这儿来，普吕东！

安娜　(在房间里)原来是狗。

国王　什么？

安娜　刚才挠门的是狗……

乳母　(在过道里)狗本来是在马莱娜房间里的，不知它怎么出来了……

夏勒玛尔　难道她不在房间里了？

乳母　不知道。她不回答我。

夏勒玛尔　她睡了。

乳母　狗不肯离开房门口。

夏勒玛尔　随它去吧。狗的想法是很怪的。多大的暴雨啊，奶娘！多大的暴雨啊！……

乳母　小阿朗还没有睡觉啊？

夏勒玛尔　他在找他妈妈，但找不着她的妈。

小阿朗　好妈妈不——见了！

夏勒玛尔　他睡觉前非要见到他妈妈不可。您不知道她在哪儿吗？

乳母　不知道。

小阿朗　好妈妈不——见了！

夏勒玛尔　（在过道里）找不见她了。

小阿朗　好妈妈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嗯！嗯！嗯！

国王　（在房间里）噢！

安娜　他哭了！

乳母　（在过道里）得了，别哭了。这儿是你的球，我在花园里捡着的。

小阿朗　哈！哈！哈！

〔传来球打房门的沉闷声。

国王　（在房间里）您听！您听！

安娜　是小阿朗在朝房门上打球！

国王　他们要进来了。我去把门关关好！

安娜　门已关上。

国王　（向门走去）销上！销上！

安娜　轻点，轻点！

夏勒玛尔　（在过道里）为什么狗对着门的下门缝这样闻呢？

乳母　它要进去，它总是在马莱娜身边的。

夏勒玛尔　您看，她明天能出去吗？

乳母　能，能。她病好了。——哎，阿朗，你在那儿做什么哪？你不玩球了吗？你在听壁脚呀？噢！小阿朗听壁脚呵！

小阿朗　门里边有个小男——孩吗？

安娜　（在房间里）他说什么？

夏勒玛尔　（在过道里）什么时候都不应该听壁脚。听壁脚的人要遭晦气的。

安娜　（在房间里）他听出您来了！……

国王　对！对！我看是听出来了！

安娜　那您不要贴着门靠着呀？您走开！

国王　上哪儿？上哪儿？

安娜　这儿来！这儿来！

小阿朗　（在过道里）门里边有个小男——孩儿。

夏勒玛尔　来，你困了。

乳母　来，那是个坏孩子。

小阿朗　我要见见那个小男——孩儿！……

乳母　好，明天你会见到他的。来，我们去找好妈妈去。你不要哭，来！

小阿朗　我要看看这小男——孩儿！嗯！嗯！我要告诉好妈妈！嗯！嗯！

乳母　我，我可要告诉好妈妈你把马莱娜吵醒了。来，马莱娜病了。

小阿朗　马——莱娜病好了。

乳母　来，你会吵醒马莱娜的。

小阿朗　（逐渐走远）不会的，不会的，我不会吵醒马——莱娜的！我不会吵醒马——莱娜！

安娜　（在房间里）他们走了吗？

国王　走了！走了！我们离开这儿吧。我来开门！钥匙！钥匙！钥匙在哪里？

安娜　在这儿。——等一等。我们把她抬到床上去。

国王　谁？

安娜　她。

国王　我再也不碰她了！

安娜　人家会看出她是被勒死的！您帮我一把！

国王　我再也不碰她了！来！来！来！

安娜　帮我把带子解下来！

国王　您来！您来！

安娜　我解不下带子！拿把刀来！拿把刀来！

国王　噢！她脖子上挂着什么？她脖子上什么在闪光？您跟我来！您跟我来！

安娜　没有什么！是条红宝石的项链！您的刀呢？……

国王　我再也不碰她了！我跟你说，我再也不碰她了！但慈悲的上帝会跪在我面前的！……我会把上帝推倒的！我会把上帝推倒的！我再也不碰她了！噢！有！……这儿有！……

安娜　什么？什么？

国王　这儿有！噢！噢！噢！

〔国王摸索着打开门，逃了出去。

安娜　他在哪儿？……他逃跑了……他看见什么啦？我什么也看不见……他奔跑得撞到过道墙壁上了……他在过道的一头摔倒了。——我不一个人呆在这儿。

〔安娜下。

第 五 幕

第 一 场

〔宫堡前墓地一角。

〔幕启时，一大群人在场上。暴风雨继续着。

一老妇　雷击中风磨了！

一妇女　我看见雷打下来的！

一农夫　对！对！一团蓝荧荧的火球！一团蓝荧荧的火球！

另一农夫　风磨着火了！风车叶片着火了！

一儿童　风车转呢！它还在转呢！

众人　噢！

一老人　你们什么时候见过这样的夜晚呀？

一农夫　瞧宫堡！宫堡！

另一农夫　宫堡是不是着火啦？——是的。

第三位农夫　没有，没有！这是绿火苗。所有屋顶的屋脊上都有绿火苗！

一妇女　我看世界快完了！

另一妇女　我们不要呆在墓地里！

一农夫　等一等！等一会儿！底层的所有窗户都亮了！

一穷人　有盛会！

另一农夫　他们要吃晚饭了！

一老人　底层有个窗户没亮！

宫中一男仆　那是马莱娜公主的房间。

一农夫　是那间吗？

男仆　是的；她病了。

一流浪汉　（上场）港口里有一艘大军舰。

众人　一艘大军舰？

流浪汉　一艘黑色的大军舰。看不见有水手。

一老人　这是最后的审判。

〔这时宫堡上空出现月亮。

众人　月亮！月亮！月亮！

一农夫　月亮是黑的；是黑的……月亮是怎么回事？

男仆　月蚀！月蚀！

〔一道强烈的闪电和一声霹雳。

众人　霹雳击中宫堡了。

一农夫　所有塔楼都摇晃了！

一妇女　小教堂上的十字架摇了一下……还在摇！还在摇！

部分人　十字架掉下了！掉下了！小塔顶也一起掉下来了！

一农夫　十字架掉到沟里去了。

一老人　将有大祸临头。

另一老人　地狱简直就在宫堡四周。

一妇女　我对你们说，这是世界末日到了。

另一妇女　我们不要呆在墓地里。

第三位妇女　死人就要从坟里跑出来了！

一朝圣者　我看这是死人来审判我们了！

一妇女　不要踩在坟上走！

另一位妇女　(对孩子们说)不要踩在十字架上！

一农夫　(跑过来)一个桥拱坍下来了！

众人　桥拱？哪座桥？

农夫　宫堡的石桥。宫堡进不去了。

一老人　我可不想进去哩。

另一老人　我可不愿意呆在里面哩！……

一老妇　我也不愿意呆在里面！

男仆　瞧，天鹅！瞧，天鹅！

众人　哪儿？天鹅在哪儿？

男仆　在沟里，在马莱娜公主的窗下。

部分人　天鹅怎么啦？天鹅怎么啦？

其余人　天鹅飞走了！天鹅飞走了！天鹅全飞走了！

一农夫　窗户打开了！

男仆　那是马莱娜公主的窗户！

另一农夫　没有人！

〔静场片刻。

一些妇女　窗户打开了！

另一些妇女　我们离开这儿吧！我们离开这儿吧！

〔她们惊慌地逃开。

男人们　什么事？什么事？

所有妇女　不知道。

〔她们逃走了。

几个男人　出什么事啦？

另外几个男人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他们逃走了。

众人　你们为什么逃呀？没事！没事！

〔他们逃走。

一个下肢截去的残废人　有扇窗户开了……有扇窗户开了……他们害怕了……什么事也没有！

〔他用双手爬着，惊慌地逃走。

第　二　场

〔宫中小教堂的前厅。

〔幕启时前厅里等着一群绅士、廷臣和贵妇人。暴风雨继续着。

绅士甲　（立在窗口）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夜晚！

绅士乙　瞧瞧那些冷杉树！到窗口来瞧瞧这些冷杉林呀！在闪电的映照下，冷杉林好象伏在地上一样！简直象一条闪电的江河！

绅士丙　月亮！你们看见月亮了吗？

绅士乙　月蚀十点钟之前结束不了。

绅士甲　乌云！瞧，乌云哪！好象是一群群黑色的大象，在宫堡上空已经过了三个小时了！

绅士乙　它们使宫堡从地窖到顶楼整个儿摇晃起来！

夏勒玛尔　几点钟啦？

绅士甲　九点。

夏勒玛尔　我们等国王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了。

绅士丙　还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呢？

夏勒玛尔　七位修女最后看到他在过道里。

绅士乙　大概在什么时候？

夏勒玛尔　七点钟左右。

绅士乙　他事先没有留话？……

夏勒玛尔　他什么也没有说，一定是出什么事了，我去看看。

〔夏勒玛尔下。

绅士丙　安娜王后现在在哪儿？

绅士甲　本来是和国王在一起的。

绅士丙　噢！噢！原来如此！

绅士乙　不祥的一个夜晚呀！

绅士甲　当心！隔墙有耳……

〔一侍卫上。

众人　怎样？

侍卫　不知他在哪儿。

绅士甲　准是发生不幸了！

侍卫　还得等一等。我跑遍了整个宫堡，问了所有的人，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儿。

绅士甲　该是进教堂的时间了。你们听，七位修女已经在里面了。

〔远处传来唱经声。

绅士乙　（在窗口）你们来，你们来，来看，江上……

一些绅士　（奔向窗口）怎么啦？

绅士甲　暴风雨中有三条船！

贵妇甲　江中这样的情景，我再也不敢看了！

贵妇乙　不要再掀起窗帘了！不要再掀起窗帘了！

绅士甲　所有的围墙都在颤抖，好象在发烧一样！

绅士乙　（在另一窗口）这儿，这儿，到这儿来！

一部分人　什么？

另一部分人　我不看了！

绅士乙　所有的野兽都躲到墓地里来了！孔雀在柏树上！猫头鹰在十字架上！村里所有的牝羊都躺在坟墓上！

绅士丁　简直象是地狱里的节日！

贵妇甲　拉上窗帘！拉上窗帘！

一侍从　（上）有一座塔楼坍倒在池塘里了！

绅士甲　一座塔楼？

侍从　教堂上的小塔楼。

侍卫　没有什么，它本来就坏了。

绅士甲　我们好象是在地狱的边缘一样。

侍卫　没有危险！宫堡经得住特大暴雨！

〔这时一位年长的绅士打开一扇窗户，外面传来一只狗的叫声。接着鸦雀无声。

众人　这是什么声音？

年长的绅士　一只狗在叫！

一妇人　不要再开这扇窗了！

〔夏勒玛尔上。

绅士甲　夏勒玛尔王子！

众人　您见到他了吗，殿下？

夏勒玛尔　什么也没有看见！

众绅士　那怎么回事？……

夏勒玛尔　我一无所知。

〔昂古斯上。

昂古斯　把门都打开！国王来了！

众人　您见到他啦？

昂古斯　见到了！

夏勒玛尔　他在哪儿？

昂古斯　我不知道。

夏勒玛尔　安娜王后呢？

昂古斯　和他在一起。

夏勒玛尔　您同他说话了吗？

昂古斯　说了。

夏勒玛尔　他说什么啦？

昂古斯　他没有回答。

夏勒玛尔　您脸色苍白！

昂古斯　刚才有件事使我惊奇！

夏勒玛尔　什么事？

昂古斯　您会知道的！

绅士甲　打开门！我听见他来了！

安娜　（在门后）请进去，陛下……

国王　（在门后）我不舒服……我最好还是不进教堂吧……

安娜　（门口）进去！进去！

〔国王和安娜王后上。

国王　我不舒服……你们不要介意……

夏勒玛尔　您不舒服吗，父亲？

国王　是，是。

夏勒玛尔　您什么地方不舒服，父亲？

国王　我说不出。

安娜　都是这可怕的夜晚。

国王　对，一个可怕的夜晚！

安娜　我们去祈祷吧。

国王　为什么你们大家都不说话呀？

夏勒玛尔　父亲，您头发上是什么？

国王　我头发上？

夏勒玛尔　您头发上有血！

国王　我头发上有血？——噢！是我的血！（众笑）你们笑什么？没有什么可笑的！

安娜　他在过道里跌了一跤。

〔有人敲小门。

一绅士　有人敲小门……

国王　啊！这儿所有的门都有人敲！我再不许有人敲门了！

安娜　您愿意去看一看是谁吗，大人？

一绅士　（开门）是奶娘，夫人。

国王　谁呀？

一绅士　奶娘，陛下！

安娜　（站起来）等一等，她是来找我的……

夏勒玛尔　让她进来！让她进来呀！

〔乳母上。

乳母　我看，马莱娜的房间里在下雨了。

国王　您说什么？

乳母　我看马莱娜的房间里下雨了。

安娜　您可能听到了雨打窗户的声音。

乳母　我不能开她的房门吗？

安娜　不能！不能！她需要休息！

乳母　我不能进她的房间吗？……

安娜　不能！不能！不能！

国王　不能！不能！不能！

乳母　国王好象曾经在雪里跌倒过似的。

国王　您说什么？

安娜　您来这儿做什么？走吧！走吧！

〔乳母下。

夏勒玛尔　她说得不错，我看您的头发好象全白了。这是灯光的缘故吗？

安娜　对，灯光太亮了。

国王　你们大家为什么都看着我？难道你们从来没有见过我吗？

安娜　来，我们进教堂去吧，晚祷快完了，来呀。

国王　不，不。今晚我看不祈祷的好……

夏勒玛尔　不祈祷吗，父亲？

国王　不是，不是，但不要在小教堂里祈祷……我感到不舒服，不舒服得很！

安娜　您坐一会儿，陛下。

夏勒玛尔　您哪里不舒服，父亲？

安娜　算了，算了，别问他了。他受了雷雨的惊吓，有时间就让他稍稍镇静一下。我们谈别的事吧。

国王　我愿意处在您的位子上！

夏勒玛尔　难道人家不会说我们也生病了吗？我们象犯了大罪的人一样在等着……

国王　您到底要干什么？

夏勒玛尔　您说什么来着，父亲？

国王　您到底要干什么？应该坦率地说出来……

安娜　您没有听懂。您刚刚心不在焉。

〔这时，乳母走后，虚掩着的小门被一阵风吹得摆动起来，烛光被吹得摇摇晃晃。

国王　（站起身来）啊！

安娜　您坐下！坐下！是扇小门在动……您坐下，没有什么事儿！

夏勒玛尔　父亲，您今晚怎么啦？

安娜　（向一绅士）您愿意去关关门吗？

国王　噢！把所有的门都关好！为什么您踮着脚尖走路？

夏勒玛尔　难道大厅里有死人吗？

国王　什么？什么？

夏勒玛尔　他好象绕着灵柩走路一样！

国王　为什么今天晚上您尽讲些吓人的话？……

夏勒玛尔　可是，父亲……

安娜　我们谈其他事吧。难道没有比较愉快的话题可谈了吗？

一贵妇　我们谈谈马莱娜公主吧……

国王　（站起身来）难道？难道？……

安娜　您坐下！您坐下！

国王　你们可别谈马……

安娜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谈谈马莱娜公主呢？——我看今晚的灯火烧得不明亮。

夏勒玛尔　风吹灭了几盏。

国王　把灯点亮！对，把所有的灯都点亮！（人们重新点着熄了的灯）现在又太亮了！你们看得见我吗？

夏勒玛尔　父亲？……

国王　为什么你们大家都看着我？

安娜　把灯熄了吧。他眼睛不好。

〔一绅士起身并向门口走去。

国王　您到哪儿去？

绅士　陛下，我……

国王　必须呆着！必须呆在这里！我不愿意有人走出大厅！大家必须呆在我的身边！

安娜　您坐下，您坐下。您弄得大家都不开心。

国王　有人动壁毯了吗？

夏勒玛尔　没人动过，父亲。

国王　有一幅壁毯它……

夏勒玛尔　那是风的缘故。

国王　为什么把这张壁毯打开了？

夏勒玛尔　它一直在那儿挂着的，这幅是《屠杀无辜儿童》。

国王　我不愿意再看见它！我不愿意再看见它！把它拿开！

〔有人把这幅挂毯拿开之后，露出了另一幅织着《最后的审判》的挂毯。

国王　你们是故意这样做的！

夏勒玛尔　怎么会呢？

国王　您实说了吧！您是故意这么做的，我知道得很清楚您到底要干什么！……

一位贵妇　国王说什么？

安娜　你们别介意，他被这可恶的夜晚吓坏了。

夏勒玛尔　父亲，我可怜的父亲……您怎么啦？

一位贵妇　陛下，您要喝杯水吗？

国王　要，要。——啊，不要！不要！——总之，我所做的一切！我所做的一切！

夏勒玛尔　父亲！……陛下！……

一位贵妇　国王神情恍惚。

夏勒玛尔　父亲！……

安娜　陛下！您的儿子在叫您。

夏勒玛尔　父亲，您为什么总是把头转到一边去？

国王　稍等一等！稍等一等！……

夏勒玛尔　为什么您把头转过去？

国王　我觉得脖子里有个东西。

安娜　不管怎么样，您不要什么都怕呀！

夏勒玛尔　您背后没有人……

安娜　您别说这些了……别说了，我们进小教堂去吧。修女们唱经您听见吗？

〔远远传来沉闷的唱经声。安娜王后走向小教堂的大门，国王跟随着她，然后又转身回过来坐下。

国王　不！不！现在还不要开门！

安娜　您害怕进去，是吗？那儿不比这儿更危险，为什么霹雳偏要打在小教堂上呢？进去吧。

国王　再等一会儿。让我们呆在一起。你们认为上帝会原谅一切吗？至今为止，我可一直是爱你们的，我可从来没有害过你们，至今为止，至今为止，不是吗？

安娜　得了，得了，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看来暴雨造成的损失不小。

昂古斯　听说天鹅都飞走了。

夏勒玛尔　有一只天鹅死了。

国王　（吓了一跳）算了，算了，您要是知道，您就说了吧！您让我受的罪够多的了！您就一下子都说出来吧！但您不要到这儿来……

安娜　您坐下！您坐下吧！

夏勒玛尔　父亲！父亲！发生了什么事啦？

国王　我们进去吧！

〔闪电，雷鸣。一个修女打开小教堂的大门，出来朝大厅里看了看。小教堂里传来其他几位修女唱颂圣母玛丽亚的连祷文：神奇的玫瑰，为我们祈祷——大卫塔。[①] 等等。此时来自花玻璃窗和圣体龛照明的一股强红光突然照射在国王和安娜王后的身上。

国王　这是谁安排的？

众人　什么？什么？什么事？

国王　这儿有一个人他什么都知道！这儿有一个人安排了这一切！但我一定要知道……

安娜　（拖着国王）您来！您来！

国王　有一个人他看见了！这可是极其卑鄙的！有一个人他什么都知道！有一个人他看见了但他不敢讲！……

安娜　这是圣体龛！……我们离开这儿吧！

国王　好！好！好！

安娜　您来！您来！

〔他们匆匆忙忙从小教堂对面的一扇门下。

一些人　他们去哪儿？

另一些人　怎么回事？

一绅士　所有冷杉林都着了火！

昂古斯　今夜到处是灾难。

〔全体下。

---

① 原文为拉丁文。

第 三 场

〔宫中一过道。

〔幕启时，大黑狗在抓门。乳母持灯上。

乳母　狗还在马莱娜的房门口！普吕东！普吕东！你在那儿干什么？——它为什么要抓这扇门呢？——你要吵醒马莱娜了！走开！走开！走开！（乳母用脚踢狗）天哪！它的神色多惊慌呀！它遭祸了吗？有人踩了你的爪子了吗，我可怜的普吕东？来，我们到厨房去。（狗又回去抓门）又是抓这扇门！又是抓这扇门！门里面有什么呢？你想到马莱娜身边去，是吗？——她睡了，里面一点声音也没有了！来，来。你会吵醒她的。

〔夏勒玛尔王子上。

夏勒玛尔　谁在那儿？

乳母　是我，殿下。

夏勒玛尔　啊！是您，奶娘！您还在这儿？

乳母　我正要到厨房去，看见黑狗在抓这扇门。

夏勒玛尔　还是抓这扇门！这儿来，普吕东！这儿来，普吕东！

乳母　晚祷结束了吗？

夏勒玛尔　结束了……今晚我父亲很不正常！我想他是发烧了。——一定要照看好他，很可能会发生大祸。

乳母　反正，凶神恶煞是不睡觉的……

夏勒玛尔　狗还在抓这扇门！……

乳母　这儿来，普吕东！把爪子给我。

夏勒玛尔　我到花园里去一下。

乳母　雨不下了吧？

夏勒玛尔，我想不下了。

乳母　狗还是抓这扇门！这儿来，普吕东！这儿来，普吕东！立起来！来，立起来！

〔狗汪汪叫喊。

夏勒玛尔　不能叫。——我就把它领走。它最终会吵醒马莱娜的。来！普吕东！普吕东！普吕东！

乳母　它又回到门口去了！

夏勒玛尔　它不愿离开门……

乳母　那么门里边究竟有什么呢？

夏勒玛尔　它必须离开这儿。走开！走开！走开！

〔他踢了狗一脚，狗尖叫一声，又回去抓门。

乳母　它抓，它抓，它闻。

夏勒玛尔　它闻到了门下有什么东西。您去看看……

乳母　房门锁着，我没有钥匙。

夏勒玛尔　谁有钥匙？

乳母　安娜王后。

夏勒玛尔　为什么她有钥匙？

乳母　我不知道。

夏勒玛尔　您轻轻敲一敲门。

乳母　我会吵醒她的。

夏勒玛尔　听听看。

乳母　什么也听不见。

夏勒玛尔　您轻轻敲一下。

〔乳母轻轻敲了三下。

乳母　没有声。

夏勒玛尔　您敲得稍微重一点。

〔当乳母敲最后一下时，突然传来警钟声，就好象这警钟在房间里响一样。

乳母　啊！

夏勒玛尔　钟声！警钟声！

乳母　窗户一定是开着的。

夏勒玛尔　对，对，您进去！

乳母　门开了！

夏勒玛尔　原来是锁着的吗？

乳母　刚刚是锁着的！

夏勒玛尔　您进去！

〔乳母进入房间。

乳母　（走出房间）我开门的时候我那灯熄了……但我看见了……

夏勒玛尔　什么？什么？

乳母　我不知道。窗户开着。——我看她是跌倒了……

夏勒玛尔　马莱娜？

乳母　是的。快！快！

夏勒玛尔　什么？

乳母　灯！

夏勒玛尔　我没有。

乳母　过道尽头有盏灯。您去拿来。

夏勒玛尔　好。

〔夏勒玛尔下。

乳母　（在门口）马莱娜！你在哪儿，马莱娜？马莱娜！马莱娜！

马莱娜！

〔夏勒玛尔回上。

夏勒玛尔　我摘不下来。您的灯在哪儿？我去点。

〔夏勒玛尔下。

乳母　好。——马莱娜！马莱娜！马莱娜！你病了吗？我在这儿！我的上帝！我的上帝！马莱娜！马莱娜！马莱娜！

〔夏勒玛尔持灯上。

夏勒玛尔　您进去！

〔夏勒玛尔把灯递给乳母，乳母进入房间。

乳母　（在房间里）啊！

夏勒玛尔　（在门口）怎么啦？怎么啦？什么事儿？

乳母　（在房间里）她死了！我对您说，她死了！她死了！她死了！

夏勒玛尔　（在门口）她死啦！马莱娜死啦？

乳母　（在房间里）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您进来！您进来！您进来！马莱娜！马莱娜！马莱娜！她已经冰凉了！我看她已经冰凉了！

夏勒玛尔　冰凉了！

乳母　噢！噢！噢！

〔房门重新关上。

第　四　场

〔幕启时，场上有夏勒玛尔和乳母。这场戏自始至终有警钟声从外面传来。

乳母　帮我一下！帮我一下！

夏勒玛尔　什么？帮什么？帮什么？

乳母　她已经僵硬了！我的上帝哪！我的上帝哪！马莱娜！马莱娜！

夏勒玛尔　可她眼睛睁着哩！……

乳母　她是被人家勒死的！勒的脖子！勒的脖子！勒的脖子！您瞧！

夏勒玛尔　对！对！对！

乳母　您叫人呀！叫人呀！您大声喊呀！

夏勒玛尔　好！好！好！噢！噢！——（到房间外面）来人呀！来人呀！勒死人啦！勒死人啦！马莱娜！马莱娜！被人勒死啦！被人勒死啦！被人勒死啦！噢！噢！噢！被人勒死啦！被人勒死啦！被人勒死啦！

〔传来夏勒玛尔在过道里奔跑的声音和他在敲各处的门、敲墙壁的声音。

一男仆　（在过道里）什么事？什么事？

夏勒玛尔　（在过道里）勒死人啦！勒死人啦！……

乳母　（在房间里）马莱娜！马莱娜！在这儿！在这儿！

男仆　（上）准是疯子干的！有人在窗子下面找到了他。

乳母　疯子？

男仆　对！对！他掉在沟里！他死了！

乳母　窗户是开着的！

男仆　噢！可怜的小公主！

〔昂古斯、绅士、贵妇、男仆、女仆等多人，以及七位修女，持灯上。

众人　出什么事啦？出什么事啦？

男仆　小公主被人杀害了！……

一部分人　小公主被人杀害啦？

另一部分人　马莱娜吗？

男仆　对！我看准是疯子干的！

一绅士　我早说过灾难要降临的……

乳母　马莱娜！我可怜的小马莱娜！……请帮我一把！

修女甲　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修女乙　她已冰凉了！

修女丙　她已僵硬了！

修女丁　替她把眼睛合上吧！

修女戊　眼睛僵住不动了！

修女己　应该替她把两只手合上！

修女庚　太迟了！

乳母　请帮我把马莱娜抬起来！请帮我一把！帮我一把呀！

男仆　她并不比一只小鸟重。

〔过道里传来大叫声。

国王　（在过道里）哈！哈！哈！哈！哈！他们看见了！他们看见了！我来了！我来了！

安娜　（在过道里）停一停！停一停！您发疯了！

国王　来！来！您跟我来！您跟我来！您咬吧！您咬吧！您咬吧！（国王拖着安娜王后上）是她和我！我情愿最后说出来！是我们两个人干的！

安娜　他疯了！你们来帮我一下！

国王　不，我没有疯！她杀害了马莱娜！

安娜　他疯了！把他拉走！他弄痛了我！灾难要发生了！

国王　是她！是她！还有我！我！我！我也有份！……

夏勒玛尔　什么？什么？

国王　是她勒死的！这样勒的！这样勒的！您瞧！您瞧！您瞧！有人敲窗户！哈！哈！哈！哈！我看见马莱娜身上盖着她的红大衣！您瞧！您瞧！您瞧！

夏勒玛尔　这件红大衣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安娜　怎么回事呀？

夏勒玛尔　这件大衣怎么会在这儿？

安娜　您看得很清楚，他疯了！……

夏勒玛尔　您回答我！大衣怎么会在这儿的？……

安娜　这是我的大衣吗？

夏勒玛尔　对，是您的！您的！您的！您的！……

安娜　放开我！您捏得我好痛！

夏勒玛尔　大衣怎么会在这儿的？这儿的？这儿的？——您干的？……

安娜　那又怎么样呢？……

夏勒玛尔　噢！臭婊子！臭婊子！臭婊子！十恶……十恶不赦的臭婊子！……咳！咳！咳！咳！咳！

〔夏勒玛尔用匕首猛戳安娜数下。

安娜　噢！噢！噢！

〔安娜死去。

一部分人　他用匕首戳了王后！

另一部分人　拦住他。

夏勒玛尔　这样的臭货喂狗狗都不吃！

众人　她死了！……

昂古斯　夏勒玛尔！夏勒玛尔！

夏勒玛尔　你们走开！咳！咳！咳！（用匕首往自己身上猛戳）马莱娜！马莱娜！马莱娜！——噢！父亲！父亲！……（夏

勒玛尔倒地)

国王 啊！啊！啊！

夏勒玛尔 马莱娜！马莱娜！把她的小手给我，给我！——噢！噢！请打开窗户！对！对！噢！噢！

〔夏勒玛尔死去。

乳母 拿块手帕来！拿块手帕来！他快死了！

昂古斯 已经死了！

乳母 把他抬起来！血要把他憋死的！

一绅士 已经死了。

国王 噢！噢！噢！自那场大暴雨以后，我不再流泪了！现在我已堕入地狱，快没顶了！——你们瞧他们的眼珠子！他们快要象青蛙一样扑到我身上来了！

昂古斯 他疯了！

国王 不，不，我失去了勇气！……啊！地狱里的铺路石子也会感动得流泪的！……

昂古斯 把他带走，他不能再目睹这样的场景了！

国王 不要，不要，让我在这儿，我现在害怕一个人呆着……美丽的安娜王后在哪儿？——安娜！……安娜！……她抽搐缩成一团了！……我现在一点也不爱她了！……上帝哪！人一死看上去多难看呀！……现在我不再想吻她了！……找个东西给她盖上……

乳母 也给马莱娜盖上……马莱娜！马莱娜……噢！噢！噢！

国王 看了这样的场面之后，这辈子我再也不吻任何人了！……我们可怜的小马莱娜在哪儿？（他拿起马莱娜的手）啊！她象一条蚯蚓一样冰凉！——她象一个天使一般落到我的怀抱里……但是风把她杀了！

昂古斯　让我们把他带走吧！看上帝份上，让我们把他带走吧！

乳母　对！对！

一绅士　等一会儿！

国王　你们有黑色的羽毛吗？需要用黑色的羽毛才能知道王后是否还活着……你们知道，她曾是个美人儿！——你们听见我的牙齿响吗？

〔曙光透进房间。

众人　什么？

国王　你们听见我的牙齿响吗？

乳母　是钟响，陛下……

国王　这是我的心，哎！……啊！他们三个人我都喜爱，你们知道吗！——我想喝点水……

乳母　（端来一杯水）水来了。

国王　谢谢。

〔国王大口大口地喝水。

乳母　不要这样喝……您身上在出汗……您过来，可怜的陛下！我来替您擦擦额头上的汗。

国王　好。——啊哟！您擦得我真疼！我在过道里跌过一跤……我害怕！

乳母　来，来，我们离开这儿吧。

国王　他们睡在大理石地上会冷的……她曾喊妈妈来着！后来，噢！噢！噢！很可惜，不是吗？一个可怜的小姑娘……但是，是风……噢！以后再也不要开窗了！——准是风……今夜的风里有一些瞎了眼的秃鹫！——不要让她的小手拖在地上……你们会踩着她的手的！噢！噢！当心！

乳母　您来，您来。该上床睡觉去了，到时候了。您来，您来。

国王　对,对，对，这儿太热了……把灯熄了吧，我们到花园里去；下过雨之后草坪上风凉！我需要休息一下……噢！瞧太阳出来了！

〔太阳照进房间。

乳母　您来,您来;我们到花园里去。

国王　要把小阿朗关起来！我不让他再来吓唬我了！

乳母　好,好,我们把他关起来。您来,您来。

国王　您有钥匙吗？

乳母　有,您来呀。

国王　好，帮我一下……我走路有点困难……我是一个可怜的小老头……两条腿不顶事啦……但头脑还是很清醒的……(靠在乳母身上)我这样会使您不舒服吗？

乳母　不,不,大胆地靠着吧。

国王　不应该怨恨我，是不是？我年纪最大，可是死不掉……好啦！好啦！现在完了！全完了我感到高兴，因为以前我心里总惦记着大家。

乳母　您来呀,可怜的陛下。

国王　上帝啊！上帝啊！现在她在地狱站的站台上等我哩！

乳母　您来,您来！

国王　这儿有人害怕死人的诅咒吗？

昂古斯　有,陛下,我……

国王　好吧！您把他们的眼睛给合上,我们离开这儿吧！

乳母　是,是,您来,您来。

国王　我来了,我来了！噢！噢！现在我多么孤单呀！……我现在是遭到灭顶之灾了！——在七十七岁上！您在哪儿？

乳母　这儿,这儿。

国王　您不会恨我吧？——我们去吃午饭，有生菜吃吗？——我希望有点儿生菜……

乳母　有，有，会有的。

国王　不知为什么，我今天有点忧伤。——上帝啊！上帝啊！死人的样子看上去多么难看呀！……

〔与乳母同下。

昂古斯　再有这么一夜呀，我们大家的样子看上去都得难看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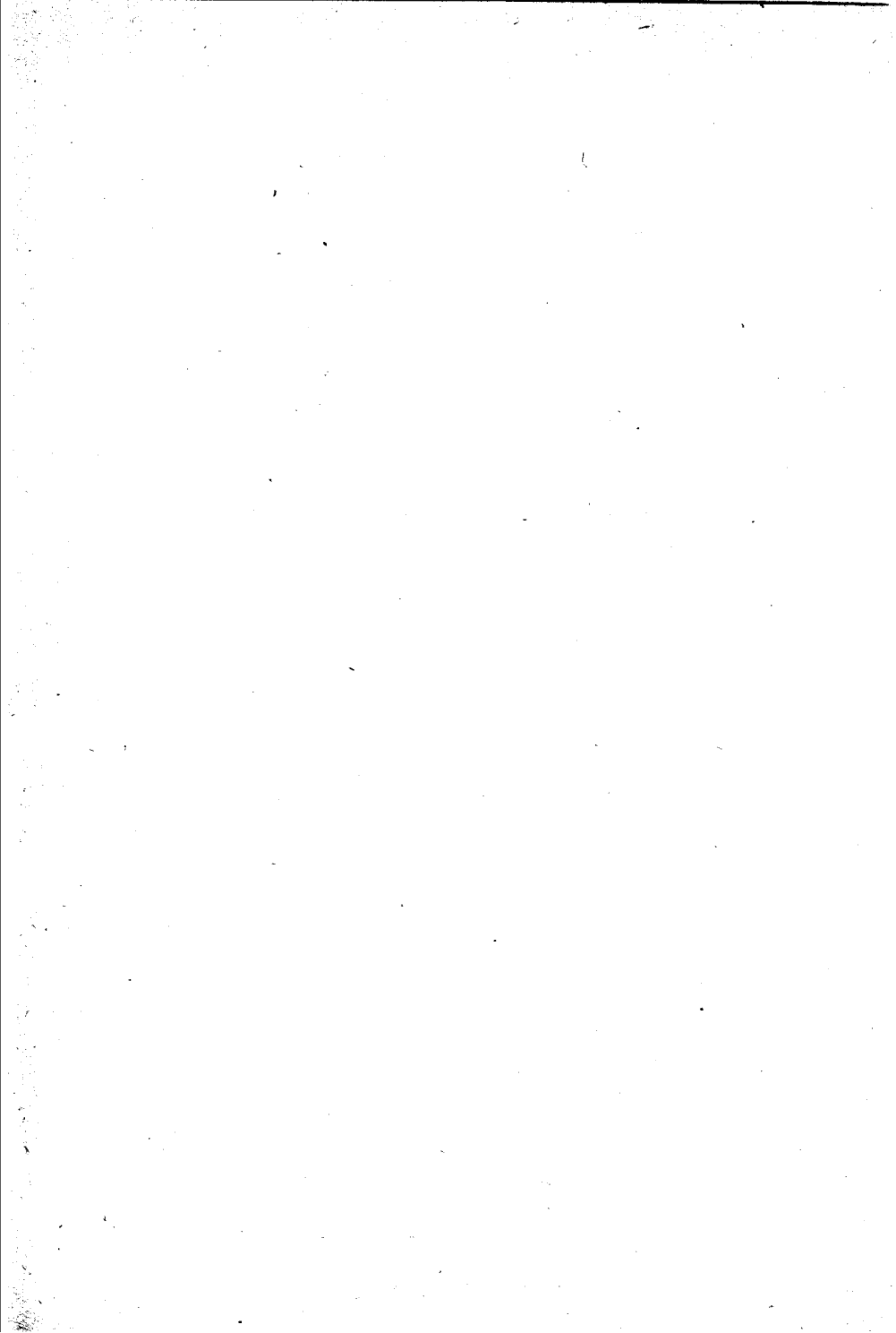
〔众人下，留下七位修女。她们开始唱《上帝怜我》的诗篇，一边唱一边把死者搬到床上。钟声终止。窗外传来夜莺的歌声。一雄鸡跳到窗台上并引吭高歌。

——全剧终

佩列阿斯与梅丽桑德

（五幕悲剧）

张裕禾译



献给　奥克达夫·米尔波

以示深切的友情、仰慕和感激

人　物　表

阿凯勒——阿勒蒙德的国王

日内维埃芙——佩列阿斯和高洛之母

佩列阿斯
高洛　}阿凯勒之孙

梅丽桑德

小伊尼约——高洛与前妻所生之子

一医生

一门丁

女仆数人、穷人数人，等等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官堡大门。

女仆数人　（在门内）开门罗！开门罗！

门丁　谁呀？你们为什么来吵醒我？从小门出去，从小门出去，小门有的是！……

女仆甲　（在门内）我们是来洗刷门槛、大门和台阶的，给开开吧！给开开吧！

女仆乙　（在门内）要办大事儿啦！

女仆丙　（在门内）要办大喜事儿啦！快开！……

众女仆　开一开吧！开一开吧！

门丁　请等一等！等一等！我不知道开不开得了……大门是从来不开的……等天亮再说吧……

女仆甲　外面天已够亮啦，我从门缝里已经看见太阳了……

门丁　喏，这是大门的钥匙……噢！锁和铁栓吱吱嘎嘎真响……请帮我一把！请帮我一把！……

众女仆　我们拉，我们拉……

女仆乙　门开不开了……

女仆甲　哈！哈！门开开了！门慢慢地开开了！

门丁　吱吱嘎嘎声多响呀！快把所有的人都吵醒了……

女仆乙　（出现在门口）噢！外面天已大亮了！

女仆甲　太阳在海上升起了！

门丁　门开开了……大门敞开啦！……

〔所有女仆在门口出现并跨出门槛。

女仆甲　我来先洗门槛……

女仆乙　我们永远也洗不乾净这一切。

其余女仆　提水来！提水来！

门丁　对，对，倒水，把淹没世界的洪水全泼上，你们也休想洗乾净……

第　二　场

〔森林。

〔幕启时，梅丽桑德坐在一泉水边。高洛上。

高洛　我怕再也走不出这座森林了。——上帝才知道这野兽把我引到了什么地方。我还以为打中了它的致命之处，瞧，地上有血印。可是现在我看不到它的踪影了，我想我自己也迷了路。我的猎狗也找不着我了……我得往回走……我听到有哭声……噢！噢！那水边是什么？……一位小姑娘在泉水旁边哭泣？（他咳嗽了一声）——她没有听见，我看不见她的面孔。（走近梅丽桑德并碰碰她的肩头）你为什么哭呀？（梅丽桑德吓了一跳，站起来想逃走）您不用害怕。没有什么可怕的。您为什么孤伶伶地一个人在这儿哭呀？

梅丽桑德　不要碰我！不要碰我！

高洛　您不要害怕……我不会伤害您……噢！您长得真美丽！

梅丽桑德　不要碰我！否则我就投水！……

高洛　我不碰您……瞧，我就呆在这儿，靠着大树。您不要怕，有人欺负您了吗？

梅丽桑德　噢！对！对！对！

〔抽抽泣泣哭得十分伤心。

高洛　是谁欺负了您？

梅丽桑德　所有的人！所有的人！

高洛　他们怎么欺负您的呀？

梅丽桑德　我不愿说！我不能说！……

高洛　好了，不要这样哭了。您是从哪儿来的？

梅丽桑德　我是逃出来的！……逃出来的……

高洛　好，那您是从什么地方逃出来的呢？

梅丽桑德　我迷路了！……我在这儿迷了路……我不是此地人……我是在那边出生的……

高洛　您是哪乡人？您出生在什么地方？

梅丽桑德　噢！噢！离这儿很远……很远……很远……

高洛　水底下什么东西闪闪发光？

梅丽桑德　在哪儿？——啊！那是他给我的金冠，我哭的时候掉下去了。

高洛　一顶金冠？谁给了您一顶金冠？——我来试试，把它捞起来……

梅丽桑德　不，不，我不要它了！我情愿立即死去……

高洛　我可以把它捞上来，便当得很。水不太深。

梅丽桑德　我不要它了！您要是把它捞上来，我就往它那地方跳下去！……

高洛　别跳，别跳，我让它留在水里。金冠看上去很漂亮。——您逃出来已经很久了吗？

梅丽桑德　很久了……您是谁？

高洛　我是高洛亲王——阿勒蒙德老国王阿凯勒的王孙……

梅丽桑德　噢！您已经有了白头发……

高洛　是啊，这儿，靠近两鬓，有几根……

梅丽桑德　胡须也灰白了……您为什么这样瞧着我？

高洛　我瞧您的眼睛……您从来不合一合眼睛吗？

梅丽桑德　合的，合的，我夜里合上眼睛……

高洛　为什么您神色这样惊讶？

梅丽桑德　您是一位超凡的人吧？

高洛　我同其他人一样，是个普通人……

梅丽桑德　您为什么到这儿来？

高洛　我自己也莫名其妙。我在森林里打猎，追逐一头野猪，我走错了路。——您的容貌很年轻。请问您多大年龄了？

梅丽桑德　我冷起来了。

高洛　您愿意跟我走吗？

梅丽桑德　不，不，我留在这里……

高洛　您不能一个人留在这里。您不能通宵呆在这里……您叫什么名字？

梅丽桑德　梅丽桑德。

高洛　梅丽桑德，您不能呆在这里。您跟我走……

梅丽桑德　我呆在这里……

高洛　孤伶伶的一个人，您会害怕的。整宵……这样不行。梅丽桑德，走，把您的手给我……

梅丽桑德　噢！别碰我！

高洛　您不要叫喊……我不会再碰您的。但请您跟我走吧。这儿夜很黑，很冷。跟我走吧……

梅丽桑德　您上哪儿去？

高洛　我不知道……我也迷路了……

〔齐下。

第　三　场

〔宫中一大厅。

〔幕启时场上有阿凯勒和日内维埃芙。

日内维埃芙　这是他写给他弟弟佩列阿斯的信："一天傍晚，我在森林里迷了路，在一汪泉水旁，我遇见了她，她当时正在哭。我既不知道她有多大，也不知道她是什么人，更不知道她来自何方。我没敢问她，因为她可能受了一场大的惊吓。当我问她遇到了什么不幸时，她一下子哭得象个娃娃，抽泣得如此伤心，简直叫人害怕。当我在泉边遇见她时，她头上戴的一顶金冠滑落下来，掉进水底。然而，她的穿着象位公主，虽说衣服已被荆棘扯破。现在我娶她已有半年，我对她的身世并不比我们相逢的那天有更多的了解。亲爱的佩列阿斯，我们虽是异父同母，但我爱你胜于亲兄弟，在我能回来之前，请你为我的归来创造条件……我知道，母亲肯定会原谅我的，但我怕我们可敬的爷爷阿凯勒国王反对。尽管他至仁至爱，我还是怕他，因为我的这桩离奇的婚姻使他的全部政治计划破灭了，我生怕在他明智的眼里，梅丽桑德的美貌不能作为原谅我的这种荒唐行动的理由。但是，如

果他同意象接待亲生孙女一样接待她的话，就请在接到这封信的第三天晚上，在临海的塔楼顶上点起一盏灯。我从我们船的甲板上将看见这盏灯；否则，我将驶向遥远的地方，永远不再回来……”您看怎样办？

阿凯勒　对此我不置可否。他做了他也许应该做的事。我虽年已古稀，但我还不曾有一刻时光看清楚过我自己，您叫我怎么判断别人的所作所为呢？我是行将就木的人了，我连自己也判断不了……原谅别人也好，自我反省也好，只要不闭上眼睛，错误总是在所难免的。我们觉得这很奇怪，但事情就是这样。他已经到了不惑之年，可是象个孩子那样娶了个小姑娘，一个他在泉水边萍水相逢的小姑娘……我们觉得这很奇怪，因为我们一向只看到命运的另一面……我们自己命运的另一面……他一向听从我的规劝，我原以为送他去向于絮勒公主求婚可以使他高兴……他不能总是单身一人，而且自从他妻子去世以来，他孤独无伴感到悲哀。何况这桩婚事将结束多年的战争和故仇宿恨……他既然不愿意这门亲事，就照他的意思办吧；我从不阻挠别人的命运，他比我更清楚自己的前程。也许事出有因……

日内维埃芙　他过去一向是那样谨慎，那样庄重，那样坚强……如果是佩列阿斯，我能理解……但他……在这年纪……他带进宫来的是个什么人呢？一个路边捡来的陌生女子……自从他妻子去世，他的全部心思都放在儿子小伊尼约身上；如果说，他要再娶，那是因为您要他这样做的……现在，他把一切都忘记了……我们怎么办呢？……

〔佩列阿斯上。

阿凯勒　谁进来啦？

日内维埃芙　是佩列阿斯，他哭过了。

阿凯勒　是你吗，佩列阿斯？——走近点，让我能在灯光下看看你……

佩列阿斯　祖父，在我接到哥哥的信的同时，我还接到了另外一封信，我朋友马尔赛吕斯的来信……他将不久于人世，他叫我去。他想在去世前见我一面……

阿凯勒　你想在你哥哥回来之前就走？——你朋友不见得病得象他自己想的那么严重……

佩列阿斯　他的信写得如此凄惨，连字里行间也透出了死亡的气息……他说，他准确地知道何日死亡将至……他对我说，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在他死之前赶到他那儿，但时间很紧迫了。旅程很远，如果我等高洛回来，可能就太晚了……

阿凯勒　然而必须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你哥哥回来后会发生什么事。再说，你父亲在这儿楼上，他也许病得比你朋友还厉害……你能在父亲和朋友之间作选择吗……？

〔阿凯勒下。

日内维埃芙　佩列阿斯，你费心今天晚上就点亮塔楼上的灯……

〔他们两人分别下场。

第　四　场

〔宫堡前。

〔日内维埃芙和梅丽桑德上。

梅丽桑德　花园里很阴暗。宫殿四周古木参天，浓荫遮日！……

日内维埃芙　是的，我初来之际也很惊讶；人人都感到惊讶。有些地方从来透不进阳光。但您很快会习惯起来的……我生活在这儿已经很久……将近四十年了……您看那边，大海的水光……

梅丽桑德　我听见下面有脚步声……

日内维埃芙　是的，有人向我们这里爬上来了……啊！是佩列阿斯……他等了您那么久，好象等得不耐烦了……

梅丽桑德　他没有看见我们。

日内维埃芙　我想他看见了，但他不知道该如何做是好……佩列阿斯，佩列阿斯，是你吗？

佩列阿斯　是我！……我从大海那边过来……

日内维埃芙　我们也是，我们在寻找光明。这里比其他地方明亮一些，但海面昏暗……

佩列阿斯　今夜将有一场暴风雨。这儿经常有暴风雨……但今晚的大海却异常平静……不知情的人会登船出航，结果是一去不回……

梅丽桑德　有个东西在出港……

佩列阿斯　那一定是条大船……灯塔很高，等会儿它开进灯光照亮的海边时，我们就会看见……

日内维埃芙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一定看得见……海上有雾。

佩列阿斯　雾好象在慢慢散开……

梅丽桑德　对，我发现那边有一小束原来没有看到的亮光……

佩列阿斯　那是一座灯塔……还有别的灯塔我们还没有见到呢。

梅丽桑德　灯塔照着船了……船已经离岸很远。

佩列阿斯　这是一艘外国船。我看它比我们的船大……

梅丽桑德　就是这条船把我载到这里来的！……

佩列阿斯　船扬帆急驶而去……

梅丽桑德　就是这条船把我载到这里来的。船帆很大……看船帆我就认出了船……

佩列阿斯　这船今夜将在海上遇到风暴……

梅丽桑德　那为什么还要启航呢？……船几乎看不见了……船可能遇难了……

佩列阿斯　夜色迅速降临……

〔静场。

日内维埃芙　你们都不说话啦？……你们互相没有话好说啦？……现在该回去了。佩列阿斯，给梅丽桑德引路。我要去看望一下小伊尼约。

〔日内维埃芙下。

佩列阿斯　海面上什么也看不见了……

梅丽桑德　我看见了其他的灯光……

佩列阿斯　那是别的灯塔……您可听见大海的涛声？……这是起了海风……我们从这儿下去。您愿意让我搀着您的手吗？

梅丽桑德　您瞧，您瞧，我两手满是鲜花和绿叶。

佩列阿斯　那我就扶着您的胳臂，山路陡峭，而且天色已晚……明天我可能就动身出门……

梅丽桑德　啊！您为什么要动身出门呢？

〔齐下。

第 二 幕

第 一 场

〔花园中一池清泉。

〔佩列阿斯与梅丽桑德上。

佩列阿斯　您不知道我把您领到了什么地方？——当花园里太热的时候，我常常中午坐到这儿来乘凉。今天天气闷热，就是在树荫下也感到气闷。

梅丽桑德　噢！泉水真清……

佩列阿斯　泉水象冬天一样冰凉。这是一眼废弃的古泉。好象过去是一眼仙泉，——泉水曾使盲人复明。——现在大家还称它为“盲人泉”。

梅丽桑德　泉水现在不再使瞎眼的人复明了吗？

佩列阿斯　自从老国王自己双目几乎要失明以来，人们就不再到这儿来了……

梅丽桑德　呆在这里多寂寞……四周一点声音都没有。

佩列阿斯　这儿总是异常寂静……连泉水睡觉的声音也能听见……您愿意在大理石的水池边上坐下来歇歇吗？那儿有一颗菩提树，阳光从来照不进去……

梅丽桑德　我来爬在大理石上。我想看到泉底……

佩列阿斯　从来没有人见到过泉底。这泉水可能有海那么深。——谁也不知道泉水是从哪里流来的，也许是从地心里流出来的……

梅丽桑德　要是有个东西在泉底发光，可能就看得见了……

佩列阿斯　不要这样往下弯腰……

梅丽桑德　我要碰到泉水……

佩列阿斯　当心别滑下去……我来拉着您的手……

梅丽桑德　不用，不用，我要把两只手都浸到水里去……我的双手今天好象不听使唤……

佩列阿斯　噢！噢！当心！当心！梅丽桑德！……梅丽桑德！……噢！瞧您的头发！……

梅丽桑德　（仰起身子）我够不着，够不着泉水。

佩列阿斯　您的头发浸到水里了……

梅丽桑德　对，对，我的头发比我的胳臂还长……比我的身体还长……

〔静场。

佩列阿斯　他遇到您也是在泉边吗？

梅丽桑德　是的……

佩列阿斯　他都对您说了什么？

梅丽桑德　什么也没有说，我已经记不起来了……

佩列阿斯　他当时离您很近吗？

梅丽桑德　对，他想吻我……

佩列阿斯　您没有肯吗？

梅丽桑德　没有。

佩列阿斯　您为什么不肯？

梅丽桑德　噢！瞧！我看见水底有个东西溜过去……

佩列阿斯　当心！当心！您会掉下去的！——您在玩什么？

梅丽桑德　玩他送给我的指环……

佩列阿斯　当心，您会把指环弄丢的……

梅丽桑德　不会的，不会的，我有把握，不会失手的……

佩列阿斯　下边的水这么深，不要这样玩指环……

梅丽桑德　我的手不哆嗦。

佩列阿斯　噢，太阳照得指环闪闪发光！——不要把指环向上抛得这样高……

梅丽桑德　啊呀！……

佩列阿斯　指环掉啦？

梅丽桑德　掉到水里去了！……

佩列阿斯　什么地方？

梅丽桑德　我没有看见指环落下去……

佩列阿斯　我好象看见指环在闪闪发光……

梅丽桑德　在什么地方？

佩列阿斯　在那儿……在那儿……

梅丽桑德　噢！离我们多远哪！……不，不，这不是那指环……不是那指环……那指环无影无踪了……水面上只剩下一个大水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佩列阿斯　不要为了一只戒指这样担心，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也许会把它找回来的，也许我们能弄到另外一只……

梅丽桑德　不，不，我们找不回来了，别的也弄不到的……我以为已经接到手里了……我已经合起双手，但戒指还是掉了……我朝着太阳扔得太高了……

佩列阿斯　走吧，走吧，我们改天再来……走吧，到时候了。有人可能会撞见我们……指环掉下去的时候，时钟正好敲十

二点……

梅丽桑德　如果高洛问指环哪里去了，我们怎么回答呢？

佩列阿斯　照实说，照实说，照实说……

〔齐下。

第　二　场

〔宫中一内室。

〔幕启时，高洛躺在床上，梅丽桑德立在床头边。

高洛　哈！哈！一切顺利，不会有什么关系。但我说不清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当时我正定定心心地在森林里打猎。我的马突然无缘无故地狂奔起来。是不是它看见什么异物了？……那时我刚听见钟敲正午十二点。当敲到第十二下时，马儿猛然一惊，象个瞎眼的疯子，冲着一棵大树奔去。我再也没有听见什么，以后发生的事，我就不知道了。我摔下马来，马大概撞倒在我身上，我那时好象觉得整个森林都压在我的胸口上，我以为我的心被压碎了。可是我的心很结实，看来没有什么关系……

梅丽桑德　您想喝点儿水吗？

高洛　谢谢，谢谢；我不渴。

梅丽桑德　您要换个枕头吗？……这只枕头上有一小点血迹。

高洛　不，不，用不着。我嘴上流了点血。也许还会再流呢……

梅丽桑德　真的吗？……您不太难受吗？

高洛　不，不，我饱经风霜。我是在铁和血中成长起来的人……我又不是娃娃，身子骨硬着哩，你别担心……

梅丽桑德　您合上眼睛睡吧。我将通宵守在您身边……

高洛　不要，不要，我不愿意你这样劳累。我什么也不需要，我会象孩子一样睡一觉……怎么啦，梅丽桑德？你为什么突然哭起来了？……

梅丽桑德　（哭得很伤心）我……我也不舒服……

高洛　你不舒服吗？……什么地方不舒服，梅丽桑德？……

梅丽桑德　我不知道。我也病了……我宁愿今天跟您说明白了，亲王，在这儿，我不开心……

高洛　发生什么事了吗，梅丽桑德？怎么回事？……我丝毫也未料到……发生什么事了？……有人欺负你了？……有人得罪你了？

梅丽桑德　没有，没有；谁也没有欺负过我半点儿……不是这种事……在这儿我活不下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想离开这里，离开这里！……我要是呆在这里，我就会死的……

高洛　那准是发生什么事了？你一定有事瞒着我？……把真情都告诉我，梅丽桑德……是国王？……是我母亲？……是佩列阿斯？……

梅丽桑德　不，不，不是佩列阿斯，这和谁都无关……您不可能理解我……

高洛　为什么我不可能理解你？……如果你什么也不告诉我，你要我怎么办呢……把一切都告诉我，我会理解的……

梅丽桑德　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我能对您说，我就告诉您了……这是个由不得我自己的东西……

高洛　好了，放理智一点，梅丽桑德。——你要我做什么呢？你已不再是个孩子了。你是想离开我吗？

梅丽桑德　噢！不是的，不是的，不是这个……我想和您一起离

开这里……在这儿我生活不下去了……我感到我活不长了……

高洛　那总得有个原因吧。人家会认为你疯了。人家会认为这是孩子的幻梦。——你说，可能是因为佩列阿斯吧？——我想他不常跟你说话……

梅丽桑德　说话的，说话的，他有时和我说话。我看，他是不喜欢我，我已经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但他遇到我的时候和我说话的……

高洛　你不要怪他，他一向如此。脾气有点古怪。现在他很优伤，他惦念着他的朋友马尔赛吕斯。马尔赛吕斯就要死了，而他不能去看他……他会变的，他会变的，你看着吧；他还年轻……

梅丽桑德　不是为这个……不是为这个……

高洛　那又是因为什么呢？——你习惯不了这儿的生活吗？——确实，这座宫堡太古老，太阴森……又寒冷，又幽深。所有住在宫里的人都已年迈。周围的乡间，这些森林，这些古老而幽暗的森林，似乎也很阴郁。但只要我们愿意，我们也可以使这一切变得欢乐起来。再说，人也不是每天都有欢乐的。应该面对现实。——有什么你跟我说，什么都行；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梅丽桑德　好，好；确实……我从不曾见过晴朗的天……今天早晨我才第一次看见……

高洛　你哭就是为了这事儿吗，我可怜的梅丽桑德？仅仅为了这事儿？——你哭是因为看不到蓝天？——好了，好了，你的年纪已经不小，还为这些事儿哭泣……再说，夏天不是还没有过去吗？你每天都看得到蓝天。而且，明年……来，把

手给我，把你的两只小手给我。（高洛拉过梅丽桑德的两只手）噢！这双小手象花一样娇嫩，我一捏就碎……嗯，我送给你的指环呢？

梅丽桑德　指环？

高洛　对，我们的结婚戒指，上哪儿去啦？

梅丽桑德　我想……我想是落掉了……

高洛　落掉了？在什么地方落掉的？……是不是你把它丢啦？

梅丽桑德　不，不，是落掉了……准是落在……我也不知道落在什么地方……

高洛　在什么地方？

梅丽桑德　您知道……您知道……海边上的那个石窟？……

高洛　知道。

梅丽桑德　嗯，就在那儿……一定是在那儿……对，对，我想起来了……今天早晨我去那儿给小伊尼约拾贝壳……那儿有很漂亮的贝壳……指环从我手指上滑落了……后来海潮来了，我没有来得及找回指环就不得不走了。

高洛　肯定是在那儿吗？

梅丽桑德　肯定是，肯定是，我完全肯定……我感到指环一滑……接着突然海浪咆哮……

高洛　应该立即去寻找。

梅丽桑德　现在？——立即去？——摸着黑去？

高洛　对，我情愿失去我所有的一切，也不能失去这只戒指。你不知道这是一只什么样的戒指，你不知道它的来历。今夜大海将起狂澜。大海会抢在你前头把它取走的……你快去。一定要立即去寻找……

梅丽桑德　我不敢……我不敢一个人去……

高洛　去，同谁一块去都行。但一定要立刻就去，听见吗？赶快，叫佩列阿斯陪你一起去。

梅丽桑德　佩列阿斯？同佩列阿斯一道去？——佩列阿斯才不愿意……

高洛　你要佩列阿斯做什么，他就会做什么。我比你更了解他。去吧，去吧，赶快。你不找到戒指，我不睡觉。

梅丽桑德　我真不幸！……

〔梅丽桑德哭着下。

第　三　场

〔一石窟前。

〔佩列阿斯和梅丽桑德上。

佩列阿斯　（语调激动）对，就是这儿，我们到了。夜是这样漆黑，哪儿是石窟的入口简直分不清……这边没有星星。等月亮驱开了这片密云就会照着整个石窟，那时我们进去就没有危险。有些地方很危险，两个深不可测的湖之间道路非常狭窄。我没想到带个火把或盏灯来，因为我以为天上的月光够亮的了。——您从来没有进过石窟吗？

梅丽桑德　没有……

佩列阿斯　我们进去吧……如果他问您，您要能描绘得出失落戒指的地方……石窟又大又美，有许多形似植物和人体的钟乳石，里面到处是蓝荧荧的幽光。人们还没有把整个石窟探查清楚，据说有人曾在里面藏了大量金银财宝。您在里边会看到古代船舶在这里遇难后留下的残骸。没有向导，

可别进去。有人进去之后再也没有出来。我自己也不敢走得太远。等我们走到看不到海色天光时就不朝前走了。要是在里面点上一盏小灯，石窟的穹窿好象布满了繁星的天空一样。据说，那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水晶或盐晶在岩石里闪闪发光。——您瞧，您瞧，我看快要看见开阔的天空了……把您的手给我，不要哆嗦，不要这样哆嗦。没有危险。见不到大海的水光，我们就停止前进……是石窟里的回声使您害怕吗？是黑夜之声或者寂静之声……您听得见我们身后的大海吗？今夜大海好象很不平静……瞧！月光来了！

〔大片的月光照在石窟的入口处和窟内一部分暗处；在不太深的地方，三个穷苦的白发老人挨肩坐着，互相挽着胳臂，靠着一块岩石在睡觉。

梅丽桑德　啊！

佩列阿斯　怎么了？

梅丽桑德　有……有……

〔梅丽桑德用手指着三个穷人。

佩列阿斯　对，对，我也看到他们了……

梅丽桑德　我们走吧！……我们走吧！……

佩列阿斯　好……这是三个穷苦的老人，他们睡着了……国家遭到特大饥荒的折磨……为什么他们到这儿来睡觉呢？……

梅丽桑德　我们走吧！……您来，您来……我们走吧！……

佩列阿斯　留意点，说话声音不要这么大……我们不要吵醒他们……他们睡得正香呢……来。

梅丽桑德　放开我，放开我，我喜欢一个人自己走……

佩列阿斯　我们改天再来……

〔齐下。

第　四　场

〔宫中一内室。

〔幕启时，阿凯勒和佩列阿斯在场上。

阿凯勒　您瞧，一切都在挽留您，不让您去做这无益的旅行。您父亲的健康情况，我们至今一直瞒着您；他可能没有什么希望了，仅仅这件事就应该足以使您在临行时改变主意。何况还有很多其他的理由……眼下，我们的敌人羽翼已丰，老百姓挨饥受饿，怨声四起，您在这时候是无权抛下我们远走高飞的。为什么要作此旅行呢？马尔赛吕斯已死，人有比吊唁上坟更严肃的责任。无所事事的生活，使您感到厌倦了，是不是？但是，如果您要做的事和您要履行的责任就在路上放着，您行色匆匆也难以看见。最好还是在家门口等着它们，当它们经过时，把它们请进来，而它们是天天从门口经过的。您从来没有见到过吗？我自己已经几乎看不见了，但我可能教您看到它们；当您想招呼它们的时候，我把它们指给您看。但是，您要听我说：如果您认为这次旅行是出自内心的要求，我也不阻止您，因为您肯定比我更清楚您应当给自己或给您的命运做出什么安排。我只要求您等到我们弄清楚不久即将发生的事……

佩列阿斯　要等多久？

阿凯勒　几个星期；也许几天……

佩列阿斯　我就等吧……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宫中一内室。

〔幕启时，佩列阿斯和梅丽桑德在场上。梅丽桑德在房间尽头捻纺锤。

佩列阿斯　伊尼约没有回来，他到哪儿去啦？

梅丽桑德　他听到过道里有声音，去看看怎么回事。

佩列阿斯　梅丽桑德……

梅丽桑德　什么事？

佩列阿斯　您干活还看得见吗？

梅丽桑德　在黑暗中我也一样纺……

佩列阿斯　我想宫中所有的人都已睡了。高洛打猎还未回来。可是天色已晚……他从马上摔下来受的伤已经好了吧？

梅丽桑德　他说他已经好了。

佩列阿斯　他自己应该当心一点，他的身子骨已不再象二十岁时那样灵巧了……我从窗户看到天上有星星，月亮上了树梢。天色已晚，他不会回来了。（有人敲门）谁呀？……请进！……（小伊尼约开门进入房内）是你这样敲的门吗？……敲门是不该这样敲的，你敲得好象出了不幸的事似的；瞧，

你把好妈妈吓了一跳。

小伊尼约　我只轻轻地敲了一下……

佩列阿斯　天晚了，好爸爸今晚一定是不回来了，你该去睡觉了。

小伊尼约　我不在您之前去睡觉。

佩列阿斯　什么？你说什么？

小伊尼约　我说……不在您之前……不在您之前……

〔小伊尼约啼哭起来，并躲到梅丽桑德身边去。

梅丽桑德　怎么啦，伊尼约？怎么啦？……你为什么突然哭起来啦？

伊尼约　（哭着）因为……噢！噢！因为……

梅丽桑德　为什么呀？……为什么呀？你告诉我……

伊尼约　好妈妈……好妈妈……您不久要走了……

梅丽桑德　你怎么啦，伊尼约？……我从来不曾想过要走……

伊尼约　您想过了，您想过了；好爸爸已经走了……好爸爸不回来了，您不久也要走……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

梅丽桑德　根本没有这回事，伊尼约……你凭什么看出来我不久要走呢？

伊尼约　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您向叔叔说了些我听不懂的话。

佩列阿斯　他困了……他在做梦……到这儿来，伊尼约；你已经睡着了吗？……到窗口来看看，天鹅同狗在打架……

伊尼约　（在窗口）噢！噢！天鹅把狗赶走了！……天鹅把它们赶走了！……噢！噢！水！……扑着翅膀！……扑着翅膀！……它们怕了……

佩列阿斯　（回到梅丽桑德身边）他困了，他硬撑着不睡，眼睛

都睁不开了……

梅丽桑德 （一面捻线，一面低声轻唱）

圣达尼埃勒，圣米歇勒

圣米歇勒，圣拉法埃勒

伊尼约 （在窗口）噢！噢！好妈妈！……

梅丽桑德 （突然站起身）怎么啦？伊尼约？……怎么啦，伊尼约？……

伊尼约 我看见窗口那儿有东西……

〔佩列阿斯和梅丽桑德奔向窗口。

佩列阿斯 什么也没有呀。我没有看见任何东西……

梅丽桑德 我也没有见……

佩列阿斯 你看见那东西在什么地方？在哪一边？……

伊尼约 那边，那边！……现在不在了……

佩列阿斯 他现在自己说什么也弄不清楚了。他可能看见了树梢上的月光，树梢上常会有奇怪的反光……或者是有个什么东西在路上跑过……或者他在睡梦中……您瞧，您瞧，我看他完全睡着了。

伊尼约 （在窗口）好爸爸回来啦！好爸爸回来啦！

佩列阿斯 （走向窗口）他说得对，高洛进了院子……

伊尼约 好爸爸！……好爸爸！……我去接他去！……

〔伊尼约奔跑而下。静场。

佩列阿斯 他们上楼梯了……

〔高洛和拿着灯的小伊尼约上。

高洛 你们还在黑暗中等我哪？

伊尼约 我拿来了一盏灯，好妈妈，一盏大灯……（他举起灯，瞧看梅丽桑德）好妈妈，你哭过啦？你哭过啦？……（他把灯移

近佩列阿斯面前，也看看他）您也一样，您哭过啦？……好爸爸，你瞧，好爸爸，他们俩都哭过了……

高洛　你不要用灯这样照他们的眼睛……

第　二　场

〔宫中一座塔楼。塔楼窗下是巡道。

梅丽桑德　（在窗口梳理散开的头发）

宫楼入晚弄残妆
长发如波足下流
一头金丝待君理
明月人倚楼

终日盼君君不至
深宫幽苑使人愁
圣达尼埃勒　圣米歇勒
圣米歇勒　圣拉法埃勒
奴家生在拜礼日
午时落地定情由①

〔佩列阿斯从巡道上。

佩列阿斯　嗳嗐！嗳嗐！喂！

梅丽桑德　谁呀？

① 克罗德·德彪西谱的同名歌剧所依据的脚本与此话剧本无大差异，只有这首诗不同。译者比较了这两首诗，觉得歌剧脚本中的诗与剧情更贴切，故选译了歌剧脚本中的这首诗。

佩列阿斯　我，我，是我！……你在窗口做什么呐？嘴里唱着歌，象个外乡的小鸟。

梅丽桑德　我在整理头发准备睡觉。

佩列阿斯　是墙上我看到的那东西吗？……我还以为是一束光哩……

梅丽桑德　我打开了窗户，我觉得夜很美……

佩列阿斯　满天星斗，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象今晚这样多的星星……但月亮还在海面上……不要站在阴影里，梅丽桑德，把身子俯下来一点，让我看看你散开的头发。

〔梅丽桑德向窗外俯身。

佩列阿斯　噢！梅丽桑德！……噢！你真美丽！……你这样真美丽！……俯下身子！俯下身子！……让我离你再近一些……

梅丽桑德　我已不能靠得再近了……我身体再也弯不下去了……

佩列阿斯　我不能伸得再高了……今晚至少你要把手伸给我……在我离开这里之前……我明天将动身……

梅丽桑德　我不，我不，我不……

佩列阿斯　一定要，一定要；我要走了，明天就动身……把你的手给我，把你的小手放在我的嘴唇上……

梅丽桑德　如果你走，我就不把手给你吻……

佩列阿斯　给我吧，给我吧……

梅丽桑德　你不走了吗？……我看见黑暗中有一朵玫瑰……

佩列阿斯　哪儿？……我只看见越过墙头的柳枝……

梅丽桑德　再下面一点，再下面一点，在花园里；那边，在暗绿丛中。

佩列阿斯　那不是玫瑰……我等一会儿再去看，你先把手伸给

我，先把手……

梅丽桑德　唷，唷；……我的身子不能再向下弯了……

佩列阿斯　我的嘴唇够不着你的手……

梅丽桑德　我的身子不能再向下弯了……我快要跌下去了……噢！噢！我的头发从塔楼上落下去了！……

〔当梅丽桑德这样向下俯身时，她的头发忽然一溜，散落在佩列阿斯的头上。

佩列阿斯　噢！噢！这是什么？……你的头发，你的头发垂到我身上来了！……你的全部头发，梅丽桑德，你的全部头发都从塔楼上飘落下来了！……我用手捧着它，我用嘴唇吻着它……我把它抱在怀里，我把它绕在颈上……我今夜再也不松手了……

梅丽桑德　放开！放开！……你会把我弄跌下来的！……

佩列阿斯　不放，不放，不放……我从未见过这样美的头发，梅丽桑德！……你看，你看，它们从这样高的地方垂下来，一直垂到我的心上……细密，柔软，好象是从天上飘落下来的！……我透过你的头发看不见天，你头发上美丽的光泽胜过夜晚的天色！……你看，你看呀，我的双手已经捧不住它们……它们从我手中逃走了，逃到了柳树枝上……飞向四面八方……象一只只金色的小鸟在我手中欢跳，雀跃，扑动；它们喜欢我，胜过你喜欢我千百倍！……

梅丽桑德　放开，放开，有人会闯来的……

佩列阿斯　不放，不放，不放，今夜我不放开你……今夜你是我的俘虏，整宵，整宵……

梅丽桑德　佩列阿斯！佩列阿斯！……

佩列阿斯　你再也离不开我了……我吻你的头发，就好象拥抱

了你的全身。在你火热的金发里，我不再感到痛苦……你可听见我的吻声？……我的吻沿着千万条金丝飞升，每条金丝要传给你一千个吻，每条金丝还要储存一千个吻，等我不在的时候继续吻你……你瞧，你瞧，我可以松开双手……你瞧，我撒开了双手，但你抛不开我了……

〔宫楼里飞出一群鸽子，在黑夜里绕着他们飞翔。

梅丽桑德　什么东西，佩列阿斯？什么东西绕着我们飞？

佩列阿斯　鸽子从宫楼里飞出来了……我惊动了它们，它们飞起来了……

梅丽桑德　那是我的鸽子，佩列阿斯。——我们离开这儿吧，放开我；鸽子也许不再飞回来了……

佩列阿斯　为什么不飞回来了呢？

梅丽桑德　鸽子在黑暗中要迷失方向……让我抬抬头吧……我听见了脚步声……放开！——是高洛！……我看是高洛来了！……他听见了我们的说话声……

佩列阿斯　等一等！等一等！……你的头发和柳枝缠到一块了……等一等，等一等！……天漆黑……

〔高洛从巡道上。

高洛　您在这儿做什么？

佩列阿斯　我在这儿……我……

高洛　你们都是孩子……梅丽桑德，不要向窗外这样探身，你会跌下来的……你们不知道已经很晚了吗？——快午夜了。——你们不要这样在黑暗中玩耍。——你们都是孩子……（神经质地笑起来）真是孩子！……真是孩子！……

〔高洛与佩列阿斯同下。

第 三 场

〔宫堡的地下岩洞。

〔高洛和佩列阿斯上。

高洛　当心，走这边，走这边。您从来没有进过这地下岩洞吗？

佩列阿斯　过去来过一次；但在很久以前……

高洛　这些岩洞大得出奇，这是一连串的大岩洞，上帝知道一直通到什么地方。整个宫堡建筑在这些岩洞之上。您闻到这里面有一股死水的臭气吗？——这是我早就想提醒您的。我马上带您去看一座地下小湖，依我看，臭气就是从那儿来的。当心，您在我前面走，让我拿灯给您照亮。我们到了那地方，我就告诉您。（他们继续不声不响地向前走）哎！哎！佩列阿斯！站住！站住！（高洛一把抓住佩列阿斯的胳臂）上帝啊！……您难道看不见吗？再走一步，您就跌进深潭了！……

佩列阿斯　我真没看见呀！……灯没照着我……

高洛　我脚下滑了一下……要不是我抓住您的胳臂……喏，这就是我刚才和您讲起的那死水……您闻到这股泛上来的死水的臭气吗？——让我们走到湖上那块大石头的边上去，您把身体稍稍俯下去一点，您会感到臭气扑面而来。

佩列阿斯　我已经闻到了……好象是坟墓的气味。

高洛　再过去一点，再过去一点……有些日子，宫堡里闻到的全是这股臭气。国王不肯相信臭气就来自这里。应该把这

潭死水的石洞堵死。而且也是对这些地下岩洞进行一次检查的时候了。您看到洞壁和顶柱上的那些裂缝了吗？人们没有料到这里暗中的变化，如果不提防的话，总有一天夜里，整个宫堡会坍下来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谁也不愿意到这下面来看看……许多地方洞壁上都有奇怪的裂缝……噢！瞧……您闻到泛上来的臭气吗？

佩列阿斯　是呀，我们四周有一股死水的臭气……

高洛　您俯下点身去，不用怕……我拉住您，给我……不，不，不要手……手会滑的……给我胳臂，胳臂……您看见深潭了吗？（慌张地）——佩列阿斯？佩列阿斯？……

佩列阿斯　唉，我想我看见了潭底……是灯光这样颤抖吗？……您……

〔佩列阿斯抬起身，转过脸来看着高洛。

高洛　（语声颤抖）是，是灯……您瞧，我刚刚晃动灯，为了照照四壁……

佩列阿斯　我在这儿感到憋气……我们出去吧……

高洛　好，我们出去吧……

〔默然齐下。

第　四　场

〔地下岩洞出口处一平台。

〔佩列阿斯和高洛上。

佩列阿斯　啊！我终于透了口气！……在这些地下大岩洞里，刚刚有一阵子，我以为我要受不了了，我差一点没跌下去……

里面的空气潮湿而又污浊，憋得人透不过气来；里面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现在好了，有了整个大海的全部空气！……瞧，好一阵清风，清新得犹如嫩绿枝头刚刚生出的一片新叶……嘿！平台脚下的花草有人刚刚浇过水，晶莹莹的玫瑰花和绿叶散发出来的清香一直飘到我们面前……大概快到中午了，花草已经被塔楼的影子遮住了……十二点了，我听见了钟声，孩子们下到海滩去洗澡了……我们在地下岩洞里不知不觉地呆了这么长时间……

高洛　我们是在将近十一点钟的时候下去的……

佩列阿斯　还要早一点，应该还要早一点，我曾听见钟敲十点半。

高洛　十点半或者十点三刻……

佩列阿斯　宫堡上所有窗户都打开了。今天下午一定异常热……瞧，我们的母亲和梅丽桑德站在塔楼的窗口……

高洛　对，她们躲在背阴的一面。——说起梅丽桑德，昨天发生的事和所说的话，我都耳闻目睹了。那都是些儿戏，这我知道，但今后不要再发生这种事了。梅丽桑德年纪很轻，感情脆弱，特别是她又快要做母亲了，更应当对她有分寸……她身体娇嫩，刚成亲不久，稍动感情就有可能带来不幸。我已不止一次发现你们之间可能有点暧昧关系……您比她年长，跟您说说就行了……尽可能避开她，但要做得自然，做得自然……森林那边路上是什么？

佩列阿斯　是送到城里去的羊群……

高洛　它们象迷途的儿童一样哭泣，好象它们已经闻到了屠夫的气味。——多么晴朗的天！多么好的收麦的日子！……

〔齐下。

第 五 场

〔官堡前。

〔高洛和伊尼约上。

高洛　过来，伊尼约，我们坐到这儿来，坐到我膝盖上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见森林里发生的一切。近来我连你的影儿也见不着了。你连我也不要啦，你总是在好妈妈房里……瞧，我们正好坐在好妈妈的窗下。——她这时可能正在做晚祷告……告诉我，伊尼约，她常常同你叔叔佩列阿斯在一起，是吗？

伊尼约　是的，是的，总在一块儿，好爸爸；当你不在的时候，好爸爸……

高洛　啊！——有人提着灯走过花园。我听说他们并不相爱……好象他们还经常吵架……不是吗？这是真的吗？

伊尼约　嗳，是真的。

高洛　是真的？——哈！哈！——他们为什么事吵架呢？

伊尼约　为了房门。

高洛　怎么？为了房门？——你胡说些什么？——听着，你说说清楚，为什么他们为房门吵架？

伊尼约　因为有人不愿意让房门敞着。

高洛　谁不愿意房门敞着？——讲呀，为什么他们吵架？

伊尼约　我不知道，好爸爸，为了点灯。

高洛　我不跟你说灯。灯，我们待会儿再说。我跟你说门。我问你什么，你回答什么；你该学会说话了，是时候了……不

要这样把手放在嘴上……瞧你……

伊尼约　好爸爸！好爸爸！……我下次不放了……

〔伊尼约哭了。

高洛　嗳，你为什么哭呀？怎么啦？

伊尼约　噢！噢！好爸爸，您弄痛我了……

高洛　我弄痛你啦？——什么地方弄痛啦？那是无意的……

伊尼约　这儿，我的小胳臂……

高洛　这是无意；得了，别哭了，我明天送你样东西……

伊尼约　什么东西，好爸爸？

高洛　一只箭筒和几枝箭，但你要把你所知道的关于门的事儿告诉我。

伊尼约　几枝长箭吗？

高洛　对，对，几枝很长的箭。——他们为什么不愿意门敞着呢？——来，你倒回答我的问题呀！——不，不，不要张嘴就哭。我没有生气。我们来平心静气地说话，就象佩列阿斯和好妈妈在一起的时候那样。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说些什么呢？

伊尼约　佩列阿斯和好妈妈？

高洛　对，他们谈些什么？

伊尼约　谈我，总是谈我。

高洛　他们说你什么？

伊尼约　他们说，我将来一定是高个儿。

高洛　啊！我一生多么不幸！……我在这儿好象是个在海底寻找财宝的盲人！……我在这儿好象是个被遗弃在森林里的初生婴儿，而你们……瞧，伊尼约，我想到其他事情上去了。我们来正正经经地说说。我不在的时候，佩列阿斯和好妈

妈从来没有谈起过我吗？

伊尼约　谈起过，谈起过，他们总是谈起您。

高洛　啊！……他们说我什么来着？

伊尼约　他们说，我能长得和您一样高。

高洛　你总是和他们在一块儿吗？

伊尼约　是的，是的，总在他们身边，总在他们身边，好爸爸。

高洛　他们不叫你到别的地方去玩吗？

伊尼约　不，好爸爸。我不在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就害怕。

高洛　他们就害怕？……凭什么你看出他们害怕呢？

伊尼约　好妈妈总是对我说：你不要走开，你不要走开……他们不开心，可是他们还是笑……

高洛　但这不能证明他们害怕呀。

伊尼约　能的，能的，她害怕。

高洛　为什么你说她害怕呢？

伊尼约　他们总是在黑暗中哭泣。

高洛　啊！啊！……

伊尼约　这也会使人流泪的……

高洛　对，对……

伊尼约　她脸色苍白，好爸爸。

高洛　啊！啊！……耐心，我的上帝，耐心……

伊尼约　您说什么，好爸爸？

高洛　没什么，没什么，好孩子。——我看见森林里跑过一条狼。——那么，他们之间相处得很好啦？——知道他们合得来，我很高兴。——他们有时候接吻吗？有没有过？

伊尼约　您问他们接吻吗，好爸爸？——不，不。——噢！有的，好爸爸，有的，有的；每当……每当下雨的时候……

高洛　他们接过吻了吗？——他们怎样，怎样接吻的？

伊尼约　就这样，好爸爸，就这样！……（小伊尼约在高洛嘴上吻了一下，笑）哈！哈！您的胡子，好爸爸！……您的胡子扎人！扎人！您的胡子全都变成灰白了，好爸爸，您的头发也一样，完全成了灰白了，完全成了灰白了……（这时他们头上方的窗户亮了起来，亮光一直照到他们身上）哈！哈！好妈妈把灯点起来了。亮了，好爸爸，亮了。

高洛　对，亮起来了。

伊尼约　我们也到那儿去吧，好爸爸……

高洛　你想去哪儿？

伊尼约　去亮的地方，好爸爸。

高洛　不去，不去，好孩子，我们仍旧坐在暗头里……不知道，还不知道……你看那边的穷苦人，他们设法在森林里点起一小堆篝火，看见了吗？——天下过雨了。那一边，你看那老园丁，他试图抬起被风刮倒、横在路上的那棵树。看见了吗？——他抬不动，树太大了，树太重了，倒在哪儿，就动不了了，一点办法也没有……我看佩列阿斯是疯了……

伊尼约　不，好爸爸，他没有疯，他可好啦。

高洛　你想去看好妈妈吗？

伊尼约　想，想，我想去看看她！

高洛　不要作声，我把你举到窗口去。尽管我个子大，窗户对我来说还是太高，我看不见里边……（高洛举起伊尼约）不要出一点声儿，好妈妈会吓坏的……看见她了吗？——她在房间里吗？

伊尼约　在……噢！多亮啊！

高洛　她一个人吗？

伊尼约　是……不，不是，佩列阿斯叔叔也在。

高洛　他！……

伊尼约　哎唷！哎唷！好爸爸！您弄得我好疼呀！……

高洛　不要紧，别说话，我不会再弄痛你了。往里看，往里看，伊尼约！……我刚才没站稳。说话小声点。他们在做什么？

伊尼约　他们什么也不做，好爸爸，他们在等什么。

高洛　他们相互离得很近吗？

伊尼约　不，好爸爸。

高洛　嗯……床呢？他们离床近吗？

伊尼约　床吗，好爸爸？我看不见床？

高洛　小声点，小声点；他们会听出你的。他们在说话吗？

伊尼约　没有，好爸爸，他们没在说话。

高洛　那，他们做什么？——他们总得做点什么吧……

伊尼约　他们瞅着灯。

高洛　两个人都在瞅灯吗？

伊尼约　是的，好爸爸。

高洛　他们什么话也不说吗？

伊尼约　不说，好爸爸。他们连眼睛也不眨。

高洛　他们没有互相走近吗？

伊尼约　没有，好爸爸，他们一动也不动。

高洛　他们是坐着吗？

伊尼约　不是，好爸爸，他们靠墙站着。

高洛　他们一动也不动吗？——他们不互相看吗？——他们没有眉来眼去吗？……

伊尼约　没有，好爸爸。——噢！噢！好爸爸，他们眼都不眨一眨……我害怕极了……

高洛　别出声。他们还是不动吗？

伊尼约　不动，好爸爸。——我害怕，好爸爸，让我下来！

高洛　你怕什么呀？——瞧着！瞧着！

伊尼约　我不敢再看了，好爸爸！……让我下来吧！……

高洛　看！看！

伊尼约　噢！噢！我要叫了，好爸爸！——让我下来！让我下来！……

高洛　来，我们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齐下。

第 四 幕

第 一 场

〔宫中一过道。

〔佩列阿斯和梅丽桑德上场，相遇。

佩列阿斯　你去哪儿？今晚我有话要对你说。我能见到你吗？

梅丽桑德　能。

佩列阿斯　我刚从父亲房间里出来。他身体好了些。医生告诉我们他已脱离危险……今天早上我预感到这一天可能不会有好结果。近来我耳朵里总是听到一种不祥的响声……可是突然来了个大的转变，现在只是时间问题了。他房间里的所有窗户都已敞开。他说话了，好象很高兴。他还不能象正常人那样说话，但他神智已经清楚了……他认出了我。他拉起我的手，用他得病以来就有的那种奇怪神情对我说："是你吗，佩列阿斯？瞧，瞧，我过去从来没注意到，你的面容庄重而和善，就象那些活不久长的人一样……应该出去旅行旅行，应该出去旅行旅行……"这些话真奇怪。我要照他的话去做……我母亲听着他讲，高兴得直流眼泪。——你没有发觉吗？——整个王宫好象苏醒过来了，人人感到松了口气，到处是，说话的声音，走动的声音……听，我听见

这门后有人说话。快，快，快回答我，我在什么地方见你？

梅丽桑德　你愿意在哪儿？

佩列阿斯　花园里，盲人泉附近，好吗？——你愿意吗？——你来吗？

梅丽桑德　来。

佩列阿斯　这将是最后一晚。我要按父亲的吩咐出去旅行。你再也见不到我……

梅丽桑德　不要这么说，佩列阿斯……我总会见到你的，我要永远盼着你……

佩列阿斯　你徒然望穿秋水……我去的地方是如此之远，你再也不能见到我了……我要尽量走得很远很远……我是满心的欢喜，好象整个天地的重量都压在我身上。

梅丽桑德　发生什么事啦，佩列阿斯？——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佩列阿斯　你走吧，你走吧，我们分手吧。我听到这扇门后面有人说话……那是些今天早上来到宫堡的外国人……他们就要出来了……我们走吧，那是些外国人……

〔佩列阿斯、梅丽桑德分别下。

第　二　场

〔宫中一内室。

〔幕启时场上有阿凯勒和梅丽桑德。

阿凯勒　现在，佩列阿斯的父亲得救了，现在疾病这位死神的老仆人，已经离开了宫堡，家中终于又有点儿欢乐和阳光

了……早就是时候了！——因为自从你来到宫堡里，生活在这儿的人们总是围着一间关着门的卧房窃窃私语……真的，我很可怜你，梅丽桑德……你高高兴兴来到这里，就如同盼着过节的孩子一样，但当你走进前厅时，我就看见你的脸色变了，可能心灵也变了，就好象人们中午走进一个过于阴冷的岩洞时不由自主地脸要变色一样……从那以后，由于这一切，我常常不理解你……我观察你，你生活在这里，也许无忧无虑，但是，你的神情奇异，神思恍惚，象一个总是在阳光下，在美丽的花园里等待大祸降临的人一样……我不得其解……但看到你这样我很伤心，因为你太年轻又太美貌了，不该日日夜夜生活在死气沉沉的环境里……而今这一切要变了。在我这年纪，——这也许是我一生最可靠的经验，——在我这年纪，我已确信能对事件作出准确的判断。而且我总是看到，凡是年轻美貌的人总在自己周围造成一些新鲜、美好、幸福的局面……现在将由你，由你打开我所隐约看到的新纪元的大门……到这儿来，为什么你站在那里，既不抬头也不回答？——至今，我只在你来的那天拥抱过你一次。但老人有时候需要用嘴唇去碰一碰女人的额头或孩子的面颊，为了对生命的活力不失去信心，并暂时躲一躲死亡的威胁。你害怕我这两片衰老的嘴唇吗？这几个月来，我多么可怜你呀！……

梅丽桑德　爷爷，我没有感到不幸福……

阿凯勒　也许你是那种自己不幸而不自知的人……让我这样贴得近近的看你一会儿……临近死亡的人有这样一种美的需要……

〔高洛上。

高洛　佩列阿斯今晚动身。

阿凯勒　你额头上有血。——你怎么啦？

高洛　没什么，没什么……我从一排荆棘穿过来的……

梅丽桑德　把头低下来一点，亲王……我来替您擦一擦额头……

高洛　（推开她）我不要你碰我，听见吗？走开，走开！——我不跟你说话。——我的剑在哪儿？——我是来取我的剑的……

梅丽桑德　这儿，在拜垫上。

高洛　给我拿过来。（向阿凯勒）刚刚在海边又发现一个饿死的农民。好象他们大家都存心死在我们面前。（向梅丽桑德）嗯，我的剑呢？——您为什么这样发抖？我不会杀您的。我只是想检查一下剑刃。我的剑不会用在这种事上的。您为什么把我当作一个穷人那样上下打量？——我不是来向您乞求施舍的。您希望从我的眼里看出我的心思，而不让我从您的眼里发现什么，是这样吗？有些事我已经知道了，您信不信？——（向阿凯勒）您看见她这双大眼睛了吗？——这双大眼睛好象为自己的纯洁而感到骄傲哩……您愿意告诉我您从这双大眼睛里看见什么了吗？……

阿凯勒　我从中只看到无限的天真无邪……

高洛　无限的天真无邪！……她那双眼睛比天真无邪还要天真无邪，比羔羊的眼睛还要纯洁！……简直可以教上帝怎样才能天真无邪了！无限的天真无邪！听着：我离这双眼睛如此之近，它只要一眨我就能感觉到眼睫毛掀起的清风。然而，冥界中的重大奥秘，对我来说倒还不是莫不可及，而这双眼里最微小的秘密我却难以知晓，……无限的天真无邪！超过了天真无邪了！好象天使们在这天真无邪的境界里整

天在山涧清水里沐浴一般！……我了解这双眼睛！我见过它如何施展魅力！……闭上它吧！闭上它吧！否则，我就使它闭上再也张不开！……——不要象这样把右手放在喉咙上，我说一件很简单的事……我没有不可告人的思想……如果我有，我为什么不说呢？啊！啊！——您别想躲开！——这儿来！——把您的手给我！——啊！您的手心滚烫……滚开！您的肉体使我生厌！……这儿来！——现在躲也躲不开了！——（高洛一把揪住梅丽桑德的头发）——您跪着跟我走！——跪下！——在我面前跪下！——哈！哈！您的长发终于用上了！……向右，再向左！——向左，再向右！——臭婊子！臭婊子！——向前！向后！一直趴到地上！一直趴到地上！……您瞧，您瞧，我笑起来已经象个老头……

阿凯勒　（赶来）高洛！……

高洛　（突然假装镇静）好了，您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吧。——我对此毫不介意。——我年纪太老，再说，我又不是个暗探。我候着有机会碰上，那时候……噢！那时候！……就干脆，因为谁都是这样做的；只因为谁都是这样做的……

〔高洛下。

阿凯勒　他怎么啦？——他醉啦是不是？

梅丽桑德　（流着眼泪）不是，不是，他不再爱我了……我不幸啊！……我不幸啊！……

阿凯勒　如果我是上帝，我会怜悯人们的心的……

第　三　场

〔宫堡上一平台。

〔幕启时小伊尼约在试图抬起一块大石头。

小伊尼约　噢！这块石头真重！……比我人还重……比什么都重……我的金球掉进了岩石和这块该死的石头之间，我看得见但够不着……我的小胳臂不够长……而这块石头又搬不动……我搬不动……谁也搬不动……这块石头比整个王宫还重……好象在地上生了根一样……（远处传来羊群的咩咩声）——噢！噢！我听见羊儿的哭声……（他到平台边上去张望）瞧！太阳落山了……羊儿来了，来了……真多！……真多！羊儿怕黑……它们紧紧地挤在一起！……它们几乎走不动了……它们在哭！它们在哭！但它们走得很快！……它们已经走到交叉路口。哈！哈！它们不知往哪儿走了……它们不再哭了……它们等着……有的羊想向右拐，所有的羊都想向右拐……它们拐不了！……牧羊人用土块砸它们……哈！哈！它们要从这儿经过，……它们真听话！它们真听话！它们要从平台下面经过它们要从岩石下面经过……我要仔细看看羊儿……噢！噢！羊儿真多！……真多！……路上都满了……现在都不叫了……羊倌！羊倌！羊儿为什么不叫了？

牧羊人　（在幕后）因为这不是回羊栏的那条路……

伊尼约　它们去什么地方呀？——羊倌！羊倌！——它们去什么地方呀？——他听不见我了。羊儿已经走得太远了……它们走得真快……它们不再咩咩叫……这不再是回羊栏的那条路……今天夜里它们到什么地方去睡觉呢？——噢！噢！——天太黑了……我去找个人说说话儿……（下）

第 四 场

〔花园中一清泉池。

〔佩列阿斯上。

佩列阿斯　这是最后一个夜晚……最后一个夜晚……一切都该结束了……我曾象个孩子在一个没有料到的东西周围玩耍……我在梦中围着命运设下的陷阱玩耍……是谁突然唤醒了我呢？我要逃跑，同时发出又快乐又痛苦的叫喊，象个盲人逃离自己熊熊燃烧的房屋时那样……我要告诉她我即将逃走……我的父亲已脱离危险，我也没有什么好自己欺骗自己的了……很晚了，她还没来……我最好是不见她就离开这里……这次我一定要好好看看她……有些事情我已记不起来，有时候就好象已经有了一百多年没有见到她了……我还没有看过她的目光……如果我就这样走了，我就一无所获……而所有这些回忆……就好象我用轻纱的袋子装走一点点水……我一定要最后看她一次，一直看到她的心灵深处……我过去没有说的话，我一定要对她全部说了……

〔梅丽桑德上。

梅丽桑德　佩列阿斯！

佩列阿斯　梅丽桑德！——是你吗，梅丽桑德？

梅丽桑德　是我。

佩列阿斯　到这儿来；不要呆在月光下面。——到这儿来。我们有那么多的话儿要说……到这儿来，到菩提树的荫影下

面来。

梅丽桑德　让我呆在月光下……

佩列阿斯　人家会从塔楼的窗户里看见我们的。到这儿来，这儿我们就什么也不用害怕了。——当心，人家会看见我们的……

梅丽桑德　我要让人家看见我……

佩列阿斯　你怎么啦？——你出来没有被发现吧？

梅丽桑德　没有，您哥哥睡了……

佩列阿斯　现在很晚了，宫门过一小时就要关闭。要当心点。你为什么这么晚才来？

梅丽桑德　您哥哥做了个恶梦，后来我的长袍被门钉钩住了，瞧，长袍扯破了。我耽误了这么多时间，因此我是奔来的……

佩列阿斯　可怜的梅丽桑德！……我简直不敢碰你一碰……你还气喘吁吁，象只被追逐的小鸟……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为了我吗？我听见你的心在跳，就好象是听到我自己的心跳一样……到这儿来……靠我近点，再靠我近点……

梅丽桑德　您为什么笑？

佩列阿斯　我没有笑，要么是我不知不觉地高兴得笑起来了……还不如说该哭一场……

梅丽桑德　很久之前我们到这儿来过……我记得……

佩列阿斯　对……对……有好几个月了，——那时，我不知道……你知道我为什么今晚要你到这儿来吗？

梅丽桑德　不知道。

佩列阿斯　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见你了……我不得不离开这儿，一去不复返……

梅丽桑德　为什么你总是说你要离开这儿？……

佩列阿斯　我应该跟你说你已经知道的事吗？——你不知道我要跟你说什么吗？

梅丽桑德　不知道，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

佩列阿斯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远去他乡……（佩列阿斯突然抱住梅丽桑德，吻她）我爱你……

梅丽桑德　（低声地）我也爱你……

佩列阿斯　噢！你说什么，梅丽桑德！……我几乎没有听见！我们已经用烧红的烙铁破了冰！……你说这话的声调好象来自世界的尽头！……我几乎没有听见你的声音……你爱我吗？——你也爱我吗？……你从什么时候起爱上我的？

梅丽桑德　一直爱你……自从见到了你……

佩列阿斯　噢！你这话说得真好！……你的声音好象已经越过春天的大海！……我至今从未听到过这种声音……它象天上的甘露洒在我心田！你这话说得多坦率！……就象一个人们求教于他的天使！……我不能相信，梅丽桑德！……为什么你会爱我呢？——你为什么爱我呢？——你说的是真话？——你不骗我？——为了使我高兴，你没有说一点儿谎？……

梅丽桑德　没有，我从来不说谎，我只对你哥哥说谎……

佩列阿斯　噢！你这话说得真好！……你的声音！你的声音……比水还要清澈，比水还要爽朗！……好象是清水滴在我的嘴唇上！……好象是清水洒在我的手心……把你的手给我，给我……噢！你这双手多么娇小！……我不知道你是这样的美貌！……在你以前我从未见过象你这样的美女……我焦急不安，我在宫中到处寻找……我在乡间到处

寻找……我没有找到美女……而现在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更美的女子！……你在什么地方？——我听不见你呼吸的声音了……

梅丽桑德　因为我在看你……

佩列阿斯　你为什么这么严肃地看着我？——我们已经在荫影里。——这棵树下太黑了。到亮的地方来。我们不能看见我们是多么地幸福。来，来，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梅丽桑德　不，不，我们就呆在这儿……在黑暗中我离你更近……

佩列阿斯　你的眼睛看哪儿？——你不会躲避我吧？——你现在没在想我。

梅丽桑德　想的，想的，我只想到你……

佩列阿斯　你在看别的地方……

梅丽桑德　我看见你在别的地方……

佩列阿斯　你在想其他事情……你怎么啦？——你好象不高兴似的……

梅丽桑德　不，不，我高兴的，但又感到忧伤……

佩列阿斯　人恋爱的时候常常会忧伤的……

梅丽桑德　当我想到你的时候，我总是哭……

佩列阿斯　我也一样……我也一样，梅丽桑德……我紧靠在你的身旁，我高兴得流下了眼泪，但是……（又吻她一下）——当我这样吻你时，你的神色很奇怪……你是这样的美貌，好象你快要死了一样……

梅丽桑德　你也一样……

佩列阿斯　瞧，瞧……我们想做的，没有做……我第一次见到你时并没爱上你……

梅丽桑德　我也没有……我当时害怕……

佩列阿斯　我不敢瞧着你的眼睛……我想立即走开……后来……

梅丽桑德　我呢，我原来不愿意来……我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怕来……

佩列阿斯　有许多事情，你永远也弄不明白……我们一直在等待，后来……什么声音？——关宫门了！……

梅丽桑德　对，宫门关上了……

佩列阿斯　我们进不去了！——你听，上锁的声音！——你听！你听！……大铁链的声音！……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梅丽桑德　好极了！好极了！好极了！

佩列阿斯　你？……现在，现在！……不由得我们作主了！……一切都完了，一切都有救了！今晚一切都有救了！——来呀！来呀……我的心在疯狂地跳动，快要跳出喉咙了……（他搂住她）你听！你听！我的心跳得我快透不过气来了……来呀！来呀！……啊！黑暗中这多美好啊！……

梅丽桑德　我们背后有人！……

佩列阿斯　我没有看见有人……

梅丽桑德　我听见有脚步声……

佩列阿斯　我在黑暗中只听见你的心跳……

梅丽桑德　我听见了脚踩枯叶的沙沙声……

佩列阿斯　是风骤然停止了呼啸……我们吻抱的时候风息了……

梅丽桑德　今晚我们的身影多么修长！……

佩列阿斯　我们的影儿搂在一起，一直投到花园尽头……噢！让我们的影儿离我们远远的互相拥抱吧！……你看！你

看！……

梅丽桑德　(压低嗓子)啊！——他藏在一棵树后面！

佩列阿斯　谁呀？

梅丽桑德　高洛！

佩列阿斯　高洛？——在什么地方？——我什么也没看见……

梅丽桑德　在那儿，就在我们影子的头上……

佩列阿斯　对，对，我看见了……我们不要突然转过身去……

梅丽桑德　他手中有剑。

佩列阿斯　我没有带剑……

梅丽桑德　我们吻抱让他看见了。

佩列阿斯　他不知道我们已经看见他了……不要动，不要转过头去……他可能冲过来……在他认为我们不知道他在的时候，他在那儿不会动的……他在观察我们……他还没有动……你走，你立即从这边走开……我等着他……我拦住他……

梅丽桑德　不，不，不！……

佩列阿斯　你走！你走！他都看见了！……他会杀死我们的！……

梅丽桑德　才好呐！那才好呐！那才好呐！……

佩列阿斯　他来了！他来了！……别说话！……别说话！……

梅丽桑德　对！……对！……对！……

〔两人狂吻。

佩列阿斯　噢！噢！天上所有的星星都落下来了！……

梅丽桑德　也落到我身上了！……也落到我身上了！……

佩列阿斯　再吻一下！再吻一下！……给，给我一个吻！……

梅丽桑德　全部都给你！全部！全部！

〔高洛提着剑向他们冲过来，一剑把佩列阿斯刺倒在清泉旁边。梅丽桑德吓得逃走。

梅丽桑德　（一面逃一面喊）噢！噢！我没有勇气！……我没有勇气！……

〔高洛穿过树林，不声不响地追赶她。

第　五　幕

第　一　场

〔宫中一间矮厅。

〔幕启时女仆们聚在一起，厅外孩子们在厅的一气窗前玩耍。

一年老女仆　你们会看见的，你们会看见的，姑娘们，就在今天晚上。——过一会儿人家会来告诉我们的……

女仆甲　他们做的事自己也不清楚了……

女仆乙　我们在这儿等吧……

女仆丙　我们会知道什么时候该上楼的……

女仆丁　时辰一到，我们自己上楼去……

女仆戊　宫里一点声音都没有……

女仆己　应该叫在气窗外面玩的孩子们不要出声。

女仆庚　过一会儿他们会自己停止吵嚷的。

女仆辛　时辰还没有到……

〔一位老年女仆上。

老女仆　谁也不让进房间了。我听壁脚听了一个多小时，连苍蝇在门上爬的声音都听得见……可我什么也没有听到……

女仆甲　就让她一个人在房间里吗？

老女仆　不，不，我想房间里全是人。

女仆甲　等一会儿会有人来的，会有人来的……

老女仆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宫中降临的可不是福……人不能说话，要是我能够把我知道的说出来……

女仆乙　是你在门口发现他们的吗？

老女仆　当然是，当然是，是我发现他们的。门丁说是他先看见的，而他还是我叫醒的哩。他趴在床上睡，不肯起来。——而他现在却来说："是我先看见的。"这公平吗？你们瞧，我为了点灯下地窖把手都烫了。——我到地窖去干什么来着？——我想不起来了。——反正我五点钟起身，当时天还没有大亮。我心里想，我穿过院子，然后去开门。好，我就踮起脚轻轻走下楼梯，并打开大门，象平常开门一样……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看见什么啦！你们猜猜，我看见什么啦！……

女仆甲　他们在门口，是吗？

老女仆　他们俩都躺在门口！……和挨饿的穷苦人一模一样！……他们紧紧挨着，就象胆小的小孩互相靠着似的……小公主已经奄奄一息，大高洛身边还放着他的剑……门槛上有血……

女仆乙　让孩子们别嚷了……他们在气窗前面拼命喊叫……

女仆丙　说话也听不见了……

女仆丁　一点办法也没有，我已经试过了，他们不肯安静……

女仆甲　据说他差不多已经恢复健康了，是吗？

老女仆　谁？

女仆甲　大高洛。

女仆丙　对，对，人家把他搀到他妻子的房里去了。刚刚我在过

道里遇见了他们。有人扶着他，好象他喝醉酒了一样。他还不能一个人自己走路。

老女仆　他自杀没有成功，他太大了。但她几乎没有受伤，但就要死的却是她……这你们理解吗？

女仆甲　您看见伤口了吗？

老女仆　就象现在我看见您一样，姑娘。——我什么都看见了，您懂吗……我比所有人都先见到她……她的左乳房下面有一丁点儿伤。这点儿伤在鸽子身上也死不了。这正常吗？

女仆甲　对，对，这里面有文章哩……

女仆乙　对，她三天前生了个孩子……

老女仆　就是嘛！……她临死前生孩子，这不是个凶兆吗？——什么样的孩子哟！你们见过吗？——穷人也不愿意养的一个小不点儿的女孩子……生得太早了，小脸蛋儿象蜡一般……要用羊羔皮裹着才活得了，……是的，是的，降临宫中的不是福……

女仆甲　对，对，是上帝的手拨弄的……

女仆丙　就如同好王爷佩列阿斯一样……他现在在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

老女仆　知道，知道，人人都知道……但谁也不敢讲……不讲这个……不讲那个……什么也不讲了……真话也不讲了……但我，我知道有人在盲人泉池底里找到了他……可是任何人，任何人都不能见他……喏，喏，只有到最后一天全部真相才会大白……

女仆甲　我不敢在这儿睡觉了……

老女仆　宫中遭了灾难，不说话也无用……

女仆丙　灾难还会找上您……

女仆甲　现在他们害怕我们……

女仆乙　他们大家都一声不吭……

女仆丙　他们在过道里走路低着头。

女仆丁　他们压低了嗓门说话。

女仆戊　好象这罪恶是他们大家一起犯的……

女仆己　不知他们干了什么……

女仆庚　主子害怕，该怎么办呢？……

〔静场。

女仆甲　我听不见孩子叫喊了。

女仆乙　他们在气窗前面坐了下来。

女仆丙　他们紧紧地一个挨着一个。

老女仆　我听不见宫中有任何声音……

女仆甲　甚至连孩子喘气声也听不见了……

老女仆　你们来，你们来，该是上楼去的时候了……

〔所有女仆不声不响下。

第　二　场

〔宫中一内室。

〔幕启时，阿凯勒、高洛和医生在房中一隅。梅丽桑德躺在自己床上。

医生　她就要死了，但不是因为这小小的创伤，一只小鸟也不会因这样的伤而死亡……所以杀死她的并不是您，我的好王爷，您不用这样伤心……她本来就活不了的……她出生得

莫名其妙……是为了死，她也死得莫名其妙……此外，也没肯定说我们救不活她……

阿凯勒　不，不；我觉得，我们在她的房间里不由自主地都过于沉默不语了……，这不是好的征兆……你们看她睡得多好……慢悠悠地，慢悠悠地……好象她的心永远冷却了……

高洛　我无缘无故地杀人！这种事连木人石心也会流泪的呀！……他们象小孩子一样拥抱……仅仅是拥抱而已……他们本来就是兄妹……而我，我就立刻……我那样做是违背心意的……你们知道吗……我那样做是违背心意的……

医生　注意，我看她醒了……

梅丽桑德　把窗户打开……把窗户打开……

阿凯勒　你愿意我打开这扇窗户吗，梅丽桑德？

梅丽桑德　不是的，不是的，那扇大窗户……我要看……

阿凯勒　今晚的海风不太凉吧？

医生　开吧，开吧……

梅丽桑德　谢谢，太阳落山了吗？

阿凯勒　是的，太阳落到海面上了；现在天色已晚。——你感觉怎样，梅丽桑德？

梅丽桑德　好，好。——为什么您问这个？我身体从未象现在这样好过。但，我好象明白了一些事儿……

阿凯勒　你说什么？——我不懂你的意思……

梅丽桑德　我自己说的什么，我也弄不懂。您看……我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我不晓得自己知道什么……我想说的再也说不出来了……

阿凯勒　你说得对的，你说得对的……听见你这样说着，我非常高兴；这两天你说过一些胡话，听不懂你说的什么意思，但现在这一切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了……

梅丽桑德　我不知道……您是一个人在我房里吗，爷爷？

阿凯勒　不，还有医好你的病的医生……

梅丽桑德　啊……

阿凯勒　而且还有一个人……

梅丽桑德　是谁呀？

阿凯勒　是……你不要害怕……他对你毫无恶意，你放心……如果你害怕，他就会走的……他现在很可怜……

梅丽桑德　是谁呀？

阿凯勒　是……是你的丈夫……是高洛……

梅丽桑德　高洛在这里？为什么他不走近我？

高洛　（慢慢地走向床边）梅丽桑德……梅丽桑德……

梅丽桑德　是您吗，高洛？我几乎认不出您来了……因为夕阳照着我的眼睛……为什么您看着墙壁呢？您瘦了，也苍老了……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吧？

高洛　（向阿凯勒和医生）请你们离开一会儿好吗？我可怜的朋友们……我让门敞开着……一会儿就够了……我想跟她说几句话，否则，我将死不瞑目……你们愿意吗？——请你们到过道尽头去，你们可以很快返回来……请不要拒绝我的这个要求……我是个不幸的人……（阿凯勒和医生下）——梅丽桑德，你象我可怜你那样可怜我吗？……梅丽桑德？……你原谅我吗，梅丽桑德？

梅丽桑德　对，对，我原谅你……有什么好原谅的呢？

高洛　我使你受了这么多的痛苦，梅丽桑德……我无法对你说

出我给你造成的伤害……但,我看到了,今天我是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从第一天起……至今我所不明白的事,今晚都一清二楚了……已经发生的,将要发生的,一切的一切,都是我的错……要是我说得出来,以后你会知道我现在是看得多么清楚!……我看清了一切,我看清了一切!……我是那样地爱你!……我太爱你了!……现在有人快要死了……快要死的是我……我想知道……我想问你……你不会怨恨我吧?……我想……应该对一个快要死的人说真话……应该让他知道真情,否则,他死也不瞑目……你发誓说真话吗?

梅丽桑德　我发誓。

高洛　你是否爱上了佩列阿斯?

梅丽桑德　对,我爱上了他。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高洛　你不懂我的意思吗?——你不想懂我的意思吗?——我觉得……我觉得……好,是这样:我问你是否曾经和他偷情?……你是否……你们是否有过不正当的行为?说,说,有过吗?有过吗?有过吗?

梅丽桑德　没有,没有,我们不曾有过不正当的行为……——为什么您问这个?

高洛　梅丽桑德!……看在上帝面上,请你对我说真话!

梅丽桑德　为什么?我难道没有说真话吗?

高洛　在临死的时候,不要再这样撒谎了!

梅丽桑德　谁快要死啦?——是我吗?

高洛　是你,是你!是我,也是我,在你之后!……我们应该说真话……我们最后应该说真话,听见吗!把一切都告诉我!把一切都告诉我!我全都原谅你……

梅丽桑德　为什么我要死呢？——我本来不知道……

高洛　你现在知道了！……是时候了！是时候了！……快讲！快讲！……真话！真话！……

梅丽桑德　真话……真话……

高洛　你在哪儿？梅丽桑德！你在哪儿？这不合常情呀！梅丽桑德！你在哪儿？你到哪里去啦？（看见阿凯勒和医生出现在房门口）——对，对，你们可以进来了……我什么也不知道，我白问了一番……太晚了，她已经离我们太远……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我会象瞎子一样死在这里！……

阿凯勒　您干了什么啦？您会把她逼死的……

高洛　我已经把她逼死了……

阿凯勒　梅丽桑德……

梅丽桑德　是您吗，爷爷？

阿凯勒　是我，我的姑娘……你要我做什么？

梅丽桑德　真是冬天开始了吗？

阿凯勒　为什么你问这个？

梅丽桑德　因为天冷了，因为树叶落光了……

阿凯勒　你冷吗？——你要关上窗户吗？

梅丽桑德　不，不……在太阳落到海底之前，不要关——太阳慢悠悠地落下去……那么是冬天开始了吗？

阿凯勒　对。——你不喜欢冬天吗？

梅丽桑德　噢！不喜欢！……我害怕寒冷。——啊！我害怕严寒……

阿凯勒　你觉得好一些吗？

梅丽桑德　是的，是的；所有那些忧虑我都没有了……

阿凯勒　你可想看看你的孩子？

梅丽桑德　哪个孩子？

阿凯勒　你的孩子。——你做妈妈了……你生了一个小女儿……

梅丽桑德　她在什么地方？

阿凯勒　这里……

梅丽桑德　奇怪……我没法抬起胳臂来抱她……

阿凯勒　因为你身体还很虚弱……我来亲自抱着她，你看……

梅丽桑德　她不笑……她很小……她也会哭的……我可怜她……

〔宫中的女仆渐渐涌进房间，不声不响沿墙边立着等待。

高洛　（骤然站起身来）出什么事呀？——所有这些女人都来这里干什么？

医生　她们是女仆……

阿凯勒　谁叫她们来的？

医生　不是我……

高洛　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没有人叫你们来……你们来这里做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呀？——回答呀！

〔女仆们不回答。

阿凯勒　说话声音不要太大……她快睡了，眼睛已经合上……

高洛　这不是？……

医生　不是，不是，瞧，她呼吸呢……

阿凯勒　她的眼里噙满了泪水。——现在是她的灵魂在哭……为什么她这样伸着胳臂？——她要什么？

医生　无疑是要孩子。这是母亲对死亡的挣扎……

高洛　在这时候？——在这时候？——应该说出来，您说呀！您

说呀！

医生　也许……

高洛　马上？……噢！噢！我要同她说话……梅丽桑德！梅丽桑德！……你们都离开这儿，让我单独和她在一起！……

阿凯勒　不行，不行，不要走过来……不要打搅她……不要再同她说话……您不知道灵魂是怎么回事……

高洛　她闭眼睛了……

阿凯勒　注意……注意……应该低声说话。——不应该再使她不安……人的灵魂是很安静的……人的灵魂喜欢单独离开人世……她受苦都怕人知道……可是悲伤，高洛……可是我们所目睹的这一切的悲伤！噢！噢！噢！……

〔这时，所有的女仆突然在房间尽头跪下。

阿凯勒　（转过身来）怎么啦？

医生　（走到床边，摸摸梅丽桑德的身体）她们没弄错。

〔长时间的静场。

阿凯勒　我什么也没有看见。——肯定吗？

医生　肯定，肯定。

阿凯勒　我什么也没有听见……好快，好快……突然……她什么也没有说就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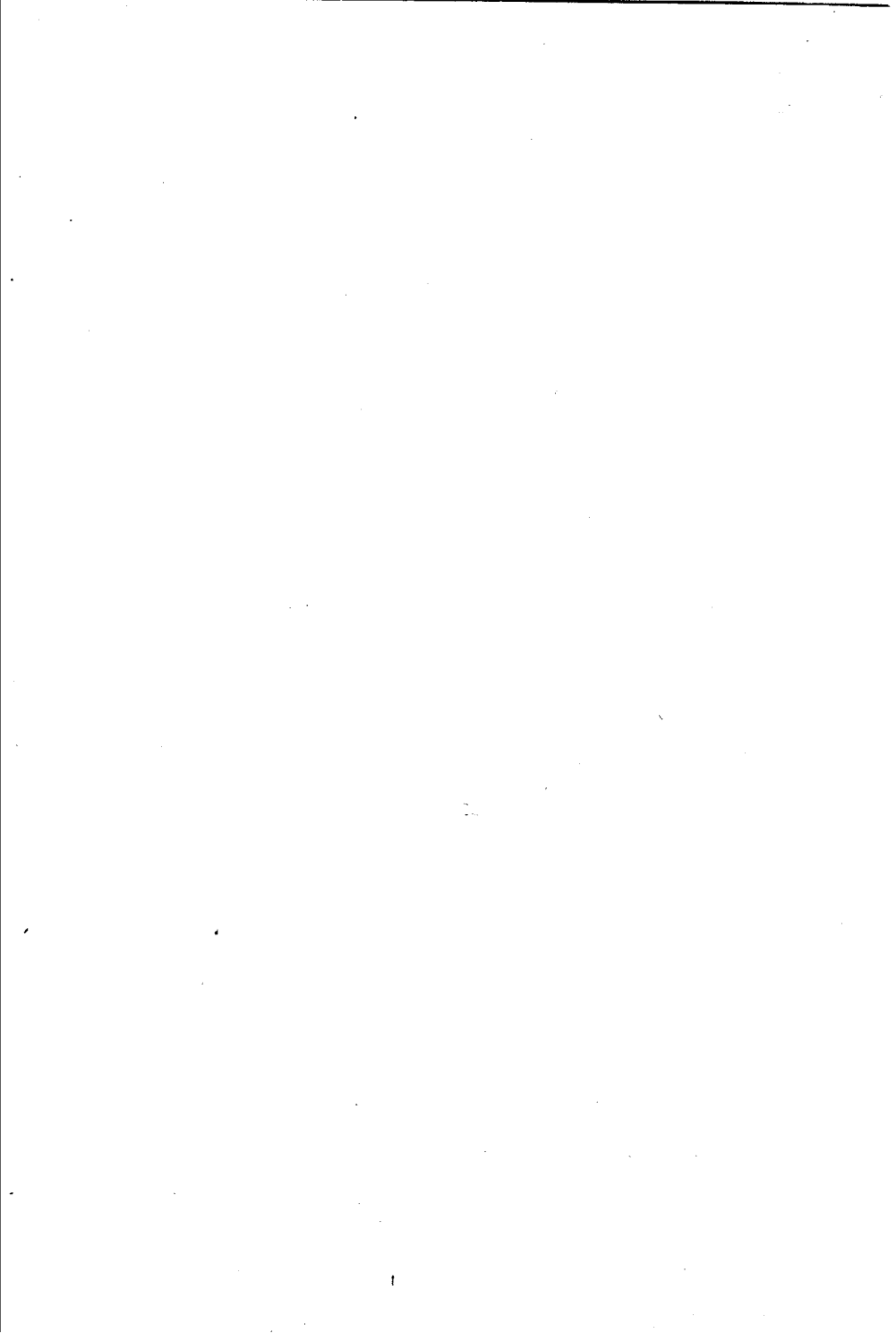
高洛　（抽泣）噢！噢！噢！

阿凯勒　您不要呆在这里，高洛……她现在需要安静……您来，您来……这太可怕了，但这不是您的过错……这个小生命活着的时候多么安宁，多么羞怯，多么娴静……同大家一样，她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可怜的小生命，……她活着，就象她孩子的大姐一样……您来，您来……我的上帝呀！我的上帝呀！……我什么也不会明白……我们不要呆在这里。——

来，孩子不应该呆在这间房里……现在孩子应该代替她的母亲活下去……该轮着这可怜的小姑娘了……

〔默然齐下。

——全剧终



丹达吉勒之死

（四幕悲剧）

张裕禾 译

人 物 表

丹达吉勒

伊 格 兰 ⎫
贝朗热尔 ⎭ 丹达吉勒的姐姐

阿格洛瓦勒

第　一　幕

〔小山岗上。王国的城堡尽收眼底。

〔伊格兰搀着丹达吉勒的手上。

伊格兰　丹达吉勒，头一夜你会睡不好觉的。我们四周的大海已经呼啸，万木齐声呜咽。天色已晚。月亮就要落到隐没王宫的白杨树后面去了……而今我们无依无靠，也许，即使在这里，也要备加小心。我们好象在这儿觊觎着微小幸福的降临。有一天，我发自肺腑，喃喃自语——上帝也很难听得见，我对自己说，我会幸福的……没有更多的指望了。可是过了不久，我们年老的父王去世了，两位兄长失踪，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们他们现在哪里。我现在孤零零一人，只有我可怜的妹妹和你，我亲爱的小丹达吉勒与我在一起。我对未来没有信心……到这儿来，坐在我的膝盖上。先亲亲我，再把你的小胳膊放在这儿，搂着我的脖子……别人休想把我们拆散……那时候，晚上到了该抱你的时候，是我抱着你，你在没有窗户的长廊里怕我那盏灯的影子，你记得吗？——今天早晨，当我突然又见到你时，我心里为之一惊，嘴唇都发抖了……我原以为你远在他方，安然无恙……谁让你到这儿来的？

丹达吉勒　我不知道，好姐姐。

伊格兰　人家说过什么话，你不知道吗？

丹达吉勒　人家说应该走。

伊格兰　为什么应该走呢？

丹达吉勒　因为这是王后的意思。

伊格兰　没有说为什么王后要这么做吗？他们肯定说过许多话……

丹达吉勒　好姐姐，我什么也没有听见。

伊格兰　他们聊天时都说些什么？

丹达吉勒　好姐姐，他们说话的声音很低。

伊格兰　总是很低吗？

丹达吉勒　总是很低，伊格兰姐姐，除非他们看着我的时候。

伊格兰　他们没有说王后什么吗？

丹达吉勒　伊格兰姐姐，他们说他们见不到她。

伊格兰　和你一起在船上甲板上的人什么也没有说吗？

丹达吉勒　他们只关心风向和船帆，伊格兰姐姐。

伊格兰　啊！……这不奇怪，我的孩子……

丹达吉勒　他们把我一个人搁在一边，好姐姐。

伊格兰　听我说，丹达吉勒，我把我知道的告诉你……

丹达吉勒　好姐姐，你知道什么？

伊格兰　知道的不多，我的孩子……我和妹妹自出生以来就在这儿寄人篱下，对于所发生的一切丝毫不敢过问……很久以来我象个瞎子一样生活在这个岛上，一切似乎都很自然……除了鸟飞，树叶颤动，玫瑰花开，别的事儿，我都看不见……岛上是如此宁静，连一个熟了的果子掉在花园里的声响，也会使人们惊得跑到窗口来张望……没有一个人好象有所怀疑……可是，有一天夜里，我知道了这是另一回

事……我本想逃走，但逃不了……我说的，你懂吗？

丹达吉勒　懂，懂，好姐姐，他们想要干什么我都明白……

伊格兰　好吧，不知道的事，我们就不再谈了吧……往那边看，在破坏风景的枯树后面，山谷深处的宫堡，你看见了吗？

丹达吉勒　就是那漆黑的东西吗，伊格兰姐姐？

伊格兰　的确是漆黑的……在黑暗的圆形谷地中央……我们要住在那里面……宫堡本可以建造在周围的大山顶上……白天山顶郁郁苍苍……那里空气好，还可以看见大海和巉崖那边的牧场。但他们却喜欢把它造在幽深的山谷里，甚至清风也吹不到那下面去……宫堡倒塌了，也没有人管……围墙裂缝了，简直可以说暗无天日，宫堡颓圮……只剩下一个塔楼经住了风雨的考验……塔楼很巍峨，把下面房子的阳光都给挡住了……

丹达吉勒　伊格兰姐姐，有个什么东西亮起来了，……红彤彤的大窗户，你看见吗？你看见吗？……

伊格兰　这是塔楼上的窗户，丹达吉勒，这是你唯一能看到有亮光的窗户，王后宝座就在那里面。

丹达吉勒　我能见到王后吗？

伊格兰　没有人能见到她……

丹达吉勒　为什么见不到她呢？

伊格兰　再靠过来一点，丹达吉勒……一只鸟，一棵草，也不能让他们听见……

丹达吉勒　没有草，好姐姐……（静场）王后，她做什么？

伊格兰　没有人知道，我的孩子。她不露面……她一个人住在那儿，住在她的塔楼里，伺候她的人白天不出来……她很老了，她是我们母亲的母亲，她想一个人统治……她多疑，又

爱妒忌，人家说她疯了……她怕有人起来取代她的王位，无用说，正是出于这种担心，她才要人家把你带到这里来……她的命令不知怎么就被执行了……她从不下楼，塔楼上所有的门都日夜关着……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她一眼，但是，从前在她还年轻的时候，别人好象见到过她……

丹达吉勒　伊格兰姐姐，她长得很丑吗？

伊格兰　听说她长得不美，并且胖得臃肿了……但是，见过她的人都不敢谈起她……谁知道他们见过她没有？……她有一股别人不理解的力量，我们住在这儿，好象有一块沉重的石头无情地压在心上……你不要过分害怕，也不要吓得夜里做恶梦，我们会照应你的，亲爱的丹达吉勒。你是不会遇到不幸的，但你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你的姐姐贝朗热尔，也不要离开我们年长的老师阿格洛瓦勒……

丹达吉勒　也不要离开阿格洛瓦勒，是吗，伊格兰姐姐？

伊格兰　也不要离开阿格洛瓦勒……他爱我们……

丹达吉勒　他年纪那么大了，好姐姐！

伊格兰　他年纪大，但很明智……这是我们剩下的唯一的朋友，他知道很多事……很奇怪，王后把你弄来没有通知任何人……我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儿……知道你远在他方，在大海那边，我既伤心又高兴……而现在……我很吃惊……今天早晨，我出来看看山顶上是否出太阳了，而我在门口看到的却是你……我马上认出了你……

丹达吉勒　不对，不对，好姐姐，是我先笑的……

伊格兰　我一下子笑不出来……你将来会懂的……丹达吉勒，不早了，海上刮起黑风来了……你站起来之前先亲亲我，用点劲亲，再亲一次，再亲一次……你不知道有人爱……把你

的小手给我……我紧紧握着你的小手，我们回到那座破宫堡里去吧……

〔齐下。

第　二　幕

〔宫堡中一内室。

〔阿格洛瓦勒和伊格兰在室内。贝朗热尔上。

贝朗热尔　丹达吉勒在哪儿？

伊格兰　在这儿。说话声儿别太大。他在那屋睡觉呢。他脸色好象有点儿苍白，也好象有点不舒服。漂洋过海，长途旅行，把他累坏了。抑或是宫中的气氛使他幼小的心灵受了惊吓。他无缘无故地哭。我把他放膝上摇了摇，你来看……他在我们床上睡着呢……他睡着时神态严肃，一只手放在额上，象个伤心的小国王……

贝朗热尔　（突然泪如雨下）姐姐！姐姐！……我可怜的姐姐！……

伊格兰　怎么啦？

贝朗热尔　我不敢讲我知道的事……我也不能肯定说知道了什么……但我听到了别人听不到的……

伊格兰　你听到什么啦？

贝朗热尔　我从塔楼的过道旁边经过……

伊格兰　嗯？……

贝朗热尔　有一扇门虚掩着。我轻轻推开门……走了进去……

伊格兰　在哪儿？

贝朗热尔　我从来不曾到过的地方……有另外一些点着灯的过道，然后是低矮没有出口的廊房，……我知道那地方是禁止去的……我很害怕，我正要往回走，这时我突然隐隐约约听到说话声……

伊格兰　一定是伺候王后的佣人，她们住在塔楼底层……

贝朗热尔　我说不清是什么……我和她们之间可能隔着不止一道门，传到我耳朵里来的声音好象是被人卡着脖子发出来的……我尽可能凑得近些……我什么也听不真，但我相信她们是在谈论一个今天刚到的孩子，和一顶金王冠……她们好象在笑……

伊格兰　她们在笑？

贝朗热尔　对，我想她们是在笑……如果不是在哭的话，或者是在做什么，我没有弄懂。因为听不清楚，她们的说话声又很轻柔……她们好象一起在拱顶下忙碌着……她们讲起王后要见的那个孩子……今天晚上她们可能上来……

伊格兰　什么？……今天晚上？

贝朗热尔　对……对……我想是今天晚上……

伊格兰　她们不曾提到任何人的名字？

贝朗热尔　她们提到一个孩子，一个很小的孩子……

伊格兰　没有别的孩子……

贝朗热尔　这时她们的嗓门儿稍稍大了一点，因为其中一个说日子好象还没到……

伊格兰　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她们走出塔楼这也不是第一次了……我早料到她为什么要人把他带来……但我没料到她会这样着急！……我们走着瞧吧……我们是三个人，我们还来得及。

贝朗热尔　你要做什么？

伊格兰　我还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但我会使她大吃一惊的……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你们这些害怕的人？我来告诉你们……

贝朗热尔　什么？

伊格兰　她不会轻易得到他……

贝朗热尔　我们孤单无援，伊格兰姐姐……

伊格兰　唉！的确，我们孤单无援！……只有一个补救的办法，对我们来说总是很灵验的！……象以往每次那样，让我们跪着等待……（以讽刺的口吻）她也许会动恻隐之心！……眼泪会使她软下来……不管她要求什么，都要答应她；也许她会微笑，她有这个习惯：放过所有下跪的人……多年来，她在她那巍峨的塔楼里把我们家的人一个个吃掉，而没有一个人敢揍她耳光……她在那儿象块墓石一样压在我们心上，而没有一个人敢伸手……当这儿还有男人在的时代，男人们也怕她，对她俯首帖耳……今天该轮着女人了……我们走着瞧吧……现在终于是站起来的时候了……我们不知道她凭什么有力量，而我再也不愿在她塔楼的阴影里生活下去了……你们走，你们两人都走，如果你们也害怕，就让我更加孤单吧……我等她……

贝朗热尔　姐姐，我不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但我和你一起留下……

阿格洛瓦勒　我也留下，姑娘……很久以来我心里就不安宁……你们要试一试……我们已试过不止一次了……

伊格兰　你们也……试过？

阿格洛瓦勒　他们都试过……但事到临头，他们都失去了勇

气……你们也一样，你们走着瞧吧……她也许命令我今晚就到她楼上去，我会拱起双手，一言不发；我疲乏的双脚爬着楼梯，既不缓慢也不急促，虽然我知道我是不会睁着眼下来的……我再没有勇气反对她……我们的手没有一点用处，打不着任何人……需要的不是这些手，一切皆无用……但我愿意帮助你们，既然你们希望……我的孩子，把房门关上……叫醒丹达吉勒，用你们娇嫩的光膀子搂着他，把他抱在膝上……我们没有别的自卫手段……

第　三　幕

〔与前一幕同一间内室。

〔伊格兰和阿格洛瓦勒在室内。

伊格兰　我查看了门，共有三扇。我们守住那扇大的……其他两扇又厚又矮，从来不开。门的钥匙早已丢失，铁门栓且是砌在墙里的。请帮我关上这扇门，这扇门比城门还要笨重……也很坚固，雷公亲自出马也休想劈开……您准备豁出去了吗？

阿格洛瓦勒　（在门口坐下）我坐到门口的石台阶上，剑放在膝上……我想我等在这儿，夜里守在这儿不是第一次了……有时候，我们记起的往事自己也不全都理解……我做过这些事……我不知道是何时……但我从来不敢拔剑出鞘……今天，虽然我的两臂已没有力气，但剑就在这儿，就在我面前。我要试它一试……也许现在是我们自卫的时候了，尽管明知白费力气。

〔贝朗热尔抱着丹达吉勒从旁边的房间上。

贝朗热尔　他醒了……

伊格兰　他面色苍白……他怎么啦？

贝朗热尔　我不知道……他在暗暗哭泣……

伊格兰　丹达吉勒……

贝朗热尔　他瞧着那一边……

伊格兰　他不认识我了……丹达吉勒，你在哪儿？你姐姐跟你说话呢……你往那边看什么？你转过脸来……来，我们去玩去……

丹达吉勒　不去……不去……

伊格兰　你不愿意玩吗？

丹达吉勒　我走不动了，伊格兰姐姐……

伊格兰　你走不动啦？……来，来，你怎么啦？你是不是有点不舒服？

丹达吉勒　是的……

伊格兰　你什么地方不舒服？告诉我，丹达吉勒，我来给你治……

丹达吉勒　我说不出，伊格兰姐姐，浑身都……

伊格兰　到这儿来，丹达吉勒……你准知道，我的胳臂比较温柔，我抱着，病很快就会好的……贝朗热尔，把他给我……他坐到我膝上来，就会好的……喏，你瞧，这是什么？……你的大姐姐都在这儿……她们在你的身边……我们保护你，恶魔就来不了……

丹达吉勒　恶魔在那儿，伊格兰姐姐……为什么没有灯光，伊格兰姐姐？

伊格兰　有啊，我的孩子……你没见屋顶上吊着灯吗？

丹达吉勒　对，对……灯不大……还有其他灯吗？

伊格兰　为什么还要其他灯呢？该看见的，都看见了……

丹达吉勒　噢！……

伊格兰　噢！你的目光多深沉！……

丹达吉勒　你的也一样，伊格兰姐姐……

伊格兰　今天早晨我没有注意到……我看见升起……魂灵以为看到的东西，嘴上说不清是什么……

丹达吉勒　我没见到魂灵，伊格兰姐姐……阿格洛瓦勒为什么坐在门口？

伊格兰　他歇一歇……他想睡觉前亲你一下……他在等你醒来……

丹达吉勒　他膝上放着什么？

伊格兰　膝上？我看他膝上什么也没有……

丹达吉勒　有的，有的，有个东西……

阿格洛瓦勒　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我的孩子……我在看我的旧剑，我快认不出它了……我使用它多年，但近来我对它失去了一切信心，我觉得它快断了……剑的护手附近有块小斑……我发现剑刃失去了锋芒……今天我的心情十分沉重……你说我能怎么办？……在不测事件发生之前，人总得在等待不测中活着……然后必须按人们期望的那样行事……人有时会有这样沉闷的夜晚，生活的无为使人感到恶心，此时真想闭上眼……天晚了，我累了……

丹达吉勒　他身上有伤疤，伊格兰姐姐……

伊格兰　在哪儿？

丹达吉勒　额头和手上……

阿格洛瓦勒　这是些老伤疤，已经不痛了……今晚一定是灯光照在伤疤上了……以前你不曾发现吗？

丹达吉勒　他看来很忧伤，伊格兰姐姐……

伊格兰　不，不，他不忧伤，但很疲乏……

丹达吉勒　你也一样，也忧伤，伊格兰姐姐……

伊格兰　不，不，你瞧，我还笑呢……

丹达吉勒　那个姐姐也一样。

伊格兰　不，她也笑呢……

丹达吉勒　这不是笑，这……我知道……

伊格兰　来，亲我一下，想想别的……

〔伊格兰吻丹达吉勒。

丹达吉勒　想什么呢，伊格兰姐姐？你这样亲我的时候，为什么弄痛我呀？

伊格兰　我弄痛你啦？

丹达吉勒　是啊……不知为什么，我听见你的心扑通扑通在跳，伊格兰姐姐……

伊格兰　我心跳，你听见啦？

丹达吉勒　噢！噢！你的心在跳，在跳，好象要……

伊格兰　什么？

丹达吉勒　我不知道，伊格兰姐姐……

伊格兰　不要无缘无故地担忧，也不要说些别人不懂的话……瞧！你的眼里有泪水了……你为什么难过呀？我也听见你的心在跳呢……我们这样拥抱时总会听见心跳的……这时候心与心在说话，讲些嘴上说不出来的话……

丹达吉勒　我刚才没有听见……

伊格兰　因为刚才……哎哟！你的心！……怎么啦？……快跳出来啦！……

丹达吉勒　（大声叫喊）伊格兰姐姐！伊格兰姐姐！

伊格兰　什么？

丹达吉勒　我听见了！……她们……她们来啦！

伊格兰　谁来啦？……你怎么啦？……

丹达吉勒　门！门！她们在门口！

〔他仰天倒在伊格兰的膝上。

伊格兰　他怎么啦？……昏过去了……

贝朗热尔　当心……当心……他要摔下来了……

阿格洛瓦勒　（骤然跃起，提剑在手）我也听见了……过道里有人在走。

伊格兰　啊！……

〔静场。他们竖起耳朵听。

阿格洛瓦勒　我听见……有一群……

伊格兰　一群……一群什么？

阿格洛瓦勒　我不知道……我听见又听不见……她们走路与常人不一样，她们走来了……她们在摸门……

伊格兰　（将丹达吉勒紧张地抱在怀里）丹达吉勒！……丹达吉勒！……

贝朗热尔　（一面吻丹达吉勒）我也听见了！……我也听见了！……丹达吉勒！……

阿格洛瓦勒　她们在晃门……你们听……轻轻地……她们在耳语……她们轻轻摸着……

〔听到钥匙在锁眼里的转动声。

伊格兰　她们有钥匙！……

阿格洛瓦勒　是的……是的……我早知道……等着吧……（他高举着剑，站在最后一级台阶上）你们来！……你们也来！……

〔静场。门微开。吓慌的阿格洛瓦勒将剑横拦着门缝，剑头插在门框的柱子中间。该死的推门的压力把剑卡嚓一声折成两段，断剑沿着楼梯哐啷哐啷地滚下去。伊格兰抱着昏厥过去的丹达吉勒跳起来，她，贝朗热尔

和阿格洛瓦勒白白用了全身力气，试图把门顶住，但门还是慢慢开了，没有一点声音，也看不见任何人。只有黑暗中的寒气钻进室内。突然间，僵直的丹达吉勒惨叫一声，从她姐姐怀里脱开，跌落在门口，消失在黑暗之中。伊格兰跳起来追上去，也消失在黑暗之中。

伊格兰　（在过道里，用逐渐远去的声音）她们把他抢走了！……快来呀！……救命呀！……大家来呀！……她们把他带走啦！……

〔阿格洛瓦勒和贝朗热尔奔向过道。台上空无一人。远远地传来丹达吉勒十分微弱的呼唤声："伊格兰姐姐！……伊格兰姐姐……"

第 四 幕

〔阴森森的拱顶下一扇大铁门。

〔伊格兰，惊呆，蓬发，手持一盏灯上。

伊格兰 （转过身来，精神失常地）他们没有跟着我……贝朗热尔！……贝朗热尔！……阿格洛瓦勒！……他们在哪里？他们说他们爱他，可却把我孤零零一人丢下！……丹达吉勒！……丹达吉勒！……噢！是真的……在无情的高墙之间，我向上爬，爬了无数级台阶，我吃不消了……拱顶好象在摇晃……（倚在支撑拱顶的柱子上）我快倒下了……噢！噢！我可怜的生命，我感觉到它……它就在我的嘴边，它想弃我而去……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我什么都没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一片沉寂！……所有这些金色发卷，我是沿着台阶和高墙捡到的，我一路捡，一路走，……噢！噢！多美的金色的发卷！小拇指①……小拇指……我说什么来着？我想起来了……我也不相信……可以睡了……所有这一切都不重要，这是不可能的……自己想些什么我也不知道了……人家吵醒您，然后……其实，啃，其

① 小拇指，法国贝洛童话中的人物，以机智见长。他父亲把他和他的六个哥哥丢到森林里去。他沿路撒小石子，然后便带着哥哥们沿着小石子指引的路，寻回家里。

实应该好好想想……你可说这，你可说那，但心里却想的另一回事，连自己也不知胡说了些什么。我端着我的小灯来到这里……尽管楼梯上有风，灯没有熄灭……说实在的，该怎么看呢？捉摸不定的东西太多了……但有人肯定是清楚的；可是，为什么他们不说话呢？（看看周围）这一切我从来不曾见过……不能再向上走了，这些都是违禁的……好冷……又这么黑，吓得人简直不敢透气……有人说黑暗会害死人的……那儿有一座可怕的大门……（走近大门并用手摸门）喔唷！冰凉的！是用整块的铁做的，一大块整铁做的，也没有锁眼……门怎么开呢？我看不见铰链，我想是砌在墙里了……再也走不上去了……没有台阶了……（惨叫一声）啊！……又是金色发卷，卡在门缝里！……丹达吉勒！……丹达吉勒！……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一定是！……（对着门疯狂地拳打脚踢）啊！你这杀人魔王！杀人魔王！你原来在这儿！……你听着！我诅咒你！我诅咒你！我唾骂你！……

〔门那边传来轻轻的敲击声，接着透过铁门传来丹达吉勒微弱的呼唤声。

丹达吉勒　伊格兰姐姐，伊格兰姐姐……

伊格兰　丹达吉勒！……什么？……什么？丹达吉勒，是你吗？

丹达吉勒　快开门，快开门！……她在那儿呢！……

伊格兰　噢！噢！……谁呀？……丹达吉勒，我的小丹达吉勒……你听见我吗？怎么啦？发生什么事啦？……丹达吉勒！……你没有伤着哪儿吧？……你在哪儿？……你在那儿吗？……

丹达吉勒　伊格兰姐姐，伊格兰姐姐！……你不给我开门，我就

要死了……

伊格兰　你等一等，我试试，你等一等……我开，我开……

丹达吉勒　你没有懂我的意思！……伊格兰姐姐！……来不及了！……她没有能够扣住我……我打了她，打了她……我跑了……快，快，她来了！……

伊格兰　我来，我来……她在哪儿？……

丹达吉勒　我什么也看不见……但我听见……噢！我怕，伊格兰姐姐，我害怕！……快，快！……快开门！……看在上帝面上，伊格兰姐姐！

伊格兰　（焦急地摸门）我相信我找到了……你稍等一下……一分钟……一会儿……

丹达吉勒　我等不及了，伊格兰姐姐……我听到了她在我后边喘气的声音……

伊格兰　没有关系，丹达吉勒，我的小丹达吉勒，别害怕……因为我看不见……

丹达吉勒　你看得见的，我清清楚楚看见你的灯光……你身边亮堂堂的，伊格兰姐姐……在这儿我看不见……

伊格兰　丹达吉勒，你看见我吗？你是从哪儿看见的？没有缝呀……

丹达吉勒　有，有的，有一条，就是太细了！……

伊格兰　在哪一边？这儿？……说，你说呀……也许在那儿。

丹达吉勒　这儿，这儿……你听不见吗？我在敲……

伊格兰　这儿吗？

丹达吉勒　再高点……缝太细了！……一根针也塞不过去！……

伊格兰　你别害怕，有我在……

丹达吉勒　噢！我听见，伊格兰姐姐！……你拉！你拉！要拉！

她来啦！……如果你能开开一点点……一点点……因为我人这么小！……

伊格兰　我没有指甲了，丹达吉勒……我拉了，推了，敲了！……我敲了！……（她再敲，想摇动坚不可撼的铁门）我两只手指已经麻木不仁了……不要哭……这是铁的……

丹达吉勒　（绝望地哭泣）你就没有能开门的东西吗，伊格兰姐姐？……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我也许能钻过去……因为我人这么小，这么小……你很明白……

伊格兰　丹达吉勒，我除了灯什么也没有。……有了！有了！……（用手中的陶瓷灯使劲敲门，灯灭了，砸碎了）哎呀！……骤然一片漆黑！……丹达吉勒，你在哪儿？……噢！听着，听着！……你不能从里面打开门吗？……

丹达吉勒　不能呀，不能，什么也没有……我什么也感觉不到……亮的细缝也看不见了……

伊格兰　你怎么啦，丹达吉勒？……我几乎什么也听不见……

丹达吉勒　好姐姐，好姐姐……不可能了……

伊格兰　怎么啦，丹达吉勒？……你到哪里去啦？……

丹达吉勒　她在那儿！……我再没有勇气了。伊格兰姐姐，伊格兰姐姐！……我感觉到她了！……

伊格兰　感觉到谁呀？……谁呀？

丹达吉勒　我不知道……我看不见……已经不可能了吗？……她……她抓住我的脖子……她已经把手放到我的喉咙上……噢！噢！伊格兰姐姐，来这儿呀……

伊格兰　我来，我来……

丹达吉勒　这样黑！……

伊格兰　你挣扎呀，你反抗呀，你撕碎她！……不要害怕……一

会儿！……我在这儿……丹达吉勒？……丹达吉勒！回答我！……救命啊！……你在哪儿？……我来帮你……亲我……通过门……这儿……这儿……

丹达吉勒　(声音极低)这儿……这儿……伊格兰姐姐……

伊格兰　从这儿，从这儿我亲吻你，你听见吗？再吻一次，再吻一次！……

丹达吉勒　(声音越来越低)我也吻……这儿……伊格兰姐姐！……伊格兰姐姐！……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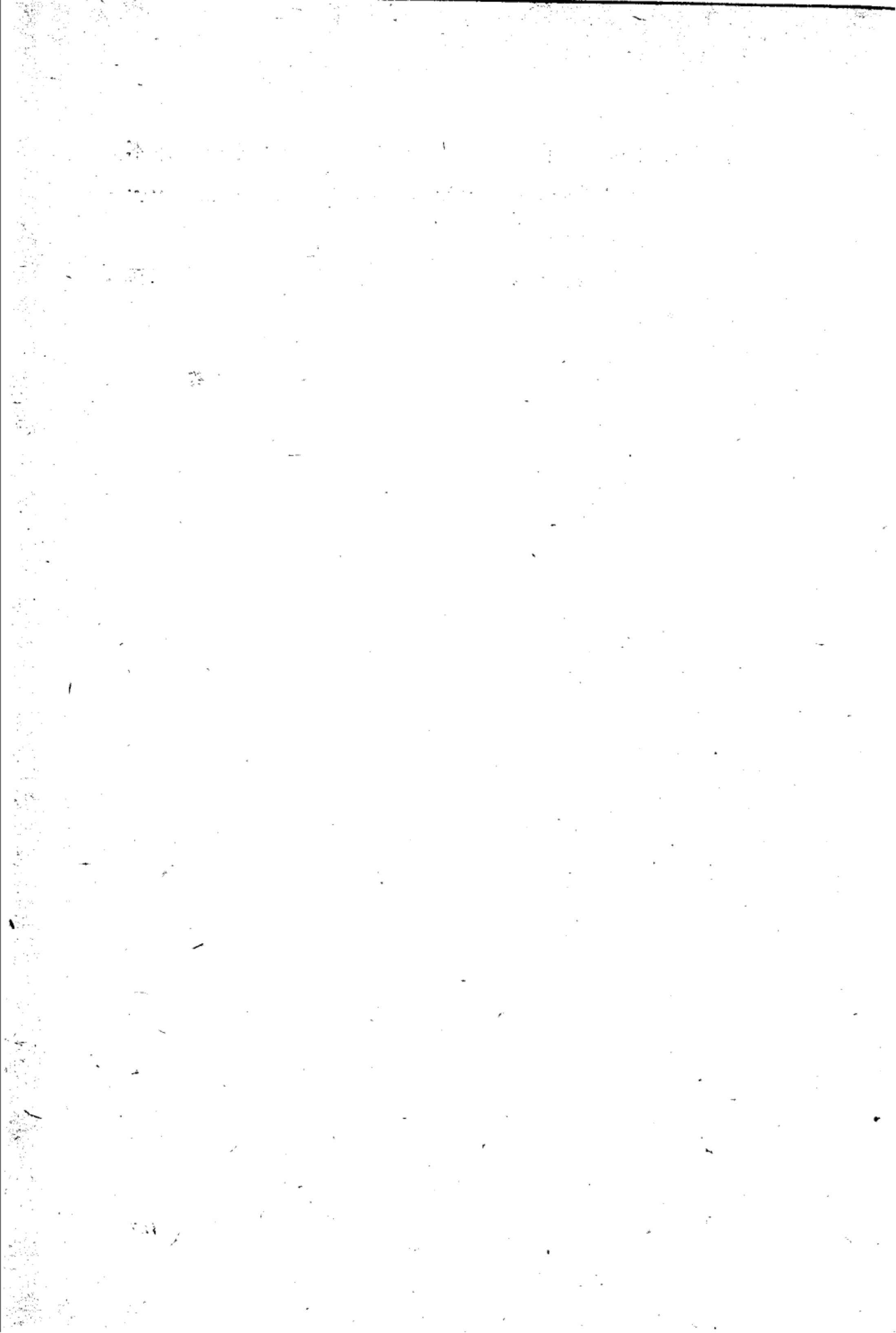
〔铁门那边传来小孩身体摔倒的声音。

伊格兰　丹达吉勒！……丹达吉勒！……你怎么啦？……把他还给我！把他还给我！……看在上帝的面上，请您把他还给我！……我听不见他的声音了……您要把他怎的？……请您不要伤害他，不是吗？……这只不过是个可怜的孩子！……他不抵抗……您瞧，您瞧……我不坏呀……我已经双膝跪下了……把他还给我们吧，我求求你！……这不是为了我一个人，你知道……你要我做啥我就做啥……我不坏，您瞧……我拱手恳求您……我以前错了……你看得很清楚，我完全屈服了……我失去了我所有的一切……应该用别的办法惩罚我……如果你要使我痛苦，可以使我更加痛苦的办法多着呢……你会知道的，但是这个可怜的孩子是没有错的，我说的不是真心话……我原来不知道……我知道您是十分善良的……最后总该饶恕吧！他那么年轻，那么俊美，那么幼小！……您瞧这是不可能的！……他用小手搂住您的脖子，用小嘴亲您的嘴，就是上帝也会心软的……您要开门的，是吗？……我几乎什么也不要……我只要和他呆一会儿，呆一小会儿……我想不起来……你晓得……我是

没有时间……几乎什么也不要就能让他钻过来……并不难……(难以忍受的长时间的静场)你这杀人的魔王！……杀人的魔王！……啐！……

〔伊格兰瘫倒地上，继续在黑暗中轻声抽泣，两臂伸向铁门。

——全剧终



阿里亚娜与蓝胡子

(三幕 童 话 剧)

张裕禾 译

人 物 表

蓝胡子
阿里亚娜
赛丽宰特
梅利桑德
伊格蕾娜
贝朗杰尔
阿拉迪娜
乳母
农民，群众

故事发生在蓝胡子的一座山庄里。

第 一 幕

〔蓝胡子山庄中一间宽敞豪华的半圆形大厅。大厅尽头有一扇大门。大门两侧的大理石柱廊上，各有三个乌木小门，门上装有银锁和银的装饰，封住六个壁龛式的洞口。在舞台深处，六个小门的上方，有六扇大窗，窗前是回廊式的室内阳台，大厅两边各有一半月形楼梯通往阳台。夜晚灯火通明，窗户大开。——室外，即大厅尽头窗户的外面。有一群骚动的农民，观众看不见，但清楚地听得见他们先是惊讶，后是不安，再是威胁的叫嚷声，骤起骤落的骚动声，脚步声和不满的怨声。序曲的最初几拍一开始，即启幕，并立即夹着音乐传来场外的人声。

人群声 您看见她是乘的四轮马车吗？——全村人都在等她。——她长得很漂亮。——她看了我一眼。——也看了我一眼。——也看了我一眼。——她心里忧伤还强作笑容。——好象她人人都爱。——从来没见过这样美的人。——她是从哪儿来的？——很远的地方，所以这儿的事她一点也不知道。——他们路上走了三十天。——他看不见我们，我们来大声嚷嚷，好让她知道！（齐声大叫）别再走啦！——别进庄院。——别进去，进去就没命啦！——（单独的人声）她不会明白：——听说她家乡有三十个男

子在后面追她。——为什么？——因为他们爱她。——听说她走的时候街上还有人哭呢。——她为什么要到这儿来？——我听说她有她自己的主见。——这女子不会上他当的！——不会，不会，她太漂亮了。——这女人不会上他当的！——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去哪儿？——他们从红色大门进去了。——不对，不对，我看见林荫道上有火把。——瞧，林荫道上的四轮大马车！——他害怕！——这女子不会上当的！他疯了！呸！呸！——够了！够了！这是第六个了！——杀人犯！杀人犯！处死他！处死他！处死他！——应该给他放把火！——我把大叉拿来了！——我带来了长镰！——他们进院子了。——我们去看看。——当心！——门都关起来了。我们在这儿等他们。——据说她什么都知道了。——她知道什么？——我知道的她都知道。——什么事情？您知道什么？——那些女的都没有死！——没有死？嘿！嘿！——我埋的她们。——有天晚上我走过那儿，听见有人唱歌。——我也听见过！——我也听见过！——听说她们复活了！——他要倒楣的！——你们看，你们看！窗户都关上了！……他们就要进去了！——什么也看不见了！——处死他！处死他！处死他！……

〔这时大理石壁洞上的六扇大窗户果然自己关上，人声因而逐渐小了，只隐隐约约听到一片嗡嗡声，最后几乎听不出来了。少顷，阿里亚娜和乳母从边门进入大厅。

乳母　这是什么地方？——您听，有人在叽叽咕咕。——那是农民。——他们想救我们。——路边站满了农民，他们不敢吭声，但他们示意叫我们回去。——（她走向大厅尽头的

大门）他们在门外面。——我听见他们走路的声音。我们想法把大门打开……他没让人跟着我们，我们也许可以逃走……我早跟您说过，他是个疯子，这是死路……人家传说的事是真的，他杀死五个妻子了……

阿里亚娜　她们没有死。在我那遥远的故乡，人们象谈论神奇的逸事那样谈论这件事；他对女性既爱又残忍；但又胆怯，却在那儿爱上了我。——我在那儿早就料到了，到了这里我更加相信了……他爱我，我漂亮，我会知道他的秘密的。首先不唯命是从，如果他毫无道理地用威胁的口吻下命令，这是第一件要做的事。——那些女人错了，她们之所以受害，就是因为她们不坚决。——我们现在是在过廊里，后面就是他等着我的大厅。——他给了我这些钥匙，可以打开藏着结婚首饰的宝库。六把银钥匙可以用，但不许我用金钥匙。关键就在这把钥匙上。——我扔掉那六把钥匙，留下这最后一把。（她扔掉银钥匙，钥匙撒落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

乳母　（急忙去捡起钥匙）您做什么？——他也许会把钥匙打开的全部金银财宝都送给您……

阿里亚娜　如果你愿意，你自己开吧。——我去寻找那扇不准我开的门。——如果你愿意，你把其他的门都打开；我们不会从允许我们做的事里了解到什么奥秘。

乳母　（环视大厅四周）瞧，大理石上有门。门上的银锁告诉我们可以用银钥匙开。我先开哪扇门呢？

阿里亚娜　随便。——这些装在壁上的门不过是为了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不让我们知道应该知道的秘密。——我要找第七扇门，但找不到……

乳母　(在第一扇门上试钥匙)哪把钥匙开这第一扇门呢？——这把？——不是的。——那把？——也不行。——噢！第三把塞进去了，它自己会开锁，用不着我手转！——当心！——躲开！两扇门动了，象纱幕一样滑到两边去了。——这是什么？——当心，许多火星落到了我的手上，并溅到了我脸上。——噢！……

〔乳母突然向后一退，因为她话还没有说完，两扇门自己沿着边槽向两边滑动，接着突然消失了。奇妙地呈现出一堆紫水晶，满满地一直堆到洞口的顶端。门开后，各种形状的紫水晶首饰——项链、头饰、手镯、指环、耳环、腰带、冠冕，好象摆脱了千百年的幽禁，一下子涌泻下来，紫光四射，蹦得满屋皆是；随着第一批珠宝撒在大理石地上，其他的珠宝首饰跟着也从苏醒过来的拱顶上的缝缝隙隙里，大量涌出来，数量越来越多，样式越来越精美，珠玉之声不绝于耳。

乳母　(眼花缭乱，不知所措，两手大把大把地捧起珠宝)您拿呀！——您弯下身子！捡最漂亮的！——足够妆饰全国的人了！还在不断掉出来！——砸到了我的手上，钻到了我的头发里！——瞧，我们从没见过的新奇珠宝又从顶上落下来了，好象是奇异的蝴蝶花！绛紫色的，丁香色的和青莲色的！您把胳臂伸进去，您把头上都戴满，我要装足满满一斗篷……

阿里亚娜　这些都是高贵的紫水晶。——打开第二扇门。

乳母　第二扇门？——我不敢……但我想知道是否……(她把钥匙塞进锁眼)瞧！——钥匙自己转动了！门长翅膀了，墙壁自己开了。——噢！

〔与第一扇门打开时同样情景。但这次堆积如山，蜂拥而出，满地乱蹦，蓝光闪烁，珠玉之声不绝于耳的是无数的蓝宝石。

阿里亚娜　这些都是美丽的蓝宝石。——打开第三扇门。

乳母　等等，等我看清了，等我捡出了最美的！——天蓝宝石这么沉，快把我的斗篷撑破了！——您瞧，宝石又溢出来了，从四边流出来。——右边是紫水晶，左边是蓝宝石！……

阿里亚娜　来，奶娘，快点。犯罪过的机会难得，而且瞬息即逝。

乳母　（打开第三扇门。情景同前，但这次是一大堆白色的珍珠。乳白色的珍珠如流水一般流淌，珍珠比别的小，但更加多不可数）我捡一把珍珠来配蓝宝石。

阿里亚娜　打开第四扇门。

乳母　（打开第四扇门。——情景同前。——绿宝石光芒四射）啊！初春时节，我村那一行行沐浴在晨曦朝露中的白杨的嫩叶，也赶不上这些青翠欲滴的宝石！……（摇摇斗篷，紫水晶、蓝宝石、白珍珠象流水一样哗哗地流出来）你们这些都滚开吧，把地方让给最漂亮的！我生在树丛之中，绿荫底下！……

阿里亚娜　打开第五扇门。

乳母　什么，连这些也不要？您看不上它们？

阿里亚娜　我喜欢的东西比最美丽的宝石还要美。

乳母　（打开第五扇门。——情景同前。——红宝石象血的瀑布一样奔泻下来，好象通红的热血，使人眼花缭乱）这些宝石怪吓人的，我碰也不碰它们。

阿里亚娜　我们离目标不远了，因为威胁已经来了。——打开

最后一扇门。

乳母　这是最后一把钥匙。——如果说血已经在允许打开的门下面流出，禁止打开的门口等着我们的不知是什么可怕的东西呢？……

阿里亚娜　快开呀。

乳母　（面有难色，打开第六扇门。——情景同前。——但这次四面喷射的强烈光芒使人睁不开眼。——一股股巨大的纯金刚钻涌到大厅里。千百万个闪亮、射线、光花和虹彩，纵横交错，忽明忽灭，喷向四方，越来越多，到处皆是，愈喷愈烈。不知所措的阿里亚娜发出惊叹的叫声。她俯下身去，捡起一个环形发饰、一条项链、几个腕链，都是光彩夺目的，随便戴在自己的头发、手臂、胸前和手腕上）

阿里亚娜　（一面在胸前玩着手中的金刚钻，高高捧起，钻石的光芒照耀全身）啊，我明亮的钻石呀，我寻找的不是你们，但我顺便向你们致敬！不朽的光的露水呀！在我的手上流淌吧，使我的双臂生光吧，使我的玉肌迷人吧！你们晶莹纯洁，闪光不止，永不泯灭；象一群天仙播撒星星一样，在你们的光彩中欢腾跳跃的，是对光明的热爱，这种热爱无所不至、萦回不熄，所向披靡！……（走近打开的门，观看洞顶）下吧，继续下吧，夏天的繁星，光华的珍品，多不可数的火的精灵！你们即使伤了我的眼睛，也不会叫我看厌倦的！……（身子向前俯得更低）——可是，这是什么，奶娘？奶娘，你在什么地方？华丽的光雾散开了，悬浮在顶拱之上，把它照得明晃晃的。——瞧，第七扇门在这里，门上还有铰链、铁闩和金锁！……

乳母　过来，您不要碰门。手别伸过去，睁着眼睛，可是别看它，

以免门儿开了……您过来呀，我们躲起来吧……钻石之后就是火焰或者死亡……

阿里亚娜　对，你退到后面去，奶娘。你躲到大理石柱子后面去。我要一个人进去。

〔她走到拱顶下，把钥匙插入锁眼，门向两面分开，里边没有什么，只露出一个漆黑的口，一阵压低声音唱的歌声从地底远处升起，传入大厅。

乳母　阿里亚娜，您在做什么？——是您在唱歌吗？

阿里亚娜　你听。（压低声音唱的歌声）

奥拉蒙德五美女
(凶神恶煞已死亡)
奥拉蒙德五美女
欲出地牢寻大门

乳母　这是他的那几位妻子……

阿里亚娜　是。

乳母　把门再关上！这歌声大厅里哪儿都听得见，这歌声传向四处。

阿里亚娜　（试图重新关上大门）我关不上……

〔唱歌的声音更响了点。

点亮手中五盏灯
打开誉楼每扇门
打开厅门四百扇
天日还是看不见……

乳母　歌声传上来了，越来越响了！……我们把外面的门关上。——帮我一把……（她们想把藏金刚钻的那扇门关上）——这扇门也关不上！

〔歌声更加响亮。

打开一口有声井

走到井坑最底层

坑底锁着一扇门

门上挂着金钥匙……

乳母　（慌慌张张地走到拱顶下）不要唱！不要唱！——她们会把我们也会毁了的！我们来捂住这歌声！（撑开她的大衣）我的大衣能把洞口堵住……

阿里亚娜　我看见了洞口下面的台阶。我要下到她们召唤我的地方去……

〔歌声越来越响亮。

缝里窥见大海洋

心惊胆战怕身亡

幽门紧闭敲不应

不敢擅自开禁门……

〔唱到最后一句时，蓝胡子进入大厅，他驻足片刻，看了一看。

蓝胡子　（走近）你们也……

阿里亚娜　（一怔，转过身来，走出拱顶，浑身珠光宝气，走向蓝胡子）主要是我！……

蓝胡子　我本以为您比您的姐妹要更强些，更乖些……

阿里亚娜　她们被关在里面已经多久啦？

蓝胡子　有几天的，有几个月的，最长的有一年……

阿里亚娜　也许该惩罚的仅仅是那位关了一年的。

蓝胡子　我的要求并不苛刻……

阿里亚娜　您要求的东西超过了您给予的东西。

蓝胡子　您失去了我本想给您的幸福……

阿里亚娜　我所追求的幸福，不是默默无闻地过活。

蓝胡子　打消追根究底的念头吧，我可以既往不咎……

阿里亚娜　当我明白了一切，我也会既往不咎的。

蓝胡子　（一把抓住阿里亚娜的胳臂）您来！

阿里亚娜　您要我到什么地方去？

蓝胡子　到我带您去的地方去。

阿里亚娜　不去。

〔蓝胡子企图强行拖走阿里亚娜。阿里亚娜疼痛地大叫一声。回答这一叫声的先是一种听不太清的喧闹声。阿里亚娜和蓝胡子继续搏斗了一会儿，搏斗时，乳母发出绝望的喊叫。突然，外面飞来一块石头，砸碎了一扇大窗。人骚动，人群声鼎沸。又有飞石落入大厅内。乳母奔向大厅尽头的大门，抽掉插销，抬起铁栓。门外猛然一推，大门震动，并开出一道缝来，愤怒而又犹豫不决的农民挤在门口。——蓝胡子松开阿里亚娜，拔出宝剑，准备战斗。但阿里亚娜神情镇静，向人群走去。

阿里亚娜　你们要做什么？他丝毫没有伤害我。

〔她轻轻地推出农民，小心翼翼地把大门重新关好，这时蓝胡子低着头，看着自己的剑尖。

——幕落

第 二 幕

〔幕启时场上暂无灯光。一间宽敞的地下大厅几乎一片漆黑，许多厅柱支撑着大厅的拱顶。舞台最右边，紧贴大厅外侧有一狭窄的拱顶隧道，隧道经舞台右前角一洞口通入大厅。洞口呈边门形状或不成形的拱门形状。

〔阿里亚娜和乳母出现在隧道尽头，好象她们正走下楼梯的最后几级。阿里亚娜手中持着一盏灯。

乳母　您听！门又关上了，声音多响，墙壁也震动了……我不敢再往下走了……我等在这儿……我们肯定不能重见天日了。

阿里亚娜　往前走，往前走！……什么也用不着怕。他已受伤，他被打败了，但他自己还不知道……他会含着眼泪释放我们的，但最好还是自己解放自己。现在他在一怒之下接受了他在爱我时所不肯同意我做的事。我们马上就会知道这里的秘密……

〔她高举着灯向前走，一直走到隧道口；她向里欠身，想看看漆黑一片的地下大厅里有什么。她好象盯住一个看不清的东西看，她向乳母转过头去叫她。

你来呀！……这个洞里面是什么东西？——你看见吗？——

它一动也不动……我想她们就在这里，但已经不在人世了……

〔她走进大厅，用手中的灯照亮一个个拱券。

你们在什么地方？

〔静场。

您是什么人？

〔一个几乎听不见的颤巍巍的声音回答。她又向前走了一步，手里的灯光更照向前方。观众可见五个女人模样的黑影一动不动地缩在最远的几个拱券的阴影里。

阿里亚娜　（压低嗓门）她们在里面呢！奶娘，奶娘，你在什么地方？

〔乳母赶来，阿里亚娜把手中的灯递给乳母，犹豫不决地向那堆人走了几步。

姐妹们……（那堆人吓了一跳）她们活着呢！我来啦！……

〔阿里亚娜张开双臂奔向她们，用她那颤巍巍的双手摸索着，拥抱她们，紧搂她们，抚摸她们，兴奋激动到了极点，这时乳母手持灯盏，立在一旁。

啊！我终于找到你们了！——她们仍然好好地活着，并且还是那么温柔可亲！我本来以为看见的是死人，而现在我流着眼泪亲吻的却是一张张可爱的嘴巴！……你们受苦了吧？——噢！你们的双唇湿润，你们的双颊圆润犹如小孩脸蛋一样……瞧你们裸露的双臂柔软、温暖，圆圆的乳房在衣衫的遮盖下一起一伏的！你们为什么哆嗦呀？——我吻的是肩膀，搂抱的是臀部，抚摸到的也不知是什么；我四面吻到的有的是袒露的胸，有的是温柔的唇……这些长发披盖了你们！……你们一定十分美丽！……我的双臂分开层层温暖

的发丝，我的双手淹没在难理顺的卷发之中……你们的头发又长又多吧？……是黑色还是金黄色？……我看不清我在做什么，我吻抱你们每个人，我挨个儿抓住你们每人的胳臂！……啊！我最后摸到的一位最年轻……你不要发抖，你不要发抖，我把你抱在怀里……奶娘，奶娘，你站在那儿干什么？——我在这儿就象一个妈妈一样在黑暗中摸着，我的孩子等着亮呢！……

〔乳母持灯走过来，照亮了这堆囚女。她们衣衫褴褛，头发蓬乱，面容消瘦，目光惊恐，神情迷惘。阿里亚娜为之一怔，须臾，她从乳母手中接过灯，将灯凑过去照她们，仔细地打量她们。

阿里亚娜　噢！你们受苦了！（看看四周）你们的地牢多阴森呀！……大滴大滴的冷水珠子掉在我的手上，烛光不停地跳动……你们怎么用惊奇的目光瞧我！……我向你们走近，你们为什么后退呀？你们还害怕吗？……那一位想逃跑？……不就是我刚刚拥抱过的最年轻的那位吗？……我以姐妹之情吻了你们很久，难道伤害了你们吗？……你们走过来呀，走过来呀，你们怕光吗？……走过来的这位叫什么名字？……

两三个胆怯的声音　赛丽宰特……

阿里亚娜　赛丽宰特，你笑啦？……这是我在这里看到的第一个微笑。——噢！你的大眼睛不敢正视，好象看到的是死亡一样，可是这是生命啊！……你光着的小胳臂期待着爱的抚摸，抖动得多么可怜……来，来，我的双臂等着你哩，可是一点也不哆嗦。（拥抱她）你在这座坟墓里已经关了多少天啦？……

赛丽宰特　我们数不清日子。——我们经常数错。——我想，我

关在这里已经一年多了……

阿里亚娜　谁是第一个被关进来的？

伊格蕾娜　（面色比别人更苍白，走向前）我。

阿里亚娜　你们很久没有见到阳光了吧？……

伊格蕾娜　我一个人哭的时候，我就不睁眼睛……

赛丽宰特　（盯着阿里亚娜）噢！您多漂亮！他怎么会象惩罚我们一样来惩罚您呢？——您也是没有听他的话吗？

阿里亚娜　我很快就听从了，但听从的不是他的法规，而是别的法规。

赛丽宰特　为什么您下到这儿来？

阿里亚娜　为了解救你们大家……

赛丽宰特　噢！好，放掉我们吧！……但您怎么办呢？

阿里亚娜　你们只要跟着我走就行了。——你们在这里做些什么？

赛丽宰特　祈祷，唱歌，哭泣，一直等待着……

阿里亚娜　你们就没想到过要逃走吗？

赛丽宰特　逃不走的，因为四边都紧紧地关着，而且也不准逃跑。

阿里亚娜　那我们要走着瞧了……透过披下的头发看我的那位，叫什么名字？她那金黄色的头发就象不动的火焰把她围了起来。

赛丽宰特　梅利桑德。

阿里亚娜　梅利桑德，你也过来。——长着大眼睛，贪婪地瞧着我的灯的火苗的那位呢？

赛丽宰特　贝朗杰尔。

阿里亚娜　躲在大柱子后面的那一位呢？

赛丽宰特　那是可怜的阿拉迪娜，她来自遥远的地方。

阿里亚娜　为什么你说"可怜的"？

赛丽宰特　她是最后一个下地牢的，又不懂我们的语言。

阿里亚娜　（向阿拉迪娜伸出双臂）阿拉迪娜！（阿拉迪娜跑过来，紧紧抱着她抽泣）你看，当我这样拥抱她时，我说的是她的语言……

赛丽宰特　她一直哭，还没有停过哪……

阿里亚娜　（惊奇地看看赛丽宰特和其他几个人）你呢，你也不曾微笑过呀？其他几位都不说话。怎么回事呀？你们就这样在恐怖之中生活下去吗？你们用不信任的目光看着我的一举一动，几乎没有笑容。——你们不愿意相信好消息吗？——你们不怀念白日的阳光吗？不怀念树上的小鸟吗？不怀念上面绿草如茵、繁花似锦的大花园吗？你们不知道现在是春天吧！——昨天上午，走在路上，我陶醉在阳光、宇宙、晨曦里……大地开满了鲜花，我那不长眼睛的双脚不知往哪里下脚是好……你们忘记了太阳，忘记了绿叶上的露珠，忘记了大海的微笑了吗？——大海刚刚还在笑，就象大海在心情愉快的日子里那样嬉笑。它那千万顷微波细浪拍打着阳光普照的沙滩唱歌，表示同意我的话……

〔拱顶上一直不停地往下滴水，阿里亚娜拿着灯向门洞转身时，一滴水正巧掉在灯头上，烛光最后晃动了一下，突然熄灭。乳母发出一声恐怖的叫喊，阿里亚娜停步，不知所措。

阿里亚娜　（在黑暗中）你们在哪里？……

赛丽宰特　在这儿，您拉住我的手，不要走开，这边有一潭很深的死水……

阿里亚娜　你们还能看得见？

赛丽宰特　看得见，我们长期生活在这黑暗之中……

贝朗杰尔　到这儿来，这边亮一点……

赛丽宰特　对，带她到亮的地方去。

阿里亚娜　在这黑暗无比的地牢里也有光亮吗？

赛丽宰特　对，有一处有光！……在最后一个拱券里有一大片微弱的亮光，您没看出来吗？

阿里亚娜　果然，我隐隐约约看到一片微弱的光越来越大……

赛丽宰特　不是光越来越大，那是您美丽的眼睛因吃惊而睁大了……

阿里亚娜　这光来自什么地方？

赛丽宰特　我们不知道。

阿里亚娜　应该弄清楚呀！……（她走到舞台深处，用手在墙壁上到处摸着）这儿是石墙……这儿还是墙……但上面就不再是石头了！……帮助我爬到这块石头上去……（其他囚女托着阿里亚娜，帮她爬上去）这拱券样子很怪……（继续摸墙壁）这是门栓嘛！……我摸到铁杠和粗大的门栓。——你们试过拉开铁闩吗？

赛丽宰特　不，不，不要动它，据说牢壁外边是海水！……大浪会涌进来的！……

梅利桑德　因为海的缘故，光是绿荧荧的！……

伊格蕾娜　我们多次听到海的声音，您当心！……

梅利桑德　噢！我感到海水在我头上晃荡！……

阿里亚娜　不是的，不是的，那是光在寻找你！……

贝朗杰尔　她想把它打开！……

〔囚女们吓坏了，退避到一根大石柱后面；眼睛睁得大大的，从那儿注视着阿里亚娜的每一个动作。

阿里亚娜　我可怜的，可怜的姐妹们！如果你们喜欢留在黑暗之中，为什么还要别人解放你们呢？如果你们感到在这里还不错，为什么还要哭呢？……噢！铁杠起来了，门就要开开来了！……等一等！……

〔当她还在说着话的时候，两扇大护窗板似的沉重的门果然开开了。但，仅有一股十分微弱的光，几乎是暗淡而昏黄的光，照亮拱券上的圆洞口。

阿里亚娜　（继续寻找）啊！这还不是真正的光明！……我手底下是什么？……是玻璃还是大理石？……好象是蒙上一层夜色的大玻璃窗……我的指甲劈了……你们的纺锤在什么地方？……赛丽宰特，梅利桑德，给我一个纺锤，一块石头！……那边地上有很多石子，给我一个就行！……（赛丽宰特拿着一块石子奔过来，递给阿里亚娜）这就是你们重见光明的钥匙！……

〔她在窗上猛砸了一下，一块玻璃碎了，黑暗中突然跳出一颗闪闪发光的大星。女囚们发出近乎欣喜的惊叫。阿里亚娜乐得情不自禁，越来越强烈难耐的光亮沐浴她的全身。她连续猛击，将所有其他玻璃砸碎，完全沉浸在胜利的狂喜之中。

阿里亚娜　好，还有这一块，还有这一块！……小的，大的，也是最后一块！……整个窗户坍了，强光刺着我的双手，我的头发！……我看不见了，我睁不开眼了！……等等再走过来，光线好象疯了一样！……我头也抬不起来，我闭着眼睛看见火星直扎我的眼皮！……不知向我扑来的是什么东西……是天还是海？是风还是光？我的满头头发成了一条闪亮的溪流！……我浑身全是奇异的东西！……我什么都看不见，但

我什么都听得见！……千万条光线刺着我的耳朵，我不知道把眼睛往何处藏，我的双手不再有影子，即使我闭上眼皮仍然金星直冒，我用胳臂遮着眼睛，挡住光线！……你们在什么地方？一起来呀，我下不来啦！……万顷火样的光波掀着我的长裙，我不知往哪里置足，我要跌进你们的黑牢了！……

〔听到阿里亚娜的呼唤声，赛丽宰特和梅利桑德从躲藏的暗处出来，如同穿过火焰一般，用手挡着眼睛，在光亮照耀下摸索着奔向窗户，并爬上阿里亚娜身边的石头。——其他四女跟着她们，照她们的样子做。所有四女因而挤在一片迫使她们低头的、耀眼的亮光之中。这时因目眩而有片刻沉默。这期间，外面传来海浪的滔滔声，风摇树叶的沙沙响，小鸟的歌唱，田野远处羊群走动时的当当铃声。

赛丽宰特　我看见大海啦！……

梅利桑德　我，我看见天空啦！……（用胳臂肘遮眼睛）噢！睁不开！……

阿里亚娜　用手遮住，眼睛就舒服了……我们这是在什么地方？

贝朗杰尔　我只想看树，树在哪儿？……

伊格蕾娜　啊！田野一片葱绿！……

阿里亚娜　我们在岩崖的半腰上。

梅利桑德　村庄在那边……你们看见了吗？……

贝朗杰尔　我们下不去，四方都是水，吊桥都升起来了……

赛丽宰特　人在哪里？……

梅利桑德　那边，那边……一个农民！……

赛丽宰特　他看见我们了，他在看我们……我来给他打个手

势……(她挥动自己的长发)他看见了我的头发，他脱下帽子，在胸口划十字……

梅利桑德　钟声！钟声！……(数着钟声)七，八，九……

赛丽宰特　十，十一，十二……

梅利桑德　中午了。

伊格蕾娜　谁唱得这样好听？

梅利桑德　那是鸟儿……你看见了吗？沿河边高大的白杨树上有几千只……

赛丽宰特　啊！你面色苍白，梅利桑德！……

梅利桑德　你也一样苍白……不要看我……

赛丽宰特　你的长袍破破烂烂，肉也看得见了……

梅利桑德　你也一样，你的头发披挂在你裸露的胸脯两边……

贝朗杰尔　我们的头发多长呀！……

伊格蕾娜　我们的面色多苍白呀！……

贝朗杰尔　我们的手没有血色！……

梅利桑德　阿拉迪娜哭了……

赛丽宰特　我来拥抱她，我来拥抱她……

阿里亚娜　对，对，你们互相拥抱吧，先不要互相看……特别是，不要盼到了光明反而伤心……你们乘兴赶快离开这座坟墓……悬岩上有个石阶梯通到下面。——我不知道它通到哪里，但是石阶梯亮光光的，海风扑打在上面……你们大家都来呀，你们大家都来呀，海面上阳光普照，碧波粼粼……

〔她走出洞口，消失在日光里。

赛丽宰特　(跟在她后面，并拖着其他囚女)对，对，你们来，你们来，我可怜的有幸再生的姐妹。让我们跳舞吧，我们也来跳光明圆圈舞……

〔她们全都爬上岩石，在亮光中唱着跳着，逐渐隐去。

奥拉蒙德五美女

（凶神恶煞已死亡）

奥拉蒙德五美女

欲出地牢寻大门……

——幕落

第 三 幕

〔场景与第一幕同。大理石洞穴和地面上还有零星的宝石在闪闪发光。红白相间的斑岩石柱之间，有几只箱子敞开着，艳丽的服装装得满满的直拖到箱子外面。外面已经天黑，厅内在几个大吊灯的照耀下，赛丽宰特、梅利桑德、伊格蕾娜、贝朗杰尔和阿拉迪娜，正站在大镜子前面梳理头发，整理她们穿上的闪光的衣服，戴鲜花和首饰，阿里亚娜挨个儿走到她们身边，给她们帮个忙，出个主意。大厅的窗户敞开着。

赛丽宰特　我们没能走出这个闹鬼的山庄。这地方这么美，离开了，我会感到可惜的……您的想法怎样，阿里亚娜？——真稀奇。吊桥会自动升起来，护河里的水，人一走近就涨……现在既然他不在了，还怕什么呢……他已经离开这里了……（吻抱阿里亚娜）只要您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就一定幸福。

梅利桑德　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阿里亚娜　我和你们一样不知道。他离开这里可能是出于惊慌，但肯定是因为第一次感到手足无措……或者是农民的愤怒使他感到不安。他已经感到谁都恨他，谁知道他是不是去搬救兵，叫些士兵、卫士来，以便惩办反叛的农民，再回

来主宰一切呢？……除非他的良心发现或者另一种力量牵制了他……

赛丽宰特　您不打算离开这儿吗？

阿里亚娜　护河里全是水，吊桥升了起来，墙头高不可攀，大门紧闭，你叫我怎么走？虽然看不见有人看守，但这个山庄不是没人管。我们每走一步都有人盯着，他一定是下了密令。然而，围墙四周躲藏着农民，我觉得他们在守护着我们。姐妹们，现在准是在酝酿什么事，我们必须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走向梅利桑德）你就是这样准备的吗，梅利桑德？——你的一头头发是我见到过的最美的奇迹。你的头发在下面照亮阴暗的地牢，即使在坟墓般的黑夜里也不失其光泽，现在你却乐于掩盖它的每一点光华！……你等一等，还是让我来把这光华显露出来。

〔她一把拉去头巾，解开辫子，梅利桑德的头发一下子全披散了下来，在肩头上闪闪发光。

赛丽宰特　（转过身来，瞧着梅利桑德）噢！这头漂亮的头发哪里来的呀？

阿里亚娜　天生的，就藏在她头上。——你呢，你怎么啦？你那圣洁的双臂怎么看不见啦？

赛丽宰特　这儿，在两只袖筒里……

阿里亚娜　我看不见了嘛……刚刚你弄头发的时候，我还欣赏来着……你的双臂举起来就好象在呼唤爱情，我以满怀深情的目光注视它们的每一个动作……现在我一转身，就只见它们的影子了。（解开袖子）瞧，我又把两道幸福的光柱解救出来了！……

赛丽宰特　噢！我可怜的光着的胳臂……它们会冷得发抖

的！……

阿里亚娜　不会的，既然它们讨人喜欢……（向贝朗杰尔走去）你在哪儿，贝朗杰尔？——刚刚镜子里还照着肩头和胸脯，充满了它们柔和的光泽……我什么都要让它显露出来……在你们脚下闪闪发光的这些宝石，造出来是为了躺在地上呢，还是在温暖的胸脯、手臂和头发上重放光彩呢？（她大把大把地捡起珍珠宝石，并分散给同伴们）小姐妹们，你们这么漂亮，他本该爱你们，可他一点不爱，他要有一百个妻子，真的，我现在不再为此而感到惊奇了……他一个妻子也没有……（拿开贝朗杰尔披在肩上的大衣）瞧，两股美的源泉消失在黑暗里了……我们完全不用害怕；我们长得漂亮，有什么可害怕的呢。

〔乳母，蓬头散发，惊恐地从边门上。

乳母　他回来啦！他在呢！

〔妇女们一片惊慌。

阿里亚娜　谁对你说的？

乳母　一个看守。他看见过您，他对您很爱慕。

阿里亚娜　可我没有见过任何人……

乳母　他们躲了起来，我们的一举一动他们都看在眼里……这是最年轻的那个看守泄露的。他告诉我说主人回来了……他绕着墙兜了一圈……农民们知道他回来了。他们武装了起来……他们反了……全村的人都藏到了一排排绿篱后面……他们等着他……（乳母从旁边半月形楼梯上到阳台上的一个窗口）我看见树林里有火把！……

〔慌乱的美女们发出惊叫，在大厅内四处跑，寻找出口。

赛丽字特　（也上了阳台，到了窗口）是他的四轮马车，他结婚用

的彩车！车子停下来了！

〔大家涌向窗口，挤在阳台上，向外边的黑夜里张望。

梅利桑德　是他！……我认出他来了……他下车了……他的动作充满了愤怒……

赛丽宰特　他的黑奴们跟在他身边……

梅利桑德　他们的剑都出了鞘，在月光下闪着寒光！……

赛丽宰特　（躲到阿里亚娜的怀里）阿里亚娜！阿里亚娜！……我害怕！……

乳母　现在农民从濠沟里出来了……人真多！……人真多！……他们拿着叉子和镰刀！……

赛丽宰特　他们就要厮杀了！……

〔外面远远传来混乱的人声，叫喊声，喧嚣声，武器撞击声。

梅利桑德　他们打起来了！……

伊格蕾娜　一个黑奴倒下去了！……

乳母　噢！农民真厉害！……全村的人都来了！……他们使用长镰！……

梅利桑德　黑奴把他扔下跑了！……你们瞧，你们瞧，他们逃了！……他们藏到树林里去了……

伊格蕾娜　他也逃了……他奔跑，跑近围墙了……

乳母　农民在追他哩！……

赛丽宰特　农民会杀死他的！

乳母　有人来救他了……守卫们打开了围墙的大门……他们去接应他了……

赛丽宰特　一，二，三，四，五，六，七，……他们只有七个人！……

乳母　农民把他们包围了……农民有好几百人呢！

梅利桑德　他们做什么？……

乳母　我看见农民在围着一个人跳舞……其他人都倒下去了……

梅利桑德　是他，我看见了他的蓝大髦了……他躺在草地上……

乳母　他们不闹了……他们把他扶了起来……

梅利桑德　他受伤了吗？……

伊格蕾娜　他踉踉跄跄……

赛丽宰特　我看见血了……他在流血……阿里亚娜！……

阿里亚娜　来，不要看了……把你的头藏在我的怀里……

乳母　他们拿来了绳子……他在挣扎……他们把他的手脚捆起来了……

梅利桑德　他们去什么地方呀？他们抬着他……他们一边唱一边跳……

乳母　他们向我们这边走过来了……他们走上吊桥……大门敞开着……他们停了下来……噢！他们要把他扔到护河里去……

阿里亚娜　（和其他几位妇女急得要命，在窗口拼命叫喊和跳动）不要扔！不要扔！……救命呀！……不要杀死他！……救命呀！……不要扔！不要扔！……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乳母　他们听不见……其他人怂恿他们……

阿里亚娜　他得救了！……

乳母　他们马上就要进来……他们已经到了院子大门口……

〔看到了站在窗口的女人，人群大声叫喊："开门！开门！"然后唱了起来：

请您给他开开门

看在上帝面子上

他的蜡烛熄灭了

不再有火点亮灯

乳母　（及其他几个女人一齐同农民说话）我们不能……门关着……他们把门砸了……门开了……你们听，他们都进来了……他们走上了台阶……当心，他们都喝醉酒了……

阿里亚娜　我去打开大厅的门……

其他几个女人　（惊恐地恳求阿里亚娜）不要开，不要开！……阿里亚娜！他们都喝醉酒了……当心，他们来了……

阿里亚娜　什么也不要怕，你们不要走上前来，我一个人去……

〔五个女人走下半月形楼梯，躲到大厅尽头，吓得紧紧挤成一团，等在那里。阿里亚娜身后跟着乳母，走向厅门，将两扇门推开。火把的红光衬托着人群上楼梯的嘈杂声、吼叫声、歌声和笑声。——走在人群前面的人首先在门口出现，并堵满了门框，但没有越过门坎。——这是一些农民，有的样子凶恶，有的样子高兴，有的看上去胆怯。由于经过械斗，服装都已扯破。他们抬着捆得紧紧的蓝胡子，看见面前站着持重、沉着、威严的阿里亚娜，惊得目瞪口呆，一时驻足不前。农民挤满了一楼梯，后面的看不见前面发生的事，继续向前涌，继续吼叫、大笑。少顷，喧声平息，代之以表示尊敬和惊奇的低语。——在人群涌到门口时，五个女人在大厅尽头不由自主地、不声不响地跪了下来。

一老农　（脱下帽子，用手卷着，样子拘谨）太太？……可以进来吗？……

农民甲　（抬蓝胡子的农民之一）我们把这家伙给你们抬来了。

农民乙　(抬蓝胡子的农民之二)以后他不会再伤害你们了。

农民甲　您说我们把他搁在什么地方?

农民乙　把他放在这个角落里吧。

农民丙　把地毯撩起来;他一身都是泥巴,会把你们东西弄脏的……(他们放下蓝胡子)好,成了。他动弹不了了,这家伙罪有应得。他作恶多端,使我们蒙受痛苦……

农民丁　您有杀他的家伙吗?

阿里亚娜　有,有,请放心……

农民丁　要我们帮忙吗?

阿里亚娜　不用了,我们干得了……

农民丙　特别要当心不要让他逃跑了……(袒开胸脯)看他把我打的……

农民戊　我呢,瞧我的膀子……这儿进去,这儿出来……

阿里亚娜　你们是英雄,是我们的救星……你们先请便吧,我们一定会报仇的……请便吧。很晚了,你们明天再来吧……你们请回村里去,包扎你们的伤口……

一老农　好的,好的;我们知道该做什么……太太,不是瞎说……但您太漂亮了……再见,再见……

阿里亚娜　(关门)再见,再见,你们救了我们……(她转过身来,看见那五位美女跪在大厅尽头)你们怎么跪着!……(走到蓝胡子身边)您什么地方伤着啦?……对,这儿流血……颈上有个伤口……没有关系,伤口不深。胳臂上有块伤……胳臂上受伤不会很重的。啊!这伤口!……还在淌血……手被刺穿了……先要包扎手……

〔阿里亚娜这样说着的时候,其他五位女人不声不响挨个走到蓝胡子身边,或是俯下身去,或是屈膝跪在旁

边。

赛丽宰特　他睁开眼睛了……

梅利桑德　他的面色多难看！……他一定很痛苦……

赛丽宰特　噢！这些农民真可恶！……

阿里亚娜　给我拿点水来替他洗伤口。

乳母　是，我去取水……

阿里亚娜　你们有质地十分柔软的布头吗？……

梅利桑德　喏，我的白纱巾……

赛丽宰特　他透不过气来，我抬起他的头行吗？

梅利桑德　等一等，我来帮你……

赛丽宰特　不，阿拉迪娜帮我……

〔阿拉迪娜果然帮助她抬起了蓝胡子的头，一面哭泣，一面偷偷地在他额上吻了一下。

梅利桑德　阿拉迪娜，你做什么？轻点儿，轻点儿，你会使他的伤口重新裂开来的……

赛丽宰特　噢！他的额头滚烫！……

梅利桑德　他剃掉了胡子……样子不那么可怕了……

赛丽宰特　你有点水吗？……他脸上满是血和灰尘……

伊格蕾娜　他呼吸困难……

阿里亚娜　这些绳子缚得他透不过气来！……他们把绳子勒得紧极了，石头也会勒成两段哩！……你有匕首吗？

乳母　那桌上有两把……这是最快的……（害怕的样子）您要？……

阿里亚娜　对。

乳母　可是他还没……瞧，他看我们呢……

阿里亚娜　抻起绳子来，免得我割着他……

〔她把缚着蓝胡子的绳子一一割断。当她割到把他手缚在背后的绳子时，乳母抓住她的双手阻拦她。

乳母　等他给句话儿……我们还不知道是否……

阿里亚娜　你有另外一把匕首吗？这把匕首锋口钝了……这些绳子太硬……

梅利桑德　（递给她另一把匕首）给……

阿里亚娜　谢谢。

〔阿里亚娜割断最后几根绳子。静场。只听见不安的呼吸声。蓝胡子感到绳子解开了，慢慢坐起身来，伸伸麻木的双臂，活动活动双手，默默地注视着每个女人，然后扶着墙壁站起来，立着不动，察看受伤的手。

阿里亚娜　（走近他）再见了。

〔她在他额上吻了一下。蓝胡子本能地做了一个挽留她的动作。她轻轻地挣脱出来，走向门口，后面跟着乳母。

赛丽宰特　（追上去，拦住她）阿里亚娜！……阿里亚娜！……您去哪儿？……

阿里亚娜　遥远的地方……到那还有人等着我的地方去……你同我一起去吗，赛丽宰特？……

赛丽宰特　您什么时候回来？

阿里亚娜　我不回来了……

梅利桑德　阿里亚娜！……

阿里亚娜　你陪我一起去吗，梅利桑德？……

〔梅利桑德先后看看蓝胡子和阿里亚娜，不作回答。

阿里亚娜　你看，大门敞开，田野葱绿。你不走吗，伊格蕾娜？（伊格蕾娜不回头）月亮和星星照亮了所有的道路；天边尽

头，已见曙光，向我们指明了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你走吗，贝朗杰尔？……

贝朗杰尔　（干脆地）不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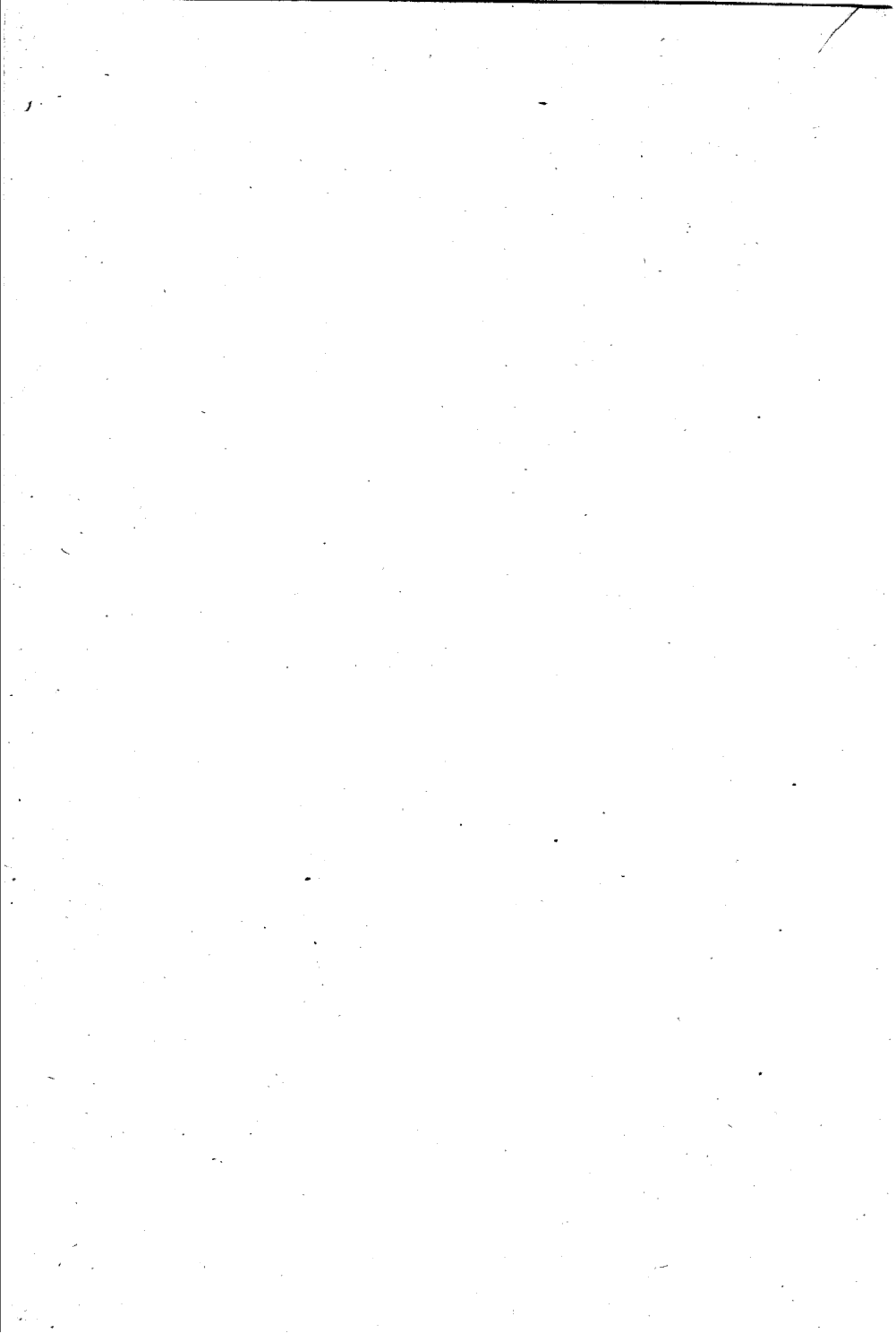
阿里亚娜　那我一个人离开这儿，阿拉迪娜？……

〔阿拉迪娜听到叫她，奔向阿里亚娜，投入她的怀抱，紧紧地搂着她，长久不放，哭得十分伤心。

阿里亚娜　（吻抱她，轻轻地从她的搂抱中挣脱出来，满脸泪痕）你也留下吧，阿拉迪娜……再见了，祝你们幸福……

〔她急忙走下，后面跟着乳母。五个女人面面相觑，然后看看慢慢抬起头来的蓝胡子。贝朗杰尔和伊格蕾娜耸耸肩，走去关门。沉默。幕落。

——全剧终



莫纳·瓦娜

（三 幕 剧）

张裕禾 译

人　　物

基多·科洛纳——彼萨驻军司令

马哥·科洛纳——基多的父亲

普林齐瓦勒——佛罗伦萨雇佣军统率

特里福齐奥——佛罗伦萨共和国特派员

鲍索——基多的副官

托来罗——基多的副官

韦焦——普林齐瓦勒的秘书

乔瓦娜(莫纳·瓦娜)——基多的妻子

领主，士兵，农民，男女百姓，等等

第一幕和第三幕在彼萨城内，第二幕在彼萨城前

(十五世纪末)

第 一 幕

〔基多·科洛纳官邸一大厅。

第 一 场

〔基多及其副官鲍索和托来罗，站在一扇开着的窗户旁边。从窗口可以看到彼萨的田野。

基多　现在我们弄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市议会才不得不把长期瞒着我们的吃败仗的真情讲出来。威尼斯派来支援我们的两支军队也被佛罗伦萨人包围了，一支围困在比比埃纳，另一支围困在艾尔齐。拉维尼亚、丘西和蒙塔罗内的这几条通道，阿雷佐以及卡散廷河的所有渡口都落到了敌人手里。我们已经与外界隔绝，只好听任佛罗伦萨在我们身上发泄仇恨而无力自卫。佛罗伦萨在他们无所畏惧的时候，是不会发善心的。我们的士兵和百姓还不知道这些失败的情况，但是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日胜一日。如果他们知道了真实情况，他们会干出什么事来呢？……他们会由于绝望而愤怒和惊慌，会在我们身上和市议会身上出气……他们三个月来受围困，英勇抵抗，无谓牺牲，忍饥挨饿，受尽苦难。历史上经历过这种苦难的城市是不多的。他们已经恼

火透了，要疯了。还能使他们勉强服从的唯一希望马上就要破灭了。接着而来的将是叛乱，敌人破城而入，彼萨覆灭……

鲍索　我的士兵什么也没有了，一枝箭也没有了，一颗子弹也没有了。他们把地下室里的所有火药桶都倒过来，希望还能找到几两火药，可是白费力气。

托来罗　为了轰击桑多-安东尼奥炮台和斯汤帕塞炮楼，我们的最后一颗炮弹也被我在前天用掉了，甚至轻骑兵们也只剩下手中的剑了，他们都不肯到城防工事上去。

鲍索　您从这儿可以看到城墙上被普林齐瓦勒的大炮轰开的缺口。那段城墙是威尼斯非正规军守卫的……缺口有五十度宽……一队羊群也笃定能过得去……谁也守不住了。罗马涅的步兵、斯洛文尼亚兵和阿尔巴尼亚兵都对我说，如果今天晚上还不签署投降书，他们全都要开小差。

基多　十天来，市议会先后派了三位年长的议员前去商谈投降事宜，可是一个也未见回来……

托来罗　普林齐瓦勒的副官安东尼奥·雷诺在我们街上被愤怒的农民杀了。这件事，普林齐瓦勒是不会饶过我们的。佛罗伦萨利用这件事宣布我们有罪，打算把我们当作野蛮人看待。

基多　我已经派我父亲去进行解释，并请求原谅，因为这是失去了控制的群众做的错事，我们没有能阻止住他们。我父亲是个重要人质，他至今没有回来……

鲍索　我们的城市四面都有缺口，城墙倒塌，我们的炮已哑巴了，这已经一个多星期了。可普林齐瓦勒为什么不攻城呢？他怕有诈吗？是他缺少勇气，还是佛罗伦萨传来了密令？

基多　佛罗伦萨的命令总是密不可知的，但它的意图很清楚。很久以来，彼萨是威尼斯的忠实盟友，对托斯干纳的诸小城邦来说，可是个令他们不安的榜样……因此彼萨共和国必须消灭……他们逐渐地、巧妙地、阴险地使这场战争恶化，在彼萨散布恶毒的谣言，酿成罕见的暴行，为了给下一步的报复行动制造借口。我怀疑他们派人挑动我们农民杀害雷诺，不是没有道理的。佛罗伦萨把其雇佣军中最野蛮的一员，这个残无人性的普林齐瓦勒派来打我们，也不是偶然的，他以洗劫普莱桑斯而臭名昭著。在那里，据说是出于疏忽，他把所有手持武器的男人斩尽杀绝；然后把五千名自由的妇女当作奴隶卖了。

鲍索　这种说法不对。下命令屠杀和卖良为奴的不是普林齐瓦勒，而是佛罗伦萨的特派员。我从未见过普林齐瓦勒，但我有个兄弟认识他。他出身蛮族。他父亲好象是巴斯克人或布列塔尼人，在威尼斯开过一家金银器皿商店。他出身低微，这是肯定的，但并不象人们认为的那样，是个残忍的家伙。人们说他粗暴、怪僻、荒淫、残虐，但讲义气。我可以放心地向他投降……

基多　只要您还有自卫之力，就不要去投降。他怎么干我们会看到的，那时我们就会知道谁对谁错了。现在我们这些不愿意俯首帖耳任人宰割的人，只能碰碰最后一次运气。首先应当把全部真相告诉士兵、市民、逃进城的农民。应当让他们明白敌人是不会同意我们投降的。这已不是两军对垒，从黎明打到日落，战场上只有三个伤员的那种温文尔雅的战争；也不再是胜者一胜即可成为败者密友和上宾的那种讲人情的围城。这是一场无情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的妻子儿女……

第　二　场

〔基多，托来罗，马哥。

〔马哥上。基多见着了他，向他奔过去，拥抱他。

基多　爸爸！……在我们大难临头之际，是什么运气，是什么奇迹使您又回来了，我正以为没指望了呐！……您没有受伤吧？您走路很吃力……他们拷打您没有？……您是逃出来的吗？……那么，他们把您怎么着啦？……

马哥　没事！感谢上帝！他们一点也不是什么蛮子……他们象对待一个受尊敬的上宾那样接待了我。普林齐瓦勒看过我的著作；他同我谈起我发现和翻译的柏拉图的三个对话录。我之所以行走困难，是因为我年纪大了，又从这么老远的地方走回来……您知道我在普林齐瓦勒的军帐里遇见谁了？

基多　我猜准是佛罗伦萨的冷酷无情的特派员……

马哥　对，不错。也遇见他们了，或者说，他们当中的一个，因为我只见到一个……在那儿，他们向我提到的第一个人是马西利奥·费奇诺，这位受人尊敬的介绍柏拉图思想的大师……马西利奥·费奇诺是柏拉图的灵魂在世上的再现！……——要是能够在有生之年见他一面，我宁可少活十年……我们好象是两个终于重逢的兄弟……我们谈论赫西俄德，阿里斯多德和荷马……在军营附近阿尔诺河边的一个橄榄树林子里，他发现了一个被埋在沙土里的女神半身像。雕像真是美得出奇，要是您见了它，您会把战争都忘

了的……我们又继续往下挖，结果他找到了一只胳臂，我挖出了两只手。这两只手雕得玲珑剔透，您简直会以为这手是用来惹人微笑，播洒露水，抚摩曙光……其中一只的纤指微微弯曲，好象手指在轻抚乳房。另一只手上还捏着一面镜子的把儿……

基多　爸爸，全国人民正在挨饿呐，我们可不要忘啦。纤巧的手和青铜半身像对他们没有用处……

马哥　是个大理石的半身像……

基多　就算是大理石的。我们还是谈谈三万人的生命吧。稍有不慎，片刻迟疑，就可能将他们断送掉；反之一句得当之言，一个好消息，也许能拯救他们……您去那儿不是为了半身雕像，或雕像上掉下来的手……他们对您说了什么？——佛罗伦萨或者普林齐瓦勒，他们打算把我们怎么办？——您快说呀……他们在等什么？——您没听见这些不幸的人在我们窗下喊叫吗？——他们在抢石缝里长出来的青草吃……

马哥　对呀。现在春回人间，晴空万里；大海起伏，犹如一位仙女捧着奉献给苍穹诸神的一杯明亮的玉液琼浆；大地如此妖娆，如此爱护众生；我忘了你们现在在打仗！……您有您的乐趣，我谈自己的乐趣谈得太多了。再者，您说得对，我该把我捎来的口信立即告诉您……我捎来的口信是：要使三万条生命得救，必须一个人作出牺牲；但对这人来说，却是获得荣誉的极好机会。我觉得这个荣誉比赫赫战功更加纯洁……只爱一个人是幸福的，值得称赞的，可是把这种爱的范围扩大则更好……严守节操和忠贞不渝固然是美德，但有时候，当我们着眼别的天地的时候，这些美德就显得渺小了……是这么回事……您不要话未听完就火冒三丈，不

给自己留退路，赌咒发誓，结果束缚了您的理智，使您不能按理智改变自己的主意。……

基多 （做了个请副官们退下去的手势）请离开一下……

马哥 不，留下……要采取的决定关系到我们大家的命运……相反，我要让所有将免遭杀害的人都到大厅里来，我要让所有将得到拯救的不幸的人都到窗下来，听着，让大家都知道并最后决定是否接受我带回来的得救办法，因为只有被理智接受了，我带回的才是得救的办法。可是千万条理由也将难以抵销一个十分重大的错误，错误之严重使我特别担心，因为我自己……

基多 爸爸，我求您，别说这些令人摸不透的话了。什么事儿需要费这么多口舌？我们什么都听得进去，我们已经到了什么可怕的事也不会使我们惊讶的地步了……

马哥 是这样，我见到了普林齐瓦勒，同他谈了话。一个人的形象，被怕他的人一描绘，会变得多离奇，多不真实啊！……我去的时候象普里阿摩斯到阿喀琉斯的营帐去一样……我以为会遇到一个野蛮人，狂妄而愚蠢，总是沾满鲜血的，或者醉醺醺的，象人们描绘的那样我以为会遇到一个狂人，他的才能使他在战场上具有不知哪里来的雷霆万钧之力……我以为会见到一个战争的恶魔，没有理智，朝三暮四，残暴，虚荣，背信弃义，荒淫……

基多 普林齐瓦勒就是这样的人，除了不背信弃义之外。

鲍索 对，他很讲义气，虽然他为佛罗伦萨效劳。我们已经两次证实了这一点。

马哥 而我遇到的他是这么个人，他在我面前弯腰行礼，就象一个感恩的弟子向导师鞠躬那样。他有学问，能言善辩，明智

好学。他能耐心听取别人意见，嗜美成癖。他善于发出会意的微笑。他性格温和，待人合情合理，并且也不爱打仗。他在研究情与物的原由。他善于内省，为人正直，也很诚恳，他并不是心甘情愿为一个背信弃义的共和国效劳。生活中偶然的机遇——也许是命运，使他投身行伍，又把他同一种他厌恶的并想要放弃的荣誉拴在一起。但在没有使一个欲念得到满足之前，他是不放弃这种荣誉的。这是一种不幸的欲念，象有这种欲念的某些人一样，好象生来命就不好：一辈子单相思而又不能如愿以偿……

基多 爸爸，您不要忘记，快要饿死的人等救是多么急切呀。别说他的这些优点了吧，对我们没用。还是把您答应带回来的解救办法讲给我们听听吧。

马哥 的确，我迟迟不讲也许是没有道理的，虽然对我世上最喜爱的两个人来说，这个解救办法是残酷的……

基多 我已经是其中之一，另一个人是谁呢？

马哥 您听我说，我就要……说到这里，这件事显得奇特而又难办，但另一方面，得救的机会又是如此难得……

基多 您请说吧！……

马哥 佛罗伦萨决心要消灭我们。主战的执政官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市议会赞同他们的敕令。决定是不可改变的。但虚伪而又谨慎的佛罗伦萨不愿意让自己教化的百姓指责她这场胜利流血过多。佛罗伦萨会说什么彼萨拒绝了她提出的条件宽大的投降要求。于是彼萨将被攻打下来。佛罗伦萨将派西班牙雇佣军和德国雇佣军去攻打彼萨。对这些雇佣军来说，干强奸、抢劫、放火、杀人等勾当是用不着特别下命令的……只要他们的头头不管住他们就行了。到那天，

他们的头头会故意显得无能为力的。等着我们的就是这样的命运。如果造成的灾难超过了以红百合花闻名的佛罗伦萨城邦的预料，首先表示遗憾的是佛罗伦萨自己。她会把责任完全归咎于这些临时招募而来的士兵意外的无视纪律。一旦我们覆灭之后，她不需要这些雇佣军的帮助了，就会甩着厌恶的手势把他们解雇掉……

基多　我认得佛罗伦萨了。

马哥　这就是共和国的特派员向普林齐瓦勒口头传达的秘密指示。一个星期以来，特派员催他发动这次决定性的攻击。他至今以种种借口推迟这次进攻。另一方面，他截获了特派员的一些信件。特派员监视他的一切行动，在信中指控他背叛了市议会。一旦彼萨覆灭，战争结束之后，在佛罗伦萨等待他的将是审判、酷刑和死亡，象过去不止一个他们认为靠不住的将军所遭遇的命运那样。他知道等待他的命运是什么。

基多　好吧，他的建议是什么？

马哥　他亲自招募的一部分弓箭手，他保证可靠，至少从这些捉摸不定的野蛮人的感情来看，他可以打这个保票。不管怎样，他有一支可靠的百人卫队，这个卫队是他部队的核心力量，是完全忠实可靠的。他建议您允许所有愿意跟随他的人到彼萨城里来，保卫彼萨，抵抗他所背弃的军队的进攻。

基多　我们缺少的不是人，我们不需要这些靠不住的辅助队伍。叫他给我们提供子弹、火药和粮食……

马哥　好啊！他料到您会不接受这个似乎是令人生疑的建议。于是，他保证把刚到达他军营的三百车弹药和粮食运进城来。

基多　怎么运法？

马哥　我不知道。——我对战争和政治上的那些计谋策略一窍不通。——但是，他可以为所欲为。尽管有佛罗伦萨的特派员在，只要市议会不撤他的职，他就是军中的唯一主宰。——佛罗伦萨市议会不可能在胜利的前夕，在军队已成捉鳖之势的当口，把他撤职。议会对他是信任的。议会要到了时候才下手……

基多　行！我懂了，他救我们是为了救他自己，也是为了报仇，就首先下手。但他可以干得更加漂亮，或者说更加巧妙。可是他要让自己的敌人满意是图什么呢？他以后又到哪里去呢？又怎么办呢？他要求以什么作为交换条件？……

马哥　我的孩子，现在是说那些叫人受不了的而又关键的话的时候了！……我的孩子，现在是两三句话突然具有决定命运的力量、选择谁是它们的牺牲品的时刻了……当我想到我说话的声音和表达的方式可能造成那么多人的死亡或解救那么多条生命的时候，我就发抖……

基多　我不乱猜……令人最受不了的话给真正的不幸增加不了多少痛苦……

马哥　我刚刚对您说过，普林齐瓦勒看上去很贤智，他讲道理，合人情……但是，哪一个贤智的人没有自己的荒唐呢？哪一个善良的人不曾有过违背人理的念头呢？……一边是理智，怜悯心，正义感；另一边是别的东西：欲念，情感，还有什么？我们都难免的荒唐行为。我就有过，您也可能犯，我也可能再犯……因为人天生就是这样……一种人不堪忍受的痛苦很快就要降临到您的头上……而我，我看得很清楚，这种痛苦与它所造成的损害并不相称，我作了一项允诺，这项允

诺与它造成的痛苦相比更加不合情理……这项不合情理的诺言要由我这个自充明智的人以十分荒唐的方式来兑现，而且代表理智来同您说话……如果您不接受提出的条件，我答应了要再回到敌人的军营去……我将会有什么遭遇呢？……很可能用酷刑和死亡来回报愚忠……然而，我还是要去……尽管我心里说，为了自我安慰，我穿紫袍去，不免有些荒唐。我还是要干我自己也认为不好的荒唐事，因为我再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按我的理智行事了……啊！瞧，我说到哪里去了，我反反复复、罗罗嗦嗦讲了一大堆，是想稍稍拖延一下决断的时刻的到来……但是，我这样不相信您，也许我错了！……可是，我见到的长长的车队和给养，一些车装满了麦子，另一些车满载着葡萄酒、水果和蔬菜；还有羊群和牛群，足够一国的百姓吃上好几个月；那一桶一桶的火药和一大块一大块的铅条，足以打败佛罗伦萨并使彼萨重新繁荣，这一切今天晚上起就能运进城来，如果作为交换条件您把一个女人交给普林齐瓦勒只一个夜晚，因为东方一旦出现晨曦的微光，他就将人送回。但是作为胜利和信任的表示，他要求她赤身裸体穿件大衣单独一个人去……

基多　谁呀？那么谁应当去呢？……

马哥　乔瓦娜……

基多　谁？……我的妻子？……瓦娜？……

马哥　对，你的乔瓦娜……我已经说过了！……

基多　如果他有这样的欲望，为什么看中我的瓦娜呢？……女人有成千上万……

马哥　因为她最美丽，因为他爱她……

基多　他爱她？……他在什么地方见到过她？……他又不认识她……

马哥　他见过她，认识她，但他不愿意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怎么认识的……

基多　瓦娜见过他吗？……他在什么地方遇见过瓦娜？……

马哥　瓦娜从来不曾见到过他，或者是不记得了……

基多　您怎么知道的？

马哥　她亲自跟我讲的。

基多　什么时候？

马哥　在我来找您之前。

基多　您已经对她讲啦？……

马哥　全讲了。

基多　全讲啦？……怎么？……这桩无耻的交易全说啦？……您竟敢？……

马哥　对。

基多　她怎么回答的？……

马哥　她没有回答。她变得脸色苍白，一声不响走开了。

基多　好，我宁愿她这样！……她本来可以暴跳起来，向您脸上吐唾沫，或者扑倒在您的脚下……但我宁愿她这样……面色苍白，走开去！……天使碰上这事也会这样做的……我感激瓦娜。本来什么都不该说。现在让我们也闭口不谈此事吧……我们马上到工事上去各就各位，如果不得不战死在那里，我们就死在那里，这至少不会玷辱我们的失败……

马哥　孩子，我了解您。这场灾难，对您，对我，几乎一样的凄惨。现在事已临头，让理智慢慢医治我们的痛苦吧，让我们重新承担起义务吧。

基多　在这令人憎恶的条件面前，只有一个义务，任何想法只有使这建议更加可恶……

马哥　然而，您想想看，为了把一场避免不了的祸害推迟几个难过的小时，您有没有权利把一国的百姓全部送死，因为城市就要陷落，瓦娜也将归胜利者受用……

基多　不，……这件事由我决定……

马哥　好吧。可是数千条生命，您想想看，数目不少呀！也许太多啦；这是不公正的……如果您个人的幸福有赖于这一抉择，您可能选择死，这我理解；虽然我已到了行将就木的年龄，我这一辈子见过许多人，因此也见识过人生的种种痛苦，我觉得宁愿死，宁愿冷酷的、可怕的、永远销声匿迹的死，而不要可以拖延死亡的任何肉体或精神的痛苦，是不明智的……可是现在的问题关系到千万条生命，关系到战友兄弟，关系到妻子儿女……您就做一个疯子要您答应的事吧，这事在您看来是极端可怕的，但在那些因此而活下来的人眼里，在那些看问题比较冷静、比较公正、比较通情达理的人眼里，却是英雄的壮举……请相信我，救人一命比任何事都更重要，人的一切品德，一切理想，一切所谓的荣誉、忠诚之类的东西，与之相比不过是儿戏而已……您想在这场可怕的灾难之中保持清白，象英雄那样经受考验。但是，如果以为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是不惜一死，那就错了。最英雄的行为是最难做到的行为，而活着常常比死更难。

基多　您是我的父亲吗？……

马哥　我作为您的父亲而感到自豪……如果说我现在同您抗争，我同时也在同我自己抗争。如果您过快对我让步，我反到不那么喜爱您了……

基多　对，您是我的父亲，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您也要选择去死这条路。既然我拒绝接受那可恶的约定，您将回到敌人的军营去，去忍受佛罗伦萨对您的处置……

马哥　我的孩子，这只是我自己个人的问题。我是一个相当无用的老人，活着意义也不大，对谁都没有用……所以我心里想，没有必要克服我身上的老怪僻，也没有必要长时间奋斗，力图把我该做的事提到明智的高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去那里……我虽然身子老朽，但仍然保留着一颗赤子之心；我虽然年事已高，但离开懂事的年龄仍很遥远……尽管如此，旧的习惯势力那么多，我不能违背一项不合情理的诺言，我感到遗憾……

基多　我学您的样子。

马哥　您这是什么意思？……

基多　意思是您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忠于过去的习惯势力。虽然在您看来，这些势力似乎荒谬，但幸好您现在还屈从于它……

马哥　如果关系到别人，我就不再屈从于它了；为了使您心明眼亮，您如果需要牺牲我老夫的信用，我愿意放弃我的诺言，不管您选择什么，我都不到那边去……

基多　爸爸，不用说了。我可能会说出一个儿子对迷途的父亲不该说的话来。

马哥　孩子，您心里有什么气话，都说出来吧。我会把它们当作正当的痛苦之声听进去的……我对您的爱并不取决于您可能会对我讲什么话……但是您在诅咒我的时候，让您的心房放出咒骂的语词之后，装进理智和慈悲……

基多　我们就说这些吧。我不想再听了。请您考虑考虑吧，请

您自己想想看，您要让我做的究竟是件什么事。现在是您缺少理智，缺少高尚的理智，怕死的念头使您头脑糊涂了。而我，我对死不那么担忧，您曾教导我要勇敢，我仍铭记在心。那时您的勇敢还没有因为年事的增长和白读了许多书而有所衰退。这间大厅里没有外人。您的懦弱没有人见到，我的两位副官将和我一起保守秘密，是啊，我们没有必要出去宣扬。让这件事在我们心里埋藏起来吧。我们现在来研究最后一战怎么打吧……

马哥　不，孩子，这件事不能埋藏心底，因为岁月和我白白读过的书告诉我，不管有什么理由，从来也不允许就这样葬送人的生命，即使是一条也不行。如果您认为我已不再具有您一个人所敬佩的那种勇气，我还有另一种勇气，也许不那么光彩夺目，也不那么受人称道，因为这种勇气造成的痛苦较少，而人总是尊敬使他们受苦的东西……但我可凭此勇气来尽我未尽的责任。

基多　您未尽的责任是什么？

马哥　我去完成已经开始但没有收效的工作。您本来是一个应做出决断的人，但做决断不就您一人。那些生死现在由我们决定的人，有权利知道他们的命运，知道他们的生路取决于什么……

基多　我不太明白，至少我希望我还没有明白……您说什么？……

马哥　我说，出了这座大厅，我要把普林齐瓦勒向您提的条件告诉百姓们，并告诉他们您拒绝了。

基多　好呀，这回我明白了。我很遗憾，我们直到现在白说了许多废话。我也很遗憾，由于您的糊涂，迫使我对您有失尊

敬，您已高龄，本应受到我的尊敬。但是，做儿子的责任是保护犯了错误的父亲不受自己的欺侮。此外，只要彼萨一天不垮，我就做一天彼萨的主宰，并要捍卫它的荣誉。鲍索，托来罗，我把我父亲交给你们。你们照应一下他，直到他理智清醒为止。就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谁也不会知道。爸爸，我原谅您。从前，您教我做一个胆大无畏、意志坚强的人，当您在最后的时刻唤起您昔日回忆的时候，您会原谅我的。

马哥　孩子，在最后时刻到来之前我就原谅您。我本当象您一样去做。您把我关起来，可是我的秘密是关不住的，堵我的嘴巴已经为时太晚啦。

基多　您这是什么意思？

马哥　此时此刻，市议会正讨论着普林齐瓦勒的条件呐。

基多　市议会？……谁告诉他们的？……

马哥　是我，在告诉您以前……

基多　不！这是不可能的，难道对死的恐惧，老朽对您心胸的损害，竟使您惊慌失措到这般地步，竟把我唯一的幸福，把我全部的爱，把我们夫妻生活的全部欢乐和全部贞操，就这样奉献到外人手里，由他们无情地去秤去量，就象他们在自己的店铺后面称盐打油一样！……我还不相信……只有当我见到了，我才会真正相信……您呀，我可怜的老父亲呀，我过去爱您，我自以为了解您，我曾努力做得多少能象您那样，而当我真见到了您，我将怎样看待您呢？我会以更加惊讶的目光来看待您，以同样厌恶的心情来看待您，就象我面对那个今天使我们蒙受这种种凌辱的卑怯的淫棍一样！……

马哥　您说得对，孩子，您过去对我了解得不够，这是我的过错。当我进入老年的时候，我没有把衰老每天使我了解到的对人生、爱情、痛苦和欢乐的体会告诉您……人常常就是这样生活的：就在自己所爱的人身边，而没有把该说的事情告诉他们……人浸沉在过去的回忆之中，以为一切会随着自己变化。当灾难临头，您醒悟过来的时候，会惊讶地发现人们互相之间相距甚远……如果我早些把我心里的一切变化都告诉您，把我从心里一一排除掉的各种虚荣心和取而代之的求实精神都告诉您，我今天也许就不会这样站在您的面前：象个不幸的陌生人，要遭到您的怨恨……

基多　这么晚才了解您，我很高兴……至于其他的事，那就算了。市议会将做出什么抉择，我现在就能料到。确实，牺牲一人，保全大家，这样太便当了。即使比这些念念不忘自己商品的有产者还要情操高尚的有勇之士，也抗拒不了这样的诱惑。这件事我不怪罪他们，不怪罪任何人。我为他们流过血，我为他们熬过夜。在这长时期的围困中，我为他们备尝艰辛，饱受疾苦。够了，到此为止吧。其余的事由我来决定。我不会俯首听命的，我不会忘记我还是司令。至少我还有三百名轻骑兵，他们只听从我的指挥，决不会听信懦夫的意见！……

马哥　孩子，您错了。彼萨的市议员们，那些您尚未知道他们如何决定就瞧不起的有产者们，他们与您想象相反，在危难之际却做出了令人赞叹的高贵而坚强的榜样。他们不愿使他们的生命安全靠一个女子被迫牺牲贞操爱情来获得。在我离开他们来找您的时候，他们把瓦娜召去，告诉她他们把城邦的命运交给了她。

基多　怎么！他们竟敢如此！我不在的时候，竟敢在她面前重复那个色情狂的下流话！……我的瓦娜！……当我想到她那娇嫩的面庞，别人看一眼也会羞得通红，那一阵一阵羞怯的红晕，好象可以使她的美貌更加光彩夺目！……我的瓦娜站在他们面前，站在那些睁大着眼的老头儿面前，站在那些面孔苍白、堆着一脸奸笑的小商人面前，象个女圣人一样使他们望而生畏……于是他们就对她反复说："你照他要求的那样，一个人光着身子到他那儿去吧……"把这个肉体去献给他。这肉体显得那么贞洁，谁也不曾以邪念去玷污它。即使我，她的丈夫，也非要请求我的双手、恳求我的双眼保持纯净和贞洁，才敢揭去这肉体上的衣衫，生怕越轨的冲动玷辱了它……当我在这儿讲这话的时候，他们正在那儿对她说……他们是坚强而高贵的啊，他们丝毫也不会强迫她去……我还活着呐，因此他们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只有征求她本人同意……可是我的同意，谁征求过我的同意？……

马哥　孩子，我不是征求您同意来了吗？如果我得不到您的同意，他们就亲自来……

基多　他们不需要来，瓦娜一定代表我们两个人回答了他们。

马哥　我希望如此，如果她的答复您也接受。

基多　她的答复！……您怀疑她的答复吗？您了解她，从她还是满身鲜花，满脸挂着专一爱情的微笑，跨进这间大厅的门坎的第一刻起，您每天都见到她。而就在这座大厅里，您现在来出卖她！您竟敢怀疑一个女人对一个忘乎所以的父亲所能作出的唯一回答！这位父亲竟然希望他的女儿……

马哥　孩子，每个人都是以己度人，每个人看人的方式都不一

样，自己的思想境界有多高，对人的认识也就有多深……

基多　对，所以，我过去对您的认识肯定错了……但如果我的眼睛需要这样睁开两次，看到两个如此残忍的谬误，我宁愿，上帝啊！永远闭上双眼！……

马哥　孩子，会有更加显而易见的真理使您睁开双眼的……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在她身上看到了一种您不曾见过的力量，这种力量使我确信她的回答会是什么……

基多　如果您确信，我也确信回答会是什么。她的回答，我同意，甚至现在就同意，不用知道她怎么回答，不用考虑，坚决同意，一言为定。如果她的回答与我的决定不一样，那一定是从结合的开始直到今天，我们互相认错了人；那一定是我们以往的全部爱情不过是个弥天大谎而已，现在拆穿了；那一定是我在她身上所喜爱的一切仅仅存在于这里面：存在于我这个过于轻信的、也许发疯的可怜的头脑里，存在于这颗只有一种幸福的可怜的心里，它爱过的也许仅仅是个幽灵罢了……

第　三　场

〔人物同前，瓦娜。

〔场外传来人群重复喊着“莫纳·瓦娜”的嗡嗡声。舞台底部的门打开，瓦娜脸色苍白，独自走入大厅，门口躲躲闪闪挤着一群不敢入内的男女百姓。

基多　（见到瓦娜便向她奔过去，捧起她的双手，抚摩她的面颊，狂热地吻抱她）我的瓦娜！……他们说了些什么？……不，

不，不用再重复他们说过的话了！……让我瞧一瞧你的额头，看一看你的眼睛深处……啊！一切仍然象天使沐浴的泉水那样清澄，光明！……他们丝毫也未能玷污我所爱的一切，所有他们的话好象抛到天空的石头又落回地面一样，一刻也不能扰乱污染明朗的蓝天！当他们看到这双眼睛，我敢肯定，他们什么也没有要求……他们没有要求你回答，这明亮的目光就是回答。这目光好象在你和他们的思想之间设置了一个光明和爱情的大湖，什么也不可能逾越……可是现在，你瞧，你走近一点……这儿有个我称之为父亲的人……你瞧，他低下了头，他的白发遮住了他的面孔……应该原谅他，他老了，弄错了……应该同情他，应该克制一点自己，你的目光并不足以使他改变，因为他同我们离得多么远哪……他不再了解我们了。他年迈昏庸了，我们的爱情在他看来，就好象四月的雨水打在白垩质的岩石上……我们爱情的光芒，他未见过一缕；我们接吻，他一次也没碰到过……他以为我们相爱就同那些不相爱的人一样……需要说些相爱的话才会使他懂得我们相爱。该让他听听你的回答……去把你的回答告诉他。

瓦娜 （走近马哥）爸爸，我今晚去。

马哥 （吻她的前额）我的女儿，我早就料到……

基多 什么？……你对他说什么？……你为他说话还是为我说话？……

瓦娜 也为你说话，基多……今天晚上我将从命……

基多 从谁的命？一切都摆在这里，我还不知道……

瓦娜 今天晚上我将到普林齐瓦勒的军营去。

基多 按照他的要求去委身于他吗？

瓦娜　是的。

基多　为了同他一起死？……为了先杀掉他？……我以前没有想到……这一招，至少，这一招，我会明白一切的……

瓦娜　我不会杀他的，城市会陷落的……

基多　什么？……是你！……你可爱他？你过去爱他……你爱上他有多久啦？……

瓦娜　我不认识他，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基多　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吗？……他们肯定说过……他们说过他原来是……

瓦娜　刚刚有人告诉我他是个老头儿，别的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基多　他不是一个老头儿！……他年轻，他英俊……比我年轻多了……可是为什么他没有要别的东西呢！……为了拯救我们的城邦我可以到那儿去，合着双手，跪在地下。……我可以一个人离开这里，一个人贫苦地同她一起流浪终生，到僻街小巷去乞讨度日……但这个蛮子偏偏痴心妄想！……历史上任何时代，胜利者从来也不敢……（走近瓦娜，搂着她）啊！瓦娜！我的瓦娜！……我现在还不相信！……这话不是你说的！……我什么也没有听见，一切都已挽回……刚刚四壁回荡的是我父亲的声音……对我说，是我听错了，对我说，用我们全部的爱情，和你全部的贞操来回答说不，大声说不，因为作这样的选择真是不顾廉耻了！……我什么也没有听见，除了一声慢慢传来的回音……你来打破这无人划破过的沉寂。你瞧，大家都在等你，大家什么都不知道。你就当是初次开口那样……快说，瓦娜，让他们知道你是什么样人。快说，瓦娜，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爱情，消

除梦想……为了最后支撑住我心中要坍塌的一切，快说那句我所期待的你应该说的话吧！……

瓦娜　我知道，基多，你承受了最大的痛苦……

基多　(本能地推开瓦娜)我一个人承受！爱你的人承受全部心灵上的重压！……你没有爱过我……这对于没有良心人来说是无所谓的……这是没有意料到的……这也许是件喜事……啊！我完全可以阻止这件喜事发生！……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别人怎么做，我还是城邦的主人！……如果我反对的话，你会怎么想？……如果我把你关起来，关进舒适的牢房，关进使人清心寡欲的牢房，关进十分阴凉的地牢——地牢就在这座大厅的下面，所有的栅栏门都有我的轻骑兵把守；如果我等在那里，等到你的欲火熄灭，直到你的英勇精神不再那么强烈，你会怎么想？……来人啊，逮住她，我说了，我下命令了……来吧，服从命令！……

瓦娜　基多，这件事你很明白……

基多　他们不服从命令啦？……谁也不执行命令啦？……你，鲍索，托来罗，你们的胳臂都是石头做的吗？……我的话听不见了吗？……哎，你们，那边的那些人，在门口听着的那些人，你们听见我的话了吗？……我的喉咙快喊破了！……进来呀，逮住她，她是属于大家的！……我懂了，他们害怕……啊！因为他们想活下去！……让他们活着吧，我，我死！……上帝啊！这太容易啦！……一个人换一大群！……一个人为大家付出代价！……为什么牺牲的是我而不是你们呢？……你们大家都有妻子呀！……(把剑从剑鞘里抽出一半，走近瓦娜)如果我宁愿你死而不要使我们蒙受耻辱呢？……你没想过……你想过了，想过了，你瞧……只要

挥手之间就……

瓦娜　基多，如果你在爱情的支配下这样做，你就这样做吧……

基多　如果你在爱情的支配下这样做！……你还谈什么你没有过的爱情！……你从来也不曾爱过！……今天我发现你比沙漠还干枯无情，在这片沙漠中，我耗尽了一切……你什么也没有！……甚至连一滴眼泪也没有！……我过去只不过是你所需要的挡风墙……如果在一分钟内……

瓦娜　基多，你看得很清楚，我再也说不出话了……你瞧瞧我的面孔……我发僵了，我要死了……

基多　（突然将瓦娜抱在怀里）到我怀抱里来，瓦娜……在我的怀抱里你将活下去……

瓦娜　（走开去，坚持不从）不，不，不，不，基多……我知道……我不能说……我哪怕说出一个字来，我的全部勇气就没了……我不能……我要……我已经考虑过了……我知道，我爱你，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一切……我也许很可恶……然而我还是去！还是去！还是去！……

基多　（推开她）好吧，你滚，你滚，你走开，你去吧，我什么都不要了，你去吧，我把你休了……

瓦娜　（抓住他的双手）基多……

基多　（推开她）啊！不要用你那双柔软而温暖的手拉住我……我的父亲是对的，他比我更了解你……爸爸，她在这儿……爸爸，这是您的杰作……完成它吧，您的杰作，您做到底吧！……把她带到军营去吧……我留在这儿，我要看你们出发……但，不要以为我会吃用她从他那里换来的面包和牛肉！……我还有一样东西，你们不久会知道的……

瓦娜　（拉着基多）基多，看着我……眼睛别躲我……这是唯一

的威胁……看呀……我要看看……

基多 （看了看瓦娜，更加冷淡地把她推开）瞧……你走开，我不认识你了……时间很急，他在等着，天就要黑了……你别怕，什么也不要怕……难道我的眼睛象快要发疯的人的眼睛吗？……人们是不会就这样为了破裂的爱情而死的……当人们在爱的时候，理智会摇摆……我的理智现在又清醒坚定了……我已经把爱情看透了，爱情和廉耻都看透了……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不，不，松开你的手……它们挽留不住已经离去的爱情……完了，彻底完了……一丝痕迹也不留……以往的一切湮灭了，未来也……啊！是啊，这双小手，这双晶莹的眼睛和这两片嘴唇……当初我曾相信过它们……现在我什么也没有了……（将瓦娜的双手一一推开）什么也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一无所有了……永别了，瓦娜，去吧，永别了……你去那儿吗？……

瓦娜 是的……

基多 你不再回来了吧？……

瓦娜 回来的……

基多 我们走着瞧吧……啊！好啊……我们走着瞧……是谁对我说过我的父亲比我更了解她？……

〔基多摇晃了一下身体，扶住一根大理石柱子。瓦娜一个人慢慢地走出大厅，没有回头看他一眼。

——第一幕终

第　二　幕

〔普林齐瓦勒的营帐。杂乱无章但很豪华。帐篷是金黄色绸缎做的。武器，大堆的珍贵皮货，数只大箱子半开着，装满首饰和花团锦簇的衣料。营帐的门开在舞台后部的正中，门上挂着毡帘。

第　一　场

〔普林齐瓦勒站在一张桌子旁边，整理着文件、军用地图和武器。韦焦上。

韦焦　这是共和国特派员的一封信。

普林齐瓦勒　特里福齐奥写来的？

韦焦　是的，另一位特派员马拉杜拉大人还没有回来。

普林齐瓦勒　应该相信，在卡散廷河一带威胁佛罗伦萨的威尼斯军队并不象他们所期望的那样容易击溃……把信给我（拿过信来看）。他最后一次向我传达拂晓就要进攻的正式命令，否则就立即将我逮捕……好，这一夜是属于我的……立即将我逮捕！……他们什么也没看出来！……他们自以为用这些老调还可以吓住等待着生命中绝无仅有的时刻的人……威胁，逮捕，告密，审判，还有什么？……我知道这意

味着什么……要是他们办得到，要是他们有胆量，他们早就把我逮捕了……

韦焦　特里福齐奥大人在把命令交给我的时候对我说，他随后就来找您谈话。

普林齐瓦勒　他下了最后决心啦？……那就一不做二不休了。这个矮小阴险的文书是佛罗伦萨在这儿的不露面的全权代表，他不敢正眼看我。这个面孔苍白的矮子恨我恨得要死，把我看得比死神还要可怕。今天夜里将发生的事情，他是没有料到的……命令一定催得很紧，否则他是不会亲临虎穴的……谁守卫在我的门口？

韦焦　是您的加利西亚队伍中的两个老兵。我好象认出其中一个叫埃尔南多，另一个，我想是迪埃戈……

普林齐瓦勒　这好。哪怕我下令叫他们把上帝捆起来，他们也会服从的……天暗下来了。叫人把灯点上。现在几点钟啦？

韦焦　九点已经过了。

普林齐瓦勒　马哥·科洛纳没有回来吗？……

韦焦　我已命令哨兵，他一过堑壕就把他带到您这儿来。

普林齐瓦勒　如果提出的条件遭到拒绝，他应当在九点以前回到这里……这是决定性的时刻……我的一生全在此一刻。就象囚犯们在一个玻璃气泡中连同他们的幻梦所看到的那些满帆前进的大船，①……男人可以把自己的命运、理智、心灵、幸福、灾难全都压在女色爱情之类靠不住的事情上，真是奇怪……如果我能够由得了自己，我自己也会觉得

① 作者在这里借囚犯们对自由的渴望来比喻主人公对爱情的渴望。——译者

好笑的，……马哥不来，……那她来……你去看看是否有风灯，有了风灯就是告诉我们他们同意了；你去看看是否在天空中有先于那位为了众人而献身的女人颤抖的步履而到来的亮光，她来是为了拯救她的人民，同时也拯救了我……啊！不，我亲自去看……不能让别人的眼睛，哪怕是朋友的眼睛，在我之前先看到我自童年以来就期待着的幸福，也不能让别人，哪怕是朋友，延误我一分钟的幸福。……（他走向营帐的门口，撩起门帘，向夜空张望）有灯光，韦焦！……你瞧，光华四射，照亮了黑夜！……那一定是挂在钟楼上的风灯……高悬在夜空……这是城上亮着的唯一灯光……啊！这灯光好似一朵鲜花。彼萨从没有向蓝天举起过一朵比它更加灿烂、更叫人望眼欲穿、更叫人喜出望外的鲜花！啊！我的彼萨乡亲们呀！今天晚上你们要欢度难忘的时刻，而我高兴的程度远胜于我拯救了自己出生的城市！……

韦焦　（抓住他的胳臂）我们回到营帐里去吧。特里福齐奥大人从那边过来了……

普林齐瓦勒　（回到营帐内）对！还要……谈话不会很长……（走向桌子，翻动桌上的文件）他的三封信，你都有吗？……

韦焦　只有两封……

普林齐瓦勒　我截获的两封，以及今晚的命令……

韦焦　这是前两封信，那是最后一封，被您揉皱了……

普林齐瓦勒　我听到他来了……

〔一卫兵撩起门帘，特里福齐奥入内。

第 二 场

〔人物同前，特里福齐奥。

特里福齐奥　钟楼上打信号的奇怪的灯光，您看到了吗？

普林齐瓦勒　您认为那是信号吗？……

特里福齐奥　我深信不疑……普林齐瓦勒，我有话要对您说……

普林齐瓦勒　我听着。韦焦，请出去一下，但不要走远。我还要找你有事……

〔韦焦下。

特里福齐奥　普林齐瓦勒，您知道，我是尊敬您的。我已不止一次对您表示过了，这您是应当清楚的；还有许多对您敬重的表示，您不知道。因为佛罗伦萨的政策要求对许多事情长期秘而不宣，甚至对那些参预绝密事务的人也是如此，人称这种政策阴险，其实不过是谨慎罢了。我们大家都服从佛罗伦萨的深奥的命令，而且每个人都应该勇敢地执行而不去寻根问底，因为这些奥秘正是祖国智慧的力量。您只要知道我一向是参预决策的人就够了。尽管您年纪轻轻，尽管您来历不明，我们还是一次一次地选中您来统领共和国最精锐的部队。而且我们并不后悔作了这一选择。但是，最近以来，有些人联合起来反对您。向您泄露暗中策划的阴谋，我不知道我对您的十分真诚的友谊是否有点儿超越了我应严守的职责。但是严守职责常常比冒冒失失的见义勇为更加招来祸殃。所以我告诉您，有人对您的行动迟缓

和犹豫不决进行猛烈的攻击。有人对您的忠心甚至产生了怀疑。一些揭发您的具体内容又证实了他们的怀疑。这些揭发使一部分已经反对您的议员对您产生极坏的印象。有人甚至辩论是否要将您逮捕并交付审判。幸好，有人把这事及时告诉了我。我立即去佛罗伦萨，我不用费力就拿出一些证据来否定那些反对您的证据。我为您作了担保。现在该由您来证实我对您的信任是对的了。我可对您从未有过丝毫的怀疑。因为，如果您再不行动，我们就完了。我的同僚，马拉杜拉大人在比比埃纳被威尼斯要塞司令的部队打败了。另一支军队正从北面向佛罗伦萨进发。这关系到佛罗伦萨城邦的安全。如果您明天发动大家所期待的进攻，一切还能补救。这次进攻将使我们成为最优秀的军队，使您成为唯一战无不胜的将领。您将昂首阔步地返回佛罗伦萨，受到凯旋盛典的隆重欢迎。昨天反对您的人将变成您最狂热的崇拜者，您的支持者……

普林齐瓦勒　您要对我说的话都说了吗？……

特里福齐奥　差不多都说了。自我认识您以来，我对您所怀有的十分真挚的感情，在我心中更深了，虽然我没有提到这一点……但这真挚的感情在困难的处境中更加牢固了。一些几乎互相矛盾的法律常常使我们陷入这种困难的处境。在危急时刻，这些法律使统帅的权力有时会被佛罗伦萨神秘的威力所抵销，而今天，在这刀光剑影之中，我就是这种神秘威力的小小的代表……

普林齐瓦勒　我刚刚收到的这道命令是出于您的手迹吗？……

特里福齐奥　是的。

普林齐瓦勒　这确是您的手迹吗？

特里福齐奥　确凿无疑。您为什么怀疑呢？

普林齐瓦勒　还有这两封信，您认得出笔迹吗？

特里福齐奥　可能……不知道……信里说了些什么？……我需要知道……

普林齐瓦勒　用不着。我知道。

特里福齐奥　那么，这就是您按我的要求截获的那两封信罗？……我看证据是可靠的。

普林齐瓦勒　您不是在和一个孩子打交道。我们之间用不着要弄如此拙劣的推托之词。我们不用再讲下去了，我急于结束这次谈话，以便接受一项在佛罗伦萨的任何成功也不能与之相比的报酬！……您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在信中卑鄙地诬告我，您这样做纯粹是以损人为乐，为了给佛罗伦萨的贪欲负义行为事先提供必不可少的借口，因为佛罗伦萨再次担心为了感谢取得胜利的雇佣军而付出过高的代价……信中把一切歪曲得如此巧妙而恶毒，以致使我有时竟也怀疑自己是否清白无辜！……您出于您无能而又时隐时现的嫉妒心，您出于极端的仇恨，从围城的第一周起，就在信中把我所做的一切加以曲解，加以贬低，加以丑化，直到我终于睁开了眼睛，终于要来证实您的怀疑。我叫人一字不漏地抄录了这些信，我将您的信送到了佛罗伦萨，并截获了回信。他们相信了您的话。他们对您特别相信，因为您控告我的问题正是他们要您揭发的。他们不听我申辩就审判我，并判我死罪……我知道，即使此后天仙为我恢复名誉，我也推翻不了加在我身上的伪证……所以，我暴跳如雷，砸碎您微不足道的锁链，先发制人……在此以前，我从来没有过二心，但是，自打我截获了这两封信之后，我就准备搞掉

您……今天晚上，我要出卖您，出卖您和您那些可悲的主子，以我力所能及的最残酷、最致命的方式出卖你们……佛罗伦萨是唯一把背信弃义算作公民道德的城邦，是唯一要让狡诈、虚伪、忘恩负义、卑鄙行为和谎言统治世界的城邦。用出卖的办法来使这座城市丢脸，我相信，我这一生中还从来不曾做过比这个更有益的事了！……从今天晚上起，亏了我，彼萨将会得救。彼萨是阻止你们走出城垣去腐蚀世界的宿敌，只要它一天不倒，就要阻止你们一天，并将挺身而出再次同你们对抗……噢！您别站起来，不要做无用的举动……我已经采取了措施，一切已经不可挽回。您现在在我的手掌之中。我掌握了您，同时也就掌握了佛罗伦萨的命运……

特里福齐奥　（抽出短剑，迅速向普林齐瓦勒刺去）还没有……只要我双手没有被缚起来……

普林齐瓦勒　（他本能地用胳臂去抵挡，挑起剑刃。剑刃划着了他的面孔。他抓住特里福齐奥的手腕）啊！这一手！……我没有料到这恐怖的挣扎……您现在在我手里了。我一只手就能对付您整个人，让您尝尝味道……这是您的短剑……我只要把它往下压……它就好象自动地在寻找您的喉咙……您眼睛也不眨一眨……您不怕吗？……

特里福齐奥　不怕，您用短剑往里扎吧，您有权这样做。我早已把生命置之度外了……

普林齐瓦勒　（松开手）啊！真的吗？……这么说，您所做的就怪了……甚至是很少见呐……我们军人当中能够这样扑向死亡的人也不多呀，我真没有想到在这个矮小的皮囊里……

特里福齐奥　你们这些人总是提着出鞘的剑，自以为除了剑头

上见勇气之外，没有其它勇气……

普林齐瓦勒　您也许有道理……好吧……您失去自由了，但是不会受任何伤害……我们为不同的上帝效劳……（揩脸上淌下的血）啊！我流血了……这一剑刺得不差……只是稍微仓促了一点，但相当有力……反正一样，只差一点儿……就可能把您送到谁也不想去的世界里去。您要是这样抓住了我，会怎样处置我呢？……

特里福齐奥　我决不会饶您。

普林齐瓦勒　我不理解您……您这人很奇怪……您应该承认，您的那些信可坏透了……在三次大战役中我都流过血，尽了自己的力量。我把一切都归于你们，我为选中我担任统率的人效劳，英勇无畏，没有产生过丝毫不忠的念头……您应该了解这一点，因为您在监视着我……然而，您出于仇恨，出于嫉妒，或者为了省钱，您在信中把一切旨在拯救你们的行为都加以歪曲。您故意进行欺骗，谎话连篇……

特里福齐奥　事实是骗人的，这关系不大。打了两个或三个——数字变化不大——胜仗之后，士兵自持有功就不再服从雇佣他的主人的使唤了，而主人则要完成的是更加崇高的使命。应该抓住的，正是这种危险的时刻。这个时刻早已到来，这个时刻证实了我的说法。佛罗伦萨人民爱您已经过分了。现在我们要排除他们为自己树立的崇拜偶像。现在他们有点怨恨我们，但是他们把我们这些人选出来正是为了抑制他们任意的偏爱。他们对自己使命的了解比人们想象的要强得多，而当我们把他们过分崇拜的东西摧毁之后，他们尽管不乐意，但感觉到我们所做的完全符合他们的意愿。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指出已有偶像存在的时机已经到了。我

通知了佛罗伦萨。佛罗伦萨事先就知道了我的谎言意味着什么……

普林齐瓦勒　时机没有到，也可能不会来到，如果您那些恶毒的信件……

特里福齐奥　时机本来早就该到了，这就足以……

普林齐瓦勒　什么！对一个无辜的人，单凭一点怀疑，为了防备也许会形成威胁的危险就狠心把他牺牲掉！……

特里福齐奥　对佛罗伦萨来说，一个人算不了什么。

普林齐瓦勒　那么，您对佛罗伦萨的命运、事业和生存是深信不疑的罗？……那么是我不了解佛罗伦萨罗？……

特里福齐奥　对，我只相信佛罗伦萨，其他对我都无关紧要……

普林齐瓦勒　总之，这是可能的……您是对的，既然您深信不疑……我没有祖国……我不可能了解……我有时觉得也许我应该有个祖国……但是，我所有的东西，您永远也不会有，任何人也从没象我，象我这样得到过它！……我一会儿就有了，马上就得到，就在此时此地。有了它我就什么都满足了……来，我们分手吧，我们没有时间来弄清这些令人费解的谜……我们的心相距很远，而我们两人又近在咫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一些人有某种思想，另一些人有某个愿望……我自己难于改变我的愿望，您也同样难于改变您的思想……但人们具有超越凡人的热忱时，他们就能追随自己的思想或愿望直至达到目的……既然我们是如此地身不由己，我们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再见了，特里福齐奥，我们各走各的路……把您的手伸给我。

特里福齐奥　还不到时候……我会向您伸出手的，当惩罚……

普林齐瓦勒　好吧。今天您输了，明天您会赢的……（呼唤）韦

焦！……

〔韦焦上。

韦焦　老爷！……怎么？您受伤啦？……血在流……

普林齐瓦勒　不要紧……把两个卫兵叫来。叫他们把这个人带下去，但不要虐待他，一点也不要伤害他……这是个我喜欢的敌人……叫他们把他关在个安全的地方，不要让任何人看见他……他们要看住他。我命令释放他的时候才释放他……

〔韦焦带特里福齐奥出去。普林齐瓦勒在镜子面前细看自己的伤口。

普林齐瓦勒　我的确在流血，好象伤着了动脉似的……伤口不深，但半边脸被划破了……谁会相信这个如此孱弱，如此苍白的人……（韦焦上）把他关起来了吗？……

韦焦　关起来了。老爷，您把自己毁了……

普林齐瓦勒　我把自己毁啦！……啊！我愿意这样把自己毁掉，直到死为止！……韦焦，我把自己毁了！……但是，世界从来还没有人这样在一次正当的报复中获得他自从会做梦以来就梦想的唯一幸福！……这样的幸福，我本当等待它，本当伺机夺到它，我本当不惜犯下滔天大罪去追求它，因为我需要这幸福，这幸福是属于我的。现在我的福星出于正义，出于同情，用它灿烂的光芒簇拥着这个幸福，把它献给我，而您却说：他把自己毁了！……没有热情的可怜人啊！……没有爱情的可怜人啊！……所以你不感到我的命运此刻正在天上权衡着，你也不感到千百种幸福的份量，千百个恋人的份量在积聚！……啊！我！我知道得很清楚。取得辉煌胜利或遭到巨大灾难的人会突然发觉自己到达了生命的顶

峰，事事都在推着他们，拥着他们，帮着他们走向顶峰！我现在就到了这样的时候……其他的事，未来的一切，皆无关紧要……我们明知人是承受不了这些事的，谁要是去承担它将被其压垮的……

韦焦　（拿着白布走近普林齐瓦勒）血一直在流……让我替您把面孔包扎一下……

普林齐瓦勒　既然需要包扎，您就包吧……但尽量不要让白布遮着我的眼睛，也不要让白布妨碍我的嘴唇……（照镜子）啊！当我作为情郎马上就要跳跳蹦蹦去迎接心上人时，我却象个从外科手术室里逃出来的病人……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你，我的韦焦，可怜的韦焦，你怎么办呢？……

韦焦　老爷，我跟您走……

普林齐瓦勒　不，抛弃我吧……我不知道该去哪里，也不知道将会怎么样……你一个人逃跑吧，没有人会来追捕你，可是同你的老爷在一起……我这些箱子里有黄金，你去拿吧，归你所有，我不需要了……车子都架上牲口，牛羊都集中起来了吗？……

韦焦　都在营帐前面。

普林齐瓦勒　好。我一打招呼，你就按约定的办……（远处传来一声枪响）这是什么？……

韦焦　前面哨所里有人打枪……

普林齐瓦勒　谁下的命令？……一定是误会了……要是对她开枪呢？……你事先通知过前面吗？……

韦焦　通知过了……不可能……我布置了几个卫兵，叫他们一见到她就把她给您带来……

普林齐瓦勒　去看看……

〔韦焦下。

第　三　场

〔普林齐瓦勒单独等了一会儿。韦焦回来，撩起门帘；低声说："老爷。"然后退出。莫纳·瓦娜裹着长大衣在门口出现。普林齐瓦勒为之一怔，迈了一步迎上前去。

瓦娜　（压低嗓子）我按照您要求的那样来了……

普林齐瓦勒　我看见您手上有血。您受伤了吗？……

瓦娜　一颗子弹擦伤了我的肩膀……

普林齐瓦勒　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有这等事……

瓦娜　在我走近军营的时候。

普林齐瓦勒　那是谁开的枪？……

瓦娜　我不知道。开枪的人逃走了。

普林齐瓦勒　把伤口给我看看。

瓦娜　（微微掀开大衣的上部）在这儿……

普林齐瓦勒　在左胸上部……子弹没有打进去……只伤了皮……疼吗？……

瓦娜　不疼。

普林齐瓦勒　要我替您把伤口包扎一下吗？

瓦娜　不用。

〔静场。

普林齐瓦勒　您主意拿定了？……

瓦娜　对。

普林齐瓦勒　需要提醒您条件是怎么说……

瓦娜　用不着了，我知道。

普林齐瓦勒　您不后悔吗？……

瓦娜　一定要不后悔才来吗？……

普林齐瓦勒　您丈夫同意吗？……

瓦娜　同意。

普林齐瓦勒　我愿意让您有选择的自由……现在还来得及，您愿意打消原来的想法……

瓦娜　不。

普林齐瓦勒　为什么您要这样做呢？……

瓦娜　因为人要饿死了，因为明天人们会更快地死去的……

普林齐瓦勒　没有别的理由吗？……

瓦娜　还可能有什么别的理由呢？……

普林齐瓦勒　我懂得，一个有德行的女子……

瓦娜　对。

普林齐瓦勒　她爱她的丈夫……

瓦娜　对。

普林齐瓦勒　深深地爱他吗？……

瓦娜　对。

普林齐瓦勒　您大衣里什么衣服也没穿吗？……

瓦娜　对。（瓦娜做了一个要脱大衣的动作。普林齐瓦勒做了个手势阻止她）

普林齐瓦勒　营帐前面的车队和牛羊您看见了吗？

瓦娜　看见了。

普林齐瓦勒　那儿有两百车上等的托斯干纳小麦，两百车锡耶纳附近出产的饲料、水果和葡萄酒，三十车从德國来的火

药，还有十五辆小车装的是铅弹。另有六百条阿普利亚牛和一千二百只羊。这些东西在等您下令送往彼萨城里去。您愿意看到这些东西启运吗？……

瓦娜　是的。

普林齐瓦勒　请您到帐篷门口来。（他掀开门帘，下了声命令，用手打了一个手势。传来一大片沉闷的喧闹声。点燃的火把在攒动，鞭子发出清脆的响声。车辆起程了，牛儿哞哞，羊儿咩咩，一片杂沓之声。庞大的车队趁着星夜在火把的照耀下离去，瓦娜和普林齐瓦勒站在帐篷门口看了一会儿）亏了您，从今天晚上起，彼萨将不再挨饿了。彼萨现在变得不可战胜了。明天，彼萨将放声歌唱，欣喜若狂，满载胜利的荣光，这胜利原来谁也不再指望了……您满足吗？……

瓦娜　满足了。

普林齐瓦勒　让我们关上帐篷门，请把您的手伸给我。晚上还有点暖和，但夜里就很凉了。您来的时候没带武器，身上也没藏毒药吗？……

瓦娜　我全身只有这双凉鞋和这件大衣。要是您担心上当，您就把我的衣服脱光。

普林齐瓦勒　我不是为我自己担心，而是为您……

瓦娜　我并不把这些事看得比他们的生命还重要。

普林齐瓦勒　很好，您说得对……——来，您休息吧……——这是一个军人的床，不舒适，又粗糙，象墓穴一样窄小，您睡是很不相称的。——您在这上面休息吧，在这些野牛和山羊的毛皮上休息吧。这些毛皮还从未感到过一个女人的身体是多么地温柔，多么地珍贵……把这块比较柔软的皮放在头下当枕……这是一块猞猁皮，是一位非洲国王在打了胜

仗的那天晚上送给我的……（瓦娜紧裹着大衣坐了下来）——灯光正照在您眼睛上……要我把灯挪开吗？

瓦娜　没关系……

普林齐瓦勒　（在瓦娜的卧榻边跪下，抓住瓦娜的手）乔瓦娜！……（瓦娜吃了一惊，身子挺了一下，瞅着普林齐瓦勒）——噢！瓦娜！我的瓦娜！……——因为，我以前也习惯这样称呼您……现在我一呼唤这个名字就感到茫然若失……这名字在我的心里埋藏了这么久，以致它必须冲破牢笼才能飞出我心窝……这名字就是我的心上人，我没有别的心上人了……这名字的每一个音节都包含了我的全部生命；当我念着这名字的一个一个音节时，实际是我的生命在流逝……这名字我本来就熟悉它，了解它，我不断地呼唤它就不再怕呼唤它。多年来，我把这个名字当作重要的爱情语言时时刻刻在心里反复念叨。念叨这名字虽不能把玉人召来，但要在玉人面前终于呼出这个名字，哪怕呼唤一次，也是需要有勇气的……我相信我的嘴唇已经养成了呼唤这名字的习惯，当盼望的时刻到来时，我呼唤这名字的声气能够如此温柔，如此崇敬，如此自然和谦恭，听到它的人儿一定会感到其中所包含的苦恼和爱情……今天这个名字唤起的不再是幻影了……这已经不再是同一个名字了。今天当我抽抽泣泣、战战兢兢地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已听不出是它了……这个名字上寄托着我的情思太多了，我在这个名字里寄寓的全部激情和全部爱慕使我心力交瘁，语不成声……

瓦娜　您是谁呀？

普林齐瓦勒　您认不出我了……您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吗？……啊！流逝的光阴使人忘却了多少美好的往事！……这些美好的往事，唯独我还件件记在心头！……其实，忘掉它也许更好……我就不会再抱有希望，也就会少一些遗恨……是的，对您来说，我算不了什么……我不过是一个瞧了一下自己生活目标的可怜虫……我是个一无所求的不幸的人。他甚至不再知道应该要求什么，但如果可能的话，他要告诉您，使您在离开他之前知道，您过去是什么样的人，以及您在他这一生中的意义……

瓦娜　那么，您是认识我的罗？……您是谁呢？……

普林齐瓦勒　您从来没有看见过现在看着您的人吗？他看您就象人们在仙境里观看自己的欢乐和生命之源一样……因为我不曾指望有一天会见到您……

瓦娜　不，至少我不相信……

普林齐瓦勒　对，您本来不知道……唉！我早就确信，您已经记不起了……——可是我第一次见到您的时候，您当时八岁，我十二岁……

瓦娜　在什么地方？……

普林齐瓦勒　在威尼斯，六月的一个星期天。——我的父亲是个老珠宝商，他把一串珍珠项链送到您母亲府上。——您母亲对那些珍珠赞叹不已……我就在花园里漫步……这时我瞧见您在大理石水池旁边的桃金孃树丛下……一只细小的金戒指掉进了水池……您在水池边哭泣。——我跳进水池。——我差点儿淹死，但我捞起了戒指并把它戴在您的手指上……您亲吻了我并感到非常高兴……

瓦娜　那是个金黄头发的孩子，名字叫贾内罗……——你是贾内罗？……

普林齐瓦勒　是的……

瓦娜　谁能认得出来呢？……再说，这些白布包着您的面孔……我只看得见您的眼睛……

普林齐瓦勒　（将绷带稍稍分开一点）我把绷带拨开，您认得出了吗？……

瓦娜　是啊……也许……我觉得……因为您的笑容同孩提时代一样……您受伤了，也在流血……

普林齐瓦勒　噢！对我来说，这不算什么……但对您来说，就太不应当了……

瓦娜　绷带上渗满了血……让我把绷带重新扎好……原先没有绑好……（她把白布重绑了一下）在这次战争中，我经常照料伤兵……是啊，是啊，我记起来了，花园及里面的石榴树、月桂树和玫瑰都还历历在目……下午太阳晒得沙子热呼呼的时候，我们在花园里玩耍过不止一次……

普林齐瓦勒　我算过，我们在一起玩过十二次……我现在说得出我们都玩过什么游戏，您对我说过什么话……

瓦娜　后来有一天，我等您很久，因为我很喜欢您，您那时象小姑娘一样庄重、温柔，您把我看做年轻的王后……您没有再来……

普林齐瓦勒　我父亲把我带走了……他到非洲去了……我们在那边的沙漠里迷了路……后来我做了阿拉伯人，土耳其人，西班牙人，还有不知什么人的俘虏……当我重返威尼斯的时候，您的母亲已经去世，花园已经荒芜……我不知道您的去向，后来，由于您的美貌到处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我才找到了您的行踪……

瓦娜　我一走进帐篷您就立即认出我了吗？……

普林齐瓦勒　即使一万个同您一样的女子走进我的帐篷，都穿着一样的衣服，长得一样的娇丽，就象一万个自己的亲生母亲也可能认错的姐妹，我也会站起身来，拉起您的手说："她在这儿……" 很奇怪，是吗，心爱的人的形象可以永生在一个人的心里……因为您的形象就这样生活在我的心里，以致如同在实际生活中一样，它每天都在变化。今天的形象取代昨天的形象……它如花似月，变得愈加美丽，岁月给这日益长大成人的小姑娘增添了十二分的姿色……但是当我重新见到您时，我首先觉得我的眼睛看错人了……我的记忆本来是那么美好，那么忠实！……但它还是太迟缓太胆怯了……没有想到您会这样的光彩照人，刚看上一眼就使我心乱神迷……我就好象这样一种人：某一天他走过公园时看到一朵鲜花，只看到一次就记在心里了，而他一下子在洒满阳光的田野上看到了十万朵这样的花……我现在认出了这前额，这头发，这双眼睛，我又看见了心上人的神情。但是，她的闭月羞花之貌超过了我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暗中想象的沉鱼落雁之容。这些年来，我只能借助记忆想象，而记忆的时间毕竟太久，远远落在实际后面了！……

瓦娜　是的，您过去爱我，就象那种年纪的人相爱那样，但是，光阴和分离把爱情美化了……

普林齐瓦勒　男人常说他们一生只爱一次，或者只爱过一次，但很少人真的如此……他们用天生来就只为一人痴情的人的那种无限美好的不幸感来掩饰自己的情欲或自己的薄幸。当他们当中有人用同样的在别人嘴里只是娓娓动听的谎言的话语说出折磨他生活的这种痛苦的真情的时候，这些被

情场得意的男人们滥用了的言词，就完全失去了它的力量和份量。可是听这种含义神圣、常常饱含辛酸的话的女人很自然地会视之鄙俗，贬之为在男人们中间被看成的那种笑谈……

瓦娜 我不会这样做。我懂得我们在生活刚开始的时候所期待的这种爱情，后来，因为岁月流逝——虽然我的年岁不大，使许多往事淡得消失了，从而断绝了这情思……——但当您重返威尼斯，了解到我的去向后，您又怎么啦？……您不曾设法与您如此钟情的人儿重新相见吗？……

普林齐瓦勒 在威尼斯，我得知您母亲破了产，去世了，而您嫁给了一位托斯干纳的大豪绅，彼萨最最有钱有势的人物，他将使您象王后一样称心如意，受人崇拜……我能够给您带来的只是一个无国无家、走南闯北的人的贫困生涯……我觉得命运本身就要求我为爱情作我为之所作的牺牲……我在彼萨城四周徘徊过许多回，走到城下又止步不前，抓住城门的铁箍又忍住不推，为的是不使自己屈从于想见您的欲望，为的是不打搅您已经获得的幸福和爱情……我出卖武艺，打了两三回仗，在雇佣军中我出了名……那时我不再抱有任何希望，我等待着有朝一日，佛罗伦萨把我派到彼萨城下……

瓦娜 堕入情网的男人多么软弱，怯懦！……请您不要误会，我并不爱您，我也不能说是否曾经爱过您……但是，当我看到一个自以为爱我的男子，好象他使我自己也曾爱过，竟在爱情面前失去了勇气，这不免使我心中的爱情之火不得平静和疾呼起来！……

普林齐瓦勒 我过去是有勇气的……为了能够回到威尼斯，我

所表现出来的勇气，是您想象不到的……可是为时太晚了……

瓦娜　当您离开威尼斯的时候，为时不算太晚。当人们找到可白头偕老的爱情时，从来也不算太晚……爱情是不辜负痴心人的。即使爱情不再有任何盼头了，痴心人总是抱有希望……即使没有希望，还要努力去……如果我曾经象您那样钟情，我就……啊！没法说会做出什么事情来……但我知道，我是不会轻易屈从命运，放弃希望的！……我会日以继夜去追求……我会对命运说："滚开，给我让道……"我会使顽石也站在我这一边。我一定要使我的心上人知道我爱他，一定要使他亲口表态，而且不止一次地表态！……

普林齐瓦勒　（伸手去握瓦娜的手）您不爱他吗，瓦娜？……

瓦娜　谁？

普林齐瓦勒　基多？……

瓦娜　（缩回自己的手）别拉我的手。我手不伸给您。我看我应该把话说得再清楚一点。当基多娶我时，我是孑然一身，濒于困境。一个孤苦伶仃的女子，特别是长得如花似月，又不屈就花言巧语，很快就成了别人恶意中伤的对象……别人对我的污蔑，基多全不介意。他相信我，我喜欢这种信任。他使我幸福，就象人们一旦放弃了梦想后所能感到的那样幸福，那些梦想有点儿疯狂，看来不是我们人生所能实现的……您也会看到，因为我多少希望您能看到，人是可以幸福的，并不需要天天期待着一种谁也没有见过的幸福的到来……我现在爱基多，这爱情并不象您认为您所具有的爱情那么奇异，但无用说比它更门当户对，更为忠实可靠……这爱情是命运赋予我的。我接受这爱情时并不是盲

目的。我不会再有别的爱情。如果有人要破坏这爱情，那绝不会是我……您误解了。我如果有些话指出了您的错误，那么这些话不是针对您也不是针对我们说的，而是针对一种人们在情窦初开之际隐约见到的爱情说的。这爱情也许存在，但它不是我的，也不是您的，因为您没有做有这种爱情的人该做的事……

普林齐瓦勒　您的判断多么冷酷呀，瓦娜，您在没有充分了解我为了最后得到这个任何情人都无此耐心等待的幸福时刻，所遭受的一切，所该做的一切之前，您就这样评价它未免太严酷了……即使它什么也没有做，即使它什么也没去争取，但我很明白，它是存在的。我就是这爱情的牺牲品，我现在还怀着这爱情，这爱情占据了我的整个生命，它使一切叫男人欢乐、给男人以光荣的东西在我身上都毫无作用……自从我做了这爱情的俘虏之后，我的一举一动不曾有过其他目的，都是为了接近心之所爱，哪怕只有片刻时间也好，以便知道命运的安排，但又不有损于您……啊！相信我吧，瓦娜。您应当相信我，因为人都愿意相信既无所望亦无所求的人的……您现在在我的营帐里，一切都任我摆布……我只要一句话，一伸臂，就可以占有一个普通的情人所能占有的一切……但是您看来同我一样，知道我所说的爱情还需要其他东西。所以我请求您不要再抱有怀疑……我本以为您会相信我，所以才拉您的手，现在我不会再去碰它，既不用手指，也不用嘴唇。但是，在我们分手诀别的时候，至少请您相信，这个情人曾经深深地爱着您，直到断绝希望方始罢休！……

瓦娜　正因为对这痴情来说有些东西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我

对这片痴情仍抱有怀疑……您不要以为我乐于看到爱情与艰难险阻搏斗，也不要以为我一心要让人家接受非凡人能经受的考验……传说彼萨曾经有个女人把自己的一只手套扔到钟楼后面养狮子的沟里，然后要她的情人去拾回来。情人手无寸铁，只有一根皮马鞭。然而他还是下到沟里，赶开狮子，捡起手套，然后跪在那女人面前，把手套还给她，接着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起身离去，再也不回来了……我觉得这男人太温顺了。他既然有根马鞭，就该用这马鞭来教训这位如此玩弄神圣感情的女人，使她对什么是真正爱情的权利与义务有比较正确而切身的体会……所以我不要求您为我经受类似这样的考验，我只要求能相信您……为了您的幸福，也为了我的幸福，我才抱怀疑之心……在象您这样专一的爱情里，有一种神圣的东西，即使最冷漠无情、最讲究贞操的女人也会为之忐忑不安……所以我在思量您的所作所为。如果其中丝毫没有那种很少令人愉快的过激的痴情的影子，我几乎会感到高兴……您为了让我到这营帐里来一小时功夫，把您的过去、未来、光荣、生命，把您所有的一切，统统发疯似地投进了深渊。如果不是这最后一举迫使我承认您也许没有错，我几乎确信在您的所作所为中找不到那种痴情……

普林齐瓦勒　这最后一举是唯一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行为……

瓦娜　什么？……

普林齐瓦勒　我愿意告诉您实情……为了以您的名义拯救彼萨而让您到这儿来，我没有牺牲任何东西……

瓦娜　我不太明白……您没有背叛您的祖国？您没有毁掉您的过去，失去您的前程？您没有使自己犯了有可能被放逐，也

有可能被处死的罪吗？……

普林齐瓦勒　首先，我没有祖国……如果我有祖国，不管我的爱情怎样强烈，我想我不会为了这爱情而出卖我的祖国的……我不过是个受雇于人的军人而已。人家对他讲信义，他就讲信义；当他感到人家背弃了他时，他就倒戈……佛罗伦萨的特派员诬陷我，一个由商人掌权的共和国未经审判就给我定了罪。这个共和国的那套风习，您同我一样熟悉。我知道自己完了。我今晚的举动并不加重我的罪名，如果某种机遇还能拯救我的话，也许会使我得救……

瓦娜　那么说，您为我牺牲的东西不多罗？……

普林齐瓦勒　什么也没有牺牲，我应该这样对您说……我不愿意用谎言来换取您的一丝微笑……

瓦娜　好，贾内罗，这比爱情及其最坚贞的证据都更有价值……你不需要再寻求躲着你的手了。我的手在这儿……

普林齐瓦勒　啊！我宁愿这手是被爱情征服的！……反正没有关系！……这手现在属于我了，瓦娜，我把它捏在我的手里，我看着它珍珠般的光泽，我从它那里感到生命的气息，一时间我陶醉在过于甜蜜的幻梦中。我紧握着这温暖柔嫩的手，我抓住它，让它张开，合起它来，好象它马上会用情人神秘的、富有魔力的语言来回答我的爱。我吻遍了它，你也不把它缩回去……你不会因为这无情的折磨而怨我吗？……

瓦娜　我要是处于你的地位，也会这样做的，可能好点也许更厉害……

普林齐瓦勒　当你同意到我营帐里来的时候，你知道我是谁吗？……

瓦娜　谁也不知道你是谁。关于敌军的首脑，流传着许多相当奇怪的谣言……一些人说你是个凶恶可怕的老头，另一些人说你是个英俊非凡的年轻王子……

普林齐瓦勒　基多的父亲见过我，难道他什么也没有对你说吗？……

瓦娜　没有。

普林齐瓦勒　你没有问过他吗？……

瓦娜　没有。

普林齐瓦勒　你手无寸铁，黑夜里只身到这儿来，把自己交给陌生的蛮子，你没有吓得心惊肉跳吗？……

瓦娜　没有。我必须来……

普林齐瓦勒　你见到我时，不曾犹豫吗？……

瓦娜　你忘啦？……由于这些绷带，你的脸起初我什么也没有看见……

普林齐瓦勒　对，可是后来，瓦娜，绷带拉开了以后呢？……

瓦娜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已经知道……可是你，你看见我走进帐篷的时候，你打算把我怎么样？……你真的打算一不做，二不休，利用我走投无路的困境吗？……

普林齐瓦勒　啊！我也不知道我打算做什么！……我感到自己完了，我想毁掉一切……因为爱你我才恨你……诚然，如果不是你，我会这么做的……可是，除了你，任何女人都使我感到厌恶……除非你不再象你原来的样子……我想到这些就说不清楚了……只要一句话与你说的话不一样，只要一个举止不是你的举止，只要稍稍有点儿什么，就会点燃我的仇恨，使我的兽性发作……可是我一见到你，就立即发现这是不可能的……

瓦娜　这我也看到了，所以就不再怕你了；因为我们什么也不用说就彼此了解……奇怪的是，当我想到这些……我想，如果我象你一样钟情，你所做的一切，我也会做的……有时我好象觉得自己处在你的地位，是你在听我说，是我在说着你对我所说的那些话……

普林齐瓦勒　我也一样，瓦娜，一见到你，我就感到，把我们同所有其他人不幸分开的那堵墙，变成透明了！我把双手伸进去，我把目光投进去，就好象那是一汪清水。当我把双手和目光收回来的时候，我感到它们沾满了光辉，沾满了信任和诚挚的感情……我好象觉得男人们变了，以前我对他们的看法错了……我尤其觉得自己变了。我终于从长期禁锢我的牢笼中走了出来，牢笼的门敞开了，鲜花和绿叶代替了铁栏，辽阔的天空代替了牢狱的石墙，早晨清新的空气沁我心脾，沐我痴情……

瓦娜　我也变了……我很惊讶我从一开始就能那样对你说话……我是个沉默寡言的人……除了基多的父亲马哥，我从来没有对任何男人这样说过话……即使在他身边，情况也不完全一样……再说，他完全沉醉在千奇百怪的幻梦之中，我们也只聊过三四次……别人的眼里总流露出一种欲望，使人看了就不想对他们说你喜欢他们，也不想知道他们心里想些什么。你的眼睛也流露出一种欲望，但不是那种欲望，你的欲望不讨人嫌，也不叫人害怕……我无需想起是否曾经见到过你，就立即感到我认识你……

普林齐瓦勒　如果我倒楣的命运使我回到你的身边为时还不过晚的话，你会爱我吗？

瓦娜　要是我能够对你说我会爱你的，贾内罗，这不是已经爱上

你了吗？可是，你和我一样，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在这儿谈话，就好象我们是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如果我是一个人活在世上，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可是，当我们在这儿回顾着过去的时候，我们把另一个人正在忍受的痛苦完全给忘了……我离开彼萨城时，基多的痛苦，他苦恼的语声，苍白的面孔……我不能再等下去了！……天快亮了，我急于知道……我听见了脚步声……有人挨着帐篷走过来。意外的事比我们更有勇气……门口有人在小声说话……你听，你听……这是怎么回事？……

第 四 场

〔人物同前，韦焦。

〔帐篷附近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和窃窃私语声，然后是韦焦在帐篷外面的叫唤声。

韦焦 （在场外）老爷！……

普林齐瓦勒 这是韦焦的声音……进来……出了什么事？……

韦焦 （在帐篷门口）我是跑来的……老爷，您逃吧！……是时候了……佛罗伦萨的副特派员马拉杜拉大人……

普林齐瓦勒 他不是在比比埃纳……

韦焦 他回来了……带来六百名士兵……全是佛罗伦萨人……我看见他们过去了……军营里人心惶惶……他带来了命令……要宣布您是叛逆……他正在寻找特里福齐奥……我怕他找到特里福齐奥时，您还没有能够……

普林齐瓦勒 来，瓦娜……

瓦娜　我该上哪儿去？……

普林齐瓦勒　韦焦带两个可靠的士兵将把你送回彼萨……

瓦娜　你呢，你去哪儿？……

普林齐瓦勒　我不知道。关系不大，天下这么大，不怕没有藏身的地方……

韦焦　啊！老爷，您要当心……城四周的乡村都在他们手里，托斯干纳到处都有密探……

瓦娜　到彼萨去吧。

普林齐瓦勒　同你一起去？……

瓦娜　对。

普林齐瓦勒　我不能……

瓦娜　哪怕住几天也好……这样你可躲过开始的追捕……

普林齐瓦勒　你的丈夫会怎么样呢？……

瓦娜　他同你一样知道该如何接待客人……

普林齐瓦勒　你对他说的话，他会信吗？……

瓦娜　会的。——如果他不相信我……不过那是不可能的……——来……

普林齐瓦勒　不。

瓦娜　为什么？——你怕什么呢？……

普林齐瓦勒　我是为你担心……

瓦娜　对我来说，我一个人回去，或你陪我回去，危险是一样的。——倒是应该为你担心。——你刚刚拯救了彼萨，现在彼萨搭救你是理所当然的……你在我的保护下到彼萨去，我保证你安全……

普林齐瓦勒　我陪你一起回去……

瓦娜　这是你爱我的最好的表示……来吧……

普林齐瓦勒　你的伤怎么办？……

瓦娜　你的伤比我重得多……

普林齐瓦勒　你不要为我操心……我这不是第一次受伤了……可是你的伤……你的血好象……（他伸手想撩开大衣看）

瓦娜　（拦住他的手，把大衣更紧紧地裹在胸前）不……不……贾内罗……我们不再是敌人了……——我冷……

普林齐瓦勒　啊！我差点儿忘了，你里面几乎一丝不挂，怎能挡得住夜寒，是我这个外族蛮子要你这样做的……——瞧这些大箱子，我为你在里面堆满了战利品……这是一些绣金的袍子，锦缎大衣……

瓦娜　（随便拿了几块大头巾裹在肩上）不，这些头巾就够了……我急于要救你……来，给我打开帐篷门……

〔普林齐瓦勒走向帐篷门口，把门敞开，身后跟着瓦娜。寂静的夜空突然响起一片嗡嗡的喧闹声。喧声之上远远飘来一阵响亮的钟声。从帐篷的门洞看出去，天边显出灯火通明的彼萨城，并且一堆堆节日的篝火散见各处，还很暗淡的天上映着一大片亮光。

普林齐瓦勒　瓦娜，瓦娜！……你瞧！……

瓦娜　这是什么，贾内罗？……——噢！我明白了！……他们点起了欢庆的篝火来庆祝你的壮举……城墙上到处点着篝火。城防工事照得好象着了火。钟楼通红好象是个欢跃的火把！……每一个塔楼都灯火辉煌，与天上的星星遥相呼应！……闪耀着光辉的街道映在天空，犹如一条条光带！我认出了这些街道的反光。我的目光在天上沿着这些街道移动，就象我今天早晨沿着街上的石板路走过一样！……这是广场和广场上教堂闪光的圆顶，那是圣贤公墓，隐隐约约

象个阴暗的小岛……已经枯竭的生命之泉好象突然又涌出水来。生命的泉水沿着塔楼的尖顶向下倾泻，在石块上飞溅，漫出了城墙，淹没了田野，向着我们奔腾涌来，也在召唤我们……——你听，你听呀……狂热的欢呼声冲入云霄，好象海水涌进了彼萨；教堂的钟声响彻四方，好象是我大喜的日子，你都听见了吗？……啊！我太高兴了！亏了最最爱我的人，我才有这样的幸福。在这幸福面前，我高兴极了！……来，我的贾内罗。（在他的额头上吻了一下）——这是我唯一能给你的亲吻……

普林齐瓦勒　噢！我的乔瓦娜！……这已超过了爱情所能期望的最美好的东西！……——你怎么啦？……你站不稳了，腿发软……来，你靠在我身上，把你的胳臂搭在我的头颈上……

瓦娜　没有什么……我跟在你后面……是一阵眼花……对一个女人的体力，我要求过高了……扶着我，搂着我，不要让任何东西耽搁我迈出幸福的步伐……——啊！即将破晓的夜多么美呀！……我们快走吧，是时候了……我们要在欢庆结束之前赶到……

〔他们紧紧搂抱着下。

——第二幕终

第 三 幕

〔基多·科洛纳官邸中一间豪华的大厅。高大的窗户，大理石柱子，牌楼式的门廊，吊帘，等等。台左中部有一宽阔的平台，平台扶栏上放着大盆大盆的花。平台两侧有台阶通向外面。大厅正中，柱子中间有宽大的大理石台阶通向同一个平台。从平台望出去，可见到城市的一角。

第 一 场

〔基多，马哥，鲍索及托来罗上。

基多　您要我做的，她要我做的，大家要我做的，我全都做了。现在该轮到按我的意愿做了。我一声不响，躲藏起来，屏住呼吸，就象一个胆小如鼠的人在盗贼打劫他家时他所能做的那样……我老老实实地忍受侮辱！……你们使我成为一个循规蹈矩的商人……瞧吧，现在天亮了……直到现在为止，我不曾有任何违抗之举……我斟酌了权衡了这奇耻大辱的份量……谈好的交易必须践约，你们得到的所有粮食必须付出代价……这了不起的夜晚的最后几分钟仍属于买主所有！啊！能有这么多的小麦、牛羊和蔬菜，付出的代价可不算太高哟！……现在我已付出代价，你们也吃饱了……现

在我自由了，我又重新成为主宰，我不再感到羞耻了……

马哥　孩子，我不知道您打算做什么，但象您经受这样的痛苦，谁也无权阻拦您，叫您不要痛苦……谁也无法减轻您的痛苦。这痛苦带来的巨大欢乐，这从四面八方围着您的巨大欢乐，我很明白这欢乐本身，只会使您更加热泪横流……现在彼萨城得救了，您为此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我们都感到有些对不起您。在这位独自忍受委屈，承担全部痛苦的人面前，我们简直都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然而，如果昨天的悲剧重演，我仍会象我做过的那样去做，选择人去做出同样的牺牲，造成同样的不公正，因为，一心想要为人公正的人，一生总要在两三个程度不同的不公正的决定之间作出痛苦的选择……我不知道该对您说什么好。您过去爱听我的劝告，也一向听从我的劝告。如果我的劝告还能最后一次打动您的心，孩子，我请求您，不要在愤怒和痛苦的支配下，一时冲动而轻率行动……至少要等那极易使我们失言的危险时刻过去，免得话说出口而难以收回……瓦娜就要回来了……今天不要说她的短长，不要把任何人拒之门外，不要做任何不可挽回的事……在悲痛欲绝的情况下说出来的任何话，做出来的任何事，都必然会令人痛心地不可挽回！……瓦娜就要回来了，她既绝望，又高兴……您什么也不要责备她……如果您感到还没有力量克制自己以使您对她说话时，就好象她已经回来许多天那样，那您就不要在她回来之后立即见她……对我们这些被无数重大事件当作玩物一样摆布的可怜虫来说，过去的几小时里包含有多少仁爱、公道和明智啊！当恶迷住我们眼睛的时候，唯一有用的话，应该说的话，是人们明白道理之后所说的话。当人们

宽恕了，当人们重新相爱……

基多　完了吗？……够了！现在用不着再说甜言蜜语了，这些甜言蜜语谁也欺骗不了了！……我最后一次让您把要说的话说完，因为我想知道您的智慧将带给我什么，以补偿被它彻底毁掉的我的一生……带给我的原来是这些！等待，耐心，接受，忘却，宽恕，哭泣！……啊！不！这太少了！……我宁愿做不听话的人，为了洗刷我的耻辱，我要的是其他东西而不是空话！……我要做的事很简单。要是在几年之前，您会叫我这样做的。一个人曾占有瓦娜；只要这个人还活着，瓦娜就不再属于我。我遵循的不是传统的法规，而是别的法规。我遵循的是所有气息尚存的人都受其支配的大法……彼萨现在有粮食吃，有手段自卫了。彼萨收到了武器，我要求把应该归我的一份给我。从今天起，彼萨的士兵属我所有；至少那些由我自己招募、用我自己的钱关饷的精兵强将归我统管。我不再欠彼萨什么债了，我收回我的财产。在这些士兵完成了该轮到我有权要求他们做的事之后，他们仍属彼萨……最后要说的是：瓦娜……我现在就原谅她，或者将来当那人死了之后，我原谅她……她被人欺骗了，她可怕地、然而又是勇敢地走入了歧途……她的恻隐之心和她的崇高精神令人可恨地遭到捉弄……好，这件事如果忘不了，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以致钟情人要寻找也找不到……可是有个人，我见到就会感到羞耻，就会感到厌恶……这儿有个人，他唯一的使命本来是崇高和巨大的幸福的向导和支持者……现在却变成了幸福的敌人和破坏者；您将看到这件可怕的然而是合理的事：一个在这个一时世道颠倒的社会里审判自己父亲的儿子，咒骂

他的父亲，不认他，把他从身边赶走，卑视他，憎恨他！……

马哥　孩子，您咒骂我吧，只要您原谅她……如果您认为在拯救了千千万万条生命的英雄行为中有个不可饶恕的错误，那这错误全算在我一个人身上，当英雄的是别人……我的建议本是好的，但我自己没有作出点滴牺牲，所以不难做到……今天让它使我失去我最亲切的人吧，这样我心里觉得好受一些……您凭自己的良心对我的审判是对的。如果我年纪轻一点，我也会这样做的……我走，孩子，您再也不会见到我了。我知道，看到我您会痛苦的；但我希望在您看不见我的情况下再见到您……既然我此去实不敢指望能一直活到您原谅我给您造成的痛苦的那一天——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所以我知道象您这样人处中年的时候原谅别人需要很长时间。既然我这样走了，在我身上没有留下任何值得人羡慕的东西，您至少要让我相信，我带走了您心中所有的恨，所有的怨，所有痛苦的回忆，而没有给即将回来的人儿留下丝毫……我只请求您答应我一件事：允许我最后一次看到她投身到您的怀抱里去……然后我就离去，没有怨言，也不认为您不义……人在危难之时，由年纪最长的人来承担他所能承担的一切，这样做是对的。因为他只要再走几步就到达生命的尽头，担子就可以卸下了……

〔当马哥说这最后几句话的时候，外面传来一片喧闹声。马哥说完，台上静场。此时，喧声渐高，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楚。先是人群等待时的低声议论，然后是人群从远而近，边走边欢呼。接着，从四面八方传来一片模模糊糊的欢呼声，这欢呼越来越清楚，人民在一遍又一遍地呼喊："瓦娜！瓦娜！我们的莫纳·瓦娜！……

光荣属于莫纳·瓦娜！……瓦娜！瓦娜！瓦娜！……”等等，等等。

马哥　（奔向通往平台的拱门）是瓦娜！……她回来啦！……她在那儿……他们在向她欢呼！他们在向她欢呼！你们听！……

〔鲍索和托来罗跟着马哥走上平台，基多一个人留在厅内，靠在一根柱子上，凝视着远方。在这场戏的整个后半部分，场外的喧声越来越高，很快地越来越近。

马哥　（在平台上）哦！广场上，街道上，树枝上，窗口处，到处是攒动的人头，挥舞的手臂！……石块，树叶，瓦片，好象都变成了人！……可是瓦娜在哪儿呢？……我只见黑压压的一片人群，让开路又围拢来！……鲍索，我可怜的眼睛看不到我心爱的人了……衰老、眼泪和担心使我的眼睛什么也看不清……我的眼睛看不见它唯一想见到的人！……她在哪儿呀？……你看见她吗？我应该从哪边下去迎接她？……

鲍索　（拦住他）不，不要下去……人太多了，谁也不顾谁……他们踩了妇女，撞倒儿童……再说，没必要下去。您还没有找到她以前，她可能就已到这儿了……她走过来了。她在那儿……她抬起了头，她看见我们了……她加快了步伐。她在看我们，并对我们微笑……

马哥　我看不见她，您倒看见她啦！……唉！我这双几乎瞎了的眼睛什么也看不清了！……我这是第一次抱怨自己年纪太老：年老体迈使我懂得那么多事理，却不能让我看见她！……既然您看见了她，告诉我，她怎么样？……您看见

她的面孔吗？

鲍索　她神采奕奕，胜利荣归，简直可以说，她的神采照亮了向她欢呼的人群……

托来罗　走在她身边的那个男人是个什么人？……

鲍索　不知道……我不认识他……他的面孔有绷带遮着……

马哥　您听这狂热的欢呼声！……整个宫室都被震撼了，大花盆里的花朵也震落在栏杆上了……我们脚下的大理石石板和石台阶好象也在掀动，要把我们大家都卷入这欢乐的狂澜！……啊！我看见啦！……人群已涌到栅栏面前……突然在广场上让出了条道……

鲍索　对，人群给朝前走来的瓦娜让出了一条窄道，在她两边形成一条欢迎她凯旋归来，对她表示爱戴的人墙……他们向她抛掷鲜花、棕榈叶和珠宝首饰……母亲们把抱着的孩子递过去，让她给孩子抚摩；男人们俯伏在地上去亲吻她双脚踏过的石头……当心……他们涌过来了……他们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如果他们涌上台阶，我们会被挤倒的……幸好卫兵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挡住入口……我去下令，要卫兵们挡住老百姓，趁势把栅栏门关上……

马哥　不要，不要！他们心中万分高兴，就让他们在这儿心花怒放吧！……爱戴之情如此真挚，撞倒个把人有什么要紧！……他们受尽了罪，所以一旦脱离苦海，欢乐之情就象决堤的洪水冲破一切！……哦，我可怜而善良的百姓呀！……我也和你们一样如醉如痴，我要同你们一起大声欢呼！……哦，瓦娜！我的瓦娜！……踏上第一级台阶的是你吗？……（他欲冲下台阶去迎接瓦娜，但鲍索和托来罗拦住了他）上来！上来，瓦娜！……他们不让我下来……他

们害怕欢乐！……上来，上来，瓦娜！比犹底特还美[1]，比鲁克雷斯[2]还纯洁的瓦娜！……上来，上来，瓦娜！踏着鲜花上来吧！（奔向大理石花盆，从里面大把大把地摘下鲜花，扔到台阶脚下）我也有鲜花来欢迎生活的到来！……我也有百合、月桂和玫瑰来装饰你光荣的花冠！

第 二 场

〔人物同前，普林齐瓦勒，瓦娜。

〔欢呼声变得更加狂热。瓦娜在普林齐瓦勒陪同下出现在台阶的尽头。当她走到台阶的最后一级时，便扑到向她伸出双臂的马哥怀里。人群涌上了台阶、平台和拱门里，但，与瓦娜、普林齐瓦勒、马哥、鲍索、托来罗一组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瓦娜　（扑在马哥怀里）父亲，我真高兴……

马哥　（紧紧地拥抱她）孩子，我也一样，我又见到你了！……让我在亲吻之间看看你……即使你是从天国的温泉中浴罢归来，也没有现在这样容光焕发。苍天也在为你的归来唱颂歌呐！……可怕的敌人并没有能使你的眼睛失去一丝神采，也没有能使你的嘴边失去一丝微笑……

瓦娜　父亲，我要告诉您……嗯，基多在哪儿？……我首先要叫他不必为我担心……他还不知道……

---

① 犹底特，传说中的古代犹太女英雄。为了拯救贝图利亚城，她勾引敌军将领，趁其酒醉之际，取其首级。

② 鲁克雷斯，罗马帝国时代的名妇，因被王子奸污而饮恨自尽。其夫怒而起兵，一举推翻罗马帝国，建立共和。

马哥　来，瓦娜，他在那儿……来，我，人家不要我了，也许这样做是对的；可是你，人家会原谅你，原谅你令人敬佩的过失。我要把你推到他怀抱里去，为使我这最后一个举动，和我的最后一瞥能见到你们重新相爱……

〔这时基多走到瓦娜面前。瓦娜正想开口并向前准备扑到基多的怀抱里，但基多猛然抬起手来拦住她，并把她推开，然后对着周围的人说。

基多　（口气生硬、尖厉而专横）都走开！

瓦娜　不，不！……大家等一等！……基多，你不知道……我要告诉你，我要告诉他们大家！……基多，我是清清白白回来的，谁也没能……

基多　（打断她，推开她，越来越生气，提高了嗓门说）你，你不要走近我，先不要碰我！（走向开始涌进大厅的群众，群众见他走来便向后退）你们听见了吗？……我请你们出去，让我们单独留在这儿。你们是你们家的主人，我，我是这儿的主人。鲍索，托来罗，把卫兵叫来。啊！我懂得你们的意思了！……你们在狂欢之后还想来场戏看看！……但你们是看不到的，戏不是演给你们看的，你们也不配看……你们有了肉，有了酒，我已经为你们大家付出了代价，你们还等什么？……把痛苦留给我，我想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吧，……去吧，去吃吧！去吧，去喝吧！……我，我还有其他的心事呐。我含着眼泪往肚里咽，你们是不会看见的……听着，给我走开！……（群众一声不响，慢慢散去）还有人呆着不走？……（猛地拉着他父亲的胳臂）您也走！您更加应该走！既然错误是您造成的，您比别人更应该走开！……您别想见到我为此落泪！……啊！我愿意孤孤单单一个人呆着，比人躺

在坟墓里还要孤单，为了最后知道我该知道的事！……（发现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的普林齐瓦勒）您？……您是什么人，站在那儿象个包着头的雕像？……您是等待着的耻辱或死亡吗？……您不知道您该走开吗？……（拿过一位卫兵手中的戟）难道需要我用戟来赶您走吗？……您摸您的剑吗？……我也有剑，我的剑是不用在这种地方的……我的剑只会用来杀一个人，就是他一个人……那个人……您用绷带缠着头不让人看，这是什么意思？……我可没有兴致看您带假面具玩……您不回答？……我倒要看看您是什么人，等一等！……（他走上前去，要拉开绷带。瓦娜抢到普林齐瓦勒和基多之间，阻止基多）

瓦娜　不要动他！……

基多　（惊讶地住了手）啊！瓦娜？……你，瓦娜！……你哪儿来的这股劲？……

瓦娜　是他救了我……

基多　哈！哈！他救了你！……在……之后，他救了你……到了事情已挽救不了的时候……他干了一件漂亮事……倒不如……

瓦娜　（激动万分）让我对你说吧！……基多，我求求你……我一说你就会明白……我对你说，他救了我！他免我遭辱，他尊重我……他碰都没有碰我一下……他是求我的庇护回来的……我许了诺，为你许了诺，为我们许了诺……等你的气消以后……让我对你讲……他没有说过一句话，没有做过一件事，有损于……

基多　那么他是谁？他是谁？……

瓦娜　普林齐瓦勒……

基多　谁？……他？……谁？这个人？……普林齐瓦勒，就是这个人？……

瓦娜　对，对，他是你的客人……他相信你！……他是我们的救星……

基多　（为之一怔，须臾，态度越来越粗暴，情绪越来越激动，使瓦娜无法插嘴）哦！原来是这样，我的瓦娜！……哦！这话终于说出口了，好象是从蓝天上，甚至是从天堂里落下的一滴晶莹的露珠！……哦！瓦娜，我的瓦娜！……你伟大，我爱你，我终于明白了！……对，你有道理，既然要那样做，就不得不那样做！……啊！我明白了，你的计谋比他的罪恶要强得多！可是我却不知道，我没有考虑到……换个别人也许会象犹底特处死荷罗菲纳那样杀掉他……但他的罪恶比荷罗菲纳的大，应该遭到更残酷的报复……应该象你所做的这样把他带回来……应该把他带到他的受害者中间来，让大家来处死他……这个胜利多么辉煌！……你吻他，他温温顺顺地跟着你走；就象羔羊跟在花枝后面走一样！……心里怀着仇恨同敌人亲吻，这有什么关系！……他现在中圈套了……对，你做得对，要是他在那儿犯下滔天罪行之后，你一个人在营帐里把他杀了，这远不够，对你的怀疑犹在，人家也不会见到他……人人都知道那可恶的条件。应该让大家知道，把我们的人格凌辱到这种地步，他应遭到什么样的报应……但你是怎么做法的呢？……这是最了不起的成就了，一个女人的荣誉所能……啊！你去告诉他们吧！……（奔向平台，大声叫喊）普林齐瓦勒！普林齐瓦勒！……我们逮住敌人啦！……

瓦娜　（紧跟在他后面，竭力想拦住他）不，不，听我说……不，

不是这么回事……基多，我求求你……不要，基多，你弄错了……

基多 （挣脱她，更加声嘶力竭地呼喊）放开我，你瞧吧……应该让他们大家都知道……（向群众呼唤）现在你们可以回来啦，你们应该回来！……还有您，我的父亲，您也回来，您把头挤在两根栏杆中间，窥伺着我的结局。您好象盼望上帝最后能出现，以便弥补您造成的不幸并带来和平！回来吧！和平来了，这是个伟大的奇迹！……马上要发生的事情，应使石头也听明看清！……我不再躲着人了，我的耻辱已经远去了！我要从这里走出去，比最最清白的人还要清白，比什么也没有失去的人还要幸福！现在你们可以向我的瓦娜欢呼了！……我同你们一起向她欢呼，我的欢呼声比你们所有人的声音都要高昂！……（把挤在平台上的人推到大厅里去）这一次你们有戏看了！……要伸张正义了！……啊！我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我本来打算等它几年，几年！……在我的余生中到处寻找伸张正义的机会，在小路的拐弯角上，在树林里，在街道上……可是现在这机会突然出现在这座大厅里，就在我的面前，在我们面前，在这几级台阶上！……是出于一种什么巨大的奇迹呀？……我们就会知道的，是瓦娜创造的这个奇迹！……既然正义进入了大厅，那就是为了得以伸张……（抓住马哥的胳臂，对他说）这个人，您看见了吗？……

马哥 看见了，他是谁呀？……

基多 可是您见过他，您同他讲过话，您，殷勤地为他传过话……

〔普林齐瓦勒向马哥转过头来，马哥认出了他。

马哥　普林齐瓦勒！……

〔群众骚动起来。

基多　对，是他，正是他，千真万确……您走过来呀，瞧瞧看，碰碰他，同他说话呀……也许有什么新的消息要您传……啊！当然罗，他已不再是那耀武扬威的普林齐瓦勒了，但我毫不怜悯他！……他用闻所未闻的极其恶劣手段抢去了我世上唯一舍不得给人的东西……可是他被正义带到这儿来了，被一个比正义更妙的计谋弄到这儿来了，他来向我要我所能给予他的唯一报答……我本来无权预料会出现奇迹！……您走过来，不要害怕，他逃不了……把所有的门都关好！……不要出现另一个奇迹，使他从我们手中跑了！……但我们不要立即处置他……我们要留着他，慢慢地将他发落……哦，你们哪，我可怜的兄弟们，他使你们受了多少苦呀！他卖过你们的妻子儿女，还要杀你们。你们看看他吧，就是他。告诉你们，他现在要任我摆布，任你们摆布，任我们摆布了！……但是，他让我受的苦，同让你们受的苦不一样……你们马上就会知道的……我的瓦娜把他给我们带来了，为了让我们报仇，以洗刷我们的耻辱！……（更加直接地对群众说）你们大家都在这儿，你们都是见证人……必须让大家都清楚……你们明白英雄的奇迹是怎么回事吗？这个人糟蹋了瓦娜。当时没有别的办法，你们大家都同意这么做。你们把瓦娜出卖了……我不咒骂任何人，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们为了生存而不顾我个人的幸福，你们有权这样做……可是你们有什么办法能够用破坏爱情的东西来再造爱情呢？……你们干了破坏的事；可是应该重建新生呀！……怎么样！瓦娜做到了……她的办法比鲁

克雷斯或犹底特还要好！……鲁克雷斯自尽了，犹底特杀了荷罗菲纳……啊！这样做真是太简单，太默默无闻了！……瓦娜在紧闭的营帐里没有杀任何人，但她把活的祭祀品，大家的祭祀品带到这儿来了……我们每人都有一份耻辱，那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来雪耻……她是怎么成功呢？……让她来告诉我们……

瓦娜　好，我来告诉你们，但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基多　（打断她的话，走上去要吻抱瓦娜）让我先吻吻你，让大家都知道……

瓦娜　（用力把基多推开）不，不，不，先不要吻我！……不，不，不，如果你不听我说，就永远不要再吻我！基多，听我说……这回我要说的与那使你迷失方向的荣誉和幸福不同，这次事关更为真实的荣誉，事关另一种幸福！……啊！大家都回到这里来，我很高兴！……在你听懂我的话之前，也许他们先听懂我的话；在你明白之前，也许他们先明白……听我说，基多……只有在你知道了真相之后，我才会投身到你的怀抱里去……

基多　（打断她的话，又紧逼她）我会知道的，我会知道的，但首先我要……

瓦娜　听我说，你听见吗！……我从来不说谎，我今天说的是千真万确的事。这事我只说一遍。这事要么使人死，要么让人活……听我说，基多，要是到现在为止你还不曾看过我，而此刻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你能象我期望的那样爱我的时刻，那你就看看我吧……我现在跟你说话，是考虑到我们的共同生活，考虑到我是什么人，考虑到你对我的全部意义的……你要设法相信一件不可想象的事……这个人没有糟

蹋我……他本可以为所欲为，既然人家已经把我给了他……但他并没有碰我，我从他的营帐里出来，就象从一个兄弟家里出来一样。

基多　为什么？……

瓦娜　因为他爱我……

基多　啊！你要对我们说的是这个……奇迹是在那里了！……对，对，你一开口，我就已经听出了点儿人们不可理解的东西……它只在我脑子里闪过，我并不曾留心……我还以为是气昏了，糊涂了……但现在我明白了，应该看得更清楚一些……（突然以较为平静的口吻说）这么说，你一个人几乎是赤身裸体在他帐营里呆了整整一夜，而这个人竟没有糟蹋你？……

瓦娜　（大声地）没有！……

基多　他没有碰你一碰，没有吻抱你？……

瓦娜　我只在他额头上吻了一下，他也吻了我一下……

基多　在他额头上！……看着我，瓦娜……我象是相信天上的星星是嚏根草的种子、在井里吐口痰可以使月亮失去光辉的人吗！……从什么事情开始……啊！我不想说……我还不想使我们落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我不明白你的意图，也不知道这是不是胡言乱语，由于这个不堪回首的夜晚使你失去了理智，抑或使我失去了理智……

瓦娜　不是胡说，是真话……

基多　真话，老天呀！……啊！我要听的就是这些真话！……可是真话应该基本上合乎人之常情呀！……——什么？一个人对你垂涎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他宁愿背叛祖国，出卖自己所有的一切来换取一夜之欢，他宁愿永远毁掉自己，以卑

鄙无耻的方式毁掉自己，干出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来，并使自己永远无地自容！什么！你一个人赤身裸体去到他的营帐里，他以这样的代价换来的仅仅是这一夜之欢，这个人竟然只满足于在额头上被你吻一下，并为了使我们信以为真而跟着你一直来到这里！……不，应该合情合理，不应该长时间地拿别人的不幸开玩笑了……如果他要的只是个吻，难道需要把全体老百姓都推入这样的黑夜，难道需要使我陷入这样的烦恼之中，弄得我几乎发疯，老了十年吗？……啊！如果他想要的只是在额上的一吻，他本可以不这样折磨我们就能把我们拯救！……他完全可以象救世主一样来解救我们……要求和促使别人在他额头吻一下可用不着这样折磨人！……我们的哀鸣和我们的绝望是实实在在的……不，我不作判断，因为这是我自己的事，我已经弄不清楚了，……还是让别人来作判断吧，让别人来为我回答吧！……（冲着群众）——你们听见了吗？……——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样对我们说……但她要说的都说了，你们来判断吧……你们，你们大家该相信她吧，因为她救了你们！——你们说，你们相信不相信她？凡是相信她的人请从人群里走出来，请到这儿来公开否认人有理性！……我倒要认识认识这些人，看看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马哥一人走出人群，只听见人群中发出胆怯的含糊的议论声。

马哥　我相信她！……

基多　您是他的同谋！……——可是其他人呢，其他人呢！相信她的人在哪儿？……（对瓦娜）——你听见他们说什么了吗？你所拯救的人在满大厅的笑声中畏缩不前，甚至那些窃窃

私语的人也不敢挺身而出……而我，我倒应该……

瓦娜　他们可能不相信我，可是你，既然你爱我……

基多　啊！我，既然我爱你，我就该上当受骗！……不，不，你听我说……我说话的声音也变了……我的怒气已消……我已经精疲力竭，我刹那间象是变成了一个老人……我没有怨气了……没有了，没有了，怒气将被其他东西所代替……衰老，精神错乱……还有什么，我不知道……我寻找着，张望着，在我自己身上摸索着，以便找到我的可悲的幸福残存下来的一点东西……我只剩下一个希望了……我觉得这希望是如此渺茫，以致我都不敢去抓住它……一句话就可以使它破灭，然而仍必须怀着不安的心情去碰碰运气……——瓦娜，在尚未弄清真相的情况下把群众叫回来，我是大错特错了……我忘了人怀着羞耻心是说不出口的……——你不敢告诉他们这个妖魔曾经糟蹋了你……对，我本该等到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告诉我那污秽不堪的真情……可是我知道真情，唉！别人也知道真情……何必隐瞒呢，瓦娜？太晚了……现在该说了，应该克服羞耻心……你不会怪我吧……你也会懂得……在这样的时候，理智不再能够……

瓦娜　你看看我，基多。——我鼓起全部勇气，拿出全部忠诚，把我欠你的全部恩情全放在这最后一眼里……不是羞耻心，而是说真话……这个人没有糟蹋我……

基多　好，好啊，好极了……我一无所有了……现在我什么都明白了……是的，是真话，或者说得更准确点，是爱情……现在我懂了……你想救他……我过去那样钟爱的妻子，在与人一夜之欢之后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不

应该这样救他……(提高嗓门)你们大家听着！这是最后一次！……我要发个誓！……我还抓住某个无底深渊的边缘，再过一分钟我就松手了……我不希望毁了她……我说话你们听得见吗？……我已经没有力气大声说话了……如听不清，你们就走近一点……——这个女人和这个男子，你们看见吗？……他们肯定相爱了……——好吧！你们不要忘记。我说的每个字，我都仔细掂了份量，就象人们在垂危的病人床前掂准救命药的份量一样：我同意他们从这儿自由地走出去，不受侮辱，不受任何伤害，他们可带走他们所喜欢的一切……你们给他们让开一条道，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向他们投掷鲜花吧，……他们爱到哪里就到哪里去，只要这个女人对我说真话，这是她唯一能做的事，也是她身上我唯一还喜欢的东西，也是她为了报答我对她的恩情还欠我的唯一东西……你懂了吗，瓦娜？这个人曾经糟蹋过你吗？……——回答我，是或不是，这就是我所要的一切……这不是考验，也不是圈套。我已经发了誓。——他们大家都是见证人……

瓦娜　我已经说了真话……他连碰都没有碰我……

基多　好，您已经说了。——您判了他的罪。——已经无法挽救了。——现在我醒悟了……(走近卫兵，向他们指着普林齐瓦勒)——这个人归我了，把他抓起来，捆起来，把他送到这座大厅下面的最后一层地牢里去。——我和你们一起下去。(对瓦娜)您再也见不到他了。最后的真情，他马上就会泄露的，我回来的时候告诉您……

瓦娜　(冲到抓住普林齐瓦勒的卫兵中间)不能！不能！他归我所有！……我说的是假话！我说的是假话！他糟蹋了我！

他糟蹋了我！……他占有过我！……他糟蹋了我！……（分开卫兵）你们躲开，你们全闪开！我的人不许你们碰！……他只归我所有！……我要亲自一个人动手！……他卑鄙地，无耻地糟蹋了我！他糟蹋了我！……

普林齐瓦勒　（竭力压过她的声音）她撒谎！她撒谎！为了救我，她撒谎，但是任何酷刑……

瓦娜　住口！……（转身向百姓们）他害怕了！……（走近普林齐瓦勒，好象是为了捆他的双手）把绳子、铁链、枷锁都给我！……现在我的仇恨有地方发泄了，把他送上绞架的是我，把他处死的是我！……（当她捆他双手的时候，低声对普林齐瓦勒说）——别说话！——他救了我们！别说话，他把我们合在一起了！……我属于你了，我爱你！……让我把你捆起来……我将把你放走！……我来看守你！……我们一起逃走……（大声说，好象是想迫使普林齐瓦勒住口）住口！……（对群众）他低声地向我求饶！……（拉开普林齐瓦勒脸上的绷带）你们瞧瞧这副面孔！……上面还留着那个不欢之夜的痕迹！……（微微敞开大衣，露出血迹斑斑的肩头）我也留下了痕迹！……令人毛骨悚然的寻欢之夜！你们看看他吧，就是他！……无耻！卑鄙！……（发现卫兵要把普林齐瓦勒带走）不，不，把他交给我！——他是我的战利品！我的俘虏！我要独占他！……看住他！抓住他！……你们瞧，他想逃呐！

基多　他为什么到这儿来？……你为什么撒谎？……

瓦娜　（犹豫，寻找理由）我撒了谎……我不知道……我不愿意说……听着，现在……对，对，你马上会明白……人不晓得自己会干出什么事来……事前不知道……我到那儿去的时

候，没有想到……但事情发生了……对，对，你马上就会知道……遮布已经撕开！你的痛苦也是活该，既然你自己愿意……啊！我本来怕你……我本来怕爱的感情，怕爱的绝望……现在，你愿意这样……好。我来告诉你吧。（口气较为平静，较为自信）不，不，我没有你说的那种想法。我把他带到大庭广众中来不是为了我们一起报仇……我的想法没有这么高尚，但更加喜爱你……我想要让他不得好死，但是又不想让你在我俩有生之年一直背着包袱，老为这可耻的强欢之夜压着……我要单独一个人在暗地里报仇雪耻，我要让他慢慢地死去，你懂吗？一点一点地死去，直到他一滴一滴流下的血最后洗净他的罪孽……你永远也不会知道那可怕的真情，在我们接吻亲热的时候，也不会想起那可怕的往事……我承认，我怕你看到了这个人的形象就会不再爱我……我知道我已失去理智，我的要求太高了……我想做的事是办不到的……你马上就会知道一切的……（对群众）既然我们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既然已经用不着来姑息我们之间的爱，应该懂得……我必须说明一切，然后由你们来对我做出裁决……我是这样做的，就象我已对你们说的那样，这个人卑鄙地、无耻地糟蹋了我……我想杀死他，因此我们进行了搏斗……但他解除了我的武装……于是我想到了一个更厉害的报复办法，我便对他微笑……他相信了我的微笑……啊！男人都是疯子！……他们活该受骗！……他们就爱听谎言！……人家告诉他们这是生，他们却以为那是死！人家告诉他们这是死，他们却当做生！……他以为占有了我，实际是我占有了他！……他现在掉进了自己的坟墓，我将把坟墓封死！……我不得不用亲吻把他象温顺的羔羊一

样骗来……他现在被我捏在手心里了，我的手再也不松开了！……啊！我英俊的普林齐瓦勒呀！我们来亲吻，别人从不曾这样亲吻过！

基多 （走近她）瓦娜！……

瓦娜 你仔细看看他！……他本来满怀希望！……当我对他说："普林齐瓦勒，我爱你！……"他立即就信以为真。啊！我把他带到地狱去，他也会跟着我走的！……我是这样吻他的……（热烈地吻抱普林齐瓦勒）贾内罗，我爱你！……你也吻我呀！……这些吻是算数的！……（转过身来朝着基多）他还回我的吻呐！……啊！这样一个可恶的家伙简直太可笑了！……现在他是我的人了！……主啊！在上帝面前，在众人面前，我宣布他归我所有！……我要他，他将归我所有！……这是我这一夜的报酬，这是个辉煌的胜利！……（她踉跄欲跌，扶住一根柱子）留神，我站不住了！……我太高兴了！……（气喘吁吁地）父亲，我把他交给您，一直到我的体力恢复之前……让人把他带走，在我尚未……让他们找个地牢，找个深地牢，以致谁也不能……我将掌管地牢的钥匙！……我将掌管地牢的钥匙！……把钥匙马上交给我！……谁也不许动一动这钥匙！……这是我的一份战果，这是我的一份战果，不准别人分享！……基多，他归我处置！……（向马哥走上一步）父亲，他是我的，您要负责任！……（紧紧注视着马哥）父亲，您明白吗？……您做他的看守，不准对他进行丝毫的辱骂，我是怎样交给您的，您要怎样还给我！……（卫兵带走普林齐瓦勒）再见了，我的普林齐瓦勒……啊！我们会再见面的！……（当基多夹在粗暴地拉走普林齐瓦勒的卫兵中间时，瓦娜大叫一声，踉跄跌入马

哥怀内，马哥急忙扶住她）

马哥　（向倒在他怀里的瓦娜迅速地低声说）我明白了，瓦娜，明白了……我明白你是在说谎……你尽了一切努力……象人们所做的一切那样，既正义又很不正义……生活没有错……你醒醒，瓦娜……既然人家不相信我们，我们还得说谎……（叫基多）基多，她叫你……基多，她醒过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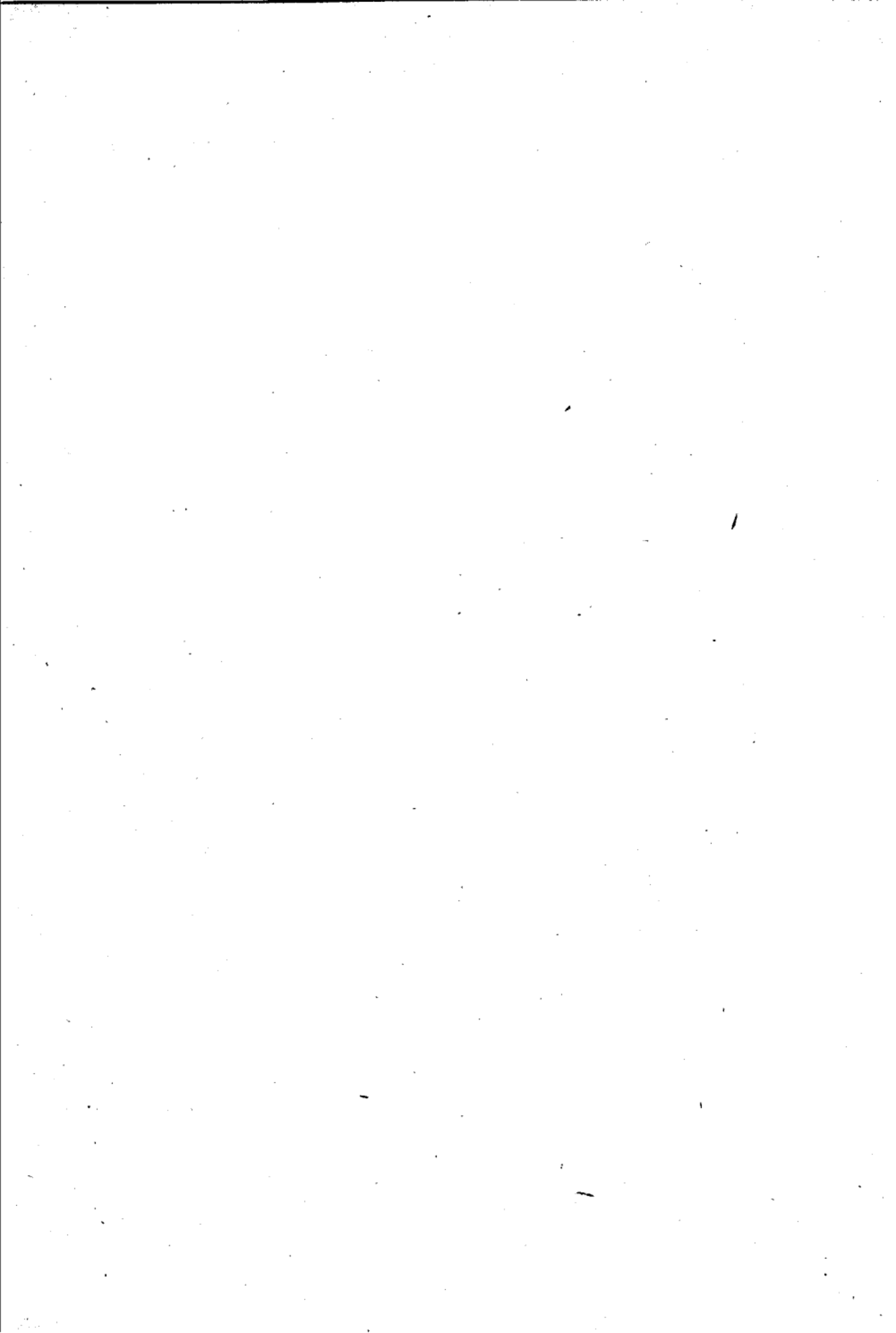
基多　（赶来把瓦娜抱在怀里）我的瓦娜！……她笑了……我的瓦娜，回答我……我从来不曾怀疑……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善恶皆有报，一切将被忘记……这是一场恶梦……

瓦娜　（睁开眼睛，说话的声音很微弱）他在什么地方？……对，我知道……把钥匙给我。他的地牢的钥匙……别人不准……

基多　卫兵们马上就回来……他们将把钥匙交给你……

瓦娜　我要一个人掌管钥匙，为了清清楚楚知道……为了任何别人……这是一场恶梦……美梦就要开始了……美梦就要开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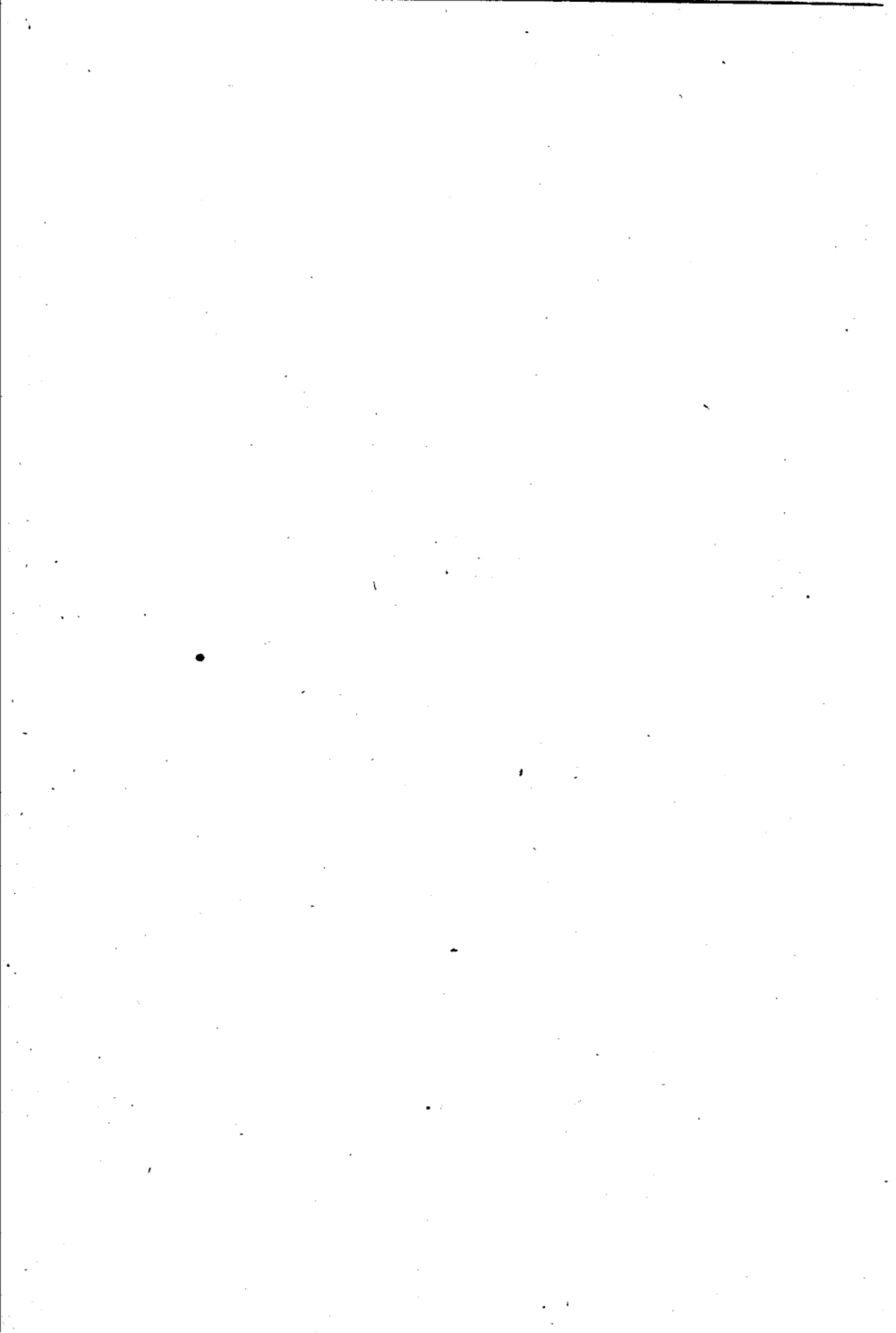
——幕落



青　　鸟

（六幕梦幻剧）

李玉民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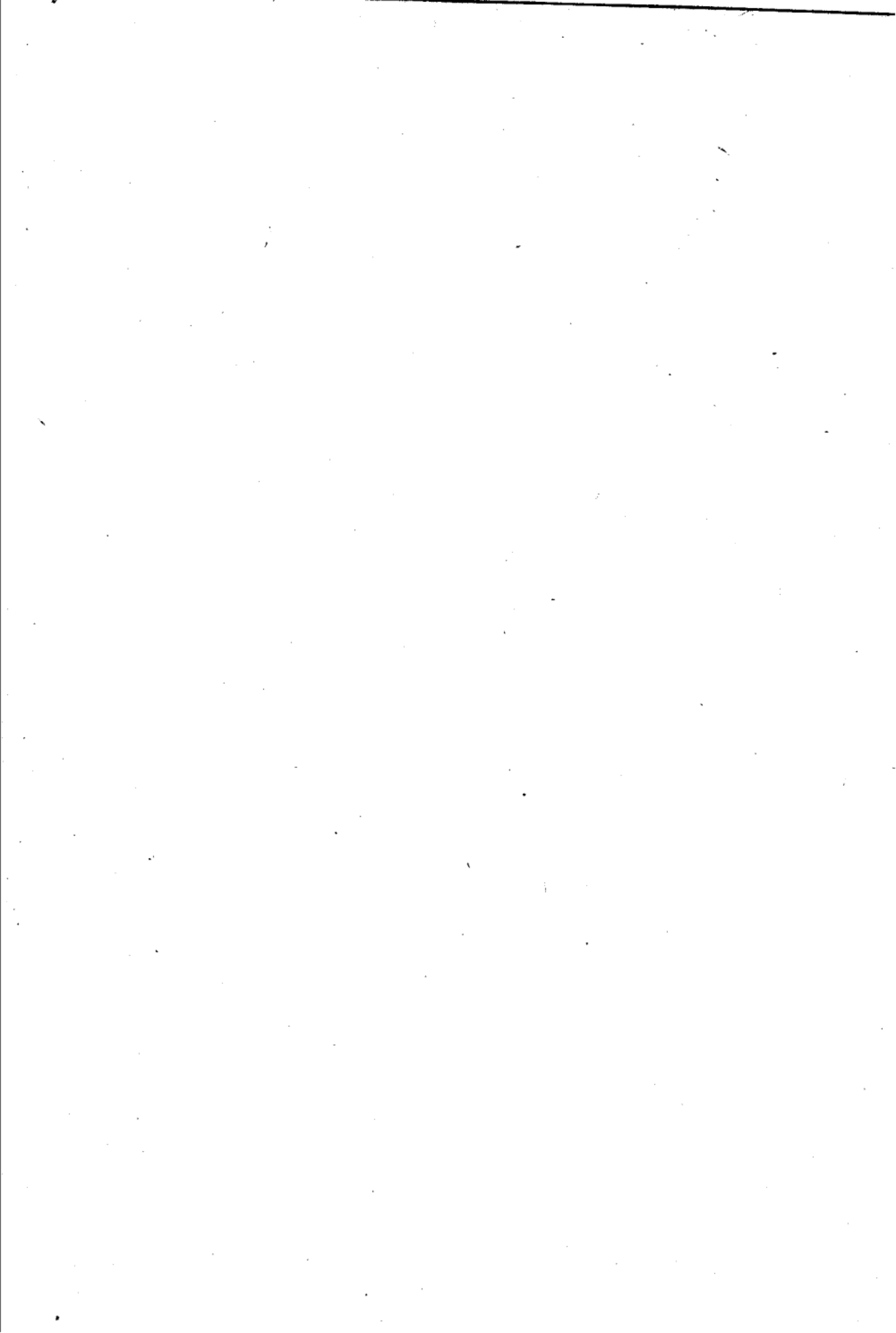
人 物 表

蒂儿妈
蒂蒂儿
米蒂儿
蒂儿爸
妖婆
面包
火
水
牛奶
糖
狗
猫
光明
十二个时辰——化成十二名少女
蒂儿爷
蒂儿奶
蒂蒂儿七个死去的弟弟妹妹
皮埃罗
罗贝尔
让
玛德莱娜

皮埃蕾特
波利娜
里凯特
黑夜
睡眠
死神
鼻炎
蓝孩子——十四名
九行星国王
一对相恋的男女蓝孩子
时间
蒂蒂儿将要出生的弟弟
其他蓝孩子——十三名
肥胖幸福领队
肥胖幸福若干名
稍瘦一点的胖幸福若干名
家庭幸福领队
身体健康幸福
其他家庭幸福——十一名
公正是欢乐
善良是欢乐
思考是欢乐
理解是欢乐
欣赏美是欢乐
母爱
邻居老太婆贝尔兰戈太太

小姑娘——贝尔兰戈太太的孙女

（略去一些角色）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樵夫的茅屋。

〔舞台布景是一家樵夫的茅屋，室内陈设简单土气，但看上去并不贫困。一座带护墙的壁炉，里面的柴火奄奄。几件炊具、一个柜橱、一个大木箱、一个座钟、一架脚踏式纺车、一个水缸等等。——在一张桌子上，放着一盏点燃的油灯。柜橱两侧的脚下，一只狗和一只猫蜷缩卧着，嘴巴埋在尾巴底下。在猫同狗中间，有一个蓝白两色的大纸包糖。——墙上挂着一个圆形鸟笼，里面关着一只斑鸠。靠里侧，有两扇窗户，里边的护窗板关着。在一扇窗下，放着一张凳子。左侧是房门，门上插了一根粗木栓。右侧还有一扇门通向里屋。有一架梯子通上阁楼。右侧有两张小床，床头有两把椅子，上面放着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

〔幕启，蒂蒂儿和米蒂儿在小床上睡得很香甜。蒂儿妈最后一次给他们掖好被子，俯下身体，对着酣睡的孩子凝视了片刻，用手招呼蒂儿爸，蒂儿爸把头从半开着的门缝里探进来。蒂儿妈把手放在嘴上，示意他别出声。然后，她把灯吹灭，蹑手蹑脚地从右侧门出去。舞台上

暗了片刻。接着，有亮光从窗叶缝透射进来，越来越亮。桌上的油灯没人点就自动亮了。两个孩子好象醒来，从床上坐起。

蒂蒂儿　米蒂儿？

米蒂儿　蒂蒂儿？

蒂蒂儿　你睡了吗？

米蒂儿　你呢？

蒂蒂儿　没有，我没睡，要不，我怎么和你说话？……

米蒂儿　今天是圣诞节，对吧？

蒂蒂儿　还没到，明天才是呢。可是今年，圣诞童子什么也不会给咱们带来……

米蒂儿　为什么呀？

蒂蒂儿　我听妈妈说，她没能进城跟他说叫他带东西……不过，明年他会来……

米蒂儿　明年，要过好久才能到呀？

蒂蒂儿　时间可不短……不过，今天夜里，圣诞童子要到阔孩子家里去……

米蒂儿　啊？……

蒂蒂儿　嘿！……妈妈忘吹灯啦！……我有个好主意！……

米蒂儿　……？

蒂蒂儿　咱们这就起床，……

米蒂儿　妈妈不让起呀！……

蒂蒂儿　没人看见……你看见窗叶了吗？

米蒂儿　嗯！窗叶上多亮啊！……

蒂蒂儿　那就是过节的灯光！……

米蒂儿　哪儿过节呀？

蒂蒂儿　对门，阔孩子家里过节。那是圣诞树上的灯光。咱们把窗叶开开吧……

米蒂儿　那能行吗？

蒂蒂儿　就咱俩，怎么不行呢！……你听见音乐了吗？……咱们起来吧……

〔两个孩子下床，跑到一扇窗下，登上凳子，推开窗叶。一道刺眼的光射进屋里。孩子们贪婪地向外张望。

蒂蒂儿　全看到啦！……

米蒂儿　（只搭着一点凳子边）我看不见……

蒂蒂儿　下雪啦！……看，两辆大马车，六匹马套的！

米蒂儿　下来十二个小小子！……

蒂蒂儿　你真傻！……那是小姑娘……

米蒂儿　他们是穿的裤子呀……

蒂蒂儿　就你懂……别这样挤我！……

米蒂儿　我没碰着你呀！

蒂蒂儿　（一个人占了凳子）你把地方全占了……

米蒂儿　我一点地方也没有啦！……

蒂蒂儿　别吵吵！看见树啦！

米蒂儿　什么树呀？

蒂蒂儿　圣诞树呗！……你在看墙哪！……

米蒂儿　可不是看墙嘛，我连凳子边都没捞到……

蒂蒂儿　（让给她一个凳子角）行啦，这你总够了吧？给你这位置不是最好的吗？……看那些灯啊！那么多灯呀！……

米蒂儿　那些人出那么大的声，他们干什么哪？……

蒂蒂儿　他们在演奏音乐呢！

米蒂儿　他们生气了吗？……

蒂蒂儿　没有生气。但是，那样很累人。

米蒂儿　又来一辆车，套着白马！……

蒂蒂儿　别吱声！……看你的吧！……

米蒂儿　那些金黄金黄的东西，吊在树枝儿上，那是什么呀？……

蒂蒂儿　哼，玩具呗！……有刀，有枪，有大兵，有大炮，……

米蒂儿　你说，布娃娃呢，他们也吊在树枝儿上吗？……

蒂蒂儿　布娃娃？……谁干那种傻事儿！他们不喜欢布娃娃……

米蒂儿　桌子上摆了一圈儿，那都是什么呀？

蒂蒂儿　那是点心、水果、奶油饼……

米蒂儿　我小的时候，还吃过一次呢……

蒂蒂儿　我也吃过，比面包好吃。就是吃得太少啦……

米蒂儿　他们可不少！……桌子上都摆满啦！……过一会儿，他们吃吗？……

蒂蒂儿　当然吃啦！不吃留着干什么？

米蒂儿　他们干吗不现在就吃呢？……

蒂蒂儿　因为他们不饿呗！

米蒂儿　（惊奇地）他们不饿？……为什么？……

蒂蒂儿　因为，他们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

米蒂儿　（怀疑地）天天这样吗？……

蒂蒂儿　听说是……

米蒂儿　他们全都吃光吗？……他们给人吗？……

蒂蒂儿　给谁呀？

米蒂儿　给咱们……

蒂蒂儿　他们不认识咱们……

米蒂儿　要是向他们要呢？……

蒂蒂儿　那可不行！

米蒂儿　怎么不行呀？……

蒂蒂儿　因为不准向人要东西。

米蒂儿　（拍着小手）啊！他们多好看呀！……

蒂蒂儿　（兴奋地）他们笑啦，他们笑啦！……

米蒂儿　那些小孩跳舞啦！……

蒂蒂儿　对，对，咱们也跳吧！……

〔他们在凳子上高兴地跺脚。

米蒂儿　哈！多好玩呀！……

蒂蒂儿　给他们分点心啦！……他们都能用手摸呢！……他们吃啦！他们吃啦！他们吃啦！……

米蒂儿　最小的孩子也吃啦！……他们分到两块、三块、四块！……

蒂蒂儿　（得意忘形地）啊！多香啊！多香啊！多香啊！……

米蒂儿　（数着想象中的糕点）我，得到十二块！……

蒂蒂儿　我呀，得到四个十二块！……我会给你几块的……

〔有人敲左侧房门。

蒂蒂儿　（一下子老实了，害怕地）是谁呀？……

米蒂儿　（惊慌地）爸爸来啦！……

〔由于他俩迟迟不去开门，只见大木栓吱吱咯咯地自动抽开。门开了，进来一个矮小的老太婆，穿着一身绿衣裳，头上戴一顶小红帽。她是一个驼背、跛足、独眼的老太婆，鹰钩鼻子翘下巴，两者几乎碰在一起了。她拄着一根木棍子，弓着腰走进来。一眼就能看出来她

是个妖婆。

妖婆　你们这里有会唱歌的草吗？或者，有蓝色的鸟儿吗？

蒂蒂儿　我们有草，可是不会唱歌……

米蒂儿　蒂蒂儿有只鸟儿。

蒂蒂儿　可是我不能给人……

妖婆　为什么？

蒂蒂儿　因为鸟儿是我的……

妖婆　当然喽，这是个理由。那只鸟儿在哪儿呢？

蒂蒂儿　（指鸟笼子）在笼子里……

妖婆　（戴上她的大圆眼镜，看鸟儿）我不想要，这只鸟儿还不够蓝。我想要的那只鸟儿，你们非得给我抓来不可。

蒂蒂儿　那，我们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

妖婆　我也不知道，所以说才要找呢。实在不行，我可以不要会唱歌的草。但是，青鸟我是一定要的。是给我的孙女找的，她病得很厉害。

蒂蒂儿　她怎么啦？……

妖婆　谁也说不准，她可能要生活得幸福吧……

蒂蒂儿　啊？……

妖婆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蒂蒂儿　您有点儿象……我们的邻居贝尔兰戈太太……

妖婆　（突然发火）一点也不象！……完全是没边儿的事……真讨厌！……我是贝里吕娜仙姑……

蒂蒂儿　哦，知道了……

妖婆　你们这就得去找。

蒂蒂儿　您和我们一起去吗？

妖婆　我根本去不了。因为，今天早晨，我正在焖牛肉，我离开

的时间只要超过一个钟头，汤就会漾出来。(依次指着天棚、壁炉和窗户)你们愿意从哪儿出去呢？从这儿，从那儿，还是从那儿？

蒂蒂儿　(胆怯地指着门)我们还是喜欢从那里出去……

妖婆　(又突然发火)那根本不可能，这种习惯，真叫人讨厌！……(指指窗户)我们就从那儿出去吧。好啦！你们还等什么呢？赶紧把衣裳穿好……(两个孩子顺从地急忙穿衣服)我来帮米蒂儿穿……

蒂蒂儿　我们没有鞋呀……

妖婆　那没有关系。等一会儿，我给你们一顶宝贝小帽子。你们的爸爸妈妈呢？

蒂蒂儿　(指着右侧的门)在里屋，正睡觉呢。

妖婆　你们的爷爷奶奶呢？

蒂蒂儿　他们死了……

妖婆　你们的小弟弟、小妹妹们呢？你们有弟弟妹妹吗？

蒂蒂儿　有，有，三个小弟弟哪……

米蒂儿　还有四个小妹妹……

妖婆　他们在哪儿呢？

蒂蒂儿　他们也死了……

妖婆　你们愿意再看看他们吗？

蒂蒂儿　愿意，愿意……现在就看……叫他们来！

妖婆　我没有把他们装在口袋里带来……不过，巧极了，等会儿打从记忆国经过的时候，就能看到他们了。记忆国就在去寻青鸟的路上。过了第三个十字路口，往左边一拐就是。——刚才我敲门的时候，你们干什么呢？

蒂蒂儿　我们玩吃点心呢。

妖婆　你们有点心？……在哪儿呢？

蒂蒂儿　在阔孩子家的楼里……您过来瞧瞧，有多美呀！

〔他把妖婆拉到窗口。

妖婆　（站在窗口）那是别人在吃啊！

蒂蒂儿　是呀，可是，我们全看见啦，那……

妖婆　你不怨他们吗？

蒂蒂儿　干吗怨他们呢？

妖婆　因为，他们把点心全都吃啦。他们一点也不给你们，我觉得非常不应该，……

蒂蒂儿　不，不，他们有钱嘛，嗯？他们家有多好呀！……

妖婆　也比不上你们的家。

蒂蒂儿　嗯！……我们的家！屋子又黑，又小，还没有点心吃……

妖婆　两边的家完全是一样的，你就是没有看出来，……

蒂蒂儿　我看得非常清楚，我的眼睛特别尖。教堂上的钟，爸爸看不清，我能看见是几点钟。

妖婆　（突然发火）我说你没看出来！……你看我怎么样？……我长得怎么样？……（蒂蒂儿很尴尬，站着不说话）你倒是回答呀！我好知道你看出来没有？……我长得好看，还是不好看呢？……（蒂蒂儿愣着不开口，越来越发窘）你不愿意回答？……我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呢？……我的脸是粉红色的，还是蜡黄蜡黄的？……我的背可能是驼的吧？……

蒂蒂儿　（随和地）不，不，不算太驼……

妖婆　驼得很，看你的样子，一定认为我的背驼得很厉害，……我长了个鹰钩鼻子吧？我的左眼睛瞎了吧？……

蒂蒂儿　不，不，我没有那么说……是谁给弄瞎的呀？……

妖婆　（越来越恼火）跟你说，没有瞎！……真没教养！讨厌鬼！……左眼睛比右眼睛还好看呢。我左眼更大，更明亮，象蓝蓝的天空一样……你看，我的头发怎么样？……象麦子一样金黄金黄的……简直象纯金那样明亮！……我的头发这么多，这么密，沉甸甸地压在我的脖子上……四面披散开……我手上拿着的，你看到了吗？……（用手摆弄着两小绺灰头发）

蒂蒂儿　对，我看见有几根……

妖婆　（气哼哼地）有几根！……是有几束！有几把！有几大捆！就象金黄色的滚滚波浪！……我就知道有人会说，他们根本什么也没看见。但是，我猜想，你可不是那种瞎了眼的坏家伙吧？

蒂蒂儿　不，不是。凡是露出来的头发，我全都看得很清楚，……

妖婆　要有勇气，没有露出来的头发，也应该看见！……人哪，真是怪透啦……自从仙女们死了后，他们就什么也看不见啦，而且，自己看不见还不知道……我身上幸亏老带着能使瞎了的眼睛重新见到光明的那些东西……瞧，我从口袋里掏出来的是什么？

蒂蒂儿　噢！小绿帽子，多好看哪！帽缨儿上锃亮锃亮的，那是什么东西呀？

妖婆　是大钻石，能让人看得见……

蒂蒂儿　啊！……

妖婆　就是钻石。谁要是戴上这顶帽子，扭动一下钻石，从右边向左扭。看好，就是这样扭，看见了吗？……人的脑袋上有一个小疙瘩，谁也不知道。你一扭钻石，它就压着小疙瘩，

这样就能使人睁开眼睛看……

蒂蒂儿　那不疼吗？

妖婆　不，舒服极了，钻石有魔法……当时就能让人看见各种各样东西的里面是什么样子。比方说，面包、酒、胡椒的灵魂……

米蒂儿　糖的灵魂呢，也能看到吗？

妖婆　（突然发火）那还用说！别瞎问啦，我不爱听……糖的灵魂，也不比胡椒的灵魂有意思……拿着，这是我给你们带来的，为帮助你们去找青鸟……我知道，隐身戒指，或者飞毯，对你们用处更大……可是，我把那些东西全锁在柜橱里，钥匙丢了……哦！我差一点忘了……（指着钻石）你看，这样拿着，多转一小圈儿，你就能看到过去……再转一小圈儿，就能看到将来……这东西多有意思，用起来也很简便，而且还不出声……

蒂蒂儿　爸爸会把它拿走的，……

妖婆　他看不见，只要你把它戴在头上，谁也看不见，……你愿意试试吗？……（把小绿帽子给蒂蒂儿戴上）现在，扭一下钻石，扭一圈儿，然后……

〔蒂蒂儿刚一扭钻石，周围的一切猛然发生了奇妙的变化。老妖婆一下子变了模样，成了十分漂亮的公主。室内砌成墙壁的石块，就好象是最珍贵的宝石，闪烁着晶莹的蓝光，透明，绚丽耀眼。破旧的家具也栩栩如生，发出光彩。没有涂漆的白木桌，一下子变得古色古香，如同大理石桌一样。座钟的针盘眨着眼睛，非常有礼貌地微笑着。座钟走摆的那个门开了，十二个时辰化成十二名少女，从里面跑出来，手拉着手，嘻嘻哈哈

地笑着，在美妙的乐曲声中开始舞蹈。不用说，蒂蒂儿惊呆了。他指着十二个时辰大声地说。

蒂蒂儿　这些漂亮的太太，她们都是谁呀？

妖婆　别害怕，她们就是你生命的时间。她们得到一会儿时间的自由，出来让人家看见她们，觉得非常高兴……

蒂蒂儿　周围的墙怎么这样亮啊？这墙是白糖堆的，还是宝石砌的？

妖婆　所有的石头都是一样的，全都是宝贝。但是，人只看到几种宝石……

〔他们对话的工夫，幻景继续变化，逐渐完成。几个大面包的灵魂，从大木箱里挣扎着爬出来。他们的样子非常憨厚，穿着面包皮色的紧身衣，呆头呆脑，浑身沾满了面粉。火的灵魂从炉膛里跳出来，穿的是朱红色的紧身衣。他哈哈大笑，追赶着大面包。面包们则聚拢在桌子周围，乱蹦乱跳。

蒂蒂儿　这些家伙，土里土气的，他们是干什么的？

妖婆　没什么可怕的，他们是大面包的灵魂。多亏了钻石的魔力，让真实主宰了事物。面包呆在大木箱里觉得太挤不舒服，乘机出来跑跑。

蒂蒂儿　那个穿红的大个子，味那么难闻，他是谁呀？

妖婆　嘘！……别大声说话，他就是火，……他是个火暴的性子。

〔他们对话时，幻景继续变化。蜷缩在柜橱脚下的狗和猫，同时大叫了一声，钻进一个活门里，原地出现了两个人，一个戴着獒狗面具，另一个戴着猫头面具。戴狗头面具的是一个矮小的男人——以下称狗——他扑向蒂蒂儿，热烈地拥抱亲吻，并拼命

大声地对他表示亲热。戴猫头面具的是一个矮小的女人——以下称猫——她梳了梳头发，洗了洗手，捋了捋胡须，然后走向米蒂儿。

狗 (吠叫着，又蹦又跳，乱冲乱撞，简直叫人受不了)我的小神君！……你好！你好，我的小神君！……我们终于能说说话啦！终于能说说啦！我有多少事情要告诉你呀！……不管我怎么汪汪地叫，怎么摆尾巴，也是白费劲！你就是不明白！……但是，现在好啦！……你好！你好！……我喜欢你！我喜欢你！……你要我耍点儿什么好的把戏吗？你要我用两条后腿站起来走路吗？你要我倒立着走路，还是要我跳绳？……

蒂蒂儿 (对妖婆)这位有个狗头的先生是谁啊？

妖婆 怎么，你还没认出来？他就是蒂罗的灵魂，是你让它显出灵魂的……

猫 (走到米蒂儿跟前，向她伸出手，有礼貌地，稳重地)您好，小姐……今天早晨，您真漂亮呀！……

米蒂儿 您好，太太……(对妖婆)她是谁呀？

妖婆 这还认不出来。向你伸出手的，就是蒂莱特的灵魂。同她拥抱呀……

狗 (对猫又推又搡) 我也来！……我来拥抱小神君！我来拥抱小姑娘！我谁都拥抱！……太棒啦！……这回咱们可热闹啦！……我要吓唬吓唬蒂莱特！……呜！呜！呜！……

猫 先生，我不认识您……

妖婆 (用棍子威胁狗)你还不老老实实呆在那里。要不然，我叫你说不了话，一直到死也说不了话……

〔这工夫，幻景还在继续变化。在角落里的纺车自动飞

速地旋转起来，纺出五彩缤纷的光线。在另一个角落，水缸开始尖声尖气地唱起歌来，并且变得透明闪光，照得洗碗槽仿佛是铺了一层珍珠碧玉，从中跳出来水的灵魂。她象个爱啼哭的少女，浑身湿漉漉的，披散着头发。她一出现，就同火打了起来。

蒂蒂儿　这位太太满身是水，她是谁呀？

妖婆　别怕，她是水，从水龙头里出来的……

〔奶罐自己翻倒，从桌子上滚到地下摔碎了。牛奶洒了一地，从牛奶中幻化出一个白色的修长的人形。她很腼腆，似乎见什么都害怕。

蒂蒂儿　那位没穿外衣，见什么都害怕的太太，她是谁呀？

妖婆　是牛奶，她把她的罐给打破了……

〔放在柜橱脚下的那一大包糖，逐渐增大，把包装纸撑破，从里边钻出一个强作温顺、虚情假意的人。他穿一件半边白半边蓝的长衫，咧着嘴笑，朝米蒂儿走过去。

米蒂儿　（不安地）他要干什么？

妖婆　他就是糖的灵魂哪！

米蒂儿　（放心地）他有麦芽糖吗？

妖婆　要别的没有，麦芽糖有的是，他每个指头就是一块……

〔油灯倒了，并从桌子上跌到地下。火苗腾起，变成一位光彩夺目、绝色的少女。她身上披着透明的、闪闪发光的长纱。她纹丝不动地站着，似乎在出神地凝想。

蒂蒂儿　她是王后！

米蒂儿　她是圣母！

妖婆　不对，孩子们，她是光明……

〔这时，架子上的炒锅，好象荷兰造的陀螺一样旋转起

来。衣柜的两扇门啪啪直响，从里面出来一长趟鲜艳的布匹，有月白色的、太阳红色的。破衣烂衫也顺着梯子从阁楼里下来，它们并不逊色，同那些布匹交织在一起，竞相争辉。但是，在右侧门上，突然有人重重地敲了三下。

蒂蒂儿　（惊慌地）是爸爸来啦！……他听见我们啦！

妖婆　扭钻石啊！从左向右扭！……（蒂蒂儿急忙扭钻石）别扭得那么快！……天哪！……太晚啦！你扭得太急了，他们来不及恢复原来的形状，我们这回可麻烦了……（妖婆又变回老太婆的模样。屋子的墙壁失去了光彩。时辰的灵魂回到座钟里。纺车停止了转动。大家慌作一团。火在满屋子里狂跑，寻找他的壁炉。一个大面包在大木箱里找不到位置，一边恐惧地号叫，一边嚎啕大哭）怎么回事儿？

面包　（满脸的眼泪）箱子里没地方啦！

妖婆　（俯身看看木箱）有地方，有地方……（推推那些回到原来位置的面包）瞧瞧你们，快点儿，都排整齐了，……

〔有人又敲了敲门。

面包　（惊慌失措，拼命往箱子里挤，但是钻不进去）怎么也挤不进去！他要把我头一个吃掉啦！

狗　（围着蒂蒂儿蹦跳）我的小神君！我还在这儿！我还能说话呢！我还能亲吻你哪！再亲亲！再亲亲！再亲亲！……

妖婆　怎么，你？你还在这儿？……

狗　算我的运气好……要我不说话，我变不回去了，谁让活门关得太快啦……

猫　我也一样……会出什么事情吗？回不去有什么危险吗？

妖婆　天哪！我必须把真情告诉你们：凡是陪着两个孩子去旅

行的，旅行完了就要死掉。

猫　不陪他们去的呢？

妖婆　能多活几分钟。

猫　（对狗）走，咱们变回去吧……

狗　不，不！……我不愿意回去！我要跟着我的小神君！我要老是和他说话！……

猫　傻瓜！

〔有人又敲了几下门。

面包　（痛哭流涕地）我不愿意等旅行完了就死去！我要马上回到我那箱子里去！

火　（一边不安地尖叫，一边不停地满屋子里乱跑）我找不到我的壁炉啦！

水　（企图钻回到水龙头里，但是回不去）我再也回不了水龙头里啦！

糖　（围着他的包装纸团团转）我把包我的纸撑破啦！

牛奶　（慢悠悠地、害羞地）我的小罐子也打碎啦！

妖婆　天哪！他们全成傻瓜蛋了吗？他们全成傻瓜蛋，全成胆小鬼了吗？……你们不愿意跟着孩子们去找青鸟，宁肯在粗糙的木箱里，在窠穴里，在水龙头里继续呆下去吗？……

全体　（除开狗与光明）对！对！马上回去！……回我的水龙头！……进我的木箱子！……回我的壁炉！……进我的窝！……

妖婆　（见光明对着碎灯片出神，对她说）你哪，光明，你是怎么打算？

光明　我陪着孩子们去……

狗　（快活地叫着）我也是！我也是！……

妖婆　这才是好样的。况且，现在想打退堂鼓也来不及了。你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全跟我们一起出去。不过，火，你不要靠近任何人。你哪，狗，别总是逗猫。还有你，水，你的身子要挺直了，千万别到处流……

〔又是砰砰地敲右侧门，敲得很凶。

蒂蒂儿　（听着）又是爸爸敲的！这回他可起来了，我听见他的脚步声……

妖婆　咱们从窗户出去吧。你们这些动物和东西，全都到我那里去吧，我要给你们好好打扮打扮。（对面包）咳，面包，你拎着鸟笼子，以后好放青鸟。笼子就由你来管。快点，快点，别耽误工夫……

〔窗户猛然间拉长，变得象一扇门。他们全从窗户出去。然后，窗户又恢复原样儿，轻轻地关上。屋子重新暗下来，两张小床罩在朦胧之中。右侧门打开一条缝，蒂儿爸和蒂儿妈探出头来。

蒂儿爸　刚才没事儿，就是蛐蛐儿在叫……

蒂儿妈　你看见他俩啦？

蒂儿爸　那还用说，他们老老实实睡觉呢……

蒂儿妈　我听见他们喘气呢……

〔门又重新关上。

——幕落

第二幕

第二场

〔妖婆的宫殿里。

〔贝里吕娜妖婆宫殿的前厅。明晃晃的大理石柱，柱头是黄金和白银的。有几座楼梯、几趟柱廊、几溜栏杆等等。

〔猫、糖、火穿上豪华的衣裳，从远台右侧上。他们从一套灯火辉煌的房间里出来，那是妖婆的藏衣室。猫在黑色紧身衣上披了一条轻纱。糖穿上一件缎子袍子，半边是白色，半边是淡蓝色。火的头上插了几根五彩羽翎，身上穿一件朱红色镶金边的长袍。他们穿过大厅，走到近台右侧。猫把他们召集到柱廊下。

猫　从这儿走。宫殿里所有曲径回廊我全都熟。这座宫殿，是贝里吕娜仙姑从蓝胡子①手里继承下来的。两个孩子和光明去瞧仙姑的孙女儿去了。这是我们最后一刻的自由，千万不要错过。我把你们大家叫来，就是要商量商量我们面临的处境。全都到齐了吗？

糖　看，狗从仙姑的藏衣室里出来了。

火　他这是什么鬼打扮哪？

① 蓝胡子：贝洛童话故事《蓝胡子》中的主角。

猫　他穿上了灰姑娘① 的马车夫的号衣……这种装束对他最合适——他就是这个奴婢性。咱们还是躲到栏杆后面去吧——我特别不相信他。我要对你们说的这些话，最好别让他听到……

糖　躲避他没有用处，他已经看穿我们了。咦，水也从藏衣室里一块出来了……天哪，她多漂亮啊！

〔狗和水也凑到猫的一帮里。

狗　（蹦蹦跳跳地）看哪！看哪！咱们打扮得多美呀！瞧瞧这些花边吧，还有这些刺绣！……这是金丝的，是真金子的！

猫　（对水）您这条裙子，是《驴皮》②中的"时间颜色"裙③吧？我好象还认得……

水　对，我穿上再合身不过了……

火　（嘀嘀咕咕地嘟哝着）她还没有雨伞呢……

水　您说什么？

火　没什么，没什么……

水　我以为您谈起一个大红鼻子呢，有一天我看见过……

猫　看你们，咱们别争吵了，还有正经事要办呢。现在就差面包了，他在哪儿呢？

狗　他挑衣服呢，都挑花眼了。

火　自己若是傻里傻气，还腆着个大肚子，是得费点心思挑挑。

狗　他挑来挑去，终于看上了一件土耳其长袍，上面镶着宝石，

---

① 灰姑娘：贝洛童话故事《灰姑娘》中的主角。

② 《驴皮》，贝洛写的一首童话诗，叙述一个昏愦的老国王企图娶自己的女儿。公主于是变成一条驴，但是，一位年轻的王子仍然认出她来，并且和她相爱。

③ "时间颜色"裙：见附录人物服装中水的服装。

还挑了一把弯刀、一条缠头巾。

猫　他来啦！他把蓝胡子那件最漂亮的长袍穿来了……

〔面包上，正是上面描写的那般装束。他那滚圆的肚子太大，丝绸袍子勉勉强强合上前襟儿。他的腰中系着一把弯刀，他一手握住刀柄，一手拎着准备装青鸟的笼子。

面包　（故意卖弄地，摇摇摆摆地走过来）怎么样？你们瞧我怎么样？

狗　（围着面包蹦蹦跳跳地）他多漂亮啊！他多蠢哪！他多漂亮啊！多漂亮啊！……

猫　（对面包）两个孩子穿好衣裳了吗？

面包　穿好了。蒂蒂儿先生穿上小拇指的红上衣、白袜子和蓝短裤。米蒂儿小姐呢，她穿了格蕾泰尔①的裙子、灰姑娘的拖鞋……但是，刚才最伤脑筋的，是给光明打扮！……

猫　为什么呀？

面包　仙姑觉得她长得太漂亮了，根本就不想打扮她！……我于是出面，以我们十分可敬的物质要素的尊严的名义，向她提出了抗议。我最后发表声明，如果光明不穿戴起来，我就拒绝和她同行……

火　本来应该给她买个灯罩！……

猫　那么仙姑呢，她是怎么回答的？

面包　她照着我的脑袋和肚子给了几棍子。

猫　后来呢？

面包　我立刻就服了。不过，到了最后，光明选中了“月白色”裙

---

① 格蕾泰尔：贝洛童话诗中的人物。

子。那条裙子在驴皮的百宝箱里，是压箱底的……

猫　好啦，别闲扯了，时间很紧迫。事关咱们的前途命运。你们都听到了，仙姑刚才说，这次旅行一完，咱们的生命也就跟着结束了。因此，咱们要想一切办法，尽量拖延旅行的时间……但是，光拖延时间还不够，还必须考虑咱们这些种类的前途，考虑咱们子孙后代的命运……。

面包　好哇！讲得好哇！……猫的话有理！

猫　你们听我说……动物、物品，还有元素，咱们全在这里。咱们有一颗灵魂，但是，人还不认识。因此，咱们还保存了仅有的一点独立性。然而，人若是找到了青鸟，就会什么都明白，什么都看得见了，咱们就得完全听凭他的摆布。这话是我的老朋友黑夜告诉我的，她就是生命奥秘的守卫者。从咱们的利益考虑，咱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们找到青鸟，即使危害两个孩子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狗　（气愤地）这个娘们儿，她说的什么？再说一遍，让我听清楚说的是什么话？

面包　安静！……不是您发言！……我主持会议……

火　谁指定您当主席的？

水　（对火）肃静！……你多什么嘴！

火　该插话的，我就得说，……我用不着您来对我指手划脚……。

糖　（调解地）请听我说，咱们别争吵了，现在是紧要关头。首先要商量好，该用什么办法。

面包　我完全同意糖和猫的观点。

狗　真是荒唐！有人在，没别的办法！咱们必须听从人的，让咱

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只有这一点是真的……我只认识人！人万岁！……和人同生共死，一切都为了人！……人，就是神明！……

面包　我完全赞成狗的意见。

猫　（对狗）总得摆出理由来呀……

狗　没道理可谈！我喜欢人，这就足够了！……您若是有反对他的什么举动，我就先掐死您，然后去找人，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全告诉他。

糖　（温和地插进来）对不起……咱们不要使争论激烈化。从某一个角度看，你们说的都各有道理。……这可要权衡利弊……

面包　我完全同意糖的观点！

猫　咱们所有在场的，水、火，还有你们，面包和狗，在一种无法形容的专制下，难道咱们不全是受害者吗？你们回想一下，暴君没出世的那个时代，咱们可以在地球上逍遥自在地游逛，只有水和火是世界的主宰，看看，他们现在落到什么地步！若说到我们，昔日猛兽的软弱的后裔……注意！咱们装作没有事的样子……我看见仙姑和光明走过来……光明站到了人的一边，她是咱们的死敌……她们到了。

〔妖婆与光明从右侧上，蒂蒂儿和米蒂儿跟在后边。

妖婆　嗯！……是怎么回事？你们在那个旮旯里干什么？看样子，你们好象在搞什么鬼，……时间到了，该上路了。我刚才做出决定，由光明当你们的头领。你们大伙都要听她的，就象服从我一样。我把魔棍交给她……今天晚上，孩子们要去看死去的祖父祖母。你们就不要陪他们去了，避开点好。晚间，他们要同过世的家里人团聚。他们出去的这段

时间，你们要把明天上路需要的所有东西准备好，下一段路程时间挺长。好啦，站起来，走，各人干各人的一摊去！……

猫　（虚伪地）仙姑太太，刚才，我正是这样对他们说的——我勉励他们，要他们认真大胆地尽他们的一切职责。可惜的是，狗总是打断我的话……

狗　她说什么？等着吧！……

〔狗要向猫扑去，但是，蒂蒂儿早看出来了，用手威胁把狗止住。

蒂蒂儿　趴下来，蒂罗！……小心点儿，若是下次看见你再这样……

狗　我的小神君，你不知道，是她……

蒂蒂儿　（威胁狗）住嘴！

妖婆　瞧你们，别吵啦！……今天晚上，面包要把鸟笼子交给蒂蒂儿，青鸟有可能藏在过去里，在他们的祖父母家中……不管怎么说，有这种可能性，就不应该错过机会。咳，面包，笼子呢？

面包　（煞有介事地）请等一下，仙姑太太……（象一个演说家在讲演）诸位，请你们都来做见证，这只银鸟笼子原先托咐给我，由……

妖婆　（打断面包的话）行啦！……别废话了……我们从那儿出去，孩子们从这儿出去。

蒂蒂儿　（相当担心地）我们单独去？

米蒂儿　我饿啦！

蒂蒂儿　我也饿啦！

妖婆　（对面包）解开你的土耳其袍子，把你的香喷喷的肚子割下一片给他们。

〔面包解开袍襟，抽出刀，在他的大肚子上切下两个面包片，递给孩子们。

糖 (走到两个孩子面前)趁这个机会，请允许我给你们几块麦芽糖吧，……

〔他把左手的五根指头一根一根折断，递给孩子们。

米蒂儿 他怎么这样干？……他把手指头全掰下来了……

糖 (引逗地)尝尝吧，可甜啦！……是真正的麦芽糖。

米蒂儿 (嘬着糖的一根指头)哎呀，真甜哪！你有好多好多吗？

糖 (谦虚地)对呀，我想要多少有多少……

米蒂儿 你这样把手指头全掰断了，不觉得疼吗？

糖 一点也不疼。而且正相反，对我还非常有好处呢。手指头会马上长出来，这样一来，我的指头总是干净的，新长的。

妖婆 瞧瞧你们，孩子们，糖不要吃太多了。别忘了，过一会儿，你们还要到爷爷奶奶家吃晚饭哩！

蒂蒂儿 他们在这里吗？

妖婆 你们这就去看他们。

蒂蒂儿 他们不是死了吗，我们怎么还能见到他们呢？

妖婆 他们不是活在你们的记忆里吗，怎么能说死了呢？世人不知道这个秘密，因为他们懂得的东西太少了。你不一样，幸亏有了钻石，你将会发现，人们惦念的死者，生活得就象活在世上一样地幸福。

蒂蒂儿 光明同我们一起去吗？

光明 不去。你们自己家里人团聚，最好不要有外人……我就在这附近等你们，绝不能表现得不知趣……他们并没有邀请我。

蒂蒂儿 应该从哪儿走哇？

妖婆　从那里过去……你们到了记忆国的大门了。你一扭钻石，就会看到一棵大树，上边挂着一块牌子，见到牌子就说明你到了。不过，千万记住，你们俩务必在九点差一刻钟的时候回来。这一点非常重要——千万要准时回来，你们若是回来晚了，一切全完了。回头见。（招呼猫、狗、光明等）从这儿走，孩子们从那儿走……

〔妖婆同光明、动物等从右侧下，两个孩子从左侧下。

——幕落

第　三　场

〔记忆国。

〔浓雾弥漫。透过浓雾，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一棵粗大的橡树干，位于近台右侧。树上挂着一块字牌。光线呈乳白色，散漫射开来，令人目测不透。

〔蒂蒂儿和米蒂儿站在橡树下。

蒂蒂儿　就是这棵树！

米蒂儿　上面挂着牌子！

蒂蒂儿　牌子上写的是啥，我看不清楚……等一下，我来登到这个树根上边……这回看清楚了——上面写的是：记忆国。

米蒂儿　这里开始就是记忆国啦？

蒂蒂儿　对，有一个箭头……

米蒂儿　那么，爷爷奶奶呢，他们在哪儿啊？

蒂蒂儿　就在雾的后面，咱们就要看到……

米蒂儿　我什么也看不见！……连我的手和脚都看不见啦……（哭哭啼啼地）我冷！……我不要走啦……我要回家……

蒂蒂儿　瞧瞧，别象水那样，整天哭鼻子……你不害臊吗？都这么大的姑娘啦！……你看哪，雾已经散了……咱们就会看到里面有什么东西了……

〔浓雾的确开始飘动，变得稀薄、透明，逐渐消散，化为乌有。光线越来越明晰，很快显出一座秀丽的农舍，环抱在绿荫之中，房上爬满了藤蔓。窗户和门都敞开着。在披檐下面，排列放着几个蜂箱。窗台上放着几盆花、一只鸟笼子，里边栖息着一只山乌，等等。靠门口有一条长凳，一位老农和他的妻子坐在上面酣睡。他们就是蒂蒂儿的祖父祖母。

蒂蒂儿　（突然认出他们）是爷爷和奶奶！

米蒂儿　（拍着小手）对！对！是他们！是他们！……

蒂蒂儿　（还有点不放心）当心！……还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活动呢……咱们躲到树后边去。

〔蒂儿奶睁开了眼睛，抬起脑袋，伸了伸懒腰，长吁了一口气，瞧瞧蒂儿爷。蒂儿爷也慢慢地从睡眠中醒来。

蒂儿奶　我有一种感觉，咱们活在世上的孙子孙女，好象今天要来看咱们……

蒂儿爷　他们准是想我们啦。我也有所感觉，我两条腿有麻酥酥的感觉了。

蒂儿奶　我想他们就在附近，因为，几滴高兴的泪珠直在我眼前跳动。

蒂儿爷　不，不，他们离这里还挺远呢，我感觉还很虚弱……

蒂儿奶　跟你说，他们就在这儿，我浑身的劲头都来啦！

蒂蒂儿和米蒂儿　（从树后面冲出来）我们来啦！我们来啦！……爷爷、奶奶！……是我们！是我们呀！……

蒂儿爷　那不是！看见了吧？……我刚才怎么说的？就知道他们今天准来。

蒂儿奶　蒂蒂儿！……米蒂儿！……你来啦！……她也来啦！……是他们哪！……（挣扎着想跑上去迎他们）不行啊，我不能跑！——我这风湿痛，总是不好！

蒂儿爷　（也是一瘸一拐地跑过去）我也不行啦——就怨我以前从大橡树上摔下来，摔断了一条腿，安上了一条假的……

〔爷爷奶奶同孩子们又是拥抱又是亲吻。

蒂儿奶　我的蒂蒂儿，你长这么高啦，长得这么结实啊！

蒂儿爷　（抚摸着米蒂儿的头发）看看米蒂儿哟！……你倒是看哪！……头发多好看！眼睛多好看！……还有，她浑身香喷喷的！……

蒂儿奶　咱们再亲亲！都到我的腿上来。

蒂儿爷　我呢，一个也没有啦？

蒂儿奶　别争，别争，我先来亲亲。蒂儿，你爸爸妈妈呢，都好吗？

蒂蒂儿　都很好，奶奶。我们出来的时候，他们还在睡觉呢……

蒂儿奶　（盯着看他们，不住地抚摸他们）老天爷啊，他们长得多俊啊，洗得多白净啊！是妈妈给你洗的吗？……你的袜子没有打窟窿吧？从前，全是我给你补的。你们怎么不多来几趟瞧爷爷奶奶呢？……你们来，我们可乐呵啦！……你们把我们忘记了有多少个月啦，我们一个人也见不到……

蒂蒂儿　奶奶，我们来不了哇。就是今天，还多亏了仙姑……

蒂儿奶　我们一直呆在这里，等着活在世上的人来瞧我们一眼。他们简直很少来！你们上次来，我想想，是什么时候来的啦？……是过诸神节，在教堂的钟声响起来的时候……

蒂蒂儿　诸神节那天？……那天我们没有出门啊，因为伤风得很厉害……

蒂儿奶　是没出门，但是，你们想念我们了……

蒂蒂儿　嗯……

蒂儿奶　就是嘛，你们每次想我们，我们就醒了，并且又见到你们……

蒂蒂儿　怎么，只要一想……

蒂儿奶　瞧你，你很清楚……

蒂蒂儿　就是不清楚嘛，我不知道……

蒂儿奶　（对蒂儿爷）世上，真怪，……他们还不知道……难道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吗？

蒂儿爷　跟咱们在世的时候一个样，当活人谈论过世的人时，简直愚蠢透啦。

蒂蒂儿　你们整天睡觉吗？

蒂儿爷　对，我们睡的时间是挺长，可是，等着活人想起我们，我们就醒过来。啊！生命结束以后，睡觉是挺舒服。不过，若是能三天两头地醒一次，也很有意思……

蒂蒂儿　这么说，你们真的没有死吗？

蒂儿爷　（惊跳了一下）你说什么？他说的是什么呀？他用的字眼儿，咱们都听不懂了。你说的是个新词儿吗？是新造的吗？

蒂蒂儿　你问"死"这个词儿吗？

蒂儿爷　对，就是这个词儿，它是什么意思？

蒂蒂儿　就是说，不再活着了。

蒂儿爷　世上的人，多蠢啊！

蒂蒂儿　在这里好吗？

蒂儿爷　好哇，不错，不错。若是有人还祈祷的话……

蒂蒂儿　爸爸说用不着祈祷了。

蒂儿爷　要祈祷，要祈祷……祈祷，就是思念……

蒂儿奶　对，对，你们只要常来看我们，这里一切就如意了……蒂蒂儿，你还记得吗？……上次来的时候，我做了一张好大的苹果馅饼，你吃起来没够，撑得肚子都疼了……

蒂蒂儿　可是，从去年起，我就再也没有吃到苹果馅饼。今年没有苹果。

蒂儿奶　别说傻话啦，这里总是有苹果的……

蒂蒂儿　那不是一码事儿……

蒂儿奶　怎么，不是一码事儿？咱们照样能够亲吻，所有的事情也就全是一样的。

蒂蒂儿　（瞧瞧爷爷，又瞧瞧奶奶）你没变，爷爷，一点也没变，一点也没变。奶奶也没变，一点也没变。而且，你们的脸色更好看了。

蒂儿爷　嗯！过得还不错。我们再也不会老啦。你们快长吧！喔唷，你们的个头儿长得真猛！你们看，在那儿，上次划的记号，还在门上呢。那是诸神节那天量的。这回量量看，你站直了……（蒂蒂儿靠着门板量个子）四指啦，高出这么多！……（米蒂儿也起来，靠到门板量）瞧米蒂儿，长了四指半！……哼！哼！淘气的孩子！长得这个快劲！长得这个快劲！……

蒂蒂儿　（兴奋地看着周围）什么都是老样子，全在原地方！但是，所有的东西都好看多啦！座钟还在这里，大针的尖是我给弄断的……

蒂儿爷　这是大汤盆，这个豁儿还是你打的呢。

蒂蒂儿　嘿！门上那个洞还是我弄的呢，那天我瞧见有一把手钻，就把门钻了个洞。

蒂儿爷　可不是嘛，你搞坏的东西可不少！……你看那棵李子树，我从前只要一不在，你就特别喜欢往上爬……上面结的李子总是又大又红。

蒂蒂儿　现在结得更好看啦！

米蒂儿　这只老山乌还在呢！它还能叫吗？

〔山乌醒来，开始大声地叫起来。

蒂儿奶　你看见啦，只要有人一想到它……

蒂蒂儿　（发现山乌完全是蓝色的，非常惊讶）它是蓝色的呀！就是这个，这就是我要带给仙姑的青鸟！……原来在你们这里，怎么没有早告诉我呢！嘿！它多蓝啊，多蓝啊，多蓝啊，就象一个蓝色的玻璃球！……（哀求地）爷爷、奶奶，把鸟给我好吗？

蒂儿爷　当然行啦，大概可以吧……蒂儿奶，你说呢？

蒂儿奶　行啊，当然行啦。它在这里有什么用呢，就知道睡觉，从来听不到它叫……

蒂蒂儿　我来把它装进我的笼子里。咦，我的鸟笼子呢？……哦，对了，我忘了，撂在大树后头啦……（朝大树跑去，拎回鸟笼子，把山乌装进去）这可是真的啦，你们当真送给我啦？……这下子仙姑可高兴啦！光明也会乐坏啦！……

蒂儿爷　告诉你，这只鸟儿，我可不能担保——世上那种忙忙碌

碌的生活，我很担心它再也习惯不了啦，担心它一有机会，恐怕就要飞回来。不管怎么说，以后瞧吧……先不说鸟啦，去看看奶牛吧……

蒂蒂儿　(瞧见了蜂箱)咳，告诉我，蜜蜂怎么样啦？

蒂儿爷　蜜蜂也不赖！象你们那里说的，蜜蜂也不再活着了，但是，它们还很勤劳……

蒂蒂儿　(走近蜂箱)真的！闻着蜂蜜味啦！蜂箱一定沉甸甸的！这里的花儿都这么好看！我那几个死了的小妹妹呢，她们也在这儿吗？

米蒂儿　我的那三个埋在土里的小弟弟，他们在哪儿呢？

〔这些话一落音，七名个头不等的孩子，在潘神①的笛子声中，一个个从屋子里出来。

蒂儿奶　他们来啦，他们来啦！……这些调皮鬼，有人一想起他们，一念叨他们，他们就跑出来啦！

〔蒂蒂儿和米蒂儿迎着孩子们跑过去。他们挤成一团，相互拥抱。他们手舞足蹈，打转转，高兴得又喊又叫。

蒂蒂儿　咳，皮埃罗！(他们相互揪揪头发)哈！又象从前一样，咱俩可以干仗啦！……咳！罗贝尔！……你好，让！……你的陀螺没有啦？……玛德莱娜、皮埃蕾特，还有里凯特……

米蒂儿　唔！里凯特，里凯特！……她还是只会爬呀！……

蒂儿奶　对，她不再长啦……

蒂蒂儿　(看到一只小狗围着他们叫)这不是基基吗？是我用波利娜的剪刀，把基基的尾巴剪断的……它也没有变哪。

蒂儿爷　(说教口气)没有变，这里的一切都不变。

---

① 潘神：希腊神话中的畜牧神，长有羊腿、羊角，身长羊毛。他发明了牧笛。

蒂蒂儿　波利娜的鼻子上，一直有那个小包！

蒂儿奶　对，小包消不掉了，一点办法都没有……

蒂蒂儿　呵！他们小脸全都红扑扑的，一个个胖得滚瓜溜圆！看他们的脸蛋象苹果！……看样子，他们吃得很好哇。

蒂儿奶　自从他们不活了之后，体格结实多啦……再也不用担心什么，从来不闹病，不必再操心了。

〔屋里座钟打了八下。

蒂儿奶　（吃惊地）怎么回事儿？

蒂儿爷　说实在的，我也闹不清楚……大概是座钟打点吧……

蒂儿奶　不可能啊……它从来不打点呀……

蒂儿爷　那是我们不再考虑时间的缘故……有谁想到时间了吗？

蒂蒂儿　有，我想了。几点钟啦？

蒂儿爷　说实在话，我再也不知道时间了，我已经丢掉了看钟点的习惯。座钟敲了八下，大概就是你们世上所说的八点钟吧。

蒂蒂儿　九点差一刻的时候，光明等我……这是仙姑规定的。这特别重要，我得赶紧走啦……

蒂儿奶　你们不能就这样在吃晚饭的时候走哇！……快点儿，快点儿，把桌子摆在门口。我正好做了一锅香喷喷的卷心菜汤，一张李子酱的大馅饼……

〔他们把桌子从屋里搭出来，摆在门口，端出盘子、碟子等……大伙一齐动手帮忙。

蒂蒂儿　真的，青鸟我找到了……再说，卷心菜汤，多长时间没吃啦！……打我上路以后……在旅馆里就没有要着这种

汤……

蒂儿奶　好啦，全齐啦！……孩子们，都坐下。你们若是急着走，咱们就别耽误工夫，快吃……

〔蒂儿奶点上油灯，给大伙分汤。爷爷奶奶同孩子们坐了一圈用晚餐。孩子们挤来挤去，高兴得又是叫又是笑。

蒂蒂儿　（狼吞虎咽地）这汤真好吃！天哪，汤这么好吃！……我还要！还要！……

〔蒂蒂儿挥动木匙，把碟子敲得当当直响。

蒂儿爷　你看你，你看你，稳当点儿！你还是这样没规矩，你要把碟子敲碎啦！……

蒂蒂儿　（从小凳子上欠起身）我还要！我还要！……

〔蒂蒂儿够着了大汤碗，把它往自己面前拉，结果汤碗翻了，菜汤洒了满桌，流到吃饭人的腿上，烫得孩子叽哇乱叫。

蒂儿奶　你看看，我早就跟你说了……

蒂儿爷　（给了蒂蒂儿一个很响的耳光）我叫你要，给你！……

蒂蒂儿　（怔了片刻，然后用手捂住脸，兴奋地）嗯！对啦，你活着那时候，就是这样搧我嘴巴的！……爷爷，打得好哇，挨打有好处！我应该亲亲你！……

蒂儿爷　好啦，好啦，你若是喜欢挨嘴巴子，就再搧你几下……

〔钟敲了八点半。

蒂蒂儿　（跳起来）八点半啦！（他丢下木匙）米蒂儿，快走，时间刚刚来得及！

蒂儿奶　看你们！再呆几分钟嘛！家里又没有火上房，急什么，咱们难得见次面。

蒂蒂儿　不行，那可不行……光明对我们那样好。我向她下了保证……走吧，米蒂儿，咱们走吧！

蒂儿爷　天哪，活人事情总是那么多，到处奔波，真叫人扫兴！……

蒂蒂儿　（拎起鸟笼子，急忙转了一圈，亲吻了所有的人）再见，爷爷。再见，奶奶。再见，小弟弟小妹妹们，皮埃罗、罗贝尔、波利娜、玛德莱娜、里凯特，还有你，基基，再见啦！我们实在不能再呆下去了。不要哭，奶奶，我们以后经常来……

蒂儿奶　每天都来吧！

蒂蒂儿　好，好，我们尽量常来……

蒂儿奶　我们只剩下这一种乐趣了。你们想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象过节一样！

蒂儿爷　这是我们唯一的消遣……

蒂蒂儿　快点儿，快点儿！我的笼子呢！……我的鸟儿呢？

蒂儿爷　（把鸟笼子递给蒂蒂儿）给你！我可告诉你了，一点也不保险，山乌气色可不好！……

蒂蒂儿　再见！再见啦！……

蒂儿的弟弟妹妹们　再见，蒂蒂儿！再见，米蒂儿！……想着给我们带麦芽糖来！再见！再来呀！再来呀！……

〔他们都挥动着手帕，蒂蒂儿和米蒂儿慢慢走远。他们告别说最后几句话的时候，象本场开始那样的浓雾又渐渐弥合。告别声渐渐微弱消失，到最后幕落时，全部景物都笼罩在雾中，只看得见蒂蒂儿与米蒂儿站在大橡树下。

蒂蒂儿　米蒂儿，从这里走！

米蒂儿　光明在哪儿呢？

蒂蒂儿　不知道……（看笼子里的鸟）哎呀！鸟儿不是蓝色的啦！变成黑的啦！

米蒂儿　让我拉着你的手，小哥哥……我害怕极了，冷极了……

——幕落

第　三　幕

第四场

〔黑夜之宫。

〔一座宽敞神奇的大殿，既豪华，又威严肃穆，就象金属浇铸的一样，显得阴森可怕。看上去象一座希腊或埃及的庙宇，殿柱、柱顶盘、石板和雕饰，好象全是黑色大理石、黄金和乌木制成的。整个殿堂呈梯形。玄武石梯阶几乎横贯大殿，把它分为三层，由外往里逐层升高。殿堂左右两侧，殿柱中间，有几扇古铜大门。殿后有一扇高大的青铜门。殿里只有散乱的幽光，象是从大理石和乌木发出来的。

〔幕启时，黑夜坐在中间一层的台阶上。黑夜的扮相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妇人，穿一身皂色长衫。她的左右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几乎裸体，象爱神一样，在酣睡中微笑。另一个孩子则站立不动，从头到脚蒙着纱。猫从近台右侧上。

黑夜　谁在那里走？

猫　（垂头丧气地一屁股坐到大理石台阶上）是我，黑夜妈妈，我可支持不住啦！……

黑夜　你怎么啦，我的孩子？看你脸色这样苍白，身体也瘦了，浑身成了泥球，连胡须都弄脏了。你又在房檐的流水槽里，在雪里、雨里打架了吧？

猫　还什么水槽不水槽的呢！是咱们的秘密成问题啦！末日开始啦！我溜出来了一会儿，向您报个信儿。但是，我非常担心，恐怕无可挽回了……

黑夜　什么？发生什么事情啦？

猫　我已经向您提到过樵夫的儿子，小蒂蒂儿，还有奇妙的钻石……他这回到这里来，向您讨青鸟……

黑夜　他还没拿到手嘛……

猫　咱们若不显显神通，他不久就能拿到手。事情是这样的：光明给他当向导，她背叛了我们大伙，因为，她完全投靠到人的那一边去了。光明刚才知道，真正的、唯一能在阳光下活着的青鸟，就藏在这里，就混在仅仅靠啄食月光过活，一见到阳光就会死亡的梦幻青鸟中间……。光明也知道，您的宫殿大门，是绝不允许她迈进来的。然而，她派孩子们到这里来。由于您阻止不了人打开您的秘密之门，我真想象不到，这一切究竟如何结局。不管怎么说，万一不幸，他们把真的青鸟搞到手，我们就只好销声匿迹了……

黑夜　老天哪，老天哪！我们生活的是什么世道啊！我连一分钟的安宁都没有……这几年，我对人简直不理解——他到底要干什么呢？……难道他就应该认识一切吗？……我的奥秘，三成有一成被他攫取走了。我的所有那些恐怖，一个个都心惊胆战，再也不敢出门了。我的那些幽灵全逃之夭夭；我的那些病魔，大部分身体也不好了……

猫　我知道，黑夜妈妈，我知道时世很艰难，咱们对付人，几乎是

孤军作战……我听见他们来了。依我看，只有一个办法：由于他们还是小孩子，一定要狠狠地吓唬他们，吓得他们不敢执意不走，也不敢打开殿后的大门。月光鸟儿正是在大门后头。其他洞穴的秘密，足够转移他们的注意力，或者足以把他们吓住……

黑夜 （侧耳听殿外的脚步声）这脚步声是怎么回事儿？他们有好几个吗？

猫 别担心，是我们的朋友来了，有面包和糖；水的身体不舒服；火不能来，因为他是光明的亲戚。只有狗不是咱们一伙的，但是一直没法甩掉他。

〔蒂蒂儿、米蒂儿、面包、糖和狗胆怯地从近台右侧上。

猫 （急忙向蒂蒂儿迎过去）从这里走，从这里走，我的小主人。我先来一步告诉黑夜，她表示接待你们很荣幸……你们应该原谅她，她的身体不适，不能起身迎候你们……

蒂蒂儿 日安，黑夜太太。

黑夜 （反感地）日安？我不知道这个词儿。你很可以对我说：夜安，或者起码说：晚安。

蒂蒂儿 （忍耐地）对不起，太太，我刚才不知道。（指着黑夜身边的两个孩子）他们俩是您的孩子吗？他们多乖呀……

黑夜 对，这个名字叫睡眠。

蒂蒂儿 他怎么这样胖啊？……

黑夜 因为他睡得好。

蒂蒂儿 全身蒙起来的这个呢？他怎么把脸盖上啦？他有病了吗？他叫什么呀？……

黑夜 她是睡眠的妹妹，她的名字，还是不说出来的好。

蒂蒂儿 为什么呀？……

黑夜　因为，她的名字别人不爱听……咱们还是说旁的事情吧。猫刚才对我说，你们是来寻找青鸟的？

蒂蒂儿　是的，太太，假如您允许的话……您愿意告诉我青鸟在哪儿吗？

黑夜　我的小朋友，我什么也不知道哇……我能够有把握地告诉你的，就是青鸟不在这里，我从来没见过它。

蒂蒂儿　不对，不对……光明对我说过，青鸟在这里。光明的话，可不是乱说的。把您钥匙给我，好吗？

黑夜　不过，我的小朋友，不能谁来朝我要钥匙，我就交给他呀，这你很清楚。我要守护大自然的全部秘密，要承担责任的，绝不能把钥匙交给任何人，尤其不能交给一个孩子。

蒂蒂儿　如果人向您要钥匙，您是没有权利拒绝的，这点我清楚。

黑夜　谁告诉你的？

蒂蒂儿　光明。

黑夜　又是光明！光明，总是光明！再说，她管什么闲事儿？

狗　我的小神君，我把钥匙从她的手里抢过来，可以吗？

蒂蒂儿　住嘴，老实呆着，学点儿礼貌。（对黑夜）嗯，太太，请把您的钥匙给我吧。

黑夜　你起码得有凭据吧？凭据在哪儿？

蒂蒂儿　（摸摸帽子）您瞧钻石……

黑夜　（无可奈何地）就这样吧。这把钥匙能打开殿里所有的门。你若是发生不幸，那是活该倒楣，我可什么也不担保。

面包　（非常不安地）有危险吗？

黑夜　危险？……就这么说吧，那些朝着深渊的大铜门若是打开了，会发生什么事，恐怕我本人都不知道怎么脱身。在这

里，在大殿四周，每一个玄武石洞里，有各种各样的祸患、灾害、病魔、恐怖、灾难和奥秘。开天辟地以来，它们就跟生命作对。我在命运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才把他们关到这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帮家伙可是无法无天的，我压着他们，叫他们老老实实的，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瞧着吧，万一有哪个逃出来，出现在大地上，可就麻烦啦……

面包　我的年纪大，阅历广，而且忠诚可靠，不用说，保护这两个孩子，我责无旁贷。因此，黑夜太太，请允许我向您提个问题。

黑夜　请吧。

面包　发生危险的时候，应该从哪儿逃跑呢？

黑夜　没法跑。

蒂蒂儿　（拿着钥匙，登上第一层几个石阶）就从这里开始吧。这扇铜门后边有什么？

黑夜　我想，是幽灵吧……有好长时间我没有开这扇门，没有放他们出来了……

蒂蒂儿　（把钥匙插进锁眼里）我来看看……（对面包）您带着青鸟笼子吗？

面包　（牙齿直打战）我可不是害怕，不过，别打开门，从锁眼往里瞧瞧，您不觉得这样更好点儿吗？

蒂蒂儿　我没有问您的意见。

米蒂儿　（突然哭起来）我怕！……糖在哪儿？……我要回家！

糖　（巴结奉承地）在这里，小姐，我在这里。我来折断一根指头，给您吃一块麦芽糖。

蒂蒂儿　得了，得了……

〔蒂蒂儿拧了钥匙，小心翼翼地把门打开半扇。五六

个奇形怪状的鬼魂立刻钻出来，到处乱窜。面包惊恐万状，扔掉鸟笼子，跑到大殿后边躲藏起来。黑夜驱赶着鬼魂，对蒂蒂儿喊道。

黑夜　快点儿！快点儿！把门关上！他们会全跑出来的，咱们就再也抓不住啦！……自从人不再把鬼魂当一回事儿之后，他们在这里边就闷得慌。（她用一根蛇皮编成的鞭子赶着鬼魂，拼命把他们撵向洞门口）帮我一把！朝这边赶！朝这边赶！……

蒂蒂儿　（对狗）帮帮她，蒂罗，快去！

狗　（叫着跳起来）是！是！是！……

蒂蒂儿　面包呢，他跑哪儿去啦？

面包　（在大殿后面喊）在这里……我把住这扇门，不让他们出去。

〔这时，一个鬼魂朝面包的方向窜去，面包吓得撒腿就跑，恐怖地号叫着。

黑夜　（对着被她揪住的三个鬼魂）你们这帮东西，到这边来！……（对蒂蒂儿）把门打开一点儿……（把三个鬼魂推进洞里）好啦，这回行啦！（狗抓回两个鬼魂）还有这两个……咳，快点儿，规矩些！你们很清楚，只有到鬼节那天，你们才能出来。

〔黑夜把大门关上。

蒂蒂儿　（走向另一扇门）这扇门里面有什么？

黑夜　告诉你有什么用呢？我已经对你说过，青鸟从来没有到过这里。好吧，随你的便，你若是高兴，就打开吧，里面是病魔……

蒂蒂儿　（把钥匙插进锁眼里）开门的时候，要当心吗？

黑夜　不用，没有那个必要。那些可怜的小家伙，他们老实得很。他们挺倒楣的——一个时期以来，人向他们发动了一场大战！特别是人发现了细菌以后……打开吧，你会看到……

〔蒂蒂儿把门大敞开，什么也没有出来。

蒂蒂儿　他们不出来？

黑夜　我不是告诉过你嘛，几乎所有的病魔身体都不舒服，而且都非常丧气。医生对他们很不客气。进去一下，你会看到……

〔蒂蒂儿走进洞穴，很快又退出来。

蒂蒂儿　青鸟不在里面。您的这些病魔，看样子病得很重……他们甚至连脑袋都没有抬一抬。（一个矮小的病魔，趿拉着拖鞋，穿着一件便袍，戴一顶布帽，他从洞里窜出来，在殿堂中跳来跳去）钻出来一个小的！他是什么呀？

黑夜　没什么，他是最小的，叫鼻炎。他是受迫害中最轻的一个，所以身体也最好。（招呼鼻炎）我的小乖乖，过这边来。时节还太早，要等到春天来了……

〔鼻炎打着喷嚏，咳嗽着，擤着鼻涕，回到洞里。蒂蒂儿将门关上。

蒂蒂儿　（走向旁边的一扇门）再看看这扇门，这里边有什么？

黑夜　当心哪，里边是战争……他们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可怕和强大。假如有一个逃出去，天晓得会造成多大的灾难！幸好他们肥胖得够意思，行动起来不灵便。但是，咱们要做好准备，你往洞里瞥一眼，咱们就一齐用劲把门推上。

〔蒂蒂儿万分小心地把门拉开一条小缝，刚刚够把眼睛贴上。他看了一下，立刻用身体顶住门，高喊道：

蒂蒂儿　快！快！推门来呀！——他们看见我啦！他们全过来啦！他们要开门！

黑夜　大伙都过去呀！……使劲儿推啊！……喂，面包，您干什么哪？大伙都推门哪！他们的劲头可大啦！嗯！好啦！这下行啦——他们松劲了……幸亏堵得快！你看到啦？……

蒂蒂儿　看到啦，看到啦！他们个头都很大，真吓死人！……我想，他们不会有青鸟。

黑夜　当然啦，他们根本没有。若是有的话，他们会马上把它吃掉！怎么样，瞧够了吧？这回你明白，在这里找白费劲儿。

蒂蒂儿　各处我都得看看……光明说过……

黑夜　光明说过……自己害怕，躲在家里，说说嘴儿倒轻快……

蒂蒂儿　到下一扇门去，这里有什么？

黑夜　我把黑暗和恐怖关在这里。

蒂蒂儿　可以打开吗？

黑夜　完全可以。她们同病魔一样，比较老实。

蒂蒂儿　（不大放心地把门打开半扇，往洞里瞟了一眼）它们不在里边。

黑夜　（也朝洞里瞧瞧）喂，黑暗，你们作什么呢？出来一会儿，这对身体有好处，可以舒展舒展筋骨。恐怖，你们也出来吧！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几个女人扮相的黑暗和恐怖，怯生生地往洞外迈出几步。黑暗披着黑纱，恐怖披着暗绿色纱。她们看见蒂蒂儿的手动弹了一下，就慌忙缩回洞去）瞧你们，别怕呀，他是个孩子，不会伤害你们的。（对蒂蒂儿）她们变得胆小如鼠了。只有那些大个儿的，还不怕人。你看，就是洞里头的那些。

蒂蒂儿 （朝洞穴深处望望）哎呀！她们多吓人哪！

黑夜 她们都是锁着的，只有她们不怕人。把门关起来吧，她们恼怒起来可……

蒂蒂儿 （走向下一道门）咦！这一扇门更暗，里边是什么呀？

黑暗 这里面有好几个奥秘……你如果非看不可，也可以把门打开吧。不过，可别进去啊。千万小心。还有，咱们要作好推住门的准备，就象刚才对付战争那样。

蒂蒂儿 （以从来没有过的小心态度，把门打开小半扇，战战兢兢地把头伸进门缝里）哎呀！好冷啊！我的眼睛火烧火燎地痛！……快点儿关上！使劲推呀！把门推上啊！……（黑夜、狗、猫和糖一齐来把门关上）哎呀！我看到啦！

黑夜 看到什么啦？

蒂蒂儿 （大惊失色地）我也说不清楚，可怕极啦！他们全坐在里面，好象没长眼睛的魔鬼。有一个老大个儿的想要抓住我，他是什么呀？

黑夜 八成是沉默吧，他是守卫这个大门的。看样子很可怕喽！瞧把你吓的，现在脸还刷白，浑身还直抖呢……

蒂蒂儿 嗯，若不是眼见着，我才不会相信呢。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我的手都冻僵了……

黑夜 刚才你若是再看下去，那就坏了……

蒂蒂儿 （走向下一道门）这扇门呢，也是那样可怕吗？

黑夜 不可怕，那里面什么都有一点儿。没有职位的星辰啦，我本人的芳香啦，属于我的几种微光啦，就象鬼火、萤火虫、黄萤，我全都放在里边了。这里面还关着露水、夜莺之歌等等……

蒂蒂儿 就是它，有星星、夜莺之歌……准是这个。

黑夜　你若是愿意，就打开看吧，这里面的都不怎么凶。

〔蒂蒂儿把门敞开。星辰立刻从囚禁中跑出来。她们的形象全是美丽的少女，披着五彩闪光的纱巾。她们在大殿里散开，在台阶上，在殿柱周围，拉成一个个优美的舞圈，在幽光暗影中婆娑起舞。飘忽难见的黑夜芳香、鬼火、黄萤、晶莹的露水，都纷纷加入星辰的舞圈。与此同时，夜莺之歌从洞里奔腾而出，充满了整个夜宫。

米蒂儿　（乐得直拍小巴掌）嘿！这么多漂亮的太太呀！

蒂蒂儿　她们舞得多好看！

米蒂儿　她们身上多香啊！

蒂蒂儿　她们唱得多好听啊！

米蒂儿　那些是什么呀？怎么看不清呢？

黑夜　那些是我影子的芳香。

蒂蒂儿　那边的呢，那些披着玻璃丝头巾的呢？

黑夜　那是森林里以及平原上的露水……好啦，好啦，他们简直没个完。他们一跳起舞来，再要把他们赶回去可麻烦啦……（拍拍手）好啦，快点儿，星辰！现在不是跳舞的时候。天空阴起来，有大块大块的乌云。好啦，快点儿，全都回去。要不然，我就去找一束阳光来啦……

〔星辰、芳香等惊恐地逃回洞里，黑夜把门关上。夜莺之歌也随即不唱了。

蒂蒂儿　（走向殿后的大门）这是中央的大门……

黑夜　（严肃地）不要打开这扇门。

蒂蒂儿　为什么？

黑夜　就是不准开。

蒂蒂儿　青鸟就一定是藏在这里头；光明对我说过……

黑夜　（慈母般地）听我说，我的孩子。我对你多好，一直顺着你。我为你做的这些，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为其他任何人做过。我的秘密全给你看了。我非常喜爱你，你的年龄这样轻，又这样天真无瑕，我很怜惜你，我象一位母亲一样劝你。听我的话，相信我，我的孩子，放弃你的念头吧。千万别再往前走了，不要去碰命运，不要打开这座大门……

蒂蒂儿　（被黑夜的一席话打动了）那是为什么呀？

黑夜　因为，我不愿意你把小命送掉……因为，凡是打开过这扇门的人，你听清楚，凡是打开过这扇门的人，即使只打开头发丝儿那样一条小缝儿，就没有一个活着回到阳光下来的……因为，人间所能想象出来的可怕的东西，大地上传说的所有恐怖怪异的东西，同这里的比起来，哪怕是最小的一种比起来，也是微不足道的。这里的深渊，谁也不敢冒昧地给它起个名字，一个人只要窥探一眼里面起码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就立刻会被拖进去……你如果什么也不顾，执拗地要打开这扇门，我也得要你稍微等等，等我躲进我那没有窗户的塔楼之后，然后你再开。现在，就看你的了，你考虑考虑吧……

〔米蒂儿哭哭啼啼，吓得直叫。她想把蒂蒂儿拉走。

面包　（牙齿打着战儿）我的小主人，可别开门哪！（跪下）可怜可怜我们吧！我跪下哀求您。您明白，黑夜说得对……

猫　您是拿我们大伙的性命冒险……

蒂蒂儿　我一定得打开。

米蒂儿　（跺着脚哭泣）我不愿意！我不愿意！……

蒂蒂儿　糖、面包，你们拉着米蒂儿的手，领她躲开。我要开门

了……

黑夜　快逃命啊！……快点儿跑哇！……赶紧哪！……

〔黑夜逃开。

面包　(惊慌失措地逃跑)您等一等，至少等我们跑到那边去呀！

猫　(随众逃走)等一等啊！等一等啊！……

〔他们藏到大殿另一端的柱子后面。高大的门前，只剩下蒂蒂儿和狗。

狗　(喘着粗气，打着嗝，但极力控制害怕的心理)我，我留下，我留下……我不怕，我留下！……我守在我的小神君身边！……我留下！我留下！……

蒂蒂儿　(抚摸狗)蒂罗，这好，这好！拥抱我吧……就咱们俩啦……可要当心哪！……

〔他把钥匙插进锁眼，逃到大殿另一端藏起来的人发出一阵恐怖的惊叫。钥匙一插进锁眼，巨大的两扇门立刻从中间打开，滑向两侧消失了。左右两侧厚厚的墙里，突然现出梦境般的和夜光下的花园。这座花园是幻觉的，漫无边际的，不可磨灭的，也是最出人意料的。花园里梦幻的青鸟漫天飞翔，难以计数，在星河之间，它们触到哪里，哪里就一片光辉。它们从一堆宝石跳到另一堆宝石，从一处月光飞向另一处月光，美妙和谐，永无休止。那些青鸟象是这奇妙花园的气息、蔚蓝的空间，又象是这奇妙花园的精髓。

蒂蒂儿　(站在花园的夜光下，看得眼花缭乱，不知所以)哎呀！天空啊！……(转向逃开的人)快点儿过来呀！青鸟在这里哪！……是青鸟！是青鸟！是青鸟！……咱们到底找见啦！……有几千几万哪！几百万哪！几万万哪！……简直太多

啦！……过来呀，米蒂儿！过来呀，蒂罗！大伙都过来呀！帮助我抓呀！……（扑向青鸟群）一抓就是一大把！它们并不凶猛！它们不怕我们！……到这儿来！到这儿来！……（除开黑夜和猫，米蒂儿和其余的都跑过去，进入夜光灿烂的花园）你们看哪！太多啦！……都飞到我的手上来啦！……看哪，它们啄食月光呢！……米蒂儿，你跑到哪儿去啦？……这么多蓝翅膀，落下这么多羽毛，什么都看不见啦！……蒂罗，可别咬它们，别伤着它们！要轻轻地抓！

米蒂儿　（被青鸟围住了）我都抓住七只啦！哎呀！它们使劲扑打翅膀，我要拿不住啦！

蒂蒂儿　我也拿不住啦！我抓的太多啦！……它们飞走啦！嘿！又飞回来啦！蒂罗也抓着啦！它们要把咱们拖跑啦！把咱们带到天上去啦！来呀，咱们从这里出去！光明等着咱们呢！她一定会高兴的！从这里走，从这里走！……

〔他们从花园里跑出来，手里抓着满把的青鸟，穿过大殿，从右侧原路下。青鸟拼命地扑打着天蓝色的翅膀。面包和糖一只也没抓到，跟下。大殿里只剩下黑夜和猫。她们登上台阶，往大殿里端走去，惴惴不安地朝花园张望。

黑夜　他们没抓到它吗？

猫　没抓到。我看见了，它站在那束月光上，它落的地方太高，他们没能够得着……

〔幕落。在落幕前光明立刻从台左侧上场。同时，蒂蒂儿、米蒂儿和狗从台右侧跑上，满把拿着刚刚捕捉的鸟。但是，所有的鸟都不动了，耷拉着脑袋，垂下翅膀，一只只都成了死鸟的躯体。

光明　怎么样，捉到了吗？

蒂蒂儿　捉到啦，捉到啦！要多少有多少！有成千上万呢！在这儿呢！你看哪！……（把鸟举向光明。他自己瞧了瞧鸟，发现全部死了）哎呀！全没气儿啦！怎么把它们弄死啦？……米蒂儿，你那几只也死了吗？蒂罗抓的也是。（生气地扔掉死鸟）哼！简直太坏啦！是谁杀死的呢？……我真倒楣！……

〔他用两只胳臂抱住头，看样子哭得浑身抖动。

光明　（象慈母一样把他搂在怀里）不要哭，我的孩子，你没有捉到能在阳光下活着的那只，它飞到别处去了，咱们一定能找到的。

狗　（盯着死鸟）可以吃掉吗？

〔全部从台左下。

第　五　场

〔森林。

〔一片森林。——夜幕笼罩。——月光皎洁。——各种古树，主要有：一棵橡树、一棵山毛榉、一棵榆树、一棵白杨、一棵冷杉、一棵柏树、一棵椴树、一棵栗树，等等。

〔猫上。

猫　（对周围的树木点头致意）问候诸位啦！

树叶低语　您好啊！

猫　这一天可是个了不起的日子！我们的仇敌要来解除你们的

力量，由他来掌握。他就是蒂蒂儿，樵夫的儿子。樵夫对你们为害不浅哪！……蒂蒂儿来寻找青鸟，只有青鸟知道我们的秘密。自从混沌初开你们就把青鸟藏起来不让人发现……（树叶低语）你们说什么？哦，是白杨说话呀……对，他有一颗钻石，具有魔力，能让我们的灵魂暂时离开躯体。他能迫使我们献出青鸟，那样一来，我们就永远受人的摆布了……（树叶低语）是谁讲话？哦！是橡树啊。您的身体好吗？（橡树叶低语）还一直伤风吗？拉蕾格利斯不再给您看病啦？总是患风湿痛吗？……相信我的话，是苔藓的缘故，您脚底下铺的苔藓太多了……青鸟一直在您那里？……（橡树叶低语）您说什么？对，对，用不着犹豫，要抓住这次时机，必须把他干掉……（树叶低语）什么？对，他同他妹妹一起来的，也要把她弄死……（树叶低语）对，对，狗陪着他们。没有办法把狗支开……（树叶低语）您说什么？把狗收买过来？……不可能，什么办法我都试过了……（树叶低语）唔！是你呀，冷杉？……对，准备四块棺材板。对，一起来的还有火、糖、水、面包，他们全是我们一伙的，除去面包，他的态度让人生疑。唯独光明站在人的一边，但是，她这次不会来。我骗了两个孩子，叫他们趁光明睡觉的时候，偷偷地溜出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树叶低语）噢！是山毛榉的声音！对，对，您的话有道理，一定要通知动物。兔子的小鼓带着吗？他在您家吗？好哇，让他敲鼓集合，马上敲……他们来啦！

〔传来兔子敲鼓声，鼓声渐远。——蒂蒂儿、米蒂儿和狗上。

蒂蒂儿　是这里吗？

猫　（谄媚地、假意殷勤地朝孩子们迎上去）啊！您来啦，我的小主人！您今天晚上特别有精神，特别好看！……我先来一步，告诉他们您要来啦。一切都很顺利。这一次，我敢肯定，我们一定能捉到青鸟。我刚才派兔子敲鼓集合，把这地方的主要动物都召来。隔着树丛就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了……您听啊！他们有点儿胆怯，不敢靠前……（传来一些动物的声音，有奶牛、猪、马、驴等。猫把蒂蒂儿拉到一旁，低声说）不过，您干吗把狗带来呢？我不是跟您说过吗？他同大伙的关系搞得都很糟，同树木也是一样。他在这里碍手碍脚，我真担心，什么都要让他搞砸锅啦……

蒂蒂儿　我就是甩不掉他。（威胁狗）你还不滚开，讨厌的畜生！……

狗　说谁？……我？……为什么？我犯什么错儿啦？

蒂蒂儿　我叫你滚开！很简单，这里用不着你。你总是在我们的眼前碍事儿！

狗　我什么话也不说，离老远跟着，他们也不会看到我。我给你耍把戏，用后腿站着走路，好吗？

猫　（低声对蒂蒂儿）这样不听话，您能够容忍？朝他的鼻子给几棍子，他真是讨厌透啦！……

蒂蒂儿　（打狗）教训教训你，让你学会快点儿听话！……

狗　（号叫着）哎哟！哎哟！哎哟！……

蒂蒂儿　这回舒服啦？

狗　你既然打了我，我得亲亲你！

〔狗热烈地拥抱亲昵蒂蒂儿。

蒂蒂儿　瞧瞧你，好啦，够啦，滚吧！……

米蒂儿　不，不，我不要他走开。他不在跟前，我什么都害

怕……

狗　（扑向米蒂儿，差点儿把她撞倒。他同她一再亲昵，动作很急促，很热情）好姑娘！她多美呀！心眼儿多好呀！她多漂亮啊，又多么温柔啊！我得好好亲亲她！再亲亲！再亲亲！再亲亲！

猫　大白痴！……哼，咱们走着瞧吧……别耽误时间了，扭钻石吧。

蒂蒂儿　我应该呆在哪儿啊？

猫　到这月光下来，你能看得更清楚一些……好！轻轻地扭钻石……

〔蒂蒂儿扭动钻石，那些树的枝丫叶丛立刻摇动了好大一阵。古老粗大的树干中间裂开，让各自关闭的灵魂出来。这些灵魂的扮相，随着各自代表的树木的形体与性质而定。例如，榆树灵魂的形象是五短身材，气喘吁吁，挺着一个大肚子，脾气暴躁。椴树灵魂的形象沉稳可亲，性情开朗。山毛榉的灵魂显得非常潇洒活跃。桦树的灵魂则一身白衣，举止审慎，惴惴不安。柳树的灵魂很矮小，披散着头发，总是哀哀怨怨。冷杉的灵魂是细长个子，干瘦干瘦，沉默寡言。柏树的灵魂看上去怪可怜的。栗树的灵魂显得自命不凡，有点赶时髦。白杨的灵魂却活泼轻快，块头挺大，多嘴多舌。有的慢腾腾地从树干里出来，显得僵硬，伸展伸展四肢，好象经过长期禁锢或百年酣睡一样。有的一跃而出，动作非常敏捷，一副急不可耐的样子。他们全都围着两个孩子，但都尽量地靠近各自的树身。

白杨　（头一个跑过去，大呼大叫地）有人哪！有几个小人

啊！……咱们能够同他们讲话啦！沉默结束啦！结束啦！……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人哪？他们是谁？……（对一面安闲地抽着烟斗，一边走过来的椴树）你哪，你认识他们吗，椴树老爹？……

椴树　我不记得见过他们……

白杨　瞧你说的，不会的，不会的！……所有的人你全认识，你总是在他们的房前屋后散步……

椴树　（仔细打量孩子们）不认识，我肯定不认识。他们年纪太小，我不认识……我认得清的人，不外乎是那些一对对情侣，他们踏着月光来看我，再不就是那些喝啤酒的人，到我的树枝下碰杯……

栗树　（做作地，摆了摆他那单片眼镜）他们是什么哪？是乡下的穷鬼吧？……

白杨　啊！您哪，栗树先生，自从您只光顾大都市宽阔马路之后……

柳树　（脚上趿拉着木屐，哼哼呀呀地）天哪！天哪！他们又来打柴火，又来砍我的脑袋和胳膊啦！……

白杨　肃静！……看，橡树从他的宫里出来啦！今天晚上，他好象病得很厉害，你们不觉得他又老了些吗？他能有多大年纪？……冷杉说他有四千岁，不过，我肯定这是言过其实。注意听着，冷杉会告诉我们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橡树蹒跚地走上来。他象寿星一样老态龙钟，头上戴着寄生花的花环，身穿草绿色长袍，袍上绣的是苔藓和地衣。他的双目失明，银白色的胡子迎风飘动。他一手拄着多结的拐棍儿，另一只手扶着给他带路的小橡树，青鸟就栖在他的肩上。他走近的时候，其他的树都

恭敬地排好，躬身迎候。

蒂蒂儿　他有青鸟！……快点儿！快点儿！过这里来！把青鸟给我！……

群树　肃静！……

猫　（对蒂蒂儿）请您脱帽，他是橡树！

橡树　（对蒂蒂儿）你是谁？

蒂蒂儿　我叫蒂蒂儿，先生。我什么时候可以把青鸟带走？

橡树　蒂蒂儿，樵夫的儿子？

蒂蒂儿　对，先生。

橡树　你的父亲害得我们好苦，……仅仅我这家族里，他就杀害了我六百个儿子、四百七十五个叔父婶母、一千二百个堂兄弟姐妹、三百八十个儿媳妇、一万二千个曾孙子！……

蒂蒂儿　我不知道，先生，他不是故意干的。

橡树　你到这里干什么来啦？为什么让我们的灵魂离开躯体？

蒂蒂儿　先生，我打扰了您，请您原谅。是猫对我说的，您会告诉我青鸟在什么地方。

橡树　嗯，我知道，你来寻找青鸟，也就是说，寻找事物和幸福的大秘密，好让人更加残酷地奴役我们……

蒂蒂儿　不是，先生，是给贝里吕娜仙姑的孙女治病，她病得很厉害……

橡树　（制止蒂蒂儿讲下去）够啦！……我没听到动物的声音，他们在哪儿呢？这件事，不但与我们利害相关，同样与他们利害相关。必须采取重大的措施，但不能只由我们树木承担责任哪。我们要干的事情，有朝一日让人了解到是我们干出来的，一定要进行可怕的报复。因此，我们应该取得一致意见，大家好守住秘密……

冷杉　(从其他树的头顶望过去)动物们来啦！他们跟在兔子后边，是他们的灵魂来了，有马、牡牛、公牛、奶牛、狼、绵羊、猪、公鸡、山羊、驴，还有熊……

〔随着冷杉点着名字，动物的灵魂陆续上场，插到树的中间坐下。只有山羊和猪的灵魂不消停，山羊跳来跳去，猪拱着树根。

橡树　全都到齐了吗？

兔子　鸡婆舍不得丢开她的蛋，野兔买东西去了，公鹿的角疼，狐狸的身体不舒服，——这是医生的诊断书，——母鹅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儿，火鸡生气了……

橡树　他们不参加表决非常遗憾……不过，我们达到了规定的数了。弟兄们，为什么劳大伙大驾来，你们都知道了。我们面前的这个孩子，由于从大地的威力中窃取了一件法宝，仗着这件法宝，他就能够夺去我们的青鸟，因而，就能够夺去我们从生命之初就保守的秘密。可是，我们对人有足够的领教，因此毫无疑问，他们一旦掌握了这个秘密，给我们安排什么命运是不言而喻的。正因这样，我觉得任何犹豫不决不但愚蠢，而且是犯罪。现在是生死关头，一定要干掉孩子，趁现在还来得及……

蒂蒂儿　他说什么？

狗　(呲着牙，围着橡树打转转)老瘫子，你瞧见我的牙齿啦？

山毛榉　(气愤地)他敢骂橡树！

橡树　是狗吧？把他赶走！我们的行列里不能容忍一个叛徒！

猫　(低声对蒂蒂儿)您把狗打发走……这是个误会，让我来，我会调解好的。不过，您把狗赶紧打发走。

蒂蒂儿　(对狗)你还不滚开！

狗　别拦着，让我来把这个老风湿的苔藓拖鞋撕烂！大家看着开开心！

蒂蒂儿　住嘴！滚蛋！……滚开呀，讨厌的畜生！

狗　好！好！我走，我走……等你用得着我的时候，我再回来。

猫　（低声对蒂蒂儿）把它捆起来更保险，否则，他又会干出什么蠢事。那些树都发火了，这样下去不会有好结果。

蒂蒂儿　那怎么办呢？套绳我不知道弄到哪儿去了……

猫　正好青藤过来了，他带的绳索很结实……

狗　（嘟囔着）我要回来的，我要回来的！……你这老风湿脚！你这老支气管炎！你们这帮老病鬼！你们这堆朽树根！……是猫在这里操纵一切！看我怎么来报复她！你又在那儿嘀咕什么，犹大①、老虎、巴赞②！……汪，汪！汪！……

猫　您瞧啊，他把大伙全骂遍啦！

蒂蒂儿　真的，简直讨厌透啦，咱们合不到一块啦。青藤先生，您把他捆起来好吗？

青藤　（挺害怕的样子接近狗）他不会咬我吧？

狗　（咆哮地）正相反！正相反！……他会搂着亲你的！等着瞧吧，你会尝到滋味的！……过来呀，过来呀，你这堆糟烂绳子！

蒂蒂儿　（举棍子威胁狗）蒂罗！

狗　（趴在蒂蒂儿的脚下，摇着尾巴）要我做什么，我的小神君？

蒂蒂儿　趴在地上，完全趴下！……你要顺从青藤，让他把你牢

---

① 犹大，据《圣经》记载，他是耶稣的信徒，后来把耶稣出卖了。

② 巴赞（公元 1811 年—1888年），法国元帅。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时，拿破仑三世任命他为洛林军区司令。他与普鲁士首相卑斯麦勾结，命令法军退守麦茨城，破坏了法军防线，然后投降普鲁士。

牢地捆起来，若是不听话，……

狗　（青藤捆它的时候，它嘴里咕噜着）绳子！绞刑犯的吊绳！……拴牛的套绳！……杀猪的捆绳！……你看哪，我的小神君，他把我的爪子勒坏啦，他勒死我啦！

蒂蒂儿　活该！是你自找的！……住口，老实点儿，真让人受不了！

狗　没关系，反正你错了。他们的用心险恶……我的小神君，可要当心哪！他把我的嘴堵住啦！我说不出话来啦！

青藤　（把狗捆成一个包袱状）把他抬到哪儿去呢？我把他的嘴塞得严严实实……他一声也哼不出来了。

橡树　把他抬到我的树身后面，牢牢地绑在我的粗树根上。怎样处置他，咱们呆会儿再说……（白杨帮助青藤把狗抬到橡树后）绑好了吗？……好，这个碍手碍脚的见证，这个叛徒，这回总算把他除掉了。现在，可以依据我们的正义和真理，一起讨论该怎么办。我毫不隐讳，我的心情激动得很，同时也很难过。由我们来审判人，让他感到我们的力量，这还是第一遭。他残害我们，待我们不公正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所以我认为，对应给他的判决，不存在丝毫的疑问……

全体树木与动物　对！对！对！……毫无疑问！……绞死他！把他处死！他对我们太不公道啦！他太猖狂啦！他害我们的时间太长啦！让他粉身碎骨！吃他的肉哇！马上动手！马上动手！……

蒂蒂儿　（对猫）他们怎么啦？不高兴啦？

猫　你用不着担心。因为春天迟迟不来，他们有些生气。让我来，全包在我的身上……

橡树　大家的态度这样一致是必然的……以后，人在森林里会发现两具小孩尸体。现在要明确的，就是为了避免人对我们报复，采取什么方式处决他们最切实，最简便，最迅速，最保险，不留下一点痕迹让人怀疑到我们头上……

蒂蒂儿　他这一大套是什么意思？他想干什么？我可开始不耐烦了，青鸟既然在他那里，给我就是了……

牡牛　(走上前)最切实可行，最稳妥的办法，就是照他的肚子，捅他一犄角。——我把他挑了，您说行吗？

橡树　这话是谁讲的？

猫　是牡牛。

奶牛　还是安稳点儿好，……这事儿啊，我可不参与。我还要在月亮的青光下，吃那边草场上的一大片青草呢……我的事太多了……

公牛　我也是这样。而且，不管做什么决定，我事先全赞成……

山毛榉　我呢，献出我最高的树枝，在上面吊死他们……

青藤　我来提供活套……

冷杉　我出四块板子做小棺材……

柏树　我提供永久墓地……

柳树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我的一条河里溺死他们，这事儿包给我吧……

椴树　(调解地)看你们，看你们，有必要走这种极端吗？他们年纪还小嘛，何必不把他们圈在篱笆里，不惹咱们就行啦。造篱笆这事儿我管，周围栽上我的树……

橡树　这是谁说的？我好象听出来了，是椴树甜蜜的声音吧……

冷杉　正是他……

橡树　动物里出了叛徒，我们中间也出了个叛徒吗？……直到现在，我们感到悲叹的只是果树丧失了气节，但是，他们不是真正的树木……

猪　(转动着贪吃的小眼睛)依我看哪，还不如先把小姑娘吃掉，她的肉一定很鲜嫩……

蒂蒂儿　这个家伙，他说什么？等着瞧吧，你这个蠢……

猫　我也闹不清他们是怎么啦。看来，事情有些不妙……

橡树　肃静！……现在的问题是看我们中间谁有荣幸第一个下手，谁能把自从人出世以来，我们一直遭受着的最大的危险从我们头上驱除。

冷杉　您，我们的国王和元老，这种荣誉应该归于您……

橡树　是冷杉讲话吗？……唉，我年纪太老啦！我已经双目失明，浑身是残疾，胳臂都僵硬得不听使唤了，……我是不行啦。我的兄弟，您一年四季常青，腰板儿总是那样直挺挺的，而且，您的资格也老，亲眼看着这里大部分树木出生。因此，在我不能行动的时候，我们解放自身的高尚之举，就光荣地落到您的肩上……

冷杉　尊敬的老爹，谢谢您。不过，我已经有了负责埋葬这两个牺牲品的这份荣幸。如果再由我来行刑，恐怕会引起我同僚们的正当的嫉妒。我看，除开您和我，山毛榉资格最老，威望最大，他还有粗重的棒子……

山毛榉　您晓得，我的躯干被虫子蛀空了，我的大棒现在一点也靠不住了……可是，榆树和柏树却是挺厉害的……

榆树　这事儿我求之不得，可是，我现在连站都站不住了，昨天夜里，一只鼹鼠把我的脚拇趾扭伤了……

柏树　要说我，我倒是做好了准备……但是，象我的好兄长冷

杉一样，我虽然没有荣幸埋葬他们，可是也得到了在他们的坟上哭泣的权利。我如果一身兼几任，就不合适了……还是问问白杨吧……

白杨　问我？……您怎么想得出来呢？……不想想，我的木质比一个孩子的皮肉还软！……再说，我说不出来怎么了，浑身烧得直发抖……瞧瞧我的叶子吧。今天早晨出太阳的时候，我一定是着凉了……

橡树　（怒气冲冲地）你们是害怕人！就是这两个孤立无援，手无寸铁的孩子，也引起你们不可思议的恐怖。恰恰是这种恐惧，使我们一直处于现在的奴隶地位！哼，不行！忍受够啦！事情既然到了这一步，既然机会就是这一次了，我尽管老迈不堪，行动困难，走起路来颤颤悠悠，而且双目失明，我一个也要去对付我们世世代代的仇敌！……他在哪里？……

〔橡树用拐棍儿点着地，摸索着朝蒂蒂儿走过去。

蒂蒂儿　（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短刀）这个老家伙，拿根大棒子，是朝我来的吧？……

〔其余所有的树看见蒂蒂儿拿出刀，都惊叫了一声。他们把刀看成是人的神秘而无敌的武器，于是走到橡树与蒂蒂儿之间，把橡树拉住。

全体树木　刀！……小心哪！……刀！……

橡树　（挣扎着）放开我！我不在乎！管他是刀还是斧头！……谁在拉住我？……怎么！你们大伙都在这里！怎么！你们都来劝阻我？（扔掉拐棍儿）好吧，算啦！我们真丢人哪！……让动物来搭救我们吧！……

牡牛　对啦！……我来对付他！只要顶他一犄角！……

公牛和奶牛　（拽住牡牛的尾巴）有你什么事儿？别干傻事儿！这不是什么好事！没什么好结果，我们也跟着一起遭殃……算啦，这是野兽的事情……

牡牛　不行，不行！这是我的事！……等着瞧吧！……你们千万拉住我，要不然，我就拼上一条命！……

蒂蒂儿　（对尖叫着的米蒂儿）别怕！躲在我的身后，我有刀呢……

公鸡　这孩子，还真有胆量！

蒂蒂儿　这么说，没问题，是冲我来的啦？……

驴　当然喽，我的孩子，你看了这么半天，才看出来呀！

猪　你可以做临终忏悔啦，做吧，你的最后时刻到了。不过，别把小姑娘藏起来，我可要开开眼界，我第一个吃的就是她……

蒂蒂儿　我有什么对不起您的？

猪　没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我的孩子，……不过吃了我的小弟弟、两个妹妹、三个叔叔、还吃了我的姑母、爷爷和奶奶……等着吧，等着吧，到你被打倒在地的时候，你会发现我的牙齿也挺……

驴　我还有蹄子哪！

马　（得意地刨着蹄子）你们盼望的事情，就要看到了！你们说怎么办好，要我用牙齿把他撕碎呢，还是用蹄子把他踩死？……（威武地朝蒂蒂儿走去。蒂蒂儿举起刀对着马，马顿时惊恐万状，掉转身来撒腿逃掉）嗳！不能干！让我来对付可不公道！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要自卫的！

公鸡　（掩饰不住钦佩的表情）你们吓唬他没用，小孩子连眼睛都不眨一眨！……

猪　（对熊和狼）咱们一块上，我在后面帮着你们。咱们把他们撞倒，等小姑娘倒在地上，咱们分着吃……

狼　你们在前面佯攻，我去抄他的后路……

〔狼绕到蒂蒂儿身后，冲上去，把他撞得半倒在地上。

蒂蒂儿　叛徒！……（一只腿跪着挺直身子，挥舞刀，尽力保护他的妹妹。米蒂儿发出绝望的惊叫。动物和树木看见蒂蒂儿半倒在地，全都涌过去，打算一齐动手。森林忽地暗下来。蒂蒂儿拼命地呼救）救命啊！救命！……蒂罗！蒂罗！……猫在哪里呢？……蒂罗！蒂莱特！蒂莱特！……来呀！来呀！……

猫　（躲在一旁，虚伪地）我动弹不了啦，我的爪子刚才伤啦……

蒂蒂儿　（竭力招架自卫）救我啊！蒂罗！蒂罗！……我支持不住啦！……他们人太多啦！熊！猪！狼！驴！冷杉！山毛榉！全上来啦！……蒂罗！蒂罗！蒂罗！……

〔狗拖着挣断的藤索，从橡树乇后面窜出来，在树木和动物中间左冲右撞，跳到蒂蒂儿面前，发疯一样地保护他的主人。

狗　（一面向周围狠命地咬，一面喊叫）我来啦！我来啦！我的小神君！……别害怕！冲啊！……我咬人可厉害啦！……喂，老熊，我这口咬你，咬你的肥屁股！……喂，谁还想要？……这一口咬猪，这一口咬马，再冲牡牛尾巴来一口！哈！山毛榉的短裤让我给撕开啦，橡树的裙儿也让我给扯啦！……冷杉，滚你的蛋吧！……豁出去啦，浑身直冒汗！……

蒂蒂儿　（精疲力尽地）我坚持不住啦！柏树在我脑袋上狠打了

一下……

狗　哎哟！我挨了柳树一下！他把我的爪子打断啦！……

蒂蒂儿　他们又冲上来啦！一齐上来啦！这次是狼带头！……

狗　瞧着吧，我先拿它开张！……

狼　傻瓜蛋！……你是我们的弟兄！……他的父母把你的小崽子全溺死啦！……

狗　他们干得对！……还求之不得呢！……那是因为小崽子们全象你！……

全体树木与动物　叛徒！……白痴！……叛逆！变节！傻瓜！……犹大！……让他去吧！你活不了啦！你过来呀！

狗　（充满了激情与忠诚）不，不，不！我一个对付你们整个一帮！不！不！……咱忠于神明！忠于最优秀的种类！忠于最强者！……（对蒂蒂儿）当心，熊过来啦！……防备公牛……我去掐他的脖子……哎哟！我挨了一蹄子，驴把我的大牙踢掉两颗……

蒂蒂儿　我坚持不住了，蒂罗！……哎哟！……榆树给了我一家伙……你看，我的手出血了……不是狼就是猪干的……

狗　等一等，我的小神君……让我亲亲你。好，我用舌头一舔就好，舔一下就不疼……你躲到我的身后，他们不敢上来了……哦，不对劲儿！他们又冲来啦！嗯！这次可来者不善！……咱们顶住！……

蒂蒂儿　（瘫倒在地上）不行，不可能了……

狗　来啦！我听到声了，我闻出来啦！……

蒂蒂儿　在哪儿啊？谁呀？

狗　那边！那边！……光明来啦！她又找到咱们啦！咱们得救

啦，我的小国王！……拥抱我呀！得救啦！你瞧！他们觉得不妙啦！他们避开啦！他们害怕啦！……

蒂蒂儿　光明！光明！来呀！快点儿来呀！……他们造反啦！他们全都攻击我们！……

〔光明上。随着她上场，黎明渐渐升起，森林明亮起来。

光明　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啦？真糊涂，你忘记啦！……倒是扭钻石啊！一扭钻石，他们就回到沉默和黑暗当中去了，他们的情绪你也就看不见啦。

〔蒂蒂儿扭动钻石。——树的灵魂立刻急忙钻回树干里，树干重新合上。动物的灵魂也消失了，只见一头奶牛和一只绵羊在远处安静地吃草。——森林恢复了静谧的气氛。蒂蒂儿惊奇地看看四周。

蒂蒂儿　他们到哪儿去啦？他们刚才怎么啦？是疯了吗？……

光明　没有疯，他们一直是这样。不过，你看不见，所以也就不知道。我不是对你说得明明白白：在我不在的时候，把他们唤醒了有危险……

蒂蒂儿　（擦他的刀）没关系。若是没有狗，我若是没有刀……我怎么也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凶！……

光明　现在你明白了，在这个世界上，人对周围的一切是孤军作战……

狗　我的小神君，你伤得不重吧？

蒂蒂儿　没什么……米蒂儿嘛，他们没能碰到她……可是你哪，我的好蒂罗？你的嘴上净是血，你的腿折了吗？

狗　不碍事，明天就没事啦……说起来，刚才可真激烈呀！

猫　（一瘸一拐地从一片灌木丛里出来）我也认为很激烈！牡牛照我的肚子给了我一犄角，外边看不出来什么，但我感到很

疼。橡树把我的腿也打断了……

狗　我倒想瞧瞧是哪条腿……

米蒂儿　（抚摸猫）我可怜的蒂莱特，是真的吗？……你刚才在哪儿啦，我没瞧见你呀……

猫　（虚伪地）我的小主人，那头可恶的猪要吃你，我向他冲过去，当时就受了伤，橡树就势儿给我一棍子，把我打懵了……

狗　（对猫低声地）你知道，我就有两句话要对你说……听我说完了，不会误你什么事！……

猫　（向米蒂儿抱怨地）小主人，他骂我，他要欺负我……

米蒂儿　（对狗）讨厌的畜生，你就不能让她安静一会儿吗？……

〔全体下场。

——幕落

第四幕

第六场

〔幕布前。

〔蒂蒂儿、米蒂儿、光明、狗、猫、面包、火、糖、水和牛奶上。

光明　我收到贝里吕娜仙姑的一张便条，告诉我青鸟可能在这里……

蒂蒂儿　在什么地方啊？

光明　在这里，在这堵墙后的墓地里……这块墓地里的一个死人，可能把青鸟藏在他的墓穴里面。就看是哪一个啦，必须挨个儿看一看……

蒂蒂儿　挨个儿看？那怎么看哪？

光明　这事很简单：为了不过分打扰他们，等到半夜的时候，你扭钻石。你们会看到他们从地里出来；不出来的，你们透过壁穴能看到里边……

蒂蒂儿　他们不会生气吗？

光明　根本不会，他们甚至觉察不到。他们不喜欢别人打扰。可话又说回来，他们通常在半夜里出来，所以，我们去瞧瞧，不会妨碍他们。

蒂蒂儿　面包、糖、牛奶，他们的脸怎么刷白，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呢？

牛奶　(站立不稳)我感到头晕目眩……

光明　(低声对蒂蒂儿)不要睬他们，他们是害怕死人。

火　(跳跃着) 我呀，我可不怕，我一贯烧他们……从前，他们死了全由我来烧，比现在有意思得多……

蒂蒂儿　蒂罗怎么直打哆嗦？他也害怕啦？

狗　(牙齿打着战儿)我？……我没打哆嗦！……我，从来就没有害怕过。不过，你若是离开这里，我也跟你走。

蒂蒂儿　猫没什么要说的吗？

猫　(神秘地)我心里有底……

蒂蒂儿　(对光明)你同我们一起去吗？

光明　我不去。我最好留在墓地门外，同物品和动物一起等着……时间还没到……光明是不能撞进死人家里的，我就让你同米蒂儿单独去。

蒂蒂儿　蒂罗不能留在我们的身边吗？

狗　可以，可以，我留下，我留在这里……我要呆在我的小神君身边！

光明　这不行，仙姑的旨令是违抗不得的。再说，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狗　好吧，好吧，那就算啦……我的小神君，他们若是逞凶，你就这样，(打了一声口哨) 你瞧吧，就象在森林里那样：汪！汪！汪！……

光明　去吧，再见，我亲爱的孩子。我离开你们不远……(拥抱两个孩子) 凡是爱我的人，以及我爱的人，总是能找到我的…… (对物品和动物)你们这一帮，从这里走。

〔光明同物品和动物下。只有两个孩子留在舞台中央。幕布拉起，现出第七场。

第 七 场

〔墓地。

〔夜间。月色。一片乡村墓地。许多坟墓、青塚、木制的十字架、石刻的墓碑，等等。

〔蒂蒂儿与米蒂儿站在一块墓碑旁。

米蒂儿　我怕！……

蒂蒂儿　（也有点心惊胆战）我，从来不害怕……

米蒂儿　你说，这些死人，他们凶吗？

蒂蒂儿　不凶，因为，他们不是活的人啦。

米蒂儿　你见过死人吗？

蒂蒂儿　见过，从前见过一次，还是我小的时候呢……

米蒂儿　你说，是什么样子啊？

蒂蒂儿　脸刷白刷白，一动也不动，浑身冰凉，还有，死了就不说话啦……

米蒂儿　你说，咱们会看见他们吗？

蒂蒂儿　当然啦，光明不是说了嘛……

米蒂儿　死人呢，他们在哪儿啊？

蒂蒂儿　就在这里，草地下面，要不就在那些大石头底下……

米蒂儿　他们整年都在这里吗？

蒂蒂儿　对。

米蒂儿　（指石板）那是他们家的门吗？

蒂蒂儿　对。

米蒂儿　天好的时候，他们出来吗？

蒂蒂儿　他们只能在夜里出来。

米蒂儿　那为什么呀？

蒂蒂儿　因为他们光穿着衬衣……

米蒂儿　下雨天，他们也出来吗？

蒂蒂儿　若是下雨，他们就呆在家里。

米蒂儿　你说，他们家好吗？

蒂蒂儿　听别人说，他们屋里很窄……

米蒂儿　他们有孩子吗？

蒂蒂儿　当然有啦，死了的孩子，全是他们的。

米蒂儿　他们过日子吃什么呀？

蒂蒂儿　吃树根……

米蒂儿　咱们会看到他们吗？

蒂蒂儿　当然会啦，因为一扭钻石，什么都能看得见。

米蒂儿　他们会说什么呢？

蒂蒂儿　什么也不会说，因为他们不说话了。

米蒂儿　他们为什么不说话？

蒂蒂儿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米蒂儿　他们为什么没有可说的啦？

蒂蒂儿　真烦人！……

〔静场片刻。

米蒂儿　你什么时候扭钻石啊？

蒂蒂儿　你知道嘛，光明说过，要等到半夜，因为，半夜里可以少打扰他们。

米蒂儿　为什么可以少打扰他们呢？

蒂蒂儿　因为，那是他们出来散步的时间。

米蒂儿　还没到半夜吗？

蒂蒂儿　你看见教堂上的钟盘了吗？

米蒂儿　看见了，连短针儿都看见了。

蒂蒂儿　看！要打半夜十二点了……到啦！正好，你听见了吗？

〔传来十二下钟声。

米蒂儿　我要走！……

蒂蒂儿　这会儿不行，我要扭钻石了……

米蒂儿　不，不！……你不要扭！我要走！……小哥哥，我特别害怕！我怕极啦！……

蒂蒂儿　没有危险哪……

米蒂儿　我不愿意看死人！我不愿意看死人！……

蒂蒂儿　那好，你闭上眼睛，就不会看到他们啦！

米蒂儿　（扯住蒂蒂儿的衣衿）蒂蒂儿，我不能闭眼睛！不行，这不行！……他们要从地下出来啦！……

蒂蒂儿　别这样打哆嗦，他们就出来一会儿。

米蒂儿　可是，你也打哆嗦呀！……他们一定很吓人的！

蒂蒂儿　到时间了，别耽误工夫……

〔蒂蒂儿扭动钻石。这一分钟的静场，令人毛骨耸然。然后，十字架慢慢摇晃起来，坟丘逐渐裂开，石板掀起。

米蒂儿　（偎依着蒂蒂儿）他们出来啦！他们在那儿呢！……

〔从裂开的各个坟墓里，冉冉升起一团团水雾，开始时稀薄游离，飘忽不定，然后渐渐呈乳白色，纯洁无染。雾气愈来愈浓，愈升愈高，弥漫了整个空间，显得非常奇妙，渐渐地笼罩了万物，把墓地变成一座婚礼庆典的仙人乐园。晨曦随即映照花园。朝露晶莹，百花盛开，微

风徐徐吹动树叶，蜂群嗡鸣，鸟儿醒来，唱出几支晨曲，歌颂太阳和生活，听了令人心醉。蒂蒂儿与米蒂儿看得眼花缭乱，吃惊得发呆。他们手拉着手，在花丛中走了几步，寻找坟墓的踪迹。

米蒂儿　(在草地上寻找)死人在哪儿呢？……

蒂蒂儿　(也在草地上寻找)没有死人哪……

——幕落

第　八　场

〔在显示着彩云的幕布前。

〔蒂蒂儿、米蒂儿、光明、狗、猫、面包、火、糖、水和牛奶上。

光明　我认为，这次我们一定会捉住青鸟。一开始我就应该想到这里。直到今天早晨，当我在黎明中恢复了活力的时候，这个好主意，就象一束阳光一样来到我这里。我们到了乐园的门口。在命运的守护下，人的各种欢乐、幸福都聚集在里边……

蒂蒂儿　有许多欢乐和幸福吗？我们会得到吗？他们是小个的吗？……

光明　他们有小个的，有大个的，有肥胖的，也有瘦弱的，有非常好看的，也有不太顺眼的……前不久，最下流的被驱逐出乐园，到痛苦那里避难去了。因为，要知道痛苦就住在旁边的洞穴里，与乐园紧挨着，中间只隔着一道雾障或者纱幕。正义从天上吹来的风，或者永恒从地下吹来的风，每

时每刻都掀起这道屏幕。现在的问题，是要安排一下，采取一些谨慎措施。一般来说，幸福都挺和善。但是，也有那么几个，比最大的痛苦还要危险狡诈……

面包　我有个主意！如果他们很危险狡诈，咱们大伙都在门口等着，以便孩子们若是被逼得逃出来时，咱们在门口支援这岂不更好？

狗　这不行！这不行！……我的小神君到哪里，我也要跟到哪里！……谁害怕，谁就留在门口吧！我们既不需要（看看面包）胆小鬼，也不需要（看看猫）叛徒。

火　我去，我去！……里边大概很有趣！里边整天在跳舞……

面包　也有东西吃吗？

水　（呻吟地）我连最小的幸福也从来没见过！这次无论如何要看一看！……

光明　都住口！谁也没有征求你们的意见……我这么决定：狗、面包和糖陪孩子们去。水不能进去，因为她太冷淡；火也不能进去，因为他太吵闹。我强烈要求牛奶留在门外，因为她太容易激动。至于猫嘛，她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狗　她害怕。

猫　我顺便去拜访几位痛苦，他们是我的老朋友啦，就住在幸福的隔壁。

蒂蒂儿　你呢，光明，你难道不去吗？

光明　我不能这个样子进幸福的门，他们大部分受不了我。不过，我带着一块厚厚的头巾，当我去拜访幸福人的时候，就罩在头上……（她抖开一条长头巾，仔细围在自己头上）不能让我灵魂的一束光吓着他们，因为，有不少幸福害怕，并

不幸福……好啦，我这样进去，连最不好看、最肥胖的幸福也不会有什么好怕的了……

〔幕启，舞台现出第九场景色。

第 九 场

〔幸福园。

〔幕启，现出幸福园的前部，有一座大殿式的建筑，由高大的大理石柱围绕而成。石柱中间，金丝绳上吊着沉重的朱红帷幔，遮住了背景。建筑的风格，酷似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或弗朗德勒奢华的、看上去令人舒服的式样（维罗内斯和鲁宾斯）①。大殿内挂满花彩，摆着象征丰年硕果的羊角、绳状的雕边、瓷瓶塑像，到处都是金器。大殿中央，摆着一张碧玉镶金的漂亮极了的大桌子。桌上堆满了香烛、水晶器皿、金银盘碟，盛满着丰盛的珍馐美馔。餐桌的四周，世间最肥胖的幸福正在大吃大喝，他们有的高声叫呀唱呀，不住地摇头晃脑。有的在杂乱的野味珍果、打翻的水壶酒瓮之间，横躺竖卧，呼呼大睡。他们全都肥胖得出奇，身体滚圆，满面红光。他们身穿绫罗绸缎，满头都是金银珠宝。一个个有姿色的婢女往来如梭，端上色彩鲜艳的佳肴、泡沫四溅的美酒。以铜管为主的音乐，乐曲粗俗、欢快、噪耳。浓重的红光笼罩全场。

① 维罗内斯（1528—1588），意大利著名画家。鲁宾斯（1577—1640），弗朗德勒画家。

〔在近台右侧，蒂蒂儿、米蒂儿、狗、面包、糖怯生生地围着光明，挤作一堆。猫则一声不吭，向右侧台底走去，揪起深色的幕布，钻进去不见了。

蒂蒂儿　那些肥胖的先生们多开心，吃那么多好东西，他们是谁呀？

光明　他们是大地上最肥胖的幸福，我们的肉眼睛可以看得到。青鸟虽然不大可能在这里，可也难保不会一时迷途，跑到他们中间来。因此，先不必扭钻石。咱们一步一步来，首先从表面上察看一下这部分大殿。

蒂蒂儿　可以走近吗？

光明　当然可以啦。他们虽然俗气，通常也不大讲究礼貌，倒是不凶恶。

米蒂儿　他们的糕点多好哇！……

狗　嘿！有野味！有香肠！还有羊腿和牛肝！……（发表声明似的）在世上，什么也比不上牛肝，没有比牛肝更美味的啦！……

面包　除了掺有优质麦花的大面包！他们的麦花面包有多棒哇！……他们的面包多美呀！多美呀！比我还胖呢！……

糖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对不起！……请允许我说两句，请允许我说两句……我不想使任何人不高兴，但是，请你们不要忘记，甜食是这个餐桌上的光荣。甜食的丰采和华美，我不揣冒昧地说，要胜过这座大殿里的一切，也许要算作天下的绝品……

蒂蒂儿　他们看上去多高兴，多幸福啊！……他们又是喊，又是笑，又是唱的！我想，他们看到咱们了……

〔这时，十一、二个最肥胖的幸福果然从座位站起来，捧着大肚子，吃力地朝两个孩子走过去。

光明　一点也不要怕，他们非常热情好客。他们大概是来邀请你去吃的……不要接受，什么也不要接受，怕的是你忘记了自己的使命……

蒂蒂儿　怎么？连一小块点心都不能尝一尝？看那些糕点多香啊，多鲜艳啊！外面裹了那么多糖，还放了果脯，浇了那么多奶油！……

光明　这点心可不能吃，它们会摧毁你的意志。要想尽到职责，就必须做出点牺牲。你要有礼貌地谢绝他们，不过，态度要坚决。他们过来了……

最肥胖的幸福　（向蒂蒂儿伸出手）您好，蒂蒂儿！

蒂蒂儿　（惊奇地）您认识我？您是谁呀？……

最肥胖的幸福　我是最肥胖的幸福，富翁的幸福。我以我弟兄们的名义，过来邀请您和您的一家，光临我们不散的筵席。在人间真正的肥胖的幸福中间，您会享受到一切最好的东西。请允许我把他们之中的主要几位介绍给您。这位是我的女婿，产业主的幸福，他的肚子象个大鸭梨。这位是虚荣心满足了的幸福，看他的脸胖得多可爱。（虚荣心满足了的幸福向蒂蒂儿点点头，摆出一副保护人的神气）这两位，一个叫不渴还喝的幸福，一个叫不饿还吃的幸福，他们俩是双胞胎，大腿是通心粉长成的。（他们俩摇摇晃晃地向蒂蒂儿致意）这位是一无所知幸福，他象没长耳朵一样聋。这位是什么不懂幸福，他象鼹鼠一样的瞎，什么也看不见。这二位是，无所事事幸福、不困还睡幸福，他们的手是面包心子做的，他们的眼睛是桃子冻做的。最后这位叫狂笑，他的

嘴咧到耳根子，他一笑起来，什么也止不住……

〔狂笑一面向蒂蒂儿致意，一面捧腹大笑。

蒂蒂儿 （用手指着站在稍远一点的一个胖幸福）那位不敢靠前，背对着我的，他是谁呀？

最肥胖的幸福 不要多问了，他有点儿不好意思，不能把他介绍给小孩子。（抓住蒂蒂儿的手）您倒是来呀！咱们重新开宴，天亮之后，这是第十二次重开了。就等您了……所有的宾客都高声呼叫，邀请您入座，您听到了吧？……他们的人数太多了，我不能向您一一介绍……（伸出胳臂要挎两个孩子）请允许我把你们带到两个贵宾的座位上……

蒂蒂儿 我非常感谢您，肥胖幸福先生……真是太抱歉了，这工夫，我不能接受您的邀请……我们有急事，我们正在寻找青鸟。您是不是知道它藏在什么地方？

最肥胖的幸福 青鸟？……让我想想……对，对，我想起来了……从前，别人对我提起过。据我所知，它是不能当下酒菜的。不管怎么说，在我们的餐桌上的菜中还从来没见过。这就是说我们看不大上眼。不过，你们也不要难受，我们还有别的更好的东西，多得很。你们只要过过我们的生活，就会明白我们所做的一切……

蒂蒂儿 你们干什么呀？

最肥胖的幸福 我们总是忙着什么事情也不干……我们连一分钟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整天得喝，得吃，得睡。这些事情太费精力了……

蒂蒂儿 这有意思吗？

最肥胖的幸福 那还用说！……在这个尘世上，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了，就应该这样生活……

光明　真的吗？

最肥胖的幸福　（指着光明，低声对蒂蒂儿）那个没教养的年轻人是谁？

〔在以上对话的过程中，一群稍瘦一点的胖幸福缠住狗、糖和面包，把他们拖上筵席。蒂蒂儿突然发现，狗等几个同主人亲热地坐在一起，正大吃大喝，没有样子地前俯后仰。

蒂蒂儿　光明！您看哪，他们全坐下啦！……

光明　把他们叫回来！要不然就糟啦！……

蒂蒂儿　蒂罗！蒂罗！过来！……听见了吗，还不马上过来！……还有你们俩，糖和面包，谁准许你们离开我的？……没有我的许可，你们在那儿干什么呢？

面包　（嘴里塞得满满的）你同我们讲话就不能客气点？

蒂蒂儿　什么？面包同我这样讲话，竟然这样没上没下地称我"你，你"的？你这是犯什么毛病啦？……还有你，蒂罗，你就这样听话的呀？好啦，过来，跪下，跪下！……快点儿，别那么慢腾腾的！……

狗　（在桌子顶端，压低嗓门儿地）我嘛，在我吃东西的时候，谁叫我也不理，我什么也听不见了……

糖　（甜言蜜语地）请原谅我们，主人们这样盛情，我们若是退席，岂不得罪了他们……

最肥胖的幸福　你们看！……他们给你们做出榜样了……来吧，全都等着你们哪……你们谢绝，我们可不答应。看来，我们非得来点小强制不可……喂，胖幸福们，帮我一下啊！咱们硬把他们拖上筵席，强迫他们幸福，幸福！……

〔所有的胖幸福高兴地叫着，使劲地乱扭着，一齐拖着

两个孩子，孩子们使劲地挣扎。狂笑则紧紧地搂住光明的腰。

光明　扭钻石，是时候啦！……

〔蒂蒂儿按照光明的吩咐扭动钻石。场上顿时变得无法形容的明亮清澈，被一种神奇般微红，和谐，轻柔的光亮所照亮。近台大殿的笨重的装饰品、厚厚的朱红帏幔，全部脱落，变得无影无踪，呈现出一座赏心悦目的仙园。园中安谧恬静。树木枝叶整齐繁茂，生机勃勃，青翠欲滴，好似一座绿荫宫殿，看上去非常和谐。园中百花初放，令人陶醉；从四方流出细水潺潺，跳跃迸流，清澈欢快。这一切似乎把这种极乐的境界传到天边。筵席的长桌倒了，消失了，没有留下一点痕迹。随着光线渐渐明亮，肥胖幸福们的锦绣华服、桂冠，以及可笑的面具全部脱落，碎成破布，掉在呆若木鸡的客人脚下。肥胖幸福们象泄了气的皮球，眼看着瘪下去。他们面面相觑，在陌生光线的刺激下直眨眼皮。他们终于看清了自己的真正面目：赤裸着身，丑陋，干瘪，一副可怜相。他们感到羞耻和恐惧，开始嚎叫起来，其中，狂笑的嚎叫明显地压过全场。只有什么不懂幸福极其平静，可他的同伴们惊慌失措，竞相逃命，企图找到黑暗的角落藏起来。但是，在耀眼的仙园里，已经没有阴暗的角落了。因此，在绝望之下，他们大部分决定钻过危险的纱幕，逃到右侧角落的痛苦洞穴里。在惶恐当中，每当他们有一个掀开纱幕的一角钻过去，从洞穴里立刻传出来响雷一般的叫骂和诅咒声。狗、面包和糖耷拉下耳朵，回到孩子们的身边，非常尴尬地躲到

他们身后。

蒂蒂儿　（看着肥胖幸福逃窜）天哪，他们真难看！他们往哪儿跑啊？……

光明　真的，我想他们是昏了头……他们要逃到痛苦那里去。我真担心，他们这一去，恐怕就永远被扣在那里了……

蒂蒂儿　（惊奇地看着周围）啊！多美的花园！多美的花园哪！咱们这是在什么地方？……

光明　咱们没有换地方，是你的眼睛换了视野……现在，咱们看到了事物的真相。咱们一会儿能看见不怕钻石光芒的幸福之灵魂。

蒂蒂儿　这多好看哪！天气多好啊！就好象是过夏天呢……看！好象有人过来，要同咱们说话……

〔这时，花园里果然出现了许多仙女，她们仿佛从长眠中醒来，在树木中间翩翩穿行。她们的衣裙鲜艳，色调细腻悦目，有的象清晨的玫瑰，有的象溪水嫣笑，有的象拂晓的碧空，有的犹如琥珀露珠……

光明　有几位可爱的幸福好奇，朝咱们走过来，他们会告诉咱们……

蒂蒂儿　你认识他们？

光明　认识，我全都认识。我常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却不晓得我是谁……

蒂蒂儿　真多呀，真多呀！哪儿都有出来的！……

光明　从前还要多。可是，那些肥胖幸福可把他们害得够苦的。

蒂蒂儿　不管怎么说，剩下的还不少……

光明　随着钻石的法力达到各个花园，你还会看到许多……在尘世上能够找到的幸福，比人们想象的要多得多，但是，大

部分人却根本发现不了……

蒂蒂儿　又过来一些小个的，咱们跑过去吧……

光明　用不着。同咱们有关系的，都会从这里过。咱们没有时间，不可能同其他所有的幸福认识……

〔一群小幸福从浓荫里跑出来，他们又蹦又跳，咯咯大笑，围着两个孩子跳起舞。

蒂蒂儿　他们多俊呀，多俊呀！……他们从哪里来的呀？他们是谁呀？……

光明　他们是婴儿幸福。

蒂蒂儿　和他们说说话，行吗？

光明　没用。他们唱歌，跳舞，嘻嘻哈哈笑，但是他们还不会说话呢……

蒂蒂儿　（手舞足蹈地）你们好！你们好！……嘿！瞧那个小胖子，在那儿直乐！……他们的小脸蛋儿多好看！他们的衣裙多漂亮！……他们在这里都很富吗？

光明　不，不，同各地方一个样，这里也是穷人比富人多得多……

蒂蒂儿　穷人在哪儿呢？

光明　没法儿认出他们来……一个孩子幸福的穿戴，总是人间和天上最美的。

蒂蒂儿　（呆不住了）我要同他们一起跳舞……

光明　那说什么也不行，咱们没时间……我看，他们没有青鸟。再说，他们也很急，瞧，他们已经过去了。他们也一样，不能耽误时间，因为儿童时期非常短促。

〔又有一批幸福冲进花园，比前一批略大些。他们拼命地唱道："他们来啦！他们来啦！他们看见我们啦！

他们看见我们啦！……”同时，他们在孩子们周围拉成一个圈，跳起欢快的法兰多拉舞。跳完后，一个领队模样的，走到蒂蒂儿面前，向他伸出手。

家庭幸福领队　你好，蒂蒂儿！

蒂蒂儿　又有一个认识我的！（对光明说）现在，差不多哪儿都有认识我的了……你是谁呀？……

家庭幸福领队　你认不出我来啦？……我敢打赌，在这里的你一个也认不出来吧？

蒂蒂儿　（尴尬地）是呀，不认识啊……我想不起来见过你们了……

家庭幸福领队　你们听见啦？……我早就知道嘛！……他从来没见过我们！（幸福们哄堂大笑）可是，我的小蒂蒂儿，你只认得我们呀！我们一直在你的旁边！我们吃饭，喝水，睡醒觉，喘气儿，过日子，全是和你在一起的呀！……

蒂蒂儿　对，对，说得完全对，我知道，我想起来了……不过，我想问问，应该怎么称呼你们呢……

家庭幸福领队　我看得出来，你还是什么也不知道。我是你家庭幸福的领队，其他这些，全是住在你家里的幸福。

蒂蒂儿　我家里有幸福吗？

〔所有的幸福爆发一阵笑声。

身体健康幸福　你们都听到啦！……你家里是不是有幸福！……真是无知的孩子，你家里满屋子全是，把窗户门儿都要撑破啦！我们笑啊，唱啊，我们造成的快乐，都能把墙壁挤倒，把房盖掀开。可是，我们全白费劲了，你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我希望，你以后更懂事点儿。现在，你来同几位头面的先握握手吧。这样，等你一回到家里，就不难认

出他们了。而且，在美好的一天结束的时候，你就会微笑着鼓励他们，说一句热情的话感谢他们。因为，他们为了使你的生活轻松愉快，确实把劲全用上了。首先是我，你的侍从，身体健康幸福。我的长相并不最漂亮，但是我最认真。你以后见了我会认得吗？……这位是新鲜空气幸福，他几乎是透明的……这位是爱戴父母幸福，他穿着灰色的衣裳，总是有点儿悲哀样，因为，人们从来不看他……这位是蓝天幸福，穿的衣裳当然是蓝色的。这位是森林幸福，服装也自然是绿色的喽，每当你趴在窗台上，总会看到他……还有这位，出太阳时的幸福，他浑身的颜色就象钻石。这位；春天幸福，穿的是翡翠绿的服装……

蒂蒂儿　你们天天都这样漂亮吗？

家庭幸福领队　那还用说。在所有的家庭里，人们一睁开眼睛每天都象过星期天一样。……到了傍晚，这位落日幸福就来了，他的打扮，比世间所有的国王都漂亮。接着来的就是观看出星星幸福，他的衣裳金光闪闪，就象古代的一位神仙。还有，等到天阴下雨的时候，就有这位下雨幸福，他满身都是珍珠。再有，天气寒冷的时候，就有这位冬天炉火幸福，他为冻僵的手打开他火红的美丽长袍……我们当中最好的，我还没有向你介绍呢，就是这位思想纯洁幸福，他几乎算是无限明快欢乐的兄弟，是我们里头脑最清醒的。过一会儿，你就会见到那些无限欢乐了。还有……真的，实在太多啦！……若是一一介绍，那就没个头啦！首先，我应该给那些无限欢乐报个信儿，她们还不知道你来了呢。她们住在幸福园的那上边，靠近天门。赤脚蹚露水跑的幸福最灵活，我要派他去送信。（对蹦蹦跳跳走上前的赤脚蹚

露水跑的幸福)去吧！……

〔这时，一个顽童模样的人，穿一身黑色紧身衣，跑上来乱冲乱撞、乱喊乱叫，在蒂蒂儿的身前身后窜来窜去，拚命地莫名其妙地捏他的鼻子，打他耳光，用脚踢他。

蒂蒂儿　(愕然，非常气愤地)这个野孩子是谁呀？……

家庭幸福领队　哦！他就是讨人嫌欢乐，是从痛苦的洞穴里逃出来的。真不知道把他关在哪儿好。不管关在什么地方，他都能逃出来。就是痛苦他们，也不再愿意收留他了。

〔调皮鬼继续捉弄蒂蒂儿，蒂蒂儿怎么也招架不住。然后，他哈哈大笑，象来的时候一样，又莫名其妙地不见了。

蒂蒂儿　他怎么啦？有点儿疯了吧？

光明　我也不知道。你不听话的时候，好象就是这个样子。别说这个了，还是打听打听青鸟吧。你的家庭幸福领队也许了解它在什么地方，……

蒂蒂儿　青鸟在什么地方？

家庭幸福领队　嘿，他还不知道青鸟在哪里！……

〔所有的家庭幸福爆发一阵笑声。

蒂蒂儿　(恼火地)当然啦，我就是不知道嘛，这没什么好笑的……

〔家庭幸福们又是一阵笑声。

家庭幸福领队　你看你，别生气呀……咳，咱们也严肃一点儿……他就是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呢。若说可笑，大部分人也不见得比他强……唔，赤脚蹚露水跑的幸福，这个小家伙报信回来了；那些无限欢乐朝咱们走过来。

〔一群无限欢乐果真缓步走过去。她们身段修长，美若仙子，穿着闪闪发光的裙子。

蒂蒂儿　她们多美呀！……她们怎么不笑呢？她们不高兴吗？

光明　笑的时候，并不是最高兴的时候……

蒂蒂儿　她们是谁呀？

家庭幸福领队　她们是无限欢乐……

蒂蒂儿　你能叫上她们的名来吗？

家庭幸福领队　那当然啦，我们常和她们一起玩……你瞧，走在最前面的，是公正是欢乐。每当一件不公正的事情得到纠正，她就微笑起来。——我还太年轻，没有看见她笑过。紧跟在她身后的，是善良是欢乐，她最幸福，也最悲伤。她总是要到痛苦那里去安慰他们，别人很难劝得住。在右边走的，是完成工作是欢乐。靠着她的是思想是欢乐。再往后数，就是理解是欢乐，她一直寻找她的弟弟，什么不懂幸福……

蒂蒂儿　她的弟弟，我看见过！他同那些肥胖幸福一起，跑到痛苦那里去了……

家庭幸福领队　我早就料到啦！他不走正道，净同那些坏家伙来往，完全堕落了。不过，这事你千万别告诉她姐姐。她若是听说了，就会去找他，我们就要失去一位最美的欢乐了，……在无限欢乐中，还有这一位欣赏美是欢乐，她每天给这里的光亮增添一点光芒……

蒂蒂儿　在那边，老远老远的，在金色的云层里，我踮起脚怎么看也看不清，那是什么欢乐呀？

家庭幸福领队　那是爱是无限欢乐……你把脚尖踮起多高也没用，你还太小，不可能看到她的全身……

蒂蒂儿　在那最里边的呢，那些罩着面纱，没有走过来的，她们是什么欢乐呀？……

家庭幸福领队　那些欢乐，人还不认识。

蒂蒂儿　她们要干什么，为什么闪开啦？……

家庭幸福领队　她们是让路，又新来一位，她也许是我们这里最纯洁的欢乐……

蒂蒂儿　她是谁呀？

家庭幸福领队　你还没有认出她来吗？你仔细看看哪，睁开你的双眼，一直看到你的心灵中去！……她瞧见你啦，她瞧见你啦！……她跑过来啦，向你张开了臂膀！……她就是你母亲的欢乐，是无与伦比的母爱欢乐！……

〔从四面八方跑来的欢乐热烈欢迎母爱欢乐，然后默默地闪开，给她让出路来。

母爱　蒂蒂儿！还有米蒂儿！……怎么，是你们，我在这里又碰到你们啦！……我真没想到！……刚才，我在家里挺孤单，没成想你们俩一直跑到天上来。在这里的快乐中，所有母亲的心灵都焕发神采！……得让我先亲亲你们，亲个够！……两个孩子都在我怀抱里，这比世上什么东西给的幸福都多！……蒂蒂儿，你怎么不笑？你也没有笑，米蒂儿？你们母亲对你们的爱，你们不认得啦？你们看看我嘛，这双眼睛，这双嘴唇，这两只胳臂，不还是我原来的样子吗？……

蒂蒂儿　对呀，我认出来啦，刚才我不知道……你象妈妈，可是，你好看多了……

母爱　那自然了，我再也不老了……每过一天，都会给我带来力量、青春和幸福。你们对我笑一笑，我就年轻一岁……在家里，这些全看不见。但是，在这里，什么都看见了，这才

是真的。

蒂蒂儿　（惊奇地，一会儿出神地看她，一会儿又是拥抱她）这条美丽的裙子，是用什么做的？是用丝绸、银丝，还是珍珠做的呢？

母爱　都不是。是用你们的亲吻、眼神和柔情做成的。你们每亲吻一下，就给这条裙子增添一缕月光或者日光。

蒂蒂儿　好怪呀，我说什么也不会相信你这样有钱……你以前把裙子藏在哪儿啦？藏在爸爸拿着钥匙的那个衣柜里吗？

母爱　没藏起来过，我一直穿在身上，但是，你们看不见。因为你们闭着眼睛，就什么也看不见……凡是喜爱自己孩子的母亲，全都是富有的，没有穷苦的，没有长得丑的，也没有老的……她们的爱，永远是最美好的欢乐。当她们神情悲伤的时候，她们只要得到孩子的一个亲吻，或是吻孩子一下，她们的全部泪珠在她们的眼睛深处就变成星星……

蒂蒂儿　（惊异地看着她）可不是嘛，真的，你的眼睛里净是星星……没错儿，这是你的眼睛，但是更美了……这也就是你的手，还戴着那枚小戒指……有一天晚上点灯，你手上烧伤的疤还在……可是，你的手比在家里白得多，肉皮儿也细得多！看上去，就象有亮光在里面流动……你这双手，不象在家里的那双老干活吧？……

母爱　当然干活了，本来就是同一双手嘛。你没发现这双手一摸你，就变得雪白，充满了光亮吗？

蒂蒂儿　真怪啦，妈妈，听着也是你原来的声音。可是，你在这儿说话，比在家时讲得好多了……

母爱　在家里，事情太多，一天到晚哪有时间……不过，没有说出来的话，照样可以听得见……你现在是看到我了，等你

明天回到咱们的茅草屋，看见我穿着撕破的裙子，你还会认出我来吗？

蒂蒂儿　我不愿意回去。你在这里，我也留在这里。你在这里呆多久我也呆多久，……

母爱　可是，在那里和在这里，是一样的事啊。我就是在那里的，咱们就是在那里的呀……你到这里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要知道，就是要了解，你在那里看见我时，应该怎么样看。你明白了吗，我的蒂蒂儿？你以为是到了天上，其实，不管在哪儿，只要我们在哪里拥抱，哪里就是天上。不存在两个母亲，你也没有另外的母亲。每个孩子只有一个母亲；总是那个母亲，也总是最漂亮的。但是，做孩子的应该认识她，应该会看……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呢？怎么找到这条路啦？自从人在大地上居住下来，就在寻找这条路。

蒂蒂儿　（指着出于识事务而躲开的光明）就是她带我来的。

母爱　她是谁？

蒂蒂儿　她是光明。

母爱　我从来没见过她……有人对我说过，她很喜爱你们，对你们非常好……可是，她为什么罩着面纱呢？她从来不把脸露出来吗？

蒂蒂儿　不是的。这次，她是担心光线太强，幸福们见了害怕。

母爱　难道她不知道，我们就是盼她来呀！……（招呼其他的无限欢乐）过来呀，过来呀，姐妹们！过来呀，大家快点儿来呀，光明终于来看望我们啦！

〔无限欢乐们都激动起来，她们走过去，高呼："光明到这里啦！……光明，光明！……"

理解是欢乐　（分开众人，上前拥抱光明）您是光明，我们还不知

道呢！……有多少岁月，多少月，多少年，我们盼望您哪！……您还记得我吗？我就是理解是欢乐，我找您找得好苦啊！……我们非常幸福，但是，我们看不见我们自身以外的……

公正是欢乐　（也过去拥抱光明）您还认识我吗？我是公正是欢乐，我请过您多少回呀！……我们非常幸福，但是，我们看不见我们的影子以外的……

欣赏美是欢乐　（也拥抱光明）您还记得我吗？我是欣赏美是欢乐，我是多么爱您哪！……我们非常幸福，但是，我们除了我们的梦幻以外，看不到……

理解是欢乐　唉，唉，我的姐姐，不要让我们再等了。我们都够有力量，都够纯洁了。把这些面纱揭下来吧，让我们看到你的真面目、这最后的幸福吧……您看哪，我的全体姐妹都跪在您的脚下。您是我们的王后，是我们的慰藉……

光明　（裹紧面纱）姐妹们，我的美丽的姐妹们，我服从我的主人。时辰还没有到。那个时辰也许会到来，那时我一定再来看你们，大胆地来，也不带遮盖了……再见啦！你们起来吧，让我们象姐妹重逢一样，再拥抱一次；我们等着吧，黎明即将来临……

母爱　（拥抱光明）您对我这两个可怜的孩子一直很好……

光明　在相亲相爱的人中间，我永远是善良的。

理解是欢乐　（走到光明面前）愿您最后的亲吻落在我的额头上……

〔她俩长时间拥抱。当她们分开，抬起头来时，眼睛里闪着泪花。

蒂蒂儿　（奇怪地）你们为什么哭啦？……（看看其他欢乐）咦，你

们也哭了，大家的眼睛为什么全湿了？……

光明　别说话，我的孩子。

——幕落

第五幕

第十场

〔未来王国。

〔天宫的巨大殿堂，将要降生的孩子在里边等候。——望不到尽头的蓝宝石柱子，支撑着绿松石的穹顶。这里，从光线、天青石板，到隐约消失的最后几道小拱门的背景墙粉，直到最小的物品，所有的一切全是蓝色的，是一种不真实的，浓厚的，童话般的蓝色。只有柱顶、柱脚、拱顶中心石、几把椅子、几条半圆形长凳是白色大理石的。——右侧，庭柱中间，有几扇乳白色大门。在本场结束时，时间将向现世和黎明之岸打开这些大门。一群身穿天蓝色长衣裙的孩子，匀称地分散在大殿各处。——有的玩耍，有的闲逛，有的聊天或遐想，有很多正在酣然大睡，还有不少在一排排柱子中间搞他们将来的发明。他们制造的工具、器械和仪器，他们培育的植物、鲜花，采摘的果实，同整个大殿的色彩一致，全是超自然的晶莹碧蓝。——在孩子们中间，有几位仙女模样的人踱来踱去。她们身材修长，穿着淡天蓝色的衣裙，轻薄透明。她们仪态娴淑，有绝世之貌。

〔蒂蒂儿、米蒂儿和光明从近台左侧上，好象偷偷地从柱子中间溜进来的。蓝孩子看到他们，立刻骚动起来。他们马上从四面八方跑过去，把几位不速之客团团围住，好奇地打量他们。

米蒂儿　糖、猫、和好心的面包在哪儿呢？

光明　他们不能进到这里来。他们来了就会认识未来的，也就再也不听话了……

蒂蒂儿　狗怎么样？

光明　未来世纪等待他的命运，若是让他知道了，也不合适。我把他们关在教堂的地下室了。

蒂蒂儿　我们到什么地方啦？

光明　我们到了未来王国，来到了还没有降生的孩子当中。人看不见这个地方，既然钻石让我们看清楚了，我们就很可能在这里找到青鸟。

蒂蒂儿　这里什么东西都是蓝色的，青鸟肯定也是蓝色的……(环视周围)天哪，这一切多美呀！……

光明　看，孩子们跑过来了……

蒂蒂儿　他们生气了吗？

光明　一点也没生气……你瞧，他们都笑呵呵的。只不过，他们感到奇怪……

蓝孩子们　(跑上前的越来越多)小活人儿……过来呀，看小活人儿啊！……

蒂蒂儿　他们干嘛叫我们"小活人儿"呢？

光明　因为，他们还没有开始活着。

蒂蒂儿　那他们干什么呀？

光明　他们在等着他们出生时刻到来……

蒂蒂儿　出生时刻？

光明　是呀。我们大地上出生的婴儿，全是从这里去的。每个孩子都等待自己出生的那天……当父亲母亲盼望有孩子的时候，你看，右边那些大门就开啦，孩子们就下界了……

蒂蒂儿　真多呀！真多呀！……

光明　多的是呢……不可能全看到……你想想看，一直到时间的终结，得需要多少孩子到大地上去……没人算得出来……

蒂蒂儿　那些穿蓝衣服的大人呢，她们是干什么的呀？

光明　这可就说不准了……有的认为，她们是守护……有的说，人消失以后，她们就到大地上去……但是，这是不准问她们的。

蒂蒂儿　那为什么呀？

光明　因为那是大地的秘密。

蒂蒂儿　这些小孩子呢，可以跟他们说话吗？

光明　当然行啦，应该同他们认识认识……看，过来一个，他比别的更好奇。你到他跟前去，同他说说话……

蒂蒂儿　我该同他说什么呀？

光明　随你的便，你就象碰见一个小伙伴那样……

蒂蒂儿　能同他握手吗？

光明　那还用说，他不会欺负你的……你看你，别那么忸忸怩怩的……我躲开，让你们俩单独在这里……这你们就随便多了。而且，我要同那个穿蓝衣服的大人聊一聊。

蒂蒂儿　（走近蓝孩子，伸过手去）你好！……（用手摸摸他的蓝衣裙）这是什么呀？

蓝孩子　（严肃地用指头碰碰蒂蒂儿的帽子）这是什么呀？

蒂蒂儿　这个吗？是我的帽子……你没有帽子吗？

蓝孩子　没有。要帽子干什么用啊？

蒂蒂儿　向人问好的时候摘下来……再有，天冷的时候戴上……

蓝孩子　什么是天冷啊？

蒂蒂儿　冻得就象这样打哆嗦：得，得，得！……往手上哈热气，还有这样甩胳臂……

〔蒂蒂儿使劲地摆动胳臂。

蓝孩子　大地上冷吗？

蒂蒂儿　怎么不冷呢！有时候，在冬天，屋里没有生火，可冷啦……

蓝孩子　为什么不生火呀？

蒂蒂儿　因为，生火很贵，买劈柴要花钱……

蓝孩子　什么是钱哪？

蒂蒂儿　就是买东西的时候给人家的……

蓝孩子　啊！……

蒂蒂儿　有的人有钱，有的人一个钱也没有……

蓝孩子　为什么呀？

蒂蒂儿　因为他们不是有钱人家。你是富人家的吗？你几岁啦？

蓝孩子　我快要出生了，再过十二年我就出生了。出生，好不好呀？

蒂蒂儿　好呀！……非常好玩儿！……

蓝孩子　你是怎么出生的？

蒂蒂儿　想不起来了，过去好久啦！……

蓝孩子　听说，大地、活着的人，真是美极啦！……

蒂蒂儿　是呀，是挺不错的……那里有鸟儿、点心、玩具……有些孩子样样都有，但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孩子，可以看别人的……

蓝孩子　我们听说，妈妈在门口等着，她们非常好，是真的吗？

蒂蒂儿　当然是真的啦！……她们比什么都好。奶奶也是一样，但是，她们死得太早了。

蓝孩子　她们死啦？什么叫死啊？

蒂蒂儿　就是有一天晚上，她们走了，再也不回来了……

蓝孩子　为什么呀？

蒂蒂儿　谁知道呢？也许她们伤心了吧？

蓝孩子　你的呢，也走了吗？

蒂蒂儿　我的奶奶吗？

蓝孩子　你的妈妈，或者你的奶奶，我哪知道呀？

蒂蒂儿　嗳！那可不是一码事！……奶奶们先走，那就够让人伤心的了……我的奶奶非常好。

蓝孩子　你的眼睛里是什么？它们在造珍珠吗？

蒂蒂儿　不对，这不是珍珠。

蓝孩子　不是珍珠是什么呀？

蒂蒂儿　没什么，这周围的蓝色有点儿刺我的眼睛……

蓝孩子　这叫什么呀？

蒂蒂儿　哪个呀？

蓝孩子　这里，往下淌的呀？

蒂蒂儿　没什么，是一点水……

蓝孩子　是从眼睛里出来的吗？

蒂蒂儿　对，在哭的时候……

蓝孩子　哭是怎么回事呀？

蒂蒂儿　我可没有哭哇，都怪这一片蓝色……不过，我若是哭的话，也是这个样子……

蓝孩子　你们常哭吗？

蒂蒂儿　男孩儿不，就是那些小姑娘好哭。这里的人不哭吗？

蓝孩子　不哭，我不会哭……

蒂蒂儿　那，你以后能学会……你玩什么东西呢，这些蓝色大翅膀吗？

蓝孩子　这个呀？这是我到大地上要搞的发明。

蒂蒂儿　什么发明？你发明了东西啦？

蓝孩子　当然啦，你不知道吗？等我到大地的时候，我必须发明造福器。

蒂蒂儿　造福器好吃吗？它发声响吗？

蓝孩子　没有声响，什么也听不见……

蒂蒂儿　那真可惜……

蓝孩子　我每天都搞，差不多要搞成了，你想看看吗？

蒂蒂儿　当然啦，在哪儿？

蓝孩子　那边，从这里就看得见，在那两根柱子中间……

第二个蓝孩子　（走到蒂蒂儿面前，扯着他的袖子）你去看看我的发明，好吗？

蒂蒂儿　好哇，是什么呀？

第二个蓝孩子　三十三种延年益寿的药。那边，在那些蓝瓶子里。

第三个蓝孩子　（走出人群）我，我带来一种谁也不知道的光线！……（他的身上突然发出一种奇特的光把全身照亮）挺有意思吧，对不对？

第四个蓝孩子　（拉住蒂蒂儿的胳膊）走，去瞧瞧我的机器。它

没有翅膀，却象鸟儿一样，能在空中飞！

第五个蓝孩子　别去，别去，先去看我的发明，它能找到藏在月亮上的财宝！

〔蓝孩子们都拥到蒂蒂儿和米蒂儿的周围，争相喊道："不行，不行，去看我的！……不，还是我的最好看！……我的发明可惊人了！……我的全是用糖造的！……他的不稀奇，……他是采用我的主意！……"等等。他们一面喧嚷，一面把两个小活人拉到蓝色作坊那边去。到了那里，每个发明者都开动起他的理想机器。机器旋转起来，形成淡蓝色的光环，有车轮、圆盘、飞轮、齿轮、滑轮、传送带，以及一些奇特的，尚无名称的物件，全部罩在一片虚无缥缈的淡蓝色雾气中。许多奇特神秘的机械飞起来，在穹隆中飞翔，或者在柱子脚下爬行。有的蓝孩子展开图纸设计，有的翻看书籍，有的掀开蓝色雕塑的罩布，有的拿来大得出奇的花果，好象是蓝宝石和绿松石雕成的。

一个小蓝孩　（扛着一棵巨大的蓝色雏菊，压弯了腰）你们看我的花呀！

蒂蒂儿　这是什么花？我不认识啊……

小蓝孩　雏菊呗！

蒂蒂儿　不可能！哪有车轮子这么大的……

小蓝孩　闻着有多香啊！

蒂蒂儿　（闻闻）香极啦！

小蓝孩　等我到了世上，雏菊就会变成这么大。

蒂蒂儿　等到什么时候啊？

小蓝孩　再过五十三年四个月零九天……

〔一对蓝孩子抬出来一串葡萄，好象倒挂的大吊灯。葡萄粒的个儿比梨还大，看了难以相信。

抬葡萄的一个蓝孩子　你看我这水果怎么样？

蒂蒂儿　这是一大串梨！

蓝孩子　不对，是一串葡萄！等我长到三十岁的时候，葡萄全会变成这样大……我找到办法了……

另一个蓝孩子　（扛来一筐苹果，苹果大得赛西瓜，压得他弓着腰）看我的！……你们看我的苹果呀！

蒂蒂儿　这是西瓜呀！……

蓝孩子　不对！这是我的苹果，还不是最好的呢！等我生活在世上的时候，苹果全都要这个样，我找到方法啦！

另一个蓝孩子　（推上一辆蓝色独轮车，装着比南瓜还大的蓝色西瓜）我这小西瓜怎么样？

蒂蒂儿　可这是南瓜呀！……

推西瓜的蓝孩子　等我到了世上，西瓜将会感到自豪！……将来，我要给九行星国王当园丁……

蒂蒂儿　九行星国王？他在哪儿呢？

九行星国王　（得意扬扬地走上前。他看上去有四岁，两个小腿弯曲着，勉强站得稳）在这里！

蒂蒂儿　咦！你的个头儿不大呀……

九行星国王　（严肃地，教训人的口气）我的作为将是伟大的。

蒂蒂儿　你会做出什么来？

九行星国王　我将建立太阳系行星的总联邦。

蒂蒂儿　（愕然）哦，是真的吗？

九行星国王　所有的行星都将加入联邦，只有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因为离得太远，无法丈量，不能加入。（仪态威严地下）

蒂蒂儿　他挺有意思……

一个蓝孩子　你看见那个了吗？

蒂蒂儿　哪个呀？

蓝孩子　在那边，柱子下睡觉的那个小家伙……

蒂蒂儿　他怎么样？

蓝孩子　将来，他会给地球带去纯洁的快乐。

蒂蒂儿　怎么带去呀？

蓝孩子　通过一些人们还没有过的思想。

蒂蒂儿　那个呢，就是那个小胖子，手指头抠鼻子的，他发明什么？

蓝孩子　他将来要发明一种火，等到太阳变得苍白，热量减小的时候，好给地球加温。

蒂蒂儿　那两个呢，看他们手拉着手，总是搂抱在一起，他们是兄妹吗？

蓝孩子　哪里是兄妹呢，他们真怪死了……他们是情侣……

蒂蒂儿　什么是情侣呀？

蓝孩子　我也不知道……时间拿他们开心，才这样称呼他们……他们整天在那里你瞧我，我瞧你，互相拥抱，互相话别……

蒂蒂儿　为什么呀？

蓝孩子　他们好象不能一起走……

蒂蒂儿　那个小家伙，脸蛋红扑扑的，样子多严肃，还吃大拇指呢，他是谁呀？

蓝孩子　好象该由他去铲除地球上的不公正……

蒂蒂儿　啊？

蓝孩子　听说，那可是一桩惊人的工作……

蒂蒂儿　那个红头发的小家伙，走路好象看不见似的，他的眼睛瞎了吗？

蓝孩子　还没有瞎，可是以后会瞎的。你好好看看，将来，大概要由他去战胜死神。

蒂蒂儿　这是什么意思呀？

蓝孩子　我也不大清楚。可是，听说那很伟大……

蒂蒂儿　（指指一群睡在柱子脚下、台阶和凳子上的孩子）所有那些睡觉的呢？——这么多睡大觉的呀！——他们什么也不干吗？

蓝孩子　他们在想事情。

蒂蒂儿　想什么呀？

蓝孩子　他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他们必须往大地带去点儿什么。这里是不许空着手出去的。

蒂蒂儿　谁不许呀？

蓝孩子　时间不许，他把着大门……等他开门的时候，你会看到……他非常难说话……

一个蓝孩子　（从大殿里端跑上，拨开人群）你好，蒂蒂儿！

蒂蒂儿　咦！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

蓝孩子　（跑过来热烈拥抱蒂蒂儿和米蒂儿）你们好！情况好吗？——看你，倒是吻吻我呀！还有你，米蒂儿……我知道你的名字，其实不奇怪，因为，我将来要做你的弟弟。有人刚刚告诉我，说你在这儿呢。我刚才在后殿，正忙着整理我的思路……告诉妈妈，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蒂蒂儿　怎么？你打算到我们家去？

蓝孩子　当然啦，就在明年，过迎圣节① 的那个礼拜天。在我小

① 迎圣节：纪念耶稣的门徒，迎接他进耶路撒冷的日子，在复活节的前八天。

的时候,你可别太捉弄我,……出生前就拥抱你这我高兴极了——告诉爸爸,叫他把摇篮修理好,——在咱们家里好吗?

蒂蒂儿　还不算坏吧……妈妈特好!……

蓝孩子　吃的好吗?

蒂蒂儿　那要看什么时候……有几天,我们还有点心吃呢,对吧,米蒂儿?

米蒂儿　过新年的时候,还有七月十四日那天①……糕点是妈妈做的……

蒂蒂儿　你这口袋里装的是什么?你给我们带点什么东西去吗?

蓝孩子　(非常得意地)我带去三种疾病:猩红热、百日咳,还有麻疹……

蒂蒂儿　啊?就这些!……以后呢,你还干什么?

蓝孩子　以后?我就走了……

蒂蒂儿　这也值得去一趟!

蓝孩子　去不去,还能容你自己挑?

〔这时,传来一阵延续的,强而清脆的震动声,好象是从被一股强光照射的柱子和乳白石大门发出来的。

蒂蒂儿　怎么回事?

一个蓝孩子　是时间哪!他要开门啦!

〔蓝孩子们立刻骚动起来。他们大部分人丢下他们的机械和工作,许多睡觉的人也醒来。他们的眼睛一致都转向乳白石大门,并且朝大门走去。

---

① 七月十四日:法兰西共和国国庆。

光明　（回到蒂蒂儿身边）咱们躲到柱子后面去，不能让时间发现咱们……

蒂蒂儿　这是哪儿来的响声？

一个蓝孩子　是黎明起床了……这会儿是今天要出生的孩子，降到大地上去的时候……

蒂蒂儿　他们怎么下去呢？有梯子吗？

蓝孩子　你一会儿看吧……时间拉门栓了……

蒂蒂儿　时间是谁呀？

蓝孩子　是个老头儿，他来招呼要出发的孩子……

蒂蒂儿　他凶不凶？

蓝孩子　不凶，可是，他什么也听不进去……谁若是想提前走，怎么哀求他也白费，他一概都拒绝……

蒂蒂儿　他们离开这里高兴吗？

蓝孩子　留在这里呢，觉得不痛快；可是到了离开的时候，心里又挺难受……嘿！嘿！他打开啦！……

〔乳白石大门慢慢打开，传来大地上的嘈杂声，好象远处的音乐声。一种红绿两色的光线射进大殿。时间出现在门口，他是一位白须飘拂的高个子老人，手里拿着长柄镰刀和沙时计①。在朝霞的粉红雾气铺成的码头上，停泊着一艘大船。从敞开的门望过去，看得见船上映成金色的白帆的顶端。

时间　（站在门口）应该在这个时候走的人，准备好了没有？

一些蓝孩子　（拨开人群，从四面八方跑过去）我们来啦！……我们来啦！……我们来啦！……

---

① 沙时计：古代计时器具，类似我国的漏壶，但以漏沙计算时间。

时间　(对从他面前经过,准备出去的孩子,粗声粗气地)一个一个来!过来的人数,又比规定的超出这样多!……总是这套老把戏!你们骗不了我!……(推开一个孩子)还没轮到你!回去,你是明天的……你也没轮到,回去,十年以后再来……又出来第十三个牧人?只需要十二名,用不着这么多。现在不是特奥克里特①和维吉尔②的时代。又是医生?已经过剩了,大地上都抱怨起来啦……工程师呢,他们在哪儿哪?……那里要一名诚实的人,只要一个,做为奇才……诚实的人在哪儿呢?是你吗?……(一个孩子点点头)看样子,你的身子骨够单薄的,你将来活不长!……咳!你们这帮人,别这么着急!……你呢,带什么东西啦?……什么也没有?空着两只手?……那你甭想过去……带上一点什么东西,一桩重大的罪行,或者一种疾病,随你的便,对我无所谓!可是,不带东西不成……(发现一个小孩,别人往前推他,他正拼命地挣扎着不肯上前)咳,你这是怎么啦?你心里明白,已经到时间了。那里要一名英雄,去打击非正义,就是你呀,应该去啦……

蓝孩子们　先生,他不愿意去……

时间　什么?他不愿意去?……这个小崽子,他也不想想他是在什么地方?……甭跟我提什么要求,我们没时间罗嗦……

小蓝孩　(被别的孩子推着)不,不!我不愿意去!我宁肯不降生!我愿意留在这儿!……

时间　说这些没用……时刻到了就得走!好啦,快点儿,去吧!……

---

① 特奥克里特(公元前315—250年),古希腊田园诗人。

② 维吉尔(公元前70—19年),古意大利拉丁语诗人。

另一个蓝孩子　（走上前）喂！让我过去吧！我去顶替他的位置！听说，我的爸爸妈妈都上年纪了，等我等了很久啦！……

时间　不许这样。是什么钟点，就是什么钟点；是什么时间，就是什么时间……若是听你们的，那就没完了……这个要去，那个不肯去，这个说太早了，那个又说太晚了……（将拥到门口的孩子们拨开）孩子们，别靠这么近，看热闹的往后站。不走的人，外面没什么热闹好看……现在你们着急要去，可是，轮到你们的时候，你们就害怕了，就该往后缩了……瞧，这四个小家伙，浑身哆嗦得象筛糠一样……（对一个要跨过门槛又突然停住的孩子）咳，怎么啦？你有什么事？……

蓝孩子　我忘记带盒子啦，那里面装着我要犯的两桩罪过……

另一个蓝孩子　我把小罐忘啦，那里面装着要开导百姓的思想……

第三个蓝孩子　我把最好品种梨的接芽忘带啦！……

时间　赶紧跑去拿！我们只剩下六百零十二秒钟了……黎明的航船已经挂起帆，表示等着要启航了。你们若是赶不上，就别想再降生了。好啦，快点儿，上船！……（一个孩子想从时间的胯下钻过去，溜上码头，被他一把揪住）哼！你呀，不成，闹什么！还没轮到就想出生，你这是第三次啦……别让我再抓到你，不然，我就把你送到我的妹妹永恒那里，让你永远等着。你是知道的，到那里可不是好受的……看看，都准备好了吧？已经各就各位了吗？……（扫视集合在码头上，或者已经上船的孩子）还缺一个，他藏不住，我看见他在人群里呢……谁也骗不了我……你过来，小东西，别

人叫你恋人，向你的情侣告别吧……

〔两个被人称为“情侣”的孩子热烈地拥抱，脸色苍白，悲痛欲绝。他们走到时间面前，跪在他的脚下。

女孩子　时间先生，让我和他一起走吧！

男孩子　时间先生，让我同她一起留下吧！

时间　不可能！……我们只剩下三百九十四秒钟……

男孩子　我宁愿不出生！

时间　这由不得你……

女孩子　（哀求地）时间先生，等我降生的时候，就太晚啦！

男孩子　等她出生，我就不在那里啦！

女孩子　我再也见不到他的面啦！

男孩子　我们将来在世上都是孤孤单单的！

时间　这些我管不着……你们有要求，到生命那里提去……我呢，结合也好，拆散也罢，别人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抓住男孩子）去吧！

男孩子　（挣扎着）不，不，不！也要她去！……

女孩子　（揪住男孩子的衣服）放开他！放开他！……

时间　瞧瞧你们，又不是让你死去，是让你活呀！（抱着男孩子）过来！

女孩子　（双臂绝望地伸向被抱走的男孩）留个标记呀！……一个标记就行！……告诉我，怎么才能再找到你呀！……

男孩子　我永远爱你！

女孩子　我将是最忧伤的人！你会认出我来的！……

〔她跌倒，躺在地上不动。

时间　你们还是抱有希望的好……现在，全到齐了……（看看沙时计）还剩下六十三秒钟……

〔动身走的孩子，同留下来的孩子最后又乱了一通。——他们匆忙地告别："再见，皮埃尔！……再见，让。——东西全带上啦？……把我的思想宣传出去！——你没忘什么吗？——想办法认出我来！——我会找到你的！——你不会把你的思想忘掉吧？——别太往外向空间探身子！——给我捎信儿来！——听说不能通信！——可以，可以！总得试试呀！——想法儿告诉我那边好不好！——我以后迎接你！——我将来生在宝座上！……"

时间 （挥动钥匙和镰刀）好啦！好啦！……已经启锚啦！……

〔船帆移过，远逝。船上孩子们的喊声渐远："大地！大地！……我望见大地啦！……大地多美呀！多明亮啊！它真大呀！……"接着，一阵快乐和期望的歌声，从遥远处传来，好象发自深渊的底层。

蒂蒂儿 （对光明）这是什么？这不是他们唱的呀，听着好象是别人的声音……

光明 对，是母亲迎接他们唱的歌。

〔这时，时间关上乳白石大门。他转过身来，最后朝大殿里扫一眼。突然，他发现蒂蒂儿、米蒂儿和光明。

时间 （愕然，愤怒地）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在这儿干什么？你们是什么人？你们为什么不是蓝色的呢？你们是从哪儿进来的？

〔他走过去，用长柄镰威胁他们。

光明 （对蒂蒂儿）不要答话！……我捉到青鸟了，它藏在我的斗篷里……咱们逃走……扭钻石，他就找不到咱们的踪迹了……

〔他们从左侧近台的石柱中间跑掉。

——幕落

第 六 幕

第十一场

〔告别。

〔场上布景是一堵墙,中间开一扇小门。时当拂晓。

〔蒂蒂儿、米蒂儿、光明、面包、糖、水、火、牛奶上。

光明　我们现在到哪儿了,你怎么猜也猜不出来……

蒂蒂儿　我当然猜不出来,光明,因为我不知道……

光明　这堵墙,还有这扇小门,你都认不出来啦?

蒂蒂儿　这堵红墙,绿小门……

光明　看到这些,你还什么也想不起来?

蒂蒂儿　这使我想起来时间把咱们赶出门……

光明　人作梦的时候,有多怪呀……就是自己的手都不认得了……

蒂蒂儿　谁作梦?是我吗?

光明　也许是我吧……谁知道呢?……先不管那些,告诉你,这堵墙围着一座房屋,你出生以后,见过不止一次了……

蒂蒂儿　一座房屋,我见过不止一次了?

光明　对啦,小迷糊!……有一天晚上,我们离开的就是这座房子。算起来,一天不多,一天不少,整整一年了……

蒂蒂儿　整整一年啦？那是怎么回事？

光明　眼睛不要睁得象蓝宝石洞那么大……就是这座房子呀，这就是你爸爸妈妈住的老房子……

蒂蒂儿　（走近小门）我想是吧……真的……我觉得……这扇小门……我认得这颗小木钉……他们在里边吗？我们来到妈妈的身边啦？我要马上进去，我要马上亲亲妈妈！……

光明　等一会儿，他们还在熟睡，不要把他们惊醒了……再说，只有到了钟点儿，门才能打开……

蒂蒂儿　等到几点钟？等好久吗？

光明　唉，不长！只有短短的几分钟……

蒂蒂儿　你回来心里不痛快吧？你怎么啦，光明？你的脸色不好，好象病了……

光明　没什么，我的孩子……我感到有点悲伤，因为我要离开你们了……

蒂蒂儿　离开我们？

光明　不能不离开……我在这里没事可做了。一年过去了，仙姑又要来找你，向你要青鸟……

蒂蒂儿　可是，我没抓到青鸟啊！……记忆国的鸟完全变黑了；未来王国的鸟完全变红了；黑夜的鸟全死了；森林里的我没有捉到……那些青鸟，变颜色的变颜色，死的死，飞跑的飞跑，那难道怨我吗？仙姑会生气吗？她会怎么说呢？

光明　我们尽我们力量做了……现在该信了，青鸟是不存在的，再不就是，把它一放进笼子里，青鸟就变颜色了……

蒂蒂儿　笼子在哪儿呢？

面包　在我这里，主人……这只鸟笼子托咐给我，在整个漫长危险的旅途中，由我精心照管。今天，我完成了使命，把这

交还给您。笼子同我接手的时候一样，完好无损，关得牢牢的……（象个演说家在演讲）现在，请允许我以大家的名义，补充说几句……

火　没他发言的份儿！

水　安静！

面包　一个可鄙的仇人，一个嫉妒的对头，恶意地打断我的话……（提高嗓门）可这并不能阻止我尽职责到底……我要以大家的名义……

火　不包括我，我有嘴自己能说！

面包　我要以大家的名义，克制着真挚而深切的激动心情，向得天独厚的两个孩子告辞。他们崇高的使命今天完成了。在极其悲伤，依依不舍地同他们告别之际，一种相互敬重的情感……

蒂蒂儿　什么？你告别啦？你也要离开我们？

面包　唉，这是没办法的呀……我离开你们，这事不假。但是，这种分离不过是表面的，因为你们再也听不见我说话了……

火　那还不算倒楣！

水　安静！

面包　（很持重地）这对我倒没有什么坏处……我刚才是说，你们再也听不见我的声音；再也看不见我活动的形体了……你们的眼睛就要闭起来，再也看不见物品内部看不见的活动了。但是，我还总是在，在大木箱里，在面板上、桌子上，在汤碗旁边。我敢说，我是人的最忠实的餐友，最老的朋友……

火　这么说，我呢？

光明　瞧你们，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时刻就要到了，它将使我们回到沉默中去……你们赶紧拥抱孩子呀……

火　（冲过去）我先来，我先来！（激烈地拥抱两个孩子）再见，蒂蒂儿！再见，米蒂儿！再见，我亲爱的孩子们……你们万一需要谁去放火烧什么地方，请想着我点儿……

米蒂儿　哎哟！哎哟！他烤死我啦！……

蒂蒂儿　哎哟！哎哟！把我的鼻子烤焦啦！

光明　火，瞧您，控制一点您的感情嘛，这可不是跟您的壁炉打交道……

水　白痴！

面包　没教养！

水　（走到两个孩子面前）我的孩子，我轻轻地拥抱你们，不会弄疼的……

火　当心，会弄您一身湿的！

水　我既多情，又温柔，对人类非常善良……

火　怎么不说淹死人呢？

水　要喜爱水泉，听溪流的声音……我永远在那里……

火　她把什么都淹没啦！

水　在这儿的森林里，泉水不止有一处。傍晚，当你们坐在泉水边的时候，要设法听明白泉水要表达的意思……我说不下去了……眼泪使我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火　一点也看不出来！

水　你们看到水瓶的时候，千万要想想我……在水罐里、喷壶里、水池里，还有水龙头里，你们都可以找到我……

糖　（以天生的虚情假意和甜言蜜语的口气）在你们的记忆中，如果还有一个小小的空位，请你们有时也想到我和你们在

一起，曾使你们感到甜蜜，别的我也没有更多要对你们说的……哭天抹泪不合我的性情；泪水掉在我的脚下，对我的危害很大……

面包　耶稣啊！

火　（尖声地）麦芽糖！水果香糖！焦糖！……

蒂蒂儿　蒂莱特和蒂罗跑到哪儿去啦？他们干什么呢？

〔话音没落，就传来猫的尖叫声。

米蒂儿　（惊慌地）是蒂莱特哭啊！有人欺负她啦！……

〔猫跑上场。全身毛发倒竖，乱成一团，衣裙被撕破。她用手绢捂住嘴，好象牙痛一样。她气急败坏地哀号着。狗在后面紧追不放，用头撞她，用拳打她，用脚踢她。

狗　（打猫）给你！……尝够了没有？你还要吗？给你！给你！给你！……

光明、蒂蒂儿和米蒂儿　（急忙把他们拉开）蒂罗！你疯啦？……不象话！……放开！……你还不住手！……真没见过你这样的！……等着！等着！（强行把他们拉开）

光明　这是干什么？怎么回事？

猫　（揉眼睛，哭哭啼啼地）光明太太，是他不好……他骂了我，还往我的汤碗里扔铁钉，拽我的尾巴，对我拳打脚踢。可是，我却没招惹他，一点也没有，一点也没有！

狗　（学猫的声调）一点也没有，一点也没有！……（低声地，向她做出蔑视的表情）不管怎么说，让你尝到滋味了，让你尝到了，而且给了你点实在的，还有你好瞧的呢！……

米蒂儿　（紧紧搂住猫）我可怜的蒂莱特，告诉我，哪儿打疼了……我也要哭啦！……

光明　（对狗，严厉地）你这种行为真丢脸。我们就要同这些可怜的孩子分手了，心里本来就够难受的，你偏偏挑这个时候来闹这一出……

狗　（顿时醒悟）我们同这些可怜的孩子要分手啦？……

光明　是啊，你们知道的那个时刻就要到了，我们马上要回到沉默中去。以后，我们就不能再同他们讲话了……

狗　（突然发出真正绝望的嗥叫，扑到孩子身上，热烈地激动地亲昵他们）不，不！……我不干！我不干！……我要永远能说话！……现在，你现在能理解我了，对不对，我的小神君？对，对，对！……以后，咱们相互无话不讲，无话不讲，无话不讲！……我一定听话……我要学会看书，写字，学会玩骨牌！……我以后总是干干净净的，再也不到厨房去偷嘴吃了……你要我做点惊险动作吗？你要我去和猫亲吻吗？……

米蒂儿　（对猫）你哪，蒂莱特？你一句话也没有要对我们说的吗？

猫　（做作地，难以捉摸地）你们俩值得我爱多少，我就爱你们多少……

光明　孩子们，现在轮到我吻别你们了……

蒂蒂儿与米蒂儿　（拉住光明的裙子）不，不，不，光明！……留在这里，和我们在一起！……爸爸不会说什么的……我要告诉妈妈说你对我们好……

光明　唉！不行啊……这扇门对我们关闭了，我必须离开你们……

蒂蒂儿　你一个人到哪儿去呀？

光明　不太远，我的孩子；就到那边，到万物沉默国去……

蒂蒂儿　不，不，我不让你走……我们同你一块去……我去告

诉妈妈……

光明　不要哭，我亲爱的孩子……我不象水，她有声音……我只有光亮，人根本听不见……但是，我守护着人，一直到岁月终止为止……每束撒下的月光、每颗微笑的星辰、每天升起的曙光、每盏点燃的油灯、你心灵里每个善良清楚的念头，要记住那全是我在同你们讲话……（墙后面打八点钟）你们听！……钟打点了……再见！……门打开啦！进去吧，进去吧，进去吧！……

〔光明把两个孩子推进刚打开的小门，小门随后又关上了。——面包偷偷地擦了一滴泪；糖和水哭着，急忙逃散，钻进舞台两侧和后台。狗狂叫着。空场片刻。接着，带小门的墙景中间分开，现出最后一场布景。

第十二场

〔梦醒。

〔室景同第一场。但是，墙壁、气氛，室内一切都发生了神奇的变化，给人以更加清新，欢快，幸福的感觉，远非第一场可比。——阳光从关着的百叶窗缝射进来。

〔在屋子里端靠右侧，蒂蒂儿与米蒂儿在两个小床上睡得很香甜。猫、狗及什物的位置，同第一场老妖婆上场之前一样。——蒂儿妈上。

蒂儿妈　（轻快的责备的声调）起床，瞧瞧你们，起来，一对儿小懒鬼！……你们不害羞吗？……八点钟都敲过了，太阳都上树梢了……天哪，看他们睡的，看他们睡的！……（俯下身

子亲吻孩子）他们的脸蛋儿这么红……蒂蒂儿闻着有熏衣草香味；米蒂儿闻着有铃兰香味……（又亲吻起来）孩子多好哇！可是，总不能让他们一直睡到晌午哇！再说，可不能一个一个把他们娇养成小懒蛋……而且，我听人说，睡懒觉对身体不大好……（轻轻地推蒂蒂儿）好啦，好啦，蒂蒂儿……

蒂蒂儿　（醒来）什么？……光明呢？她在哪儿？不，不，你别走！

蒂儿妈　阳光啊？……当然在哪儿啦，太阳出来好久啦。虽然关着百叶窗，屋里还是同中午一样亮……等一下我去打开……（推起百叶窗，刺眼的阳光射进房间）这不是阳光吗？你怎么啦？眼睛好象晃得睁不开……

蒂蒂儿　（揉着眼睛）妈妈，妈妈！是你呀！……

蒂儿妈　可不是我嘛，你当是谁呢？

蒂蒂儿　是你，对呀，是你！

蒂儿妈　对呀，是我……我夜里没变样啊！你干吗这种怪样子看着我？我的鼻子大概长倒了吧？

蒂蒂儿　哈！我真高兴，又看见你啦！有好长时间，好长时间啦！……我要马上亲你……再亲亲，再亲亲，再亲亲！……还有，这真是我的床啊！我到家啦！……

蒂儿妈　你这是怎么啦？还没有醒吧？你不会是病了吧？看看，把你的舌头伸出来……好啦，起床吧，把衣裳穿好……

蒂蒂儿　咦！我只穿着衬衣！

蒂儿妈　那还用说……穿上短裤，穿上外套，都在椅子上放着呢。

蒂蒂儿　我旅行一趟，就穿这一身儿吗？

蒂儿妈　什么旅行？

蒂蒂儿　是啊，去年……

蒂儿妈　去年？

蒂蒂儿　就是啊！圣诞节，我走的时候……

蒂儿妈　你走的时候？你没有离开屋子……昨天晚上，我让你上床睡下，今天早晨，我看见你还在这里。你说的这些，全是作梦吧？……

蒂蒂儿　你没听明白！我是去年走的，还有米蒂儿、仙姑、光明……光明对我们可好啦！还有面包、糖、水、火。他们总是一个劲儿地吵架。你没生气吧？你没有太伤心吧？爸爸呢，他说什么啦？我当时不能不去，我给你们留了一张纸条……

蒂儿妈　你都胡扯些什么呀？你肯定生病了，要不就是没睡醒……（亲切地拍了他一巴掌）咳，醒一醒……看看，好点了吧？

蒂蒂儿　可是，妈妈，我敢向你担保，是你还没醒呢。

蒂儿妈　什么！我还没醒？我六点钟就起床啦，屋里的活儿我全干完了，火也生着了……

蒂蒂儿　那你问米蒂儿好啦，看是不是真的。啊！我们碰到好多奇怪的事！

蒂儿妈　什么，米蒂儿？问她什么呀？

蒂蒂儿　她和我一起走的。我们又看见爷爷奶奶了……

蒂儿妈　（越来越惊愕）看见爷爷奶奶啦？

蒂蒂儿　是啊，在记忆国里。我们是路过那里的。他们死了，但是，他们身体很好。奶奶给我烙了一大张李子酱馅饼。我们还看见小弟弟们啦，罗贝尔、让，让总拿着他的陀螺。还

看到玛德莱娜、皮埃蕾特、波利娜、还有里凯特……

米蒂儿　里凯特，她还是在地上爬！

蒂蒂儿　波利娜的鼻子上，一直有那个小疙瘩……

米蒂儿　昨天晚上，我们也看到你了。

蒂儿妈　昨天晚上？那有什么奇怪的，是我打发你上床的嘛。

蒂蒂儿　不对，不对，我们是在幸福园里见到你的。你在那里好看多啦，但还是象你。

蒂儿妈　幸福园？我不知道这……

蒂蒂儿　（盯着看他妈妈，接着又亲吻她）对，你在那儿时更漂亮，但是，我更喜欢你这样。

米蒂儿　（也去亲吻妈妈）我也是，我也是……

蒂儿妈　（感动地，但又非常不安地）天哪！他们这是怎么啦？那几个死了，这两个我也要失掉啦！……（突然恐惊起来，喊叫）蒂儿他爸！蒂儿他爸！……来呀！孩子们病啦！……

〔蒂儿爸上。他不慌不忙，手中拿把斧子。

蒂儿爸　怎么啦？

蒂蒂儿与米蒂儿　（高兴地跑过去拥抱父亲）咳，爸爸！……爸爸来啦！……你好，爸爸！你这一年的活儿干得顺当吗？

蒂儿爸　哦，什么？……怎么回事？他们看样子不象有病，脸色很好嘛……

蒂儿妈　（眼泪汪汪地）不能光看脸色……又要象那几个一样了。他们直到最后，脸色还都很好，可是，仁慈的天主就把他们领走了。我不知道这两个怎么啦。昨天晚上，我把他们安排上床，睡下时还好好的呢。今天早晨，他们一睁开眼情况就不对，坏事儿啦。他们说起胡话来啦，说什么去旅行……他们说是看见了光明、爷爷、奶奶；说爷爷奶奶死

了，但身体很好……

蒂蒂儿　爷爷呀，总是拖着那条木头假腿。

米蒂儿　奶奶还是风湿痛。

蒂儿妈　你听见啦？快去请大夫吧！

蒂儿爸　用不着，用不着，死不了人。嗯，等等看吧……（有人敲门）请进！

〔邻居老奶奶上。她是个矮小的老太婆，象第一幕中的妖婆，拄着一根棍儿走路。

女邻居　早安，大家节日好！

蒂蒂儿　是贝里吕娜仙姑！

女邻居　我来借点火，炖炖过节的牛肉。今天早晨，外面干冷干冷的。早安，孩子们，都好吧？

蒂蒂儿　贝里吕娜仙姑太太，我没有找到青鸟。

女邻居　他说什么？

蒂儿妈　可别提啦，贝尔兰戈太太，他们说起胡话来啦。他们一醒来就成了这个样。一定是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了。

女邻居　咳，蒂蒂儿，连你老奶奶贝尔兰戈都不认识啦？你的邻居贝尔兰戈呀？

蒂蒂儿　怎么不认识呢，太太。您是贝里吕娜仙姑。您没有生气吧？

女邻居　贝里——什么？

蒂蒂儿　贝里吕娜。

女邻居　贝尔兰戈，你是说贝尔兰戈吧，……

蒂蒂儿　贝里吕娜，贝尔兰戈，随您怎么说，太太……可是，米蒂儿也知道……

蒂儿妈　这回更糟了，连米蒂儿也……

蒂儿爸　不要紧，不要紧！过这阵子就好了，我来给他们几巴掌……

女邻居　算啦，用不着这样。我知道这种事，没什么，就是作了点梦。他们睡觉的时候，大概月光照到脸上了。我的小孙女病得厉害，也常有这事……

蒂儿妈　对啦，你的小孙女，她怎么样啦？

女邻居　不好不赖，她还不能起床；大夫说是神经的毛病……不管什么病，我知道什么能够治好她。她今天早上还向我要了呢，说是当成圣诞节的礼物送给她，她老是惦念这件事……

蒂儿妈　对，我知道，还是蒂蒂儿的那只鸟。咳，蒂蒂儿，那个小姑娘多可怜，你就不能把鸟给她吗？

蒂蒂儿　什么呀，妈妈？

蒂儿妈　你的鸟。你留着也不当回事儿，连看都不看一眼。可是，她早就想要它想得要命！

蒂蒂儿　唔，真的，我的鸟，在哪儿呢？……嘿！那不是鸟笼子吗！米蒂儿，你看见笼子了吗？……那就是面包拿的那只笼子。对，对，就是那只笼子。可是，只剩下一只鸟啦，它把另外一只吃掉了吗？咦！咦！鸟是蓝色的！那不是我的斑鸠吗！……可是它比我走的时候蓝多啦！这不正是我们寻找的青鸟吗！我们跑出去老远老远，它却在这儿！嘿！真是妙极啦！……米蒂儿，你看见鸟了吗？光明知道了该多高兴啊！我去把笼子摘下来。（他登上一把椅子，摘下鸟笼，递给女邻居）给您，贝尔兰戈太太。它还没有完全蓝，您以后瞧，准会变全蓝的。快点给您的孙女送去吧……

女邻居　不是吧？真的吗？你就这样送给我？这样痛快，白送

啦？……主啊！她会多么高兴啊！（拥抱蒂蒂儿）我应该亲亲你！……我走啦！我走啦！……

蒂蒂儿　对，对，快点走。有的青鸟要变颜色的……

女邻居　我一会儿再过来，告诉你们她说些什么……（下）

蒂蒂儿　（向四周看了好大一会儿）爸爸，妈妈，屋里你们是怎么收拾的？还是原来的屋子，可是好看多了……

蒂儿爸　怎么，更好看了吗？

蒂蒂儿　是呀，全都粉刷了，翻新了，全都亮晶晶的，干干净净的……去年，可不是这个样子……

蒂儿爸　去年？

蒂蒂儿　（走到窗前）看那片森林哪！多大呀！多美呀！……森林好象也焕然一新啦！在这里生活多幸福啊！……（走过去打开大木箱）面包在哪儿呢？哦！都老老实实在这里呆着呢。还有，蒂罗在哪儿哪？你好，蒂罗，蒂罗！啊！那时候你打得多凶啊！在森林里，你还记得吗？

米蒂儿　蒂莱特呢？她还认得我，可就不能说话了……

蒂蒂儿　面包先生……（摸摸前额）咦，钻石不见啦！谁把我的小绿帽子拿走啦？拿走就拿走吧！我也用不着了。——啊，火！他多亲热！……他劈劈啪啪地笑，要惹水生气。（跑到水槽前）水呢？……你好，水！……她说什么？她一个劲地说话，我不再象原来那样听得懂了……

米蒂儿　我还没见到糖呢……

蒂蒂儿　天哪，我多幸福，多幸福，多幸福哇！

米蒂儿　我也是，我也是！

蒂儿妈　他们这样磨磨蹭蹭地干什么呢？

蒂儿爸　不要理，甭担心，他们在玩过幸福日子呢……

蒂蒂儿　我呀，特别喜欢光明。她的灯在哪儿呢？可以把灯点上吗？（又看看周围）天哪！这一切多美呀！我多高兴啊！

〔有人敲门。

蒂儿爸　请进！

〔女邻居领着一个小姑娘上。小姑娘一头金发，模样儿很俊，十分喜人，她怀里抱着蒂蒂儿的斑鸠。

女邻居　你们看，真是奇迹！

蒂儿妈　不可能啊！她能下地走啦？

女邻居　能走啦！这就是说，能跑啦，能跳舞啦，能飞了呢！……她一看见鸟，就这样一下子跳了起来，跑到窗前，在亮光下，看是不是蒂蒂儿的斑鸠。然后，吱溜！……就跑到街上，活象个小天使……我在后面连跑带颠儿，才刚刚跟上脚……

蒂蒂儿　（走近小姑娘，惊奇地）嗯！她多象光明啊！

米蒂儿　她太小了……

蒂蒂儿　那当然啦！可是，她会长大的……

女邻居　他们说什么？还没好吗？

蒂儿妈　好些了，过一阵就好了。等他们吃完午饭，就没事了。

女邻居　（把小姑娘推到蒂蒂儿怀里）咳，过去，我的小宝贝，去谢谢蒂蒂儿。

〔蒂蒂儿突然胆怯起来，后退了一步。

蒂儿妈　怎么，蒂蒂儿，你这是怎么啦？害怕这个小姑娘？你看你，亲亲她呀……你看你，使劲亲一下……这一下不象样……你平时那么不知害羞！……再亲一下！……真的，你这次怎么啦，瞧你都要哭鼻子啦……

〔蒂蒂儿笨手笨脚地吻了小姑娘，接着在她对面站了片

刻。两个孩子面面相觑，却没有开口讲话。蒂蒂儿用手抚摸斑鸠的头。

蒂蒂儿　这只鸟够蓝了吧？

小姑娘　挺蓝的，我真高兴……

蒂蒂儿　我见到过比这只还蓝的。可是，那些全蓝的鸟，你知道，我们怎么抓也白搭，就是抓不到。

小姑娘　那没关系，这只就满好看。

蒂蒂儿　它吃食了吗？

小姑娘　还没有。它吃什么呀？

蒂蒂儿　什么都吃，麦粒儿、面包渣儿、玉米粒儿、知了儿……

小姑娘　你说，它怎么吃呢？

蒂蒂儿　用嘴啄着吃，你等下瞧瞧，我让它吃给你看看。

〔蒂蒂儿上前想把那只鸟从小姑娘手中拿过去，小姑娘本能地不松手。两个人一犹豫，斑鸠就挣脱飞跑了。

小姑娘　（痛苦地叫了一声）奶奶！它飞跑啦！……

〔失声痛哭。

蒂蒂儿　这没什么，不要哭，我把它再给你捉来。（走到台前，对着观众说）如果有哪位找到了那只鸟，请把鸟还给我们好吗？为了我们今后的幸福，我们需要青鸟。

——幕　落

〔附　录〕

《青鸟》人物服装设计

蒂蒂儿　贝洛童话故事中小拇指的服装：朱红色短裤、天蓝色短上装、白色长袜、黄褐色皮鞋或皮靴。

米蒂儿　格蕾泰尔的服装，或者模仿小红帽①的服装。

光明　月色轻罗裙，即淡黄色，闪着银光，形成光线条纹。式样为现代希腊妇女时装，或盎格鲁希腊混血儿瓦尔特·克拉纳的装束，也可以近似帝国②时期的装束。——苗条身材，袒露臂膀。——帽子：类似凤冠或轻便花冠。

贝里吕娜妖婆、贝尔兰戈邻居　童话故事中穷苦老太婆的传统打扮。在第一幕中，妖婆变成公主的情节可以删掉。

蒂儿爸、蒂儿妈、蒂儿爷、蒂儿奶　格林③故事中的樵夫和德国农民的传奇打扮。

蒂蒂儿的弟弟妹妹们　模仿小拇指的服装。

时间　扮演"时间"的传统装束：黑色或深蓝色的肥大长袍，飘拂的白胡子，手中拿着长柄镰刀和沙时计。

母爱　类似光明的装束：几乎透明的白罗纱，如同罩在希腊雕像

---

① 小红帽，贝洛的著名童话故事，叙述一只狡猾的狼吃掉小红帽的外婆，又装扮成外婆，把不谨慎的小红帽吃掉。

② 帝国：指法兰西帝国。第一帝国(1804年—1815年)由拿破仑一世创立。第二帝国(1852年—1870年)由拿破仑三世建立。此处指第一帝国时期贵妇的装束。

③ 威廉·格林：(1786年—1859年)德国作家，著有《德国民间故事集》。

上的轻纱一样，挑选最纯白的纱。珍珠宝石装饰一身，但以不损害纯洁天真的和谐整体为准。

大欢乐们　如剧中所描写的，穿着闪闪发光的罗裙，颜色细腻柔和：玫瑰初醒、溪水嫣笑、琥盘承露、拂晓碧空等各种颜色。

家庭幸福们　穿不同颜色的长袍，也可以打扮成农夫、牧人、樵夫等，但要具有理想和神奇的色彩。

肥胖幸福们　现出原形前，穿着宽大笨重的锦袍、有红黄两色的刺绣。粗大的饰物密密麻麻一身。现形后，身穿咖啡色或深褐色紧身衣，看上去象穿着薄膜的玩偶。

黑夜　宽大的黑色服装，饰有神秘的星辰，闪着金褐色的光。头戴深罂粟花色纱巾。

邻居小姑娘　亮晶晶的金发、白色长裙。

狗　红上衣、白短裤、雪亮的皮鞋、漆布帽、其打扮与约翰牛①相似。

猫　闪闪发光的黑绸紧身衣。

狗与猫的面具设计按照各自的本相，但不要过分。

面包　穆斯林国家总督的豪华服装。宽大的绸袍，或者镶金边的紫红绒袍。长幅的缠头巾、弯刀。大肚子，红通通的脸，肥头大耳。

糖　绸袍，模仿太监的式样。颜色半白半蓝，使人联想起块糖的包装纸。穆斯林国家王宫卫士的头饰。

火　红色紧身衣，闪闪发光的镶金边的朱红长袍，五光十色的火舌状头饰。

水　«驴皮»故事中的“时间颜色裙”，即淡蓝色或海蓝色。裙子

① 约翰牛：英语词，为英国人的绰号，以传统服装为特征。

是罗纱质地，因此透明闪光。式样也是希腊时装，或者模仿盎格鲁希腊混血儿的裙子，但较为宽大，较为轻飘。头上饰鲜花、藻类或芦苇。

动物们　民间传统的农夫装束。

树木　绿色或各自树干颜色的长袍。装束些枝叶，能令人辨认出他们代表的树木。